

# 溥心畬传

王家诚 编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SBN 7-5306-4599-4

书 名：溥心畬传

作 者：王家诚 编著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定价：38.00元

出版日期：2007-1

# 出身皇族的诗书画大师

## (代序)

王家诚

—— 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师大艺术系学生,一进学校就好奇地打听,有位差一点当—— 上皇帝的国画老师溥心畬,担任哪一年级学生的课?知道要等到三、四年级才排得到溥心畬的课时,脸上都有些失望的表情。有的设法混到高年级教室,先睹为快地瞻仰末代王孙的丰采。

到了溥氏授课那天,光线暗淡的教室中,挤满了学生,有些还邀了朋友同来。时间一到,大家向教室外引颈而望。过了好一阵子,仍不见大师踪影。

再问女助教,才知道他有时会迷路,坐着三轮车在校内兜圈子却找不到教室。有时丢了课表,自然也就弄不清开学和上课的时间。那时电话还不普遍,过了一个多小时左右,骑自行车到临沂街寓所探视的助教回来说,果然是老师忘了此事,下周定然准时授课。

次周,助教雇车前往迎驾,依然空劳往返;原因是老师已换妥衣服,拿了折扇准备出门之际,师母发话说:“怎着,您不说要陪我听戏吗?”

老师当场吩咐:“听到没有?今儿个陪师母看戏,下礼拜准到。”

大师终于来了,但因想看热闹的学生不能一再蹊课,前两周挤得水泄不通的教室,倒是冷清不少。

年逾半百,身着绸长衫的溥心畬,在助教、班长及其入室女弟子的簇拥下,步入教室。略显矮胖的身材,方面大耳,鼻如悬胆,在学生的感觉中,果真带有龙相。

画桌前所摆的,虽然是张普通椅子,但他习惯性地盘腿而坐。由于助教事先的指点,女生轮流为他捶背,男生把准备好的香烟,为他一根接一根地点燃。手挥折扇,啜着香茗

的他,抱怨学校太不懂事,每周一个时辰工夫的课,岂能学画;学画要先读四书五经,练好书法,人品端正而后不学自能。

这一点,学生早有耳闻,所以有些学长卖掉单车、手表,行跪拜大礼,请客拜师习画;溥氏门墙中,拜师和拜寿,均行跪拜大礼,十分隆重。但见他私人画室内,中外老少学生都有,一律要聆听四书五经。几位子女在国外的老人,或外交官的眷属,急切想学几笔国画,一方面使心灵有所寄托,出国定居,或在友邦人士面前也能表现一下中国文化特色。但急惊风遇到慢郎中,听了一阵之后,不免沉沉欲睡。

抱怨过课程不合理,话题不知怎样,由他“国大代表”的身份转到“总统”身上,听“皇帝”数落“总统”,在威权时代,自也闻所未闻:“蒋介石也莫名其妙,他做他的总统,我做我的百姓,请我吃饭做什么?我不去!”这句话,还真有点皇帝气派。

乍听之下,以为国民革命,推翻帝制,使他心怀忿愤,事后始知这中间有场绝大的误会,多年之后真相大白,但溥氏已归道山。

不知是谁提到了京戏,触动溥心畲雅好粉墨登场,在北京王大戏中票戏玩儿的往事。一次,由太监扮杨四郎,他扮杨六郎,弟弟溥儻(叔)扮铁镜公主。但靴子只有一双,便由四郎、六郎轮流穿着上场。至于一九三七年,溥氏兄弟为庆祝母亲项太夫人七十大寿所开的堂会,北京名角、名票齐集大戏中,更是他津津乐道的盛事。溥心畲边讲边比划,唱做俱佳,师生距离顿时拉近了不少。

学生居然也像行家听戏那样,爆出一片“好!”声。接着他又谈到自小练过的骑射功夫。但见他挽起衣袖,稍一运力做弯弓射箭的姿势,左臂内侧的肌肉,竟能转向小臂上方,他告诉学生,如此可以避免被弓弦刮伤。

三小时课过了一半的光景,有位机灵的男生,递上纸笔,请教台湾少见的驴子形状,溥心畲则画兴勃发地点染出山径、蹇驴和一株孤松。下笔迅迈,思路有如闪电一般,点苔刚完,笔杆轻挥,一首隽永的五绝,已经题在画上,学生才看出老师的真正才华。在学生要求下,溥心畲随即在画上落了下款,请求画驴的学生喜出望外地把画收到一旁,别的学生也纷纷拿纸请画。

了解内情的学生透露,如果想在画上盖章,改日得另备束脩给师母,请用印。

不仅在学生眼中,溥心畲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他的一生也是多彩多姿,扑朔迷离。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一至六月二十三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张大千、溥心畲诗书画学术讨论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讨论“南张北溥”的生平和艺术。

故宫展览室内,专设张、溥二氏书画展览室,同时展出者,尚有所藏溥氏故居北京王 紫檀木家具一批,精美古雅,展现出中国工艺的特殊面貌。

这时离溥氏逝世已三十年,据展览会场管理人员透露,已再婚的溥夫人(李淑贞,又名翠屏、雀屏、绮红、墨云)曾到展览场内,扬言溥氏这些作品都是假的。所幸未找到主管人士,也未进入学术讨论会场,否则不免腾笑中外。

溥氏逝世后,为她所有的大批书画精品,传已为某画商及出版商骗去一空。闻者莫不为溥王孙精心遗作遭劫而惋惜,也为其潦倒和遭遇而叹息。

六月二十三日,最后一场综合讨论中,发言者颇多溥心畬的门生故旧,话题除溥氏书画造诣外,多半环绕着他的生平和家庭生活。

讨论溥心畬到底有无像他《学历自述》文中所说的,留学德国,获天文学和生物学双博士学位时,一位先生确证其有。指青年时期的溥心畬,隐居北京西山戒坛寺,他在山后发现一只三十六只脚的蜘蛛,长期观察此一蜘蛛的生态变化,记述成文,因而获得生物学博士。与会人士听了,不禁莞尔,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谈及其生平轶闻趣事,往往使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至于溥心畬家庭与婚姻生活,有人义愤填胸,有人欲言又止,情绪颇为激动。纷纷为这位落魄王孙,艺术宗师作不平之鸣。然而,由于时间所限,与会者多未能畅所欲言,或没有机会发言。

从艺术家传记作者的观察来看,觉得这些来自海内外的溥氏弟子亲旧,多为溥氏生命史的目击者,所言不乏第一手资料,错失可惜,机会难再,遂藉综合讨论的尾声,我建议故宫博物院另辟时间,召开座谈会,使溥氏亲友弟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经过分析整理之后,为这位近代北宗国画大师,留下文献史料。

当晚主办单位在圆山饭店宴请全体与会人士,席间仍以溥心畬家世和生活为中心话题。秦孝仪院长表示,此次讨论主题中的张大千,业已有人出版传记,《溥心畬传》尚付阙如;因而邀我执笔。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两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溥心畬先生传记资料座谈会”,由秦孝仪院长和两位副院长亲自主持。受邀者有书画界名流、溥心畬亲友和溥氏的弟子。讨论要点包括早期的王 生活、渡海来台的经过、海外游踪及家居授徒等行谊。

两天座谈会的热烈发言之外,与会者并出示所珍藏的溥氏书画,赠送溥氏照片及相关的文稿、剪报资料,热情感人。筹备座谈会的书画处长林柏亭先生、溥心畬晚年弟子胡



翠锦园中的方水

赛兰女士，整理全部录音带相赠，不胜感激。

为进一步了解溥心畲早年生活环境，在赵云陪同下，我抱病往访北京。向往已久的王花园——萃锦园，由于封闭日久，到处打听，都得不到确切的讯息。偶然到北海公园的“仿膳”用餐，服务生热心地告知，气势庄严的王和列为清代王园林之冠的萃锦园，就在附近。从北海公园北门出去，沿着什刹海转进垂道的街即可看到。王现已为中国音乐学院和某机关分别用；的是正在整的花园，刚好在日前才开观，道而来的我，不能不说是一分。

一九二四年，年近而的溥心畲从隐居多年的西山戒坛寺重返王，海花开时，曾与张大千、张子兄弟及北京的诗画名流，在花下诗，即席挥的情雅，一在我中回。如今即身临其境，书中所的胜地，我心中十分激动。近一看，之下园门闭。门边海报上所传的王室书画展，示“开”。

展出作品中，包括公（大钰）赠给王的六十九溥心畲书画，自然也一面了。在台湾，氏自是溥心畲友，相交多年。溥氏逝世后，大钰也定居美国。一九九年，他以所收藏溥心畲书画精品，至上海展览，后赠给王。

失望中看到“花园整建,入园请 小门”的告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不起眼的  
小门,门内 有几 的人家, 票处就在其中。穿过 ,眼前 然开 ,萃锦  
园二十景中的方 水 , 地进入眼 。 名的 水,自 边石 中 流出。西  
山 是皇家 专用水 ,除 王 外,其他 王均不得引用 水。但历经 ,方  
中的 水 临 而混 。

几个衣冠不整的 客, 地在 垂 ,或把 在一旁, 性到水 中沉沉  
大睡。园中假山、亭台、 径等景物,依 可看出往 风貌,但处处显得 与 。当  
年每逢庆典,例如前文提及溥心畬母亲欢度七十大寿之类,即有盛大演出的大戏 ,正在  
鸠工装 ,内外一片凌乱。

据说曹雪芹《红 梦》里的大观园,是以 王 为蓝本。而此刻却是红 梦醒,我  
所感到的是满目苍 。

怅然离开花园,转到王 正门时,日影渐斜。遥望中院,先前经过时所见几位正在钉  
木器的公 同志,已无踪影。据附近的居民说, 王 以前曾被许多单位分 ,甚至有人  
在院中牧羊,现在已经单纯多了。

两只石狮雄踞的王 门前广场,曾是少年溥心畬试骑哈密王骠骑所献宝马的地方。  
我拍了一张幻灯片之后, 示着“游人止步”的公 机构,心中颇有顾忌,但想到此行的  
使命,只好贸然闯进 王 内,想找位公 同志,报备一番,或者可获通融允予拍照。怎  
知一路进去,由二进而后院,东、中、西三路 院都拍摄完毕,也没有遇到一位公 同志。  
出门后看到焦急等待的赵云,告诉她:“ 心!看样子是不必报备了。”

这些年来,颐和园一 是开 观光的热门旅游点,游人络绎不绝。溥心畬童年,曾在  
园中排云殿、乐寿堂等处叩见慈禧太后。“七七事变”,日军 领北京后,溥心畬偕妻子隐  
居于颐和园的介寿堂。

北京近郊的西山戒坛寺,内有 亲王奕訢的别馆,是他 闲清 之处,所藏古书字画  
异常丰富。清廷逊位后,项太夫人 心畬兄弟避居寺中。 日溥心畬吟咏 的古松,苍  
劲如故,他所居的牡丹院门前, 草萋萋,院门前也 着“游人止步”的牌子。

正 着门廊张望时,一位少女探首外视,我 即把握机会说 来意,问她是否可以进  
去拍些幻灯片,她点头应允。牡丹院墙外古木苍苍,里面重重院落,假山、花圃,幽深宁 。  
拍完幻灯片后,少女说起此院现为法院 用。我心中庆幸这次可说是不虚此行, 性连溥  
氏诗中常提到的潭柘寺,以及香山碧云寺、卧佛寺等地,都作了 马观花式的探访。到北  
京追寻溥心畬早年生活的痕迹,尚 顺利,也算是有 。

在文献资料方面,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组组长宋龙飞兄,赠我溥心畬诗文集和书画册多本,又代借各本贵重画册,帮忙收集剪报资料,给我很大的帮助。东海大学詹前裕教授,曾为台湾省美术馆撰写《溥心畬画艺术之研究》,除惠赠论文之外,并把他以前到北京访问溥心畬侄儿,身兼国乐家和画家的毓峒访问录音,返台后毓峒和毓崑的来信,拷贝提供给我参考。毓峒是其四弟——人“三爷”溥德之子,毓崑则为其三弟——人“大三爷”溥佑之子。毓崑不仅是心畬早期的北宗山水画传人,他到艺专上课时也随侍在侧,为他整理画稿和学生作业。毓崑在给詹教授的信中,溥氏任教艺专时的教学思想和教法,有真切的叙述,是难得的资料。历史小说家林佩芬小姐,热心地为我提供满清皇朝的史料,使我了解溥心畬早期的皇族生涯,有更深入的了解。

至于叙述历史部分,现任职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书画处的溥毓岐先生,是溥心畬从住在颐和园时期,就带在身边亲自教养的义子,耳濡目染,对义父心畬的生平、交游、创作思想和过程,都有深入的了解。其后受聘于台湾故宫,协助整理研究心畬遗作。这次《溥心畬传》之写作,蒙毓岐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等于叙述历史,不但使写作过程顺利,内容也更充实,在此深表谢意。

和女士、刘河北教授两位心畬的入室女弟子,曾在临沂街寒梅堂,与心畬一家共同生活两年。她们在台湾分别接受我的访谈,在国外也时常寄信回答有关的问题,并且寄赠所藏心畬作品的画册、幻灯片和心畬手札影本,使传记的完成,助益匪浅。

许许多多热忱的帮助与回忆,使我能按部就班地建构这繁复的“工程”,在此,我谨表示内心深深的谢意。

# 目次

出身皇族的诗书画大师(代序) ..... 王家诚 〇〇一

第壹章 本朝神童 ..... 〇〇一

第贰章 选皇帝 ..... 〇〇八

第叁章 西山逸士 ..... 〇一六

第肆章 诗与画 ..... 〇二三

第伍章 悬案 ..... 〇三一

第陆章 王孙皎如玉 ..... 〇三八

第柒章 西苑花飞春已尽 ..... 〇四六

第捌章 复辟梦觉 ..... 〇五三

第玖章 风景还如故 ..... 〇六二

第拾章 萃锦园的春天 ..... 〇六九

第拾壹章 江山一夜变沧桑 ..... 〇七七

第拾贰章 颐和园的岁月 ..... 〇八六

第拾叁章 江南游 ..... 〇九三

第拾肆章 流浪的皇室 ..... 一〇一

第拾伍章 南迁 ..... 一〇七

第拾陆章 北望意无穷 ..... 一一四

第拾柒章 历险 ..... 一二三

第拾捌章 人生的转捩点 ..... 一二七

第拾玖章 复性说 ..... 一三三

第贰拾章 新居 ..... 一四〇

第贰拾壹章	神秘客 .....	一四八
第贰拾贰章	帚生菌 .....	一五六
第贰拾叁章	望云山伫待新晴 .....	一六二
第贰拾肆章	何日蛰龙乘雾起 .....	一六六
第贰拾伍章	鼠辈纵横总不知 .....	一七一
第贰拾陆章	白发仍为客 .....	一七七
第贰拾柒章	钟馗与《西游记》 .....	一八四
第贰拾捌章	世上而今少直人 .....	一九一
第贰拾玖章	新罗与扶桑之旅 .....	一九九
第叁拾章	宇宙难容一大千 .....	二〇六
第叁拾壹章	犹伴词人作遨游 .....	二一二
第叁拾贰章	岂愿浮东海 .....	二一八
第叁拾叁章	蠹化 .....	二二五
第叁拾肆章	汤泉涌翠溪 .....	二三一
第叁拾伍章	魂返江南故国春 .....	二三六
第叁拾陆章	异邦瞻去雁 .....	二四二
第叁拾柒章	猿缘 .....	二四八
第叁拾捌章	故妻犹有墓 .....	二五六
第叁拾玖章	武陵洞外桃千树 .....	二六一
第肆拾章	老去空余伏枥心 .....	二六七
第肆拾壹章	空濛不见山河影 .....	二七七
第肆拾贰章	落荒而逃的钟馗 .....	二八四
第肆拾叁章	心死惟余忠孝在 .....	二九一
第肆拾肆章	绝响 .....	二九六
后记	.....	二九八
重要参考书目	.....	三〇一
溥心畲年谱	.....	三〇三

## 第壹章 本朝神童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贝勒爱新觉罗·载滢的次子诞生。由于这天是咸丰皇帝的忌辰，所以把他的生日改为七月二十四日。从咸丰即位后便在政坛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恭亲王奕訢，是他的祖父。他的诞生，对此际政坛失意，奉旨“养病”的恭亲王，是一件大喜之事。出生第三日，光绪皇帝赐名为“溥儒”。“心畬”是他后来所取的字（因“心畬”较为人知，故本传以“溥心畬”称之）。

清室姓氏之说，相当复杂。有些说法是，本姓“爱新觉罗”，后人除实质上保有此姓之外，受汉人影响，简化姓名，就以谱系中所排辈分为姓。如溥心畬的祖父辈，辈分为“奕”，名有“言”字边，奕訢（咸丰）、奕訢、奕譞……是道光皇帝诸子的姓名。

他父亲辈，以辈分姓载，名以“水”为偏旁，载淳（同治）、载湉、载滢……是道光皇帝孙子辈的姓名。再下一辈姓“溥”，名字有“人”字偏旁，溥仪（宣统）、溥儒、溥傑、溥佑即是。溥儒子侄辈姓“毓”，名有“山”字偏旁。溥儒之子名“溥毓豈”，义子名“溥毓岐”，“毓”上冠以溥姓，是个例外。溥儒的独女，名“韬华”未冠父姓。

在溥心畬的诗文中，很少提到他父亲载滢，但津津乐道他祖父恭亲王的两件轶事：

咸丰十年秋，第二次鸦片战争战况失利，英法联军渐渐逼近北京。咸丰皇帝不顾群臣谏阻，仓皇出奔热河。行前，恭亲王临危受命，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负责与英法两国议和，安定民心。咸丰并以朱笔上谕一道授予恭亲王：

“如有意外事件发生，你即可自登大位，诸事当以社稷为重。”

溥心畬说这道圣谕，一直保存在恭亲王手中，其后传给长孙小恭亲王溥伟，溥伟则呈献给宣统皇帝溥仪。此事尽管有学者提出怀疑，但溥心畬似乎深信不疑。巧的是，次年，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咸丰皇帝就以三十七岁的壮年，病逝热河；如真有此一朱谕，可谓一语成谶了。

另一则他爱说的恭亲王轶事是：

冲龄的同治皇帝即位后，为了国事，恭亲王常与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激烈争辩。一次慈禧怒极，责问他：“汝系何人！”

恭亲王当即不甘示弱地回敬一句：“宣宗之子，仁宗之孙，今上之叔也！”

慈禧太后为之气沮，乃改容致歉。

在外患频仍，内争不断的政坛中，屡起屡伏的恭亲王，除留给子孙辉煌的家世外，尚有三宝：

第一宝是金桃皮鞘的“白虹刀”。此刀传到溥伟手中后，他壮志凌云地想内诛权臣，外抗推翻爱新觉罗王朝的革命党，怎奈时代在变，虽然宝刀在手，不过如蚍蜉之撼大树，徒增旧王孙的悲凉之感。

清宣宗道光皇帝生有九子，有的早殇，有的生母地位低微，儿子也不为道光喜爱。最得宠的是四子奕訢和六子奕訢。两位少年皇子上书房读书之外，也尊祖制勤习马、步功夫，以便培植成文武兼备的统治者。

两兄弟共同创出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道光皇帝看到他们演练后十分欣慰。枪法赐名为“棣华协力”，刀法名“宝鏢宣威”。并以宫廷宝刀“锐捷刀”赐奕訢，“白虹刀”赐奕訢。

道光二十六年夏天，六五高龄的皇帝，经过多年的考虑，决定立奕訢为皇太子（四年后即位为咸丰皇帝），封奕訢为亲王；余子为郡王。立储君的上谕，采康熙皇帝留下的方式，密藏于金匮中，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的匾后；另一密旨则交内务府收存。在选择储君的过程中，两位皇子的生母

和师傅，少不了明争暗斗，出谋划策，但总算大势已定，亲王之封，也足见道光皇帝对六皇子的恩宠，仅次于四皇太子而已。

咸丰即位后，遵照大行皇帝遗诏，封奕訢为“恭亲王”，封其他诸弟为郡王。咸丰元年恭亲王分府，分到的是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的宅第；此为恭亲王遗留子孙的第二宝。

由于和珅恃宠而骄，独揽大权，贿赂公行，极尽豪奢之能事，因而也就成了新君——嘉庆皇帝整肃的对象。嘉庆指斥和珅罪状共二十款，第十三款为：“昨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隔断式样，皆仿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sup>①</sup>赐令和珅自尽。

由此可见府第的宏伟瑰丽。

当年不满二十岁的恭亲王得此名冠京城，仅次于皇家园林的巨宅，诸王无不称羨。他更将此历史胜迹大加整修，分为王府和花园前后两大部分，前部为办公居家之处，花园名“萃锦园”，取集众芳精英，成一代名园之意。尤其当恭亲王失势闲居之际，多在园中吟咏啸傲。所集唐诗，名《萃锦吟》，用以寄寓怀抱，传诵一时。此外，他又在萃锦园北，另辟一座“鉴园”，规模自不能与萃锦园相比。

萃锦园中景观，可分二十景，载滢一一咏之于诗，收于《云林书屋诗集》中。

民国十几年，恭亲王爵位继承人溥伟，将王府抵押给天主教会。其后辅仁大学代偿巨债，取得产权，王府就此易手。但溥心畬兄弟依然租赁萃锦园多年，埋首著作，对客挥毫，奠定在艺术界的地位。暇时，常在大戏楼中粉墨登场，自娱娱客，寄托旧王孙和遗老们的幽怀。

溥心畬出生前十年左右，一再被慈禧太后排挤的恭亲王，多半避居在西山戒坛寺牡丹院中，他捐款修庙，虔信佛教之外，也广蓄诗书和古代字画以消磨岁月。再加上王府收藏，数量更为可观，如陆机《平复帖》、易元吉《聚猿图》等名迹，比内府所藏书画珍品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文化遗产，日后溥心畬兄弟避居戒坛寺时，成为心灵的滋养。清朝亡后，溥心畬虽沦为一介平民，却不失为精神贵族，卒成名扬国际的经学家、诗人和书画大师。由此看来，恭亲王收藏的古籍书画，可称第三宝。

<sup>①</sup>《恭王府花园》页二，单嘉筠编，恭王府花园管理处版。

五个月大的溥心畬，蒙恩赐以头品顶戴，恭亲王抱他入朝谢恩。这是他首蒙光绪皇帝召见。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入夜后，恭亲王离开了扰攘的人世，享年六十七岁。病重时，光绪皇帝奉慈禧太后命三度莅临探视。想到三十余年间，朝廷每遇艰难危险，慈禧便请这位勇于任事的亲王出山，携手共事，一旦意见相左，利益冲突，则藉帝旨加以罢黜，恐怕两人心中都不胜感慨吧。而当日母以子贵的西宫太后——慈禧，已是六十四五岁的老妇，真是岁月不饶人。恭亲王逝世后，光绪与太后亲临致奠，光绪辍朝五日，持服十五日，谥为“恭忠亲王”，配享太庙。并谕：

“王忠诚匡弼，悉协机宜，诸臣当以王为法。”

这也是他忧勤半生的一种哀荣。恭亲王有四子，长、三、四子均早卒，以次子载滢的长子溥伟过继为长子载澂之后，也承袭了恭亲王的爵位。被恭亲王视为掌珠的独女，为慈禧收养于宫中，封荣寿公主，很少与家人团聚。公主婚后不久即孀居，但依旧随侍慈禧左右，加封为“固伦”公主。

恭亲王丧事完毕之后，三岁的溥心畬随父兄到颐和园的排云殿谢恩，光绪皇帝赐以金帛，他后来在《感兴》诗中写：“我生之初蒙召见，拜舞曾上排云殿。”指的便是出生五个月和三岁时的两次晋见。看着方面大耳聪明伶俐的溥心畬，光绪皇帝想起为他命名之事说：“汝名儒；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光绪皇帝语出《论语》之《雍也第六》章，是孔子对子夏所说的一段话。朱熹注为：“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注得似乎比原文更为费解。《论语》课本中别有一注是：“君子儒能识大，而可大受。小人儒则但务卑近而已。”看来是指儒者器识与担当大小的分别。

《三国演义》虽属小说者流，但“诸葛亮舌战群儒”时，论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分别，更为透彻：

“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

不仅光绪皇帝以君子儒期盼这位恭忠亲王的裔孙，溥心畬生平也以经学家和硕儒自许。若以小说中诸葛亮的尺度来衡量溥心畬一生的行谊和事业成就，恐怕也是见仁见智，难有定论。

光绪二十五年，四岁的溥心畬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经，并习书法。依《自传》的说法，先学篆书和隶书，次为北碑和右军楷法，十二岁之前，连行书草书，也有相当的基础。

四岁这年，他的弟弟溥佑诞生。但新生儿带给家庭的不是喜悦，而是困扰。国殇或守父母丧期间妊娠所生的子女，为礼所不容。溥佑诞生，正值恭忠亲王的丧期，依法不得报宗人府享受皇族封赐和一切应享的权利，遂成了恭王府的“黑人”。变通的办法，是过继给孤零无后的族人，为其宗祧。这事一直拖延到溥佑十岁左右，才过继给清太祖后裔饶余敏亲王为后。家中仅有一位孤零的老妇。因之，溥佑少年时代，可能并无幸福可言。直到一九三七年生母项夫人过世时，他才认祖归宗。

贝勒载滢，除嫡福晋（元配夫人）外，有六房侧室。据说嫡福晋脾气不好，又好妒，使侧室感到压力，对于未来地位和生活也缺乏保障，纷纷向载滢争取名分。其时清室已经不行侧福晋之封。在嫡、庶交攻下左右为难的载滢，只好请慈禧太后定夺；结果把六位侧室，一律封为“太太”。

过继给伯父载澂，袭恭亲王爵位的溥伟，为嫡福晋所生，无论在恭亲王府或朝廷中，他都有相当的权势。溥心畬和溥佑的生母项夫人，为第一侧室，人称“大太太”，余者依次称“二太太”、“三太太”……几位侧室分居各自的公馆内，并不时常见面，也许这就是溥心畬和父亲、五位庶母比较生疏的原因之一。

项夫人是广东南海人，为书香世家，属广东驻防旗。父亲在北京太医院，做一名小官。项夫人自幼饱读经书，对家中仆妇慈和，对溥心畬则督教甚严，在尔后避难和隐居生活中，更亲自教导读经。溥心畬认为其一生造诣与节操，得之于母教；即使晚年，在友人和学生面前，言必称“先母”，孺慕之情，见于颜色。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起事，然后又有八国联军之役。七月二十日北京城陷，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西行。八月至太原，九月到达西安。命李

鸿章、庆亲王奕劻与各国公使议和。联军所提的先决条件是加重惩治“罪魁”。慈禧太后只有找些亲王、大臣作为代罪羔羊，于二十六年十一月下诏将端郡王载漪等革职、监禁或充军、降调不一而足。贝勒载滢也在其中，判交宗人府圈禁。至此，载滢更加消沉，以酒浇愁、寄情于园林、输银建庙；这也许是幼年溥心畬对父亲比较生疏的另一原因。

光绪二十七年，六岁的溥心畬，开始在私塾读书，塾师为宛平名士陈应荣。所读《论语》、《孟子》等，以背诵为主，每日由两三行渐能背到十余行，同时也要能够默写。据他说，当时无论贵胄子弟和一般读书人，十六七岁前，必须把十三经读毕。以后他时常勉励子侄和后进，幼年背诵之书，终生不忘，受益无穷。

他记得，作诗是由七岁开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律诗，至五七言古诗；再往后就开始学策论、经史一类的作文了。他始终认为圈点句读，是读书的要领，使人深入咀嚼，不致粗心浮气。江西永新的子，宜春的

，也陆 成为他的严师。私塾中只有年节、父母寿诞和本人生日才得 。虽然母亲和蒙师督教严 ，但童年的溥心畬，依然活 好 ，有一次便 气得几乎失 命。

萃锦园中的“流 ”，又称“秋 ”，是一个八角 的小 ，在山的北侧， ， 在 的四 ，极为幽 。山与 ，暗通水道，流过 内时， ，常别致。流 的 是受王之《 集 》中所写水流 的影响。王府主人春秋 客于 中，山古 中出凉心肺的水，从水道中流出，客人只见 清流，浮 其中，一 一咏，十分 。

溥心畬在 上，登 ，大 是练习 马 作， 撼撼，一 巨碑似的 ，突然压在身上，使他 不得。十几个太监仆夫，来 ，却无法把 头 开，据说后来项夫人 地默 ，才得 开大 。出人意料的是，溥心畬除了 角右上方留下一点 外，其余 毫发无 ，童年轶事，虽说是 了 相，不能不说是 迹。

八岁 一年，正在学作七言绝句诗的溥心畬晋见慈禧太后。

当天，是慈禧太后寿诞之日，颐和园中，满是 的王亲贵胄。 的兴致很好，把这聪明 的王孙抱在 上问：“听说你会作对联 ”

溥心畬好未 似的， 说出一 五言联 寿。联句文 得 ， 也用得 帖，太后称之为“本朝神童”， 给他文房四宝。溥心畬神童之名不 而 。

子建七步成诗，但溥心畬生平，诗 敏捷，成诗似乎不 七步。有些弟子请他 画，三十几 ，每 画 平，他已经 墨 上，顷刻之间，全数 完。有的弟子在一旁笔录， 然跟不上他作诗的速度。因此每当有学画者临门，他开头便问“你有没有作诗 ”他认为只要诗好、字好、人品好，再加上饱读经书，画不学也能画好。

光绪三十一年，他已十岁。由于学习 射和太极拳，使他的面容中透着几分精壮。七月二十四日他生日 天，由嫡母赫舍里氏带领前往颐和园晋见慈禧太后。年逾古稀的太后，依然很有威仪。 所统治的中国虽然备遭屈辱，国土几被列强瓜分，但据溥心畬说，许多外国使臣在初次晋见时，依然会怕得发抖。有的朝臣、命妇，在 面前更不知所措。但这一天慈禧太后所显露的却是慈祥的一面。

颐和园万寿山的乐寿堂中，荣寿长公主和几位溥心畬的姑姑、姊姊侍立在侧。荣寿公主是溥心畬的亲姑姑，五十左右年纪。有 在旁使溥心畬心里安定不少。太后亲切地拉着心畬的手，问他在读什么书 他说在读《诗经》。

太后命他赋万寿山诗，他想到殿外碧波荡漾的昆明 ，很快地便吟出：“彩云生凤阙，佳气满 池。”诗句中对仗工整，气象宽宏，使太后大为赞 。勉励他好好读书，将来作一番事业。除了赐他福寿字外，并叫宫女捧出四盘生日礼物：一柄玲珑的玉如意、十锭一两重的金元宝、十锭一两重的银元宝，此外，还有珍珠玛瑙各若干。这些 赐，溥心畬一直珍藏着，可惜一九四七年南游之际未能携在身边，就此永别故都。

当时他更意想不到的，三十余年后，他失去了成长、嬉戏、读书之所恭王府花园，却赁住在万寿山乐寿堂紧邻的介寿堂，可以随意到清澈广阔的“ 池”中，猎野鸭和垂钓。

## 第 贰 章

# 选皇帝

爱新觉罗氏从马上得天下，入关后，更注意文治，所以后代子孙必须尊祖制，练武习文，以为长久统治中国之。恭忠亲王和咸丰皇帝年轻时合创枪法与刀法就是一例；到了溥心畬这一代，依旧遵守先制。溥心畬在《自传》中写：“余幼年遵先朝之制，读书必以理学入手，故先学庸，讲求理，然后及尔雅、说文，至汉儒训诂之学，旁及诸子百家书以至诗古文辞。”<sup>①</sup>

此外，为了承袭满洲传统文化和日益繁复的洋务，自十岁这年，他也开始学习满文、英文和数学。

至于武功一道，他自幼便学习太极拳，马射箭则自十岁开始。据溥心畬晚年回忆，要练到“一马射三箭”才算毕业。在飞驰的马背上，直向箭垛奔去，弯弓搭箭，射中红心；马至箭垛的侧面时，转身侧射靶心；待过垛子背面不远处，再回身反射另一面的靶心。

宣统二年，十五岁的溥心畬，射箭功夫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到处征求良马，未有所获。适值哈密王到中土朝贡，随行一位骠勇士，面见恭王府长史，表示他有匹边陲产的良马，想要献给世子。不过，知道世子年幼，要先看看溥心畬的马术，如果能控制得了就献上。

这时，溥心畬正在王府门外练马。他上这匹宽膊高蹄、烈难羁的

<sup>①</sup>《溥心畬先生哀录》卷首。

栗色马后，马蹕厉不能止，抓紧缰绳，却又了马鞭。这种手忙脚乱的光景看在驃眼里，便说：

①《溥心畬先生诗文集·玉堂文集》卷上页八二《驃马记》，溥心畬著，台北故宫博物院版。

“世子果不能控臣马也，请俟来年。”①

第二年春天，驃依言前来献马，溥心畬容马：“鸡立而鹿听，千里马也。”

位哈密王部属，驃勇士，却坚辞任何报酬：“臣在西陲，用此马蹕盗则获，博较则胜，以斯擢驃而多金。从吾王修职责，献马世子，宠莫厚焉。若利其货也，孰与博金。”

溥心畬年幼腿短，到马背上还踏不到脚镫，只好缩短脚镫，以待一试身手。次日平明，便到郊外校军场纵辔飞驰。一群待命操演的禁卫军，忽然见一位少年着栗色马绝尘奔腾，啧啧称。几位兵一时好胜心起，一面大声喧叫，一面策马猛追，教场追了三转，又过黄寺、土城，无论如何也追赶不上。溥心畬暗喜自己真的得到了宝马良驹。

以后，数次与京中少年较胜于白云观的西坡，没有人能过他的，见者无不赞叹：

“此驃马也。”

辛亥革命后，宣统皇帝逊位，溥心畬知道徒有千里马，已无用武之地，只好依依不舍地把马退还驃。自此驃与马，跟随哈密王出玉门关而去。一九五九年，高龄六十四岁的溥心畬，追忆前尘，犹感慨无限，画驃马图，书《驃马记》于其上。

在其后隐居戒坛寺和颐和园的日子，他唯一展现功夫的是山间射雉和水上猎鳧。这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况，反而使溥心畬的武功，蒙上一丝神秘的色彩。

抗战胜利之后，李宗仁北上故都，有一次在请北京名流之际，画家于闾当面称赞溥心畬的轻功，说他即使背向墙壁，也能纵身而上。李宗仁注视溥心畬，溥氏笑而不答，就更予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渡海来台之后，溥心畬偶尔在学生和友人面前谈起练武之事，听者疑信参半。

文事方面，溥心畬学习的路程不但长，且终身行之不辍。至于是

如诸葛亮所说的儒者“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溥心畬在《自传》中自地说：“余读书京西西山十三年未出，故西山士。乐志书，心怀，与世无，与人无争，如是而已。学贵物以利人，今独其身，学又无成，深负母教……”兼天下或独其身，对文武兼备的溥心畬而言，恐怕有些身不由己，只能暗自长叹：“时命”

光绪三十二年，溥心畬三弟溥诞生，使恭忠亲王之后，又多了位，府中充着喜气。十一岁的溥心畬，在学业进程上则由吟诗作对，开始了作论文。

学写篆隶、北碑、王之正楷及行草有些基础后，十二岁起，塾师使习大字，以增加力。随后教他古帖，以提笔。恭王府中所藏晋唐元古帖甚多，他可以就一家法书，朝练习。

十三岁时，私塾中的几件小事，使他永记不忘：

有一次，经史之外，他看的《子不语》一书。《子不语》者，力乱神也，是类似类的官野史。塾师责备他不该读这类闲书，费光时间和精力，叫他立赋一诗，诗好的话才得免。溥心畬再次展现他七步成诗的聪：

子不语名，随园旨已；书原同史，义显背宣。志颐解，手自编；莫教笔墨，终逊留。

由于诗中论调为得，塾师转怒为喜，自然免。

又一次，塾师命作《之武退师论》。

公三十年，晋文公与公联合国。危中，伯请大夫之武险城，往见公说以利，请其退兵以孤立晋军。不得志的之武，推辞说：

“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无能为也已。”

想到没有及早重用之武，如今临危授命，伯带着歉意说：

“吾不能早用子，今而求子，是人之过也；然亡，子亦有不利焉。”

之武听了，方才应命前往。

这两千多年前发生在 国君臣间的故事，很 慈禧太后和奕訢间的情况；每当危机临头，才起用恭亲王出来 大 ，承平时则加以罢黜，任其闲 ， 园自 。不知塾师是 有意考 一下溥心畬的 想智能，但少年溥心畬直觉到 之武 段推辞的言语，有 臣下的器度，乃论 之武为人：

“谓之忠也可，谓之能也可；谓之有 臣之度则不可。”

他的见地，使塾师大为赞许。

个年代，北京有个“正文社”，由老儒 公推社长主持，为世家子弟会文之所。 有诗文书法，都可以 到文社，请求 改。其中佳作，还可以得到文房用品作为 励。心畬作品时获好 ，上 一诗一文，得 独多， 有 得 五色信 两 、 青七 羊毫笔四管、试 所用云头墨 一 ，用此墨写字会 光。溥心畬 喜之余，夜课时在塾师面前自我炫耀起来。 诵诗文，以手击节，不慎拍到砚上，顿时墨 四溅，连老师胡子上也受到墨污；自然，惹来一顿好骂。

有些溥心畬年谱中，十三岁这年有“受命入宫甄选皇帝，未中选”的记载。

但溥心畬入宫甄选皇帝的事，说法纷纭，让人莫衷一是。

据溥心畬友人黄金鳌说，心畬三岁 年，慈禧太后命太监把他抱到面前，想选为储君，但好端端的孩子抱到慈禧面前， 声大哭，老太后心中不悦，挥令赶快抱 。 的是出了宫殿，他就不哭不闹。项夫人得知后，大为欣慰地说，我儿虽然哭失了皇帝，却捡回了 命。

溥心畬三弟溥 之子毓峒，在访问录音中，说得更为生 。

他说溥心畬属猴，溥仪属马，二人相差十岁。选皇帝 年溥心畬十四岁，溥仪四岁，连大阿哥等，一共四个人膺选。四人站在慈禧太后面前，慈禧一一细看，溥心畬为太后威仪所慑，突然大哭起来。太后问他何故 心畬说：“我想家了。”

太后连说：“去！去！”

家人都怕溥心畬选上皇帝，自其进宫之后， 家 卧不宁，翘首以待，知道心畬 选，欣喜若 ，吃面庆 。恐惧的原因是，据说同治和光绪两位

皇帝，都是被慈禧太后所 死的。

溥心畬十五六岁时的塾师 学泰(子 )之子 季辉，在《今之古人溥心畬》文中说：

“彼时心畬与胞兄溥伟(即小恭亲王，在废大阿哥时，慈禧一度拟议，令其入承大统)同受业于先君门下，历时数载，备受恭王府礼遇。”

季辉这段文字，有三点含意：其一，溥伟和溥心畬同时受业于 学泰门下，长达数年之久。其二，慈禧为光绪皇帝甄选继承者的时间，为废大阿哥时——光绪二十七年冬十月，地点在开封，帝奉慈禧太后回銮途中。第三点是，太后拟议令溥伟入承大统而 溥心畬。

综据《清鉴》、《清宫遗闻》、《近代名人小传》、《溥仪自传》等资 ，慈禧太后主持选帝事件，有下列各端：

(一)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同治皇帝已崩逝，但慈禧太后 称皇帝病重，询问集合在养心殿中的王公大臣，万一皇帝驾崩，谁可入承大统。当时虽有大臣提出人选，但慈禧坚持立醇亲王奕譞的长子载湉为嗣君，即光绪皇帝。

分析原因，不外是奕譞的嫡福晋叶赫 拉氏是慈禧的妹妹，而且载湉只有四岁，易于控制。加以载湉和同治皇帝载淳是同辈兄弟，由载湉继承帝位，慈禧可以以太后名义，继 垂帘听政，统治这个古老而日渐衰弱的国家。

但是，作为新君生父的奕譞，闻到慈禧太后懿旨后，却惊惧失措，伏地大哭，太后让他退下也不退。最后是恭亲王奕訢命太监扶掖而出，才结束了这番失态的表现。奕譞上疏解释，他是乍闻同治皇帝驾崩而悲痛，触发疾，步履维艰。实则是慈禧当政多年， 毒狠辣的声名 著，虽然选中奕譞长子为帝，奕譞 但不喜，反怕灾祸上门。毓岷所说溥心畬入宫选帝时

家惶恐， 卧不宁，得到 选消息后才转悲为喜，说得也算合情合理。

(二)光绪皇帝年龄渐长，在师傅教导、开明之士熏陶下，很想亲掌政权，振作图强，在婚姻选择上，也与慈禧太后意见相抵触， 擦时起，最后不但爆发戊戌政变，光绪被囚瀛台，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慈禧携光绪皇帝及少数宫眷西行前，又命太监将光绪皇帝宠爱的珍妃投于 中。

慈禧选立大阿哥的时间，即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戊戌政变失败之后，

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目的则是一旦废立光绪皇帝，即以大阿哥继承大统，并使新君听命于慈禧。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廿四日，慈禧太后集王公大臣于仪銮殿，立端郡王载漪十五岁儿子溥儁为大阿哥。《清宫遗闻》中记：

“溥儁者，宣庙（按，道光皇帝）之曾孙，惇慎王之孙，父为端郡王载漪。”<sup>①</sup>

接着又特别说明：

“其时恭亲王溥伟、贝子溥伦，次皆可当选；而载漪平日得太后欢心，故立其子……”

两年后，又废立大阿哥溥儁，原因有二：其一是八国联军要求严惩引起义和团之乱的祸首，则往上追究战争责任，慈禧太后恐怕也难幸免。慈禧不得不采取“弃车保帅”策略，找些代罪的王公大臣，以平息八国的愤怒。载漪、载澂等均在废爵惩治之列，其子如果即位为帝，似乎有所不宜。其二则是十七岁的储君溥儁，随同逃难西安，一路上行为不检，毫无礼法，使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无法忍受。例如，强迫太监带他去声色场所。乘皇后用膳时，拔皇后簪珥以为戏乐。事为光绪皇帝所见，禀明太后，太后杖责溥儁，溥儁则迁怒皇帝，当面反唇相稽：

“汝知帝位之将属于我，而犹岸然自大若此！”<sup>②</sup>

此外，溥儁在宫内宫外不法之事，多得不可胜数，腾笑于人，激怒太后，遂降旨废立。

按前立大阿哥时拟议，依次应由溥伟递补；所以季辉的说法应属可信。然而慈禧太后却另有顾虑，在废立懿旨后面说：

③ 同上。 “至承嗣一节，关系甚重，应候选择元良，再降懿旨。”<sup>③</sup>

溥伟递补继嗣，也就此搁置。推测主要的考虑，似乎不在选贤能，而在能便于太后控驭与。

（三）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自传中，谈到当时两岁的他被指定为光绪皇帝继嗣时，也附带说到大阿哥被废后的储君问：

“庚子后，载漪被列为祸首之一，发配新疆充军，他的儿子也失去了大阿哥的名。此后七年间，没有公开提起过废立的事。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十月，西太后在颐和园度过了七十四岁生日，患了痲疾，卧病的

①《清朝野史大观》之《清宫遗闻》卷上页一〇五《溥儁之立》，台中华书版。

②《清鉴》卷下页八七八，启明书版。

第十天，突然作出了立嗣的决定。跟着，光绪和慈禧就在两天中相继去世。”<sup>①</sup>

由此可见，沉寂七年的选嗣君之议，却在极为仓促中作了决定。即由病危的慈禧太后直截指定由已薨醇贤亲王奕譞之孙，袭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为嗣君，并即刻抱入宫中，交皇后教养。

这是慈禧最后一次为大清国挑选皇帝，其时慈禧的妹妹，老醇亲王嫡福晋叶赫 拉氏早已离开人世。对溥仪宠爱无微不至的庶祖母，侧福晋刘佳氏听到消息大哭失声说：

“既杀我子，复杀我孙，虽拥皇帝虚名，实等终身圈禁耳！”<sup>②</sup>

抱着溥仪不 地昏了过去。

当时盛传春秋三十九岁的光绪皇帝为慈禧所 ，刘佳氏的“既杀我子，复杀我孙”，即指四岁被迫入宫，一生受尽屈辱凌虐的光绪，和即将被夺离开家庭的溥仪。受命而来的王公大臣在一片慌乱中把溥仪抱到慈禧太后榻前。溥仪追忆稚龄往事：

“我记得 时自己忽然处在许多陌生人中间，在我面前有一个 森森的帏帐，里面露出一 丑得要命的瘦脸；这就是慈禧。据说我一看见慈禧，立刻嚎啕大哭，浑身哆嗦不住。慈禧叫人拿冰糖葫芦给我，被我一摔到地下，连声哭喊着：要嬷嬷！要嬷嬷！弄得慈禧很不痛快地说：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哪儿去玩玩吧！”<sup>③</sup>

再就有关溥心畬资 中，探 他到底有没有参加过皇帝的甄选盛事：

溥心畬有一 自传，从文字上推测，可能作于其母项夫人逝世之后，居住在颐和园时期（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七年）。文中多谈童年及青年时期受教育的过程，和他自己在文学、经学、书画方面所下的工夫，并强调曾在京西马 山读书十三年，乐志 书，与世无争，故 “ 皇上人”和“西山 士”。

这可能是对当时占领华北日人的一种“坚卧不出”、“无意仕宦”的表态。但其中对选皇帝的事，只字未提。

旅台后，溥心畬有 《学历自 》，及一 由门人陈雋甫笔录的《溥心畬先生自 》<sup>④</sup>，前者以学历为主 ，另一 叙 自幼学习过程，内容较《自传》尤为详细。这两 自 也未提及选帝之事。

<sup>①</sup>《溥仪自传》页十四，台金山出版社版。

<sup>②</sup>《清鉴》卷下页九三〇。

<sup>③</sup>《溥仪自传》页三五。

<sup>④</sup>《旧王孙溥心畬》页一二二、一二六，台出版社版。

李猷是溥心畬在台 的好友,容天圻为溥氏的世交晚辈,两人所著的《溥心畬传稿》中,也未见有关选皇帝的记 。

溥心畬在台弟子刘河北,曾听溥心畬说过:“我为庶出,不可能候选皇帝。”

从种种迹象看来,除 有其他文献资 发现, 则很难确证他曾奉召参加甄选清朝末代皇帝。

不过,在朝中有 世凯专权,国内民主革命 起云涌,国际间列强 伺的情况下,无论他未曾参选,或参选而 选,对他而言均属幸事;使溥心畬没有 徽宗 样背负沉重的时代包袱,而成为一位单 的经学家和艺术宗师。

第三章  
西山士

无论王孙溥心畬曾参选过皇帝，或选而未中，但仍旧有些传说，认为他并非人。

他出生不久，家人请来一位瞽者算命。据瞽者说溥心畬原本是天上的星，不愿投胎人世，被两位金甲神用力一推才坠尘，因此臀部留有胎记，也就是金甲神的手印。众人听了，打开襁褓一看，果然臀部有两片黑色的胎记，状似两只掌印。

童年被巨压，在流，项夫人之后，移开巨，他然无恙，也增加了些神秘意味。

年长后，有一方书画中常用的白文“溥儒”印，边刻白文三灵图饰，俗称“印”。有些买他书画的人，认为印可辟邪，指定要盖印才行。

时日一久，钤盖越多，白文印，笔画变得越来越细，三灵图案失去了原有的神韵，只有请人再刻。由于篆刻家不一，印的大小、不一样，甚至图饰中三灵也变成了仿汉印中的“四灵印”。究哪方辟邪的法力比较大，恐怕溥心畬自己也不甚了然。

宣统元年，载滢与世长辞，教育溥心畬兄弟的责任在项夫人身上。

年，他十四岁。继启蒙师陈应荣之后，已由和子两位老师教导。下榻于萃锦园后的鉴园，每日黎明，溥心畬便开始掌灯读

书,日出后赴学校就读,学归家,再于灯下读到半夜。无分暑,终年如此。宣统二年九月十五日,十五岁的溥心畬被入新立的贵胄法政学堂读书,日出后赴学校就读,即指此而言。

教导溥伟和心畬读书的同时,江西永新的子也任塾师于恭王府中。

子是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康有为想引他共创新,但他恐康有为锐进将败,乃自行上书,洋洋九万言,条陈时事,吏治、军事、教育、实业各端,言无不尽。虽然奉旨留中,他却免于卷入戊戌政变的漩涡。光绪末年,宣统即位,氏累官为度部(现在财政部的前身)秘书。

子规定溥氏兄弟,当日指定的功课,必须当天做完,绝不准延至次日。如果作到深夜,老师就督促到深夜。子很注意学生作文,他的名言是文要贯气:

“所谓气者,水也。言者,浮物也。气盛,则声之高下,与言之长短,无不咸宜,亦即发乎其所不能不发,止乎其所不能不止。”<sup>①</sup>换句话说,就是言为心声,言必有物,文章式随内容而定,溥心畬认为他一生的文学成就,奠基于此。

子也很注意生活教育。这时的恭亲王府权势虽然大不如前,但仆从依然很多。子如有所,斟茶、点烟、取物之类工作,从不手奉命在书房侍候的仆人,必吩咐溥心畬兄弟亲自为之。最初溥心畬深感不解,后来领悟出老师的心意,无让他们养成勤劳服务和尊师重道的精神。

自从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逝世之后,清朝军政大权渐入世凯之手。宣统继位后,摄政王载沣以戊戌政变时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使皇帝被幽,几遭废立,加以许多王公大臣也不欲军权掌握在汉人手中,纷纷主罢黜氏,甚至除之而后快。世凯知道情势不利,便自称足疾,行不便,呈请辞职,回籍养疴。

武昌革命之后,清廷见情势危,不得不电召世凯进京,组织完全内阁。世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采取了两面手法。其一是以南方革命势力难以抵敌,威吓清廷让步;另外一面挟军政大权、北方势力和革命党价还价。

①《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华林云叶》卷上页五九。

宗社党则想以日益衰竭的清廷力量，藉日、德等国的外力，同时对抗燎原的革命力量和专横的溥仪，维护清祚于不坠。溥伟就是这样一位少壮派的宗社党成员。

武昌起义，革命政府成立，清朝政权岌岌可危之际，溥伟和朝中亲贵如载涛、载洵、载泽、溥仪、铁良、良弼等，组成宗社党，以维护满清政权为己任。溥伟禀明嫡母拟毁家以纾国难，乃变卖府中的书画古玩。陕甘总督升允为军事上的外应；其后在溥伟主持下，升允成了溥心畬的岳父，使这种同志关系更为密切。

《溥仪自传》中说，溥伟向溥仪生父——摄政王载沣献计，采用康熙皇帝十五岁时，除权相鳌拜的故事作蓝本，以除去溥仪这个心腹大患。

据溥仪所记溥伟除“鳌拜”的说法为：康熙皇帝以鳌拜专权跋扈，为了收回政权，乃设计一计。一日，鳌拜进宫，但座椅却先被溥仪了手脚，一腿不牢。皇帝赐座时，鳌拜冷不防一个闪失，康熙即以“君前失礼”之罪，诛杀鳌拜。溥伟认为历史可以重演，此计可行，且自告奋勇，愿以道光皇帝所赐白虹刀，权充上方宝剑，负起诛杀溥仪的使命。

但就《清鉴》所记，却大不相同，亲政前的康熙皇帝，恶鳌拜专横无状，便欲除之。亲政后，与已故辅政大臣索尼之子额图谋，选八旗子弟，年甫成童而孔武有力者入内苑，练习角抵、攒跤。鳌拜只以为是儿戏，不加戒备。一日，康熙皇帝独召鳌拜入见，跨过门限，所伏诸童骤出狙击，擒住鳌拜。经审讯后，列罪三十款，斩其同党多人，康熙皇帝因他为顾命辅政大臣，又立过战功，不忍加诛，革职及籍没家产，并禁锢终生。

据溥仪表示，溥伟欲在座椅上手脚擒溥仪的计策，为溥仪之洞劝阻，并未付诸实施。

当时宗社党乃至摄政王载沣要除去溥仪的计划和传言很多，不知是溥伟探听到风声，宣统三年秋天，溥仪遂先下手为强地派兵夜围有意排斥他的亲贵府邸；名为“保护”，实际上藉以监视府中动静。恭王府也在其中。推测此一兵围府邸事件，可能威吓的成分比较重，因而恭王府的家人，得以平安逃离；宗社党的另一活跃分子溥伟，也逃往旅顺，寻求日本人的庇护。

溥伟奉嫡母福晋先到西山戒坛寺暂避，随后远赴胶州德国租界，一方面得其庇护，一方面想转道德国，效申包胥哭秦廷故事，寻求对清廷的

助；但为德方所阻未能航海赴德。因当时英、德等国多认为 世凯可组成一个有力的政府，公平地处理对外关系，维持国内秩序，及革命后他们在华贸易的有利环境，因此不愿卷入中国内部的纷争。

困处胶州的溥伟，赋《观海》诗以言志，并表现家国之思：

白云不在天，青山不在地；中有神游，荡漾起空际。<sup>①</sup>

①《慈训纂证》，溥心畬遗嘱出版。

未久之后，宣统皇帝逊位诏下，中华民国建立，同时也颁布了“优待皇室”、“待遇清皇族”及“待遇满蒙回藏”的条件。宣统皇帝尊号得以保存，清宗庙陵寝受到保护，并修建德宗光绪皇帝的崇陵，使作为宗社党忠实党员的溥伟，稍感安慰。对皇族而言，王公世爵一仍其旧，也就是说他的恭亲王位不变，而且皇族私产也可以继续保有。依此条例，他一方面受到德国租界的庇护，一方面变卖家产珍宝，购买军械，筹备军饷，等待复辟的时机。

有关 世凯兵围恭王府戟门事件，溥心畬在他所著《慈训纂证》中，记述十分简略：

“辛亥武昌之变，朝廷方召 世凯决大议，氏疾诸王之异己者，临之以兵，夜围戟门。护卫故吏恐不利于孺子，奉太夫人携儒兄弟避难清河故吏家。”

“清河故吏家”，位于北京城北方清河县的二旗村。

逃难中的项夫人，在王府中的财物可能王府中所藏书画一样，所存无几。宣统逊位后，贵族侧室的身份，对 已不再是什么保障，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时，溥伟年仅六岁，长他十岁的溥心畬，所读贵胄法政学堂，即将裁并到清河大学。一切过渡时期的混乱无绪，激发 教子与自力谋生的信念。 泪流满面地训勉溥心畬：“汝祖恭王，以 公之亲，辅翊中兴，泽及于民，子孙必昌；汝其畜德修业，无坠厥绪。”<sup>②</sup>

②《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华林云叶》卷上页一一七。

又一次， 带沮丧地哽咽：“汝弟更幼，吾惟望汝，汝学不成，吾将何望，不如死。”一时学未尽力的溥心畬，深感愧对母亲，不由得悚惧哭泣，励志向学。

江山易帜之后， 世凯为临时总统。 和 子 二位严师，均

南归故里。溥心畬检点身边余书，只有仓皇携出的数卷，外有阁帖一部，唐元明书画数件而已。在没有塾师教导的情况下，项夫人尽 簪珥，向书肆租书，让他抄写背诵，训练成良好的记诵能力，使其终生不忘。项夫人亲自教他写字，并教他 易及春秋三传。课业余暇，也教兄弟二人学习一些农事，养成勤劳的习惯。

项氏的仁厚、慈祥，以及来自皇族之家的母慈子孝，使邻家妇女大为感 佩，相互勉励效法的结果，乡中 俗 为改变， 为义乡。

在清苦简陋的乡居生活中，有件小小趣事，也使溥心畬毕生难忘；所著《华林云叶》中记：“余十七岁，奉母居二旗村，有卖蜀黍者，以旧 包之，观其 色，乃 槩《册府元龟》半页。”<sup>①</sup>

乱世中，文物委弃、 失，令人慨叹；珍贵无比的 槩本书页， 沦为小贩包食物的废 物。唯溥记中所指的“蜀黍”，可能是“玉蜀黍”，于抄写时误漏所致。蜀黍一名“高粱”，可酿酒，也是北方人主要的杂粮之一，很少用 包来零卖。玉蜀黍又称“玉米”、“包谷”或“棒子”，虽为杂粮的一种，但可煮可烤，由小贩沿街叫卖作为零食，用 页 包的可能 较大。

溥心畬母子在二旗村居住一个时期，就迁到北京西南方马 山的戒坛寺（一称戒台寺），在“牡丹院”中过着隐居的生活。时当民国二年春天左右。这时溥心畬就读的清河大学发生了变 故，溥心畬依志愿分发到北京城内的法政大学读书。

太行山的 脉， 在北京西面，统称“西山”，其实包含很多名山古刹。一北一南相距十八里的潭柘寺和戒坛寺，是著名的古刹，但地处永定河西三十里的崇山峻岭之间，离北京远达八九十里，交通不便，所以香客游人远不如香山、卧佛寺等处之盛。

隐居戒坛寺的溥心畬，在《学历自 述》中，说他十八岁毕业于北京市内的法政大学。由戒坛寺至北京，即使已通火车，除了 二十里左右山路外，更要从长辛店乘六七十里路的火车才能到达。可见到的资 料中，亦无溥心畬当时寄 北京的记载，因此，他如何完成大学最后一年学业，多少有些令人费解。

戒坛寺建于唐高祖李渊时代，时名“ 聚寺”，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据传 英宗在位前后，时为 道宗咸雍年间， 贤 化名法均 师，在庙中建戒坛 扬佛法。以白 石造的戒坛，高 余，分三 层，四 站列

①《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华林云叶》卷下页四二。

戒神，神秘肃穆，庙宇为了保护这九百余年的古迹，建造一座雄伟的大殿把戒坛保护起来；所以是先有戒坛后有殿，作为新受戒之处。

恭忠亲王奕訢父子居山时专用的牡丹院，虽不比恭王府、萃锦园宏丽豪华，但一重重院落，花团锦簇，院外亭台楼阁，姿态万千，

声中，仿佛住在仙界。变革的乱世稍微安定之后，老恭亲王所遗下的土地和财产，又可让他们使用，生活不再似仓皇逃难，居住在二旗村时一般清苦。山居清闲，溥心畬有时与弟弟树鼯首尾；是一种色比雪白、小的昆虫，声音疏而长，《尔雅》中称之为“鼯”。

秋天的马鞍山，山路两旁尽是金黄色的野果和红色的山果。附近秋坡村一带，则结满了野果，村民采来酿酒，酒味虽烈，但甘芳可口。溥心畬祖居就在秋坡村附近，春秋时，村民对这位旧王孙也就认识起来。冬天大寒，溥心畬一时兴起，挟着弓箭到山中射猎。当他把所猎雉鸡献给母亲的时候，项夫人大不以为然地训诫他：

①《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华林云叶》卷下页四二。

“孔子不射。袭而取之，不仁也。是雉方求食，奈何射之。”①  
项氏不但不准他冬天射雉，连一位姓村民所猎雉，也给溥心畬，也不愿他收受：

“自有鸡黍，安用雉。彼猎而汝受之，是猎也；不受其饷，其猎将止。”②

溥心畬依言还雉与项氏，果然不再猎杀。

住持海师的，是溥心畬隐居戒坛寺的好友，他们时常结伴游山，溥心畬常为海师抄经，写千字文。十三年后他下山定居北京萃锦园时，海师也离山做北京圆广寺住持。

一次，他在戒坛寺楼对面，见到一群僧俗，围观山僧悟圆练武。这位高大魁梧的僧人，拳脚和刀法都很了得，他横跃，舞得一柄刀，响，观者纷纷向后闪避。情一向严厉的监院和尚经过，对着刀影用戒尺一指，悟圆刀手而飞，人墙好几尺深，悟圆道：

②同上，卷上页四三。

“汝不修正法，此何为者？”③

悟圆大为惶恐，伏地请罪，终于一心向佛，成为戒坛住持。

据说，溥心畬曾习艺于西山少林寺。为僧堂住持十余年，却是身怀绝技，深藏不露。这件事情也使溥心畬感到，武功一道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戒坛寺和尚中的种种神传说,也引起溥心畬厚的兴趣:

有位人前往西山白坡,一只老随行,人之间各不相扰。过一洞,老人洞伏卧,好回到了似的,和尚道别,连说:“别!别!”<sup>①</sup>后人把此洞称为“别洞”。

寺中有只白,每当一位高诵经,便伏在案上听,夜来往五次。高为说过“三归戒”后,这只通灵的,便不再结虫,只吃米之类食。一日,诵经之后,一反往常,伏案不去,高一,白已经化。事情传开,村民为此建了座。<sup>②</sup>

据说,戒坛寺山下有树,叶已,寺正要来作,知通灵一般,一夜之间复成荣叶。山的花异树,不知名的昆虫,以及种种神传说,溥心畬有的牢记心中,有的作成笔记。他想到将来也许会把这些所见所闻,写成《》、《子不语》或历代笔记小说样的书籍,也给未来留下无穷的回忆。

从书中,他知道有不少世间失传的文章和书册,不经意得之于佛之中,想不到他也在戒坛寺比坛佛中,见到李唐所画和乾隆年间内阁学士方纲(覃)所书小楷《金经》等不世之珍。

恭忠亲王奕訢、贝勒载滢在牡丹院中所收藏和佛中所见的古代书画,戒坛寺中庄严雄伟的殿阁,以及千百态的古,使溥心畬书画吟咏的兴致,油然而生。

<sup>①</sup>《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华林云叶》卷下页五〇。

<sup>②</sup>同上,页五二。

第四章  
诗与画

仆自弱冠读书西山，日与 居，时陈弢庵太傅、陈仁先侍御皆能写，得盘屈虺缪之势。

——溥心畲《画卷》<sup>①</sup>

①《玉堂画论》卷首王壮为诗，溥心畲著，台湾学海出版社。

“ 之寺”，简直可以作为戒坛寺的代称。 、涛、荫、影……溥心畲的“日与 居”，说得再恰当不过。

戒坛寺闻名 迹的有四大古 ，溥心畲居山时，则仅存其三。

游人最为好 的是“活 ”，只要牵 一 ，连老干都随着 ，有人把这种神 ，比作含羞草。乾隆皇帝游山时最爱此树，曾赋诗勒 。可惜此树已无，空留 碑，溥心畲凭吊之余，记下碑上之诗：

牵 旁 老干随，山 持以示人 ，一声空谷千声应，借问神通孰所为。

不过 好登山玩水的溥心畲，在戒坛寺东涧和卫公山，分别见到这种活 ，他认为这是 的一种，并 仅此一 。“九 ”在戒坛殿前的侧面，主干不高，但上分九根 干气势磅礴，缠来 去，看来仿佛庞大无

比的巨灵。主干则有十数人合抱粗细。“卧”和“自在”，均离牡丹院不远，干横，状似卧，又酒后东西歪，步履踉跄的人。溥心畬推测原因：

“余昔读书马山聚寺（戒坛寺），寺为唐武德中建，古数，皆千余年树，凿岩筑寺，阉嶮嵌，为偃，郁不得，为偃蹇轮困，蟠蛟之状。”<sup>①</sup>

四之外，尚有“抱”、“抱榆”等异态。各式各样的白皮，也遍布寺内。读书作字余暇，溥心畬开始绘这些树。他想画出种屈回抱偃蹇之态，结果却画得为零乱。到了苦不解时，溥心畬找出所藏唐元明的古画来比较，甚至临摹一阵，然后再重行对树写生。

当他对墨画较满意的时候，又发觉自己色太差。何以古人色画便沉稳，而无浮躁之感。他再一次沉浸于古画里面。终于悟出：

“原来是自己用的颜色遽重，就不好看，用颜色要从淡一遍一遍地重染；如果一次染深，就不好看。用颜色要匀，怎样能够匀呢？水多颜色少就匀，水少颜色多就不匀；这些都是出来的，就科学研究试，要慢慢地把这道理寻出来。”<sup>②</sup>

此后，溥心畬始终把一画的赋色，看成是十分重要的事，在这种和 中，也逐渐成他傅色的理论。他首先着重于色与墨的关系：

“孙子曰：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穷也。写山川草木晦明燥湿，云烟离合，与墨色浑然无迹者，上也。色与墨相，纷杂而不合者，下也。夫西施之姣，不铅华；南之声，无烦弦管。画以墨法为宗，傅色次之。”<sup>③</sup>

其中有两则论傅色与用笔的关系，更见微妙：

“傅色时行笔欲疾，不可停留，宜水多色少，则匀净无迹；色多水少，则凝滞不匀。”

“笔顷刻而成，傅色数日始就。顷刻而成者，气势也；数日而就者，经营也。”<sup>④</sup>

这种慢工出细活儿的傅色方式，有时一画染了待干，干了再染，总共染上十几遍才告完成。后来他虽然常常以此教导学生，但真正能够把他一画长的染色过程，仔细地从头看到尾的，只有少数入室弟子而已。

①《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页二五六图十、页三八一跋释文。

②《溥心畬传稿》，容天圻撰。

③《玉堂画论》页六九。

④同上，页七四。

另外一种少为人知的处理色彩方式是，一绢画染色之后，先在水里浸上一两天，让浮在上面的色彩漂去，晾干后再涂上一层英粉，这时画面即显得安静而不刺眼。

在弟子陈雋甫所录的《溥心畬先生自述》和溥心畬早年的《自传》中，都谈到他学画的过程与无师自学的甘苦。他说于治经之外，兼学古文和骈俪文，骈俪文近画，是他学习绘画的原因之一。又因书画笔法相通，无论行草篆籀，以书法之笔入画，比较容易得心应手。古人所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下笔如有神”，所以广读书和游山玩水，是使他步上艺术生涯另一主要原因。六法十二忌及各种绘画理论，使他于古画和自然之间，得以反复印证。他自述：

“时山居与世若隔，故无师承，亦无画友，习之甚久，进境极迟。渐通其道，悟其理蕴，遂觉信笔所及，无往不可。初学四王，后知四王少含蓄，笔多偏锋，遂学董巨刘年马夏，用篆籀之笔。始习南宗，后习北宗，然后始画人物、马翎毛花竹之类。”<sup>①</sup>

溥心畬在《自传》中写：

“盖有师之画易，无师之画难；无师必自悟而后得，由悟而得往往工妙，惟始学时难耳。”<sup>②</sup>

谈到他习画的时间，《自述》中说二十七岁从德国回来，奉母隐居马山，开始习画；接着便是前面引录的学画原因和进程。《自传》中称三十左右始习画，因此，有人说他二十七八岁始学画，有人说是三十岁。事实上有些成名画家所称的“始学画”，往往并非“初习”，而是已经表现出独特的成熟期，可以独树一帜于画坛之上。

溥心畬早期遗作中，有年款的有《白牡丹图》，作于民国五年农历元旦，时年二十一岁。《舟上鱼图》扇面，上虽无年款，但有前翰林编修、海上画家高振霄于民国四年写的跋，可证是溥心畬二十岁以前的作品。《蜂猴图》，竹为白，写到断竹顶上的猴和空中的两只游蜂，笔法工细。画未署名，溥心畬在补七绝后面有“西山旧作”四字。另有份资里画，说是作于民国二年——一年他十八岁。溥心畬侄儿毓峒，在访问中说：

“我二大一到西山前已经在画画，一九二四（民国十三）年，他和我父亲（按，溥）二人六七岁开始画，八九岁诗作得不了，诗快。我

①《旧王孙溥心畬》页一六。

②《溥心畬先生哀录》卷首。

父亲住戒坛寺时，画各式山景，画我二大 站在 下、马、射枪之类的速写。其后我父亲专心于文学，就不再画画了。”

中国传统读书人，为了陶 情，书画 ，往往都会 猎。溥心畬很早便开始习画，应属可信。读书西山时， 境 ，生活单 ，加以二三遗老， 于此道，可能是促使溥心畬进一步从事挥 的主因。

勤于丹青之外，生活在戒坛寺中的溥心畬，诗文和书法 ，也都有了变化。

溥心畬曾自 西山时期学诗的过程：

“古 三百 之外，惟喜唐诗，居山十五年，日 吟诵，自课四百余首。古 习汉 六朝，近 则师唐人。陈弢庵太傅与余忘年交也。见余诗，以为学唐易失于空 ，华而无实，劝习 诗，余不能从也。”接着，他叙

情唐诗的理由：

“唐出于三百 ，下 汉 ，比兴之义， 厚之道， 华而无实哉。”<sup>①</sup>

溥心畬对唐诗的喜爱至老不衰，不过陈弢庵太傅去华务实的建议，他也并未去怀，时刻用以自我检 和勉励。

晚年，诗人 弃子知道他 好唐诗，故意在他面前痛 唐诗的空 ，言外之意，指他的诗是隔 搭空 子的 唐诗。溥心畬不以为 ，笑说：

“我念两句好诗给你听。早年在北平，有一天几只老鸦抵着 叫，赶不 ，越叫越起 。当时我作了一首七绝，末两句是：告 今日浑闲事，已是曾经十死余！”

说到这里，溥心畬把 子一拍，大声说：“这两句你 说好吧！”

弃子表示：

“从 一次我才知道，这位老先生的 真诗 也是了不起的。”<sup>②</sup>

溥心畬隐居戒坛寺的岁月，和一位方外友 永光法师（字海印）交往密切。依照同属宗室，并与溥心畬有亲 关系的启功研究，溥心畬无论文学和书法，都受到海印和尚的影响。

心畬与海印在戒坛寺 时，海印已年近花甲，他乃 南人士，据说是名士王 （ ）的门生，专作六朝 诗，有《碧 集》诗稿留给溥心畬兄弟。海印的书法 明朝的王宠（ 宣），启功称为“和尚书 ”。启功

<sup>①</sup>《旧王孙溥心畬》页二八。

<sup>②</sup>同上，页一一八《中国文人画最后的一笔》，弃子撰。

曾听他的老师说,和尚 的是宽大 ,写字时用右手 笔,左手 着右手的 ;他表示:

“所以写出的字,绝无扶墙 壁的死点画,而多有疏 的 。和尚又无须应科 考试,不用练习规规矩 的小楷。如果写出自成的字,必然常常 有出人意表的艺术效果。”<sup>①</sup>

①《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启功撰,台北故宫博物院“大千、溥心畬诗书画学术 论会”论文。本文以后简称“故宫 论会”。

启功认为溥心畬早年手写 印的《西山集》,正可以见出受海印影响的和尚书 。

戒坛寺西,高 立如 ,名极乐 ,溥心畬和海印登 寻诗,他对海印“一水分还合,千 断复连”句,大为赞 ,认为不 大历十子的功力。

海印曾为心畬诵其居山诗:

首 山下幽 在,芳草春深 。

对山中植物观 入微的溥心畬,立刻就发现诗中问 所在,他说:

“师志则 ,句或未 。”

溥心畬接着解释,依《 民要术》所释,春天二月中, 只有八九高, 如 ,但一到 春三月,则 为三 ,又长又 , 同 草,根本不能下咽。海印大为 服,立刻改作。

海印南归,往往使山中寂 的溥心畬感到空虚而 ,他在《怀海印上人》诗中写:

自我 空谷, 无四邻, 杖啸孤木, 若 皇人。与君一为别, 居常苦辛, 高飞 , 渊 ,心知不相见,永言安能申。<sup>②</sup>

②《 玉堂诗集》手写本页五,溥孝华印。

海印上人之外,溥心畬在西山时期的方外友人,尚有光绪年间到北京,曾蒙皇帝召见,赐 的天目山能和上人,极乐寺的凌云上人,及延寿寺的 真上人。和他来往的遗民,则有前 《画 卷》中所指的陈弢庵、陈仁先和另一位遗民诗人章一山中 。

陈弢庵名宝 , 伯 ,福建 县人,同治进士,历官内阁学士和礼部侍 , 于向慈禧太后进谏。光绪十七年因故遭降 处分, 家,居乡

长达二十年，辛亥前始被起用，作宣统皇帝师傅。

陈弢庵时已六望七高龄，故溥心畬称之为忘年交。“国变”后，他溥伟一样，是位忠实的复辟派，不但求神，向关帝问宣统皇帝的未来，并常着稀疏的白须对年幼的溥仪念，革命、民国、共和，是一切灾难的根，他一些新派人物说：

“圣人者无法，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sup>①</sup>

①《溥仪自传》  
页六四。

陈氏能诗，画，他在北京永定门外见一古，态异，横偃道旁，一种孤忠而又无奈的感觉，引起他的共，乃停车而画之，诗画上：

不惜道途老，终气类孤。年来兵马过，天幸免。<sup>②</sup>

②《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华林云叶》卷上页九四。

陈仁先，名曾寿，字仁先，北水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授御史，历官侍。家藏元代大画家所作古一，为“”二字，陈仁先因以“”自。他跟溥心畬往来密切，尤其民国二十二年溥心畬重回萃锦园后，诗酒酬，异常频繁。

日，溥心畬到一句诗：“修竹一春余”；陈大为赞，并依诗意为作水墨小景横卷，诗句于其上。

从溥心畬《衷情·寄侍》中，可见出二人情谊之：

波外小池，食好光。望中连天芳草，云路声长。桃欲，才黄，莫相忘。新诗远寄，十二楼中一片斜。<sup>③</sup>

③《凝碧余音》手写本页十四，溥心畬著，溥孝华印。

章一山名榘，字一山，是名经学家榘（园）的学生。宁海人，进士出身，官邮传部参工行。溥心畬佩服他“国变”后对逊帝溥仪的一片忠忱，更钦佩他为人的耿介。

溥心畬在《清平乐》中，表现他对章一山的念之情：

故人归来，独溅花时泪。旧馆日长生暗翠，恋尽明光花明媚。晚芳空，可怜春尽无诗。珍重寄君鲤，夜零相。<sup>④</sup>

④《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凝碧余音》一九四四年排印本页十一。

民国三年，自己已从法政大学毕业的溥心畬，年已十九，开始接受委托，撰写志铭一类文章，这意味着他已开始有润笔收入。委托者多半是清朝遗民，溥心畬许多遗民一样，对逊帝复辟仍抱有希望；溥伟、陈弢庵对他，自然也有相当的影响。在所作志铭、行状、传记之类文章中，溥心畬极力表在“国变”前后为清朝殉节、伺机反抗民军及革命党的兵将，乃至深隐不出者的忠忱义行，用以证明人心不死，复国有望。

溥心畬的嫡母赫舍里益龄（字菊农）率恭亲王溥伟居住在青岛汇山（马场前面），溥心畬曾前往省亲，到青岛后并在礼贤书院补习德文。

溥伟的德国朋友亨利亲王，是德皇威二世之弟，时任德国海军大臣，居青岛德国的租界地。溥心畬称亨利亲王是他留学德国的桥梁。然而，他的留德之说，却引发了很大的争论。直到他逝世三十余年，仍然不时有人提出异议，说不定会成为千古悬案。

为了解争论的梗概，本文从三种不同的观点分别探讨：一、溥心畬自己的说法。二、肯定他说法的论辩和佐证。三、肯定他说法的论辩和佐证。

溥心畬早年《自传》中，对留学事只简单地提到一句：“及十九岁大学毕业后，留学海上。”说得相当简统，对留学国家、时间长短、所得到的学位等，均未提及。

把留学过程说得最详细的是他的《学历自述》，大意是：

十九岁，由亨利亲王之介绍，游历德国，考入柏林大学。

二十二岁，柏林大学毕业，农历五月回青岛完婚，六月二十四日携子回戒坛寺拜见生母。

二十三岁秋天八月，再往青岛省亲，乘轮前往德国，入柏林研究院，三年半后，获博士学位归国。先在青岛嫡母六十正寿，然后回戒坛寺，重过隐居生活。

由陈雋甫笔录的《溥心畬先生自述》中，说得则很简略：

“余十九岁，奉母命留德求学，二十二岁柏林大学毕业后，回家省亲，完婚后二年，再度留德，入研究院，归家后奉母隐居马山（时年二十七岁）。”<sup>①</sup>

<sup>①</sup>《旧王孙溥心畬》页一六。

溥心畬晚年在香港开画展及演讲时，曾说过：

“十九岁从大学出来，再研习一年德文，二十七岁便带了德国天文

学博士及生物学博士两个学位回国。”

“我小时候,老师不许我画画。在留学时,所学的是天文、生物一类的科学,与艺术相去很远。直到二十八岁回国,才开始学画,有时在家中写生,有时游历山川。”<sup>①</sup>

上溥心畬《学历自》撰写的过程也很;据民国二十三年便与溥氏交往的目说,在台,有次遇到溥心畬,见他心绪不佳,问之下,溥心畬表示:有人认为他没有进过学校,留学德国也是的,对他的人,实在是一大辱,所以多日心情不快。并说,他将学历,请人油印分,以资港清。

但后来目过访溥氏,溥氏却交给他一份《学历自》手稿,请其保存。

溥心畬在文末,也特别表明写这篇文章的机:“今学历,并欲藉此宣传,所以不侮详明陈者,欲使对余学历怀疑者,明澄而已。”<sup>②</sup>

由此不难看出,些人对他学历怀疑所带给他的困扰。

①《中国书画》期十五页九《溥心畬为何要充“博士”?》,恽明撰。

②《旧王孙溥心畬》卷首《溥心畬学历自》手稿,页一二二《溥心畬先生〈学历自〉手稿的发现及收藏》,撰。

第 央 章  
悬 案

溥心畬留德往事，除了文字上的自述之外，也在授课或闲谈时，透露点

点漱漱。提及天文博士学位时，溥心畬表示他家中有一架天文望远镜，比国家天文台所拥有的还要大。不过，他并未进一步说明“家”是指台北寓所，或故都北京的萃锦园。

在他画室学画的学生，曾耳闻他闲话留德的一些吐事：

由于不惯穿西滴、打领带，他特别找个仆人伺候他这些生活吐事。拿起地里的琐，他把回忆的装点转到在德国所受的军训，连作几个操枪作，让入室弟子开开眼界。

六十七岁那年，所著《华林云叶》出版前，一位记者往访虽带重病却仍著作不辍的溥心畬时，溥心畬焦三弦又糴了一下。记者当时情：

“他说（按，指溥氏），一糴，就使他想起早年留德的生活。他很爱音乐的，他在德国曾学过小提琴及，虽然他得到的是林大学的天文及生物两项博士学位。”<sup>①</sup>

<sup>①</sup>一九六二年，台《中泰日报》吹报。

从资料推测，溥心畬曾留德，获博士学位的争论，似乎由来已久。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溥心畬到香港开画展及演讲,在记者访问和讲稿中,谈及前文所引留德及取得博士学位的事。当时有位二十多年前在北平艺专任教职员的“恽明”,见报后即联剪在艺专校友,相互探询曾任教北平艺专多年的溥心畬,曾留德并获得博士学位。恽明表示,不但没得到肯定的答复,甚至对溥氏就读清河大学、法政大学等学历也怀疑起来。可能因此台两地传言纷纷,《溥心畬学历自述》并未署名,推测可能作于一九六〇年左右。文中:

“……游历德国,考入柏林大学”之后,特别加注“在今,东德因校伍已毁,西德今又成立名民主自由大学”,推测,意在提络读者,查证可能已易事。

一九六四年,王大铤在《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五期发表《西山居士的几段事》,开头便谈到溥心畬的家世和学习经历,因此引起恽明考址溥氏学历的兴趣,于一九七〇年日报上发表《溥心畬为何要充“博士”》时,溥氏已逝世六年之久。

一九七〇年七月,《中国书画》第十三期,醒出容天圻的《溥心畬传稿》,文中采订了溥心畬自述的学历,据编者表示,此文引起了读者对溥心畬生平事迹研究的兴趣,也有读者对他的学历提出质疑。于是波刊再起,编者访问与溥氏交往密切的艺术名流后,于一九七〇年九月第十五期中转载了恽明的文章,同时也转载了季辉的《今之古人溥心畬》及容天圻的《溥心畬是充博士》读者参考比较。

一九九二年,台湾省立美术馆出版《“溥心畬绘画艺术之研究”研究报告展纳专澜汇编》,研究主持人览前辑的报告第三章第二节中,除引用恽明论据之外,又加上他自己访问所得,对溥心畬学历所采取的怀疑观点,可说是所见略同。

《溥心畬学历自述》中,离开戒坛寺、准备留德、留德及回戒坛寺,再留德后重戒坛寺,共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

民国二年秋或冬,至民国六年秋天。

民国七年秋天,至民国十一年夏。

综合恽明与览前辑文中要点为:

从溥氏有年款的诗文书画或友人诗中,找出这两个时段内,溥氏在戒

坛寺与友人酬、登的证据。例如：陈弢庵民国七年有一首戒坛寺中访心畬的诗，有“下，王孙裕如玉，七年不入城，阶润皎山……”诗句。“七年不入城”，包含民国元年至七年，此期间既在戒坛寺，他又何时到德国留学

民国九年，岁在庚申，恭王府旧藏《饮饫图》，有他的，上书“饮饫图宣和御府藏本”，下署“庚申揭秋心畬于西山别砵”。

民国九年秋天，海印上人到戒坛寺访问，重九一天，与心畬同登极乐。溥心畬《西山集》中，不仅有《庚申秋九月海印上人入山见访》、《九日与海印上人登西山怀 中遗民》等诗，也附有海印和诗及诗；海印在戒坛寺和北京，一直盘仲到次年二月才回南墅山。

溥心畬 中，有署“辛桓秋日戒台寺作”的《望江南》；辛桓为民国十年，也在他自留德修博士的时段内。心畬无论汭居、赴西日、游，均有诗作，何以独缺德国物之写再者，《饮饫图》何以不写“庚申秋于林之西山别砵”或写“于德国”

恽明从一九四八年上海出版的《中国术年鉴》，览前辑从溥心畬一九四九年任教师院的履历表和一九五四年《教育与文化》上，查证溥心畬学历的记载，发现“术年鉴”中没有留德学历，来台后才有记载。《教育与文化》中有说他“专攻生物、天文”，而以“中国化学”的论文取得学位的燕韩。

恽明文中，除显示他和溥心畬系旧识外，民国二十四年，在北京第一个拜溥氏为师，学画三年的“君”，是他的好友；君拜师请客时他也在座。溥心畬四十大寿，在恭王府矛酒戏，他和君都是客。但在香言及溥氏得博士事，君却盾异地表示，三年学艺期间，几乎日日见面，未曾听过溥氏得博士的事。恽明更引溥心畬拜门弟子高伯的文章：

“将来如果有人摆这位大画家写传记或年谱之类，也许误引香些报说他是博士，以讶传讶，采入书中，就替祸无穷了。”

恽明还引香大学一位饶教授的话：溥心畬在大自称是留德博士后，便有一位外国教授和他讲德语，溥先生不知所答，人以为。

览前辑撰写溥心畬研究报告前，曾访北京，访问溥心畬堂兄弟和侄儿，他在台北故宫行的溥心畬史座谈会中表示，他访问到溥心畬亲

友,都不相信他去过德国。他又引《溥心畬的传记与艺术》作者朱静华博士的话,说“曾写信向德国科隆大学一位研究满洲史的权威 Martin Gimm 教授求助,这位教授回信表示,查证过德国各大学,找不到溥氏学籍资料”,并指出,一九八四年溥仪的弟弟溥傑也曾向他确证心畬先生绝未到过德国。

悼明文末,引 王大铤文中,溥心畬留德归国后,项夫人命他不要自满,讹门下苦功读书的训诂。悼明认为溥氏既未留德,其母又何从训诂,所以他为这 考证溥心畬学历的文章,作个结尾:“所谓 太夫人告贻 云云,也可断定并无其事,因为他根本就未到过德国,自然就没有拿到两个博士回来。如果溥心畬对人说他的母亲这样地教训他,也是自闭闭人之 ,令人觉得诚欺当有趣而已。”

览前辑论文中这一节的结论,和悼明大同小异,他的看法是:溥心畬到各大专院校演讲与任教,处处要肉写学历,可能因此玩世不恭地编造学历,或经别人指点而为。

至于对溥心畬留德持正面看法的资料, 见于报章杂志之中。

李猷,是溥心畬的麻友,他为国史馆所拟的溥氏传稿中,不但肯定溥氏为留德博士,并指出他的博士论文 质是:“儒于达尔文之进化论,有异说。复从中国史书对天之观念,填明天道,遂授生物、天文两博士学位。”<sup>①</sup>

容天圻《溥心畬传稿》,也采信了溥心畬留德自 ,契对悼明文章,他在《溥心畬是 充博士 》文中,为溥氏多所辩解,如:

台 《中奏日报》和《教育与文化》中,对溥氏学历都曾报导过,而溥氏弟子 君 称“前所未闻”,容氏指 君之言,难以令人相信。容氏认为陈弢庵民国七年到西山访溥心畬 首诗,并不能作为溥氏未留德的证据,容天圻说:“因为溥心畬在廿二岁至廿四岁这段时间,曾由德国 国省亲并完婚,陈宝 的诗,正是这段时间写的。”

关于 外籍教授以德语和溥心畬交谈,溥氏 不知所答一点,容天圻认为溥氏是“不能也”,“是不为也”;容天圻反问:“他在未留德之前,曾在青岛德国人办的学校读过书,说他连 通的社交应对都不会,可能 他连一句德语都不会,他 到处“充”德国博士,天下有这种针瓜

<sup>①</sup>《国史拟传·溥儒传》手稿影本,李猷撰。

阐”

容天圻对《饮饯图》一事也提出反吗：“……这句话实在太牵强了，因为画家画，往往随兴之所至而画的，至于时间、地点，不一定要，尤其是喜欢一些外国国名地名的画家，多少都有点卖弄的意，这样的事，溥先生是最反对的，他怎肯在一古画上这样不三不四的句子。”

容氏的结论是，恽明自称考址溥氏生平，然对当代学者名人如目、彭醇士、沈伯、记者玉衡等所溥心畬生平均不采信，“却去相信一个仅跟溥心畬学过三年画，既不尊重老师，又对老师缺乏了解的学生说的话，其考址结论误乃是必然的”。

语醒在一九六八年《传记文学》十三卷第三期的《溥儒先生传》中，记溥氏留德事：

“先生在青岛学习德文。后由德国亨利亲王介留学林大学研读生物学。对于达尔文天演论，先生立论攻之不遗余力。为教授赞，授以生物学博士学位；复从中国历史对天道之观念，说明天道亦有见解，又得天文学博士。”

学泰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发表于《台新闻报》的《今之古人溥心畬》，后为《中国书画》转载，谈到乃父子与溥心畬师生间的来往：“……旋心畬洋德国留学，在出国前，渠曾专函报告先君。（原函前存舍间，笔者亲见，后舍间被……所毁，所有各项文物，均付之一炬。）”

“第一届福建省国大代表”陈颀，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在《台新闻报》醒出《怀念溥儒大师》一文。他说：民国十二年夏天，往访陈弢庵，溥心畬也在座，陈弢庵为他介：

“这位是溥心畬君，为恭亲王奕訢的令孙，他不仅通文史，艺事，对科学亦微探赜，得其三昧，获德国科学博士学位，方回国不久，今天你们相会，算是机缘。”

谈话中，溥心畬又提及在德国留学情，并邀陈颀往游马山戒坛寺。

综合而言，溥心畬曾留德及获博士等往事，是争论达数十年之久的悬案，由于说法不一，又缺乏直接证据，所以无法下一定论。看来此悬案

除将来有确凿资料方能解开谜底。在此先就溥心畬丰盛的文艺果实,探他时期的心灵轨迹。

在戒坛寺中,读书、写字、画画、和山水,闲适的生活,使溥心畬感到充实,但有时也会感到单调和寂寞。尤其到了秋天,草木衰歇,遍山黄叶,着露,在空阔的山中步月,听涧中流水的声音,他以歌声相和,自觉真生于皇之世,所以他自“西山士”之外,也自称“皇上人”,并刻章钤于书画之上。到了深夜,静寺中,别有一种况味,他在诗中写:

黄菊花稀橡叶干,寺门幽邃锁空坛,夜深趺坐无言说,谯谯月满阑。<sup>①</sup>

①《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一九二五年自写本《西山集》卷一页二〇。

他这时所养成的打坐功夫,至老不衰,成了每日必做的功课。

岑寂中,故国、故园、故人,不停地在他脑海中萦回。

对隐居西山的溥心畬而言,表面上超脱世外,过着悠游的岁月。但每当有人提到故国、故园和遗民的境况,他平静的心灵,便不免翻起波刊。一次,陈弢庵来访,谈及同治光绪年间的遗事,溥心畬在叹息声中,赋五律一首:

兴废同光事,心话未休。箴门怜我隐,帽对君愁。白发悲长夜,残年入 秋。无情故乡水,终古向南流。<sup>②</sup>

②同上,页二一。

听说恭王府、萃锦园乏人照顾,旧日花木渐渐 萎荒芜,溥心畬一阵默然,在《拟古》诗中赋:

自我抱幽寂,足不践城市。今闻故园木,萋萋不复荣。三径亦已荒,深草没前楹。人生贵适志,胡为爱荣名。愿言尽樽酒,常醉无时络。<sup>③</sup>

③同上,页三。

念故园情切,一次他连赋《忆故园(并序)》<sup>④</sup>七绝六首;忆写园中

④同上,页一七。

景物，也写出发自心灵深处的哽咽：

云殿垂帘玉壁横，野 烟树带愁生。王孙一去空秋草， 心  
听渭城。（六首之四）

东望迢迢系所 ，林园景物怨归迟。空庭明月凉如水，山鬼秋  
夜 诗。（六首之六）

闲时，故人的影 ，一一浮上他的心田。

太史李瑞清（梅庵），“国变”后，束发佯 ，自称“清道人”，在上海  
卖画。

子 和 两位夫子，分别隐居在永新与分宜。听说 子 于  
幽 赋诗之外，由于盗贼兴起，被乡里推 而成立清乡 ，策划御寇事宜。  
他同时也建书院、立宗祠，提倡人伦孝道。甚至连修桥筑路等事，也靠这位  
年逾耳 的老人操持规划。溥心畬经常为与巨寇 旋的 子 安全，及他  
所主持的各种繁重事务而悬念。 南归前所赋的明志诗，常在溥心  
畬 中吟诵：

休言报国酬微愿， 许还山理旧书。

他也联想到一心致力于复辟大业的长兄。远居青岛的溥伟，他自视为  
田横，宁可死于海岛之上，绝不与 世凯政府 协。但是，这一在山东、一  
在西山的异母兄弟， 念故园的愁绪，却绝无二致。溥伟在所寄《秋日感  
怀》诗中写：

岚光水态喜新晴，拍岸惊涛霹雳 。楼阁近山多 气，海天无日  
不秋声。西 唳田横岛， 照云迷乐毅城。一片乡心千里月，故园回  
首不胜情。①

① 《灵光  
集》手写本。

## 第陆章

## 王孙裕如玉

隐居西山的溥心畬，念故园，念旧友，情见于诗之中，但对影响他诗和书法至巨的海印上人，念尤深。海印于民国四年稍早，初访戒坛寺。未久南归，溥心畬赋诗一行，此后邮寄诗筒，时有往来。溥心畬往山东游历、省亲之前，还有诗留海印上人：

楚客怨香草，远怀江渚春，悠悠隔水，却忆中人。浮云有时尽，行人殊未已，木叶零陵秋，天楚江水。<sup>①</sup>

①《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西山集》页六。

民国九年九月，想念多年的海印再次造访西山，时年六十七岁。西山林木，叶已飘零，充满了凉意。一看海印已有白发，想到自己孤独岁月，心畬情绪激烈，在《庚申秋九月海印上人入山见访》五律中写：

……青山谁共隐，白发尔何心，况复离乱，低徊苦吟。<sup>②</sup>

②《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一九二五年自写本《西山集》卷一页七。

海印也无限感慨地在和诗诗中写：“余自乙卯还山，忽忽六年，人世沧桑，不可言说。庚申九月，杖履来京，重见故人，不禁凄怆。敬和此诗，藉滤蕴结：自与西山别，长怀只树林，藤瓢鬓老，露一灯深。劫浊悲

吾道，尘沙累汝心，六年无限意，趺起哀吟。”

重九天，他们相偕登极乐，论诗，谈到南一些遗民的事迹和态。有时在月下步于山径之上，山和边之声，引起一阵阵悲凉愁绪。

溥心畬对海印诗才评价极高：

楚酒芳清湛玉尊，长江才调更无论，萧萧古木斜影，短鬓西  
过蓊门。（海印上人）<sup>①</sup>

①《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一九二五年自写本《西山集》卷一页八，《论诗》（二首之一）。

南遗民中最为海印所称道的是前长沙训导刘泽（映深）。辛亥后他不但澹泊不仕，更与中遗民结碧诗社，以吊屈原和贾谊。刘氏诗近于中唐，上溯汉，溥心畬认为他的诗悱恻抑塞，多正始之音，希望有一天能与刘氏把臂联吟，以遂平生之愿。

民国九年深秋。海印离开西山，欲访蓊门，再南下沅江。溥心畬依依不舍，赋诗为别，相建“精舍”于戒坛寺中，专待海印来时清修参。海印在北方停留到次年二月南归楚江。

一天夜里，溥心畬到要寄诗给海印，只吟一句“书寄草堂深”，就再也接不下去。络后反复诗意，终于完成五律一首：

高北，寂寂夜横，况听前，弥江上心。诗成山鬼  
泣，书寄草堂深，叶飞何晚，清霜已满林。<sup>②</sup>

②《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一九二五年自写本《西山集》卷一页十三。

这首诗，既可看出心畬念海印的深切，也可见他作诗不仅敏捷，更有专注著的一面。从溥心畬《和海印上人除写怀（六首）》诗中，可见精舍空自悬榻以待，但海印踪迹则杳如黄鹤：

角幽屋栽，冷弦声里疏梅。三年已负山中（余为上人  
治精舍，上人归楚，不果来也），九日相月下。（六首之四）<sup>③</sup>

③同上，页二六。

溥心畬和诗，作于民国十一年，海印六十八岁，心畬年已二十七岁。

民国三十三年，北平管翼贤出版溥心畬集《凝碧余音》，从编排推测，溥心畬的《清平乐·寄海印上人》，可能作于民国十二年左右，也就是他跟海印交往最后一段时期的作品，表现出岑寂中对海印这位方外友人的苦 渴盼：

门前行迹，芳草无人碧。远天涯，木叶江南隔。洞庭归  
无凭，年年杖 飘蓬。望断迢迢 水，故人应在零陵。<sup>①</sup>

溥心畬的忘年交海印上人，民国十三年于沅江圆寂，临终时，嘱咐溥心畬神交已久的刘 泽，写信告知心畬，这时溥刘二人首次通信，所传达的不是相互景 之情，而是海印上人的噩耗。他们始终无缘相见，刘 泽卒于民国二十四年乙亥正月，溥心畬在叹息中为作《清长沙训导君 志铭》。<sup>②</sup>

按《溥心畬学历自 》和陈雋甫笔录的自 ，他前往青岛省亲、结婚、嫡母六十正寿的时间，为民国三年至十一年，他十九岁与二十七岁之间。

在他民国十四年自书本的诗集《西山集》卷一中，有数首游历山东南大明 、历山千佛山和舜祠，及青岛汇 山等诗 ，显示他在这一个时期的游踪。

民国六年五月，溥心畬二十二岁，奉嫡母命与前陕甘总督多罗特升允的女儿罗淑嘉（清媛）在青岛完婚。六月二十四日携新妇回西山戒坛寺拜见生母。

这门婚事，全由嫡母和溥伟做主，项夫人对心畬的终身大事聘娶草率，婚礼不够隆重，不免有些失望。对罗清媛而言，想到青岛归宁或到陕西看看兄弟，如溥心畬 容的“归宁父母，青天蜀道之难，远其兄弟，白

关之阻”，突然置身于深山古寺中，自然也有人地生疏之感。好在不久后，就对牡丹院中的花草树木发生兴趣，对溥心畬笔下的山水花 感到好 。花前小立，或偶尔利用砚中余墨，试行涂抹，看在溥心畬眼里，别有一番情韵。他赋《捣练子》 在罗清媛立在花下的画 上：

①《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一九四四年本《凝碧余音》页四。

②《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玉堂文集》卷下页二一。文中“君以己亥正月卒于乡”，当为“乙亥”之误。

庭院静,晚和,乳沔 鸠处处过。一晌杏花 下立,不知罹上鬓  
边多。<sup>①</sup>

①《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一九四四年本《凝碧余音》页十。

溥心畬又倩人刻《颠 鸳鸯》、《等闲妨了绣工夫》两方闲章,与子,助 挽 挥毫的 兴。

年升允移家天津,更接近被逐出故宫,住在日本租界的逊帝溥仪。罗清媛归宁,已不再难如青天蜀道。归宁的日子虽不久,但溥心畬却顿感孤独,赋《误佳期·清媛夫人归宁天津》以寄相 :

梅 暗 帘幕, 沼菱 萧 。篱边红豆已相 ,莫负花时 。锦  
字望佳期,怨煞南 恶,天津朝 起秋声,翠 应愁 。<sup>②</sup>

②同上,页一。

罗清媛,小溥心畬一岁,矮胖的身材,面貌不算姣好。由于生长于陕甘,满 陕西腔,听惯了京片子的溥心畬,乍听之下,难谓婉转悦耳。但是明大义,有时三言两语或以儿歌故事加以譬喻,溥心畬往往为之服。这桩婚姻,初时不无政治色彩。短短二十几年,罗氏便病逝于相偕隐居的昆明 。晚年溥心畬家庭生活甚不如意,回首前尘,才 到夫 之情历久弥芳。

此外,他对终生奔 ,以维护清朝皇统为职志的岳父升允,则充满了崇敬和感激之情。

多罗特氏,名升允,字吉甫,疆 人,是蒙古世族,于光绪十八年中人。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之役,升允为山西按 使,闻报后立刻统率陕军, 暑前往北京勤王。途中知道联军已陷天津,光绪皇帝奉慈禧太后西幸,则迂回转道,护卫车驾前往西安。光绪三十一年,由陕西 抚晋升陕甘总督。

辛亥革命之后,升允一面反抗 世凯,一面与革命军、民军对抗。世凯对他则威逼利诱,到处 ,屡 刺客。不得已升允乃东渡日本,在东京住了一阵之后, 回中国,在青岛与复辟派的中坚分子溥伟相会合。民国六年, 勋复辟,升允官拜大学士,但尚未到北京赴任,宣统复辟的 花,就因段祺瑞马厂誓师反对而烟消云 ,只是升允尚未死心。

溥、罗联姻时，升允已六三高龄，溥心畬在诗中抒写升允的忠忱与孤独：

渭水东流入乱山，兵卷甲一时还，灞陵夜 无人识，木 秋高出武关。

——《外舅吉甫总督》<sup>①</sup>

<sup>①</sup>《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西山集》页三。

溥心畬婚后第二年长女韬华生，第八年和第九年，连生长子毓岷和次子毓岑。这时，溥心畬亦年近而立，头上已见星星白发，揽 自照，心下浮起一丝悲凉：“玉屑丹砂未易逢，霜华上鬓渐蒙茸，凋零杜老 中酒，憔悴潘 里容。梁苑 深 作赋，郢门斜日 扶筇，功名此日浮云 ，愁绝江南阮嗣宗。”<sup>②</sup>入山时，溥 年仅六七岁，此际亦年近弱冠，兄弟之间，诗酒和几无虚日。

<sup>②</sup>《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一九二五年自写本《西山集》卷一页三七。

《溥心畬学历自 》中说，二十九岁 年，适逢其姑母荣寿公主七十正寿，为了 寿，乃奉项夫人之命，迁居北京城内。又在《自传》中说：“余读书京西马 山，十三年未出山。”

十三年，恰是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三年期间。但他又在所画古 图上：

“辛亥之变，儒奉母读书寺中十五年，日与 居。”

此外，他有时说十七岁居西山，有时又说是十八岁。

因此，到底哪一年迁离戒坛寺 回萃锦园，就成了疑问，而他如何取得萃锦园的使用权，说法也并不一致。所以，只能从他的诗和友人忆 中，找出一 半爪，难得窥其全豹。另一方面，从这些记 中，也可以看出溥心畬年轻时的 貌。

民国十一年，溥心畬到青岛， 嫡母六十正寿。

上海遗老画家高振霄所编《灵光集》中，收溥伟一首《 二弟北还即用留别诗韵》七律一首。诗中表示，他和战国时代 公子无忌一样，心中永存旧 ，更有 连义不帝“ ”的 骨。此诗，若 作于民国六年心畬携新妇回西山时，便是作于民国十一年，为嫡母 寿后独 西山的时候。从诗中“莫更蹉跎消岁月，分 珍重古何人”的勉励话来看，兄弟二人可能

就未来出路作过长谈和检阅，以赋于民国十一年可能较大。

民国四年袁世凯称帝，五年六月，由于众叛亲离，各省反对，即位未久，便愧愤而死。

复经多年纷争后，民国十一年在北京主政的是黎元洪总统，以奉军作霖和直军曹錕为主角的军队，正在北京附近展开一场恶战。此时溥伟诗中所指的“曹”，已并非他恨之入骨的袁世凯，而是指北军尚无法利北进的混乱局面。

民国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趁机侵入山东，攻占胶济铁路，十二月攻占青岛，逐出德国势力。溥伟已失去旧日的凭藉，改寄日本人的檐下，并与投奔大连的宗社党有所联剪。

溥心畬《西山集》中，民国十三年秋，曾以五律一首，答复溥伟的来信：

把袂一为别，飘零积岁年，冠盖兵火，兄弟隔烟。去秋霜外，书来前，离心与归，日夜海云边。<sup>①</sup>

①《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西山集》页二。

民国十一年溥心畬赋于青岛的留别诗和这首民国十三年秋怀念长兄诗之间，文中表示和溥心畬在西山见过面的有二人，陈颐和季辉。

民国十二年夏天，陈颐和溥心畬于北京陈弢庵的座间。几天后，陈颐应邀访戒坛寺。

陈颐赞叹戒坛寺气象森严，境界清静，是读书的胜地，对殷勤好客的青年溥心畬，也有较清晰的描写：“溥氏年轻时，貌清而，为人诚恳真挚，见闻广博，而记诵精密，识见卓尔，想活。在这短短的数次晤聚之中，我觉得他真是一位彬彬有礼，雍容大度，与一般浮华矜持的五陵年少，大相径庭。”<sup>②</sup>

②《台新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第九版陈颐文。

陈颐对溥心畬的写照，正好与民国七年，陈弢庵溥心畬五古中，对青年溥心畬的描写，遥相呼应。陈弢庵的全诗是：

下，王孙裕如玉，七年不入城，阶润皎山。所居封净，听涛旧信，壁诗鸕鹚，烟款难卒读。郊迎恨不早，谁实休沉陆，

心知大贤后，种诏偶俗。豪吟慎出，轻易翻，难兄久居夷，何日复邦族？下弦力（月？）已高，相对但谡谡。<sup>①</sup>

诗中不但写出王孙的采、生活境、待人的态度，也表示出溥心畬兄弟处境的艰难与无奈。

季辉访戒坛寺，是民国十三年秋天的事。溥心畬对这位老师的公子，礼貌极为到，每有所问，他必起立作答，然后再行入座。

有一次，他想要一亡师子的大照片以备奉。季辉写溥心畬迎接老师照片时的庄严隆重：“当由家兄伯著长侄世杰专相片至西山戒台寺，当车抵寺门，心畬即早已恭候处，一见相片捧到，渠即在地上恭迎，一如参见师尊。所以他嗣后在台收弟子时，必令其正式行过拜大礼，然后算是正式门生。即属外国女弟子，亦不例外。”<sup>②</sup>

子隐居江西永新办理清乡，定进击盗匪，歼其巨魁，使乡里得到安定，但也因此和贼党结仇，在南城村被狙击，重不治，享年六十九岁。葬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溥心畬为作志铭<sup>③</sup>。从季辉忆推测，溥心畬为氏作志，季辉侄儿子遗照到戒坛寺，应已民国十四年左右。然而，溥心畬在其十四年自书本《西山集》卷一《重》中说：

“年二十九，为先姑母荣寿固伦公主寿，始出山。居城中，取所作诗印百册……”<sup>④</sup>

由此以观，他居山与出山的时间，就难以确定。

二十九岁为民国十三年，启功在学术论文中，说溥伟将恭王府给西洋教会，溥心畬与教会讼，归还后半花园部分，即迁入定居，直至抗战后，迁出移居。

民国二十年拜溥心畬为师的林熙，在《从恭王府谈到旧王孙》<sup>⑤</sup>纪念文中提出另一说法：溥伟在民国十五年，把恭王府卖给辅仁大学，但重门深锁，任由三径荒芜，未加利用。溥心畬便租来居住，为新业主看屋，实属两便之事。直到民国二十六年迁出恭王府，移居颐和园；所指迁出恭王府萃锦园的时间，和启功吻合。

而心畬侄儿敏垣的忆，则是：在心畬和溥不知情下，溥伟将萃锦园售与天主教会，后经兴讼，只胜半；即地皮归教会，心畬兄弟，暂时保

①《趣楼诗集》，陈弢庵著。本文间接引自《中国书画》期十五禅明文；诗中（有问），疑为字。

②《中国书画》期十五季辉文。

③《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玉堂文集》卷下页十六。

④《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一九二五年自写本《西山集》卷一页四〇。

⑤《旧王孙溥心畬》页二。

有地上物权,若干年后,也要卖给教会。于是心畬得以暂居萃锦园,后以八万元大洋卖给教会,成为辅仁大学校地。

但单嘉筠编《恭王府花园》则说,民国九年左右,溥伟把恭王府使用凭证“票”,抵押给北京天主教西什库教堂,十余年后,利上滚利,溥氏兄弟无法偿利赎回票,民国二十一年,才由辅仁大学代偿巨款,产权转移归辅仁大学。文中并未提及民国十三或十四年溥心畬迁回萃锦园的事。

综据以上各种说法推测,民国十三年荣寿公主七十大寿,仅是溥氏母子回北京城的理由之一。溥心畬兄弟皆已成年,加上溥伟“莫更蹉跎消岁月,分珍重古何人”的劝告及溥心畬《白发》诗中“功名此日浮云,愁绝江南阮嗣宗”的感叹,想回北京寻求发展,可能才是出山的主要契机。观诸溥心畬到北京后,便着手印诗集,参加画会,与名人交往,接着兄弟二人联袂赴日,他在北京中山公园开画展等活动,可以说隐居避祸,与溥伟应,联剪清朝遗老,怀抱复辟愿望的结束,在新时代中,法争取一席之地的开始。

至于回城的时间,可能是民国十三至十五年间,尚往于西山和北京之间,办理各项事务。溥心畬在北京亲友很多,其他庶母公馆,也可以作为临时脚之地。待一切办理当,萃锦园也稍事整修,才迁入定居。因此,谈到隐居西山戒坛寺的时间,溥心畬才有十三至十五年不同的说法。

溥心畬《西山集》中,有首《和叔明弟闲居韵》五律,虽未署年,却排在民国十三到十四年的作品之间,诗中绘的景物,可能就是从荒芜中重新整修的萃锦园深秋景象。

故国青山,荒园乱木交。芙蓉开旧馆,空巢。荷净无余盖,离斜不系匏。变衰何限意,秋气满坳。①

①《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西山集》页三。

## 第柒章

## 西苑花飞春已尽

带着家人回北京城的溥心畬，朝见逊帝溥仪，与宗室书画家溥集，是首要的活。他所赶上的，仅仅是禁城的日余晖而已，复辟的希望，更是早已灰飞烟灭。

世凯亡后，以溥伟、升允为首的宗社党，曾发起一次由关外向关内猛攻的复辟活。日本财阀提供经费，日本的军人和人，在满蒙各地召训人员。人数高达数千人。心畬岳父升允，跋千里前往蒙古库伦，与宾图王商大，招募蒙古勇士。

当蒙古贵族巴布布率军接近家时，气势最盛。不意库伦发生内变，巴布布为部下刺杀，溥伟、升允等所策划的复辟活，也就一蹶不振。

民国六年复辟事件，虽然很快地便被段祺瑞救平，却是复辟气焰最炽烈的一次。结果，七月一日复辟的溥仪，只做了几天皇帝就被迫退位，还政共和了。复辟希望逐渐黯淡下来之后，溥仪在禁城中最后一次辉煌的演出，就是民国十二年初（历十二月初）的大婚了。婚礼极为，一切遵照清室的古礼，除了溥仪围的王公大臣之外，各地遗老，民国大员，纷纷厚礼致。

溥心畬回想当年，以恭忠亲王王孙之尊，结婚礼么突然，么

草率,使他和生母项氏,都耿耿于怀。弟弟溥 生于光绪三十二年,与溥仪同庚,这年也是满十七岁了,可能为使生母和荣寿公主喜悦,因此也就费尽心力,为弟弟筹备 面而豪华的婚礼。据大三 溥佑之子毓崑表示,民国十二年,他的叔父溥 婚礼,是在 禁城 行的,由逊帝溥仪 客,十分光排场。

接着民国十三年冬冯玉祥“逼宫”事件,修正清室 待条件,限溥仪立即迁出 禁城, 禁城最后一抹光辉,随之隐逝。这位清朝逊帝先在其父载沣的醇王府中住一阵后,就接受日本人的政治庇护,由北京日本军营转入日本使馆,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再转往天津日本租界居住。无论在北京日本使馆或在天津租界,经常有些王公大臣和各地遗老 溥仪左右,献金、献策、请求封谥或旌表。

溥心畬三岁时,曾由恭忠亲王奕訢带进宫中谢恩,光绪皇帝赐以头品顶戴。其 罗清媛的“皇清一品夫人”衔可能是溥仪所下的封诰。

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溥心畬画中,有山水条 一件。画属南 马远 ,尖 峙,长 危岩前面,挺立着一 似枫叶似红花的树木;近方岩上的斧劈皴法,清 利 ,下笔时充满了自信;树旁 上,有位隐者独 听瀑;款署“臣溥儒恭绘”。据推测,此画献于溥仪告别 禁城之前,也就是民国十二三年之间。

溥仪随日本人离天津,北上满洲就任 政的时间为民国二十年。在此期间,溥心畬可能 宗室、遗老 样晋见逊帝,也可能到天津邻德里探望岳家。

抛开君国大事,民国十三四年间溥心畬连得二子,应 心满意足了。长子名毓崑,次子名毓岑;这时,长女韬华已经七八岁了,读书写字之外,也跟溥心畬学绘画,或在萃锦园中 来 去。

重 北京城的溥心畬,重九并未在西山极乐 登高 远,而在文人士时常聚集的陶然 。宣武门外,先农坛西,为金章宗临幸过的“瑶池”旧伍。到了明清时代,居民在池 种 养金鱼,称“金鱼池”;北京人家所养金鱼,多半出自此地。渐渐地金鱼池大半种植芦苇,到了秋天萧萧瑟瑟,予人一种荒凉之感。

金鱼池南岸有个土埠，上有陶然亭，在北京城是难得的登临的地方，西望西山起伏的岭，南望永定门外风光。溥心畬的《陶然亭》七律，推测作于民国十三年，因为次年手写《西山集》便已出版，此诗醒于卷后。

高下叶水泠泠，酒阑茫望四垌，秋草孤城南北路，斜堠堠短长。浮沉水连天白，突兀汾山人塞青，乱后平原无牧马，断笳残角不闻听。<sup>①</sup>

①《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一九二五年自书本《西山集》卷一页三八。

这一年，他跟几位宗室书画家，创立了“画社”。画社活动的地点是在溥忻（溥仪）府中。溥忻是道光皇帝第九子奕譞的孙子，他心畬一样，无论经史和诗书画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此前后，出任辅仁大学教授。画社社员的笔名，都冠上一个“心”字，例如溥忻为“心忻”，溥心畬称“心巢”，溥侗（毅）叫“心邻”，溥佺（健）为“心佺”，启功（元白）则为“心壑”……

启功的八世祖溥仪，是乾隆皇帝的胞弟，封为和亲王。传到启功这一代，已算宗室中的远支。他是溥心畬北京后最早的学生，时常受邀到萃锦园的玉堂中，亲加指点。

据启功回忆，溥心畬并不常到溥忻的草堂参加集会，但若他一去，草堂中的气氛立刻不同。首先是他的北宗画法，俨如南宋的马远夏珪转世，出手便有惊人的气势，见者钦服。其次，他是多才多艺的博学之士，无论分析绘画，叙述士林掌故，乃至古琴、焦三弦，无不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画社成员里，溥心畬对溥忻似乎特别敬重，在《从兄秋江钓艇图》的七绝中，表现出他们间孤高境界的共鸣：

江枫上纷纷，飞声客闻，我扁舟明月里，芦花浅水钓秋云。<sup>②</sup>

②《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西山集》页二。

溥忻面容清癯，和白胖的溥心畬成为有趣的对比。两人十分友爱，在当时或后来日本人占据北京期间，他们始终以棣华诗、薇志互相勉励，

保持节操,度过危 。在学术造诣和画坛影响上,两人也首屈一指。

溥心畬是 食者,时而在什刹海北岸的会贤堂 请陈 、章一山和沈羹梅几位遗老。这时敬陪末座的后生启功,静静 听他们的清谈,许多辛亥革命前后的轶闻 事,启功闻所未闻,获益匪浅。

溥心畬堂中,挂着两只扁长的宫灯,四面绢上有溥心畬亲笔所作的山水。一盏有节临的夏珪《 山清远图》,临写时,把原来的墨画以想象加上了颜色,且加得 常自然。另一盏宫灯,则临他珍视无比的 人无款山水卷。宫灯把中堂点缀得 而秾 。启功每次前来受教,都在宫灯下面视良久。

最使启功记忆深刻的,是萃锦园中的海棠花季。有六 六七个人合抱的海棠树,树龄据说二百九十年左右,春日花开,香闻数里。这时厅外廊下和院中,也挂起宫灯,矛 椅,溥心畬兄弟常在夜间 请遗老和文人士。 名之后,便 手拈出诗韵,随意入座,准备对花吟哦。有时一夜之间阶尽数缸 酒,不醉不休。后生晚辈请益,也以香茶招待。

海棠之外,园中到处都是花草树木,溥心畬经常对花写生,笔如屈铁,观者惊叹。画后 诗,更有一种王孙芳草的悲凉。他爱在小小的一片上点染山水花卉,或书写诗 ,令人 外地宝爱。一次,他在手掌大小的高丽上,以小行草书 叶诗四首:

昔日千门万 开,愁闻 叶下金台, 生易水荆卿去,秋满江南  
庾信哀。西苑花飞春已尽,上林树冷 空来,平明奉琐人头白,五柞宫  
前 碧苔。( 四首之一)<sup>①</sup>

①启功《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页十。

溥心畬见启功爱不忍释的样子,就将这 珍诗 给他。启功由于极度珍爱, 重收藏的结果,后来反而连自己也找不到 叶诗稿;但他直到八十多岁高龄,依然可以琅琅上 ,四首 叶诗背诵得一字不差,早年萃锦园中受教于溥心畬的情景,也永不磨灭。

民国十三四年间,段祺瑞 政,南方革命军策划北 ,以求统一中国。直奉两军大战,争夺地盘和权力。倡导革命的孙文( 、中山)先生前来

北京,与段祺瑞、曹霖及冯玉祥等人会议,谋求国家统一与建。这使遗老们既仇视又好,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孙氏主 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召开国民会议,他们也多是半信半疑。仇恨可能蒙蔽了他们的感情和眼睛,溥心畬便时常宣称,恨孙文发起革命,推翻了大清,恨国民党建立了中华民国。

中山先生到北京的时间是十三年十二月底,但为国事忧愤劳瘁的结果,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病逝于北京,留下“和平、奋斗、中国”的遗志。这一年,溥心畬有一诗二,表达他内心的感觉。《秋波媚·乙丑春日》,写海棠花谢,小径飞红的空虚和 惘:

雕梁泐语怨东,小径坠残红,万点飞花,半帘香,飘去无踪。  
牵愁杨叶浑难定,春恨 谁同。黄莺啼断,海棠如,回首成空。<sup>①</sup>

①《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凝碧余音》页一。

《乙丑九日》五律和《荆州·秋日登土城》一诗一,咏的是北方秋天的萧,经过一次又一次恶战后边关和原野的 凉景象;《荆州》未纪年,但就集中排列次,与《乙丑九日》前后相近, 意也与前诗异 同工:

朔 糶白草,气 旌旄,古戍居庸险,雄关碣 高。骅骝嘶断坂,鹰隼下空壕,闻道收边郡,秋霜上佩刀。<sup>②</sup>

②《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西山集》页四。

不尽汾山万里,惨淡边秋无际,何处吊残军?一片荒城乱水!  
此是当年幽蓟,白草萧萧故垒,古戍几人还?牧马黄埃空起。<sup>③</sup>

③《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凝碧余音》页二。

这时,逊帝被逐出宫,住在天津,虽然请封、请旌和请谥的遗老剪绎于途,日本人对溥仪也庇护、拉 不遗余力,但复辟之业,恐怕 萃锦园的海棠花一样,回首成空。吊古战场,叹息多年来军阀不断战斗攻 使生灵涂炭,是溥心畬诗 境界的转变。至于民族命、国家未来的方向,恐怕不是此时溥心畬和他的遗老朋友目力所能及。

二十五六岁起就须髯满面的 大千,于民国十四年由江南北游京华,和溥心畬见过面,尚谈不到交情。 是他的盟弟 目,早在十三年便因

溥氏族兄溥侗介，同席共阶，谈得为投麻。

民国十五年春天，大千和以画闻名的二哥哥子都在北京，溥心畬邀目在春华楼餐叙，就把大千、子一并请了去。当时对溥心畬既不也不了解的 大千，还提议要煞一煞这位王孙的骄气：“心畬的 子大得很，我们迟一点到，不要去得太早了。”

目 赶忙解释：“心畬此人，表面上 子甚大，其实也是喜欢朋友的人，我们也不要去的太晚了，叫他久等。”<sup>①</sup>

①《旧王孙溥心畬》页十四《溥心畬珍闻轶事》，目 撰。

这一顿饭，溥心畬谈笑生，吃得常痛快，显然，大千事前有些顾虑了。溥心畬和 大千，不但同好食，而且食量特大。吃东西时，更是不拘 迹，眼前一片狼藉。

据说大千的老师清道人李瑞清，胃 大，可以独吃一酒席，而且盘盘皆空。在饭 之中，主人要另备两只烧鸭子，他独享，则不饱。学生馈蟹，他一天就吃去一百五十只，听得溥心畬十分神往，因为他也是嗜蟹如命，尤其是南方来的大闸蟹。可惜清道人已于民国九年病故，则，李、溥、三人凑在一，种吃相就十分可观了。

清道人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授翰林，历任南京两江 师范学校监督兼江宁提学使，晚年隐居上海卖字卖画。大千和揭兄子（泽），在上海先后拜 南名儒曾熙及江西临川清道人为师，分别学习 涛和八大山人画法。溥心畬《西山感旧》诗中，有首怀念清道人的七绝：

遗民老去著黄冠，礼斗焚香百不干，夜半 床清 境，空庭翔鹤碧霄。<sup>②</sup>

②《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一九二五年自写本《西山集》卷一页十。

不意转眼已归道山。回想至此，主、客不由得一阵 惘。虽是春天，但酒足饭饱之后，溥心畬白胖的脸上已微微见汗，大千从他颈间粉渍和身上的烟味，知道这位王孙不仅有敷粉的习惯，也有烟霞的癖好，也从谈瞭间，觉到他不但待人恳挚，而且才华洋。两人的交谊，从此日益深厚。

大千，本名正权，四川省内江县人，小溥心畬三岁。大千二十五六岁时，家道中，所幸他在书画界已经小有名气，靠卖画便可维持相当 辑的生活。

大千少年时代受教于 画的母姊。青年时期得拜曾、李名师门下，学书兼学绘画。民国十年又在上海藏家李薇庄宅中，广临名迹，临摹方面已到了下笔乱真的地步。对于收藏家，他真是位令人头痛的人物。他 成箱盈篋的临 涛或 造 涛的画作，连黄宾虹 样学术兼修的饱学之士，也难辨真伪。

大千自言出生前，母亲曾氏 长者 以黑猿，人称他是黑猿转世。在上海拜师后，曾熙为他取名“ 媛”，或写成“ 猿”、“ 爰”，大千是他的 。因此，他不但爱猿，也喜欢画猿。溥心畬有家藏易元吉名作《聚猿图》，因之也喜欢以猿作为画 ，他认为猿 为君子，猴则属小人。

大 大千十六岁的二哥 子，自 “ 痴”，既 画 ，也爱养 。他养 不用 子， 猫狗之类宠物一般在屋中睡卧，能随主人迎宾客。兄弟二人都青年留须，但大千的垂胸长髯远比 子 密而壮观。七年之后，广游名山大川的 大千，又在萃锦园中作客。一次，溥心畬和 大千隔着一 子对画，相互在册叶上或补景或 诗，构 敏捷， 笔迅迈，真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青年启功适逢其会，记下这一幕 术史上少见的场景：

“ 次盛会是 大千先生到心畬先生家中做客，两位大师见面并无多少谈话，心畬先生打开一个箱子，里边都是自己的作品，请 先生选取。记得大千先生拿了一 没有布景的骆驼，心畬先生当堂写上款，还写了什么 诗，我不记得了。一 大书案，两位各 一边，旁边 着许多 单的册页 。只见二位各取一 ，随手画去。真有趣，二位同样好似不 地 笔如飞。一 上或画一树一 ，或画一花一 ，互相把这种半成品掷向对方，对方有时立即补全，有时又再画一部分又掷回给对方。大 不到三个多小时，就画了几十 …… 些已完成或半完成的画页，二位分手时各分一半，随后补完或 款。”<sup>①</sup>

①《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页十六。

第捌章  
复辟 觉

溥心畬在《学历自 》中说：“余三十三岁，为 卯年，应日本之聘，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回国后，为国立艺专教授。”

卯，为民国十六年，溥心畬是年三十二岁。

他开始任教于国立北平艺专为民国二十三年，距日本之行有七八年之久，可能由于是学历自 ，所以省略了两者之间七八年岁月的叙 。

他在三十几岁所写的一 自传中，只提到自己三十左右才开始习画，对于三十二岁赴日任京都帝大教授事，没有提及。

由陈雋甫笔录的心畬自 中，自言二十七岁（按，民国十一年）从德国获 博士，重归马 山后，项夫人训 他：

“汝以为今日读书有成就 须知此是初步，尚须积学博闻，将来多作立言之书，利物 人功夫，皆在于立德立言之中 ，故余又读书十余年。”

从其中依旧找不出任日本大学教授的讯息。

溥心畬和溥 联袂赴日之事，溥 的儿子毓峘受访时，表示溥心畬与溥 ，是应日本大仓商行邀请赴日。商行为壮大声势，邀请中日名人 集，阶酒赋诗，属联谊活 质。

心畬兄弟二人在日本停留的时间,也很难确定;除溥心畬《西山集》中留有数首游日诗之外,何时回国,作品中找不出迹象。如此,赴日任教事,又使人如坠五里雾中。

启功的论文中,谈到溥氏兄弟游日回国后,曾有一本《瀛海埭篋》诗集,可惜他闻而未见。则,从诗中当可了解到更多他在日本活的情况。

当时的中国,正是烽火遍地,民不聊生,而日本国内却是一片歌舞升平。溥心畬的诗,多少有些乐不思蜀的意味。但在数年后,伪满洲国成立,他立刻跟日人及日人扶植下的溥仪划清界线,又不免令人诧异,对他的观感,耳目一新。

他在民国十六年春天游日诗中写:

海上嘉宾, 裳此会难, 诸侯金马贵, 歌女玉笋。 进流霞酒, 光飞明月盘, 天 佩, 夜珊珊。

——《卯三月讲经日本与诸公 芝山红叶馆》<sup>①</sup>

<sup>①</sup>《西山集》页四。

诗中的“讲经日本”,可能是短期讲座的意味,也可能为《学历自》中,“应聘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的由来。

中的红叶馆,也一样轻歌妙舞,冠盖云集,溥心畬将之比为一会:

会稽诗酒兴,佳会未应稀。

《港霞馆观妓舞》五律,则更进一步 写出酒香舞影的异国情调:

江曾围幕府,门尚起 潮,侍酒红颜醉,吟诗翠黛娇。行云如识,明月 罹箫,欲乘 波去,鱼 夜寂寥。<sup>②</sup>

<sup>②</sup>同上,页五。

其余硕果仅存的游日诗作,如《雾降泷》、《利根川 舟》、《岚峡行舟》,只能窥他首次赴日的 泥鸿爪。

溥心畬祖传书画中,晋陆机的《平复帖》和北 易元吉的《聚猿图》,

被视为价值连城的宝物。尤其《聚猿图》，对他自己画猿，影响极深。山  
树间，长臂猿类，有的抱着小猿，有的于树干上面，或跳荡，千  
百态，栩栩如生。这画卷，有元代钱舜的款，在易元吉传世真迹中，  
称上选。令人遗憾的是，此次随身携行，溥心畬将《聚猿图》让售给日  
人，后为大阪市立美术馆珍重藏。

回国后，在萃锦园的长夜中，溥心畬看心的影波，迟  
、怀人，又是百感交集：

端居感迟，况见霜叶零，方港碧波，庭柯挂繁星。焉知变  
暑，失林中青，遥遥怨修夜，瞻秋萤。

——《园夜》<sup>①</sup>

①《西山  
集》页六。

海印上人圆寂之后，他把念之情转移到为他转信的碧诗人刘  
泽身上，他在《醉花·秋夜怀刘映深遗民》中写：

片月横明似水，薜荔还起，浦叶初飞，南国相思，清怨凭谁  
寄？今宵玉露如此，碎山河里！秋来不见一封书，鸡，珍  
重怀君子。<sup>②</sup>

②《凝碧余  
音》页三。

溥心畬在北京中山公园行首次书画展的时间，说法不尽相同。

③《中国近  
代名家画集——  
溥心畬》页一。

国在《一砚梨花——谈溥心畬和他的作品》<sup>③</sup>中，指首展于民  
国十五年：

“一九二四年溥心畬迁回恭王府萃锦园居住。足于社会之中，开始  
与大千等名画家往来。两年后，他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行了首次书  
画展纳。其作品丰富、材广，真是出手不。由此使他画名大噪。不久  
他应聘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国后任教于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而后又与夫人罗清媛共同办画展。此时溥心畬在北京众多的画家中，已  
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之势。《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论北京名画家时说：  
惟有心畬出手惊人，俨然马夏。也就是此时，把溥氏与大千并称的  
南北溥之说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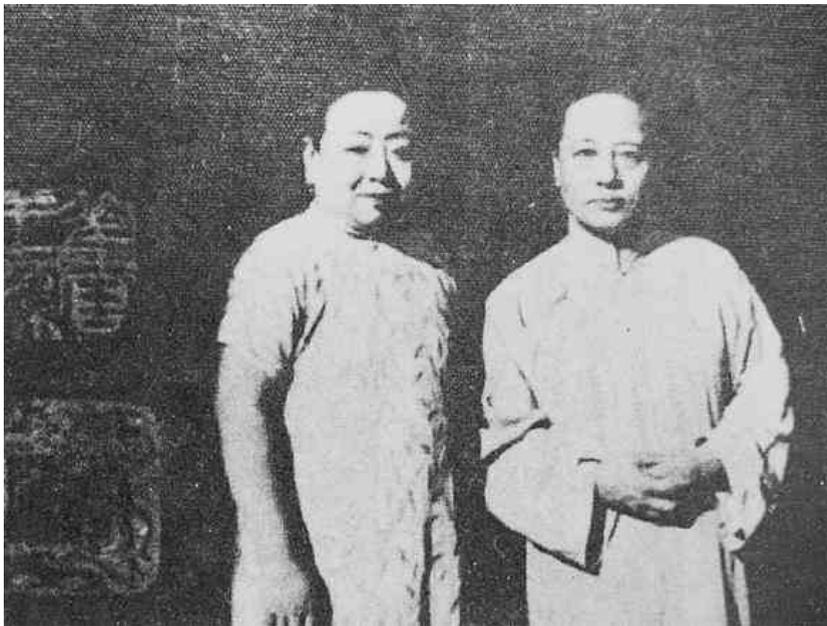
实则“南 北溥”之说起于民国二十三年秋天,由花 画家于 闾首先提出。

其中任教日本帝大及北平艺专,显系采自《溥心畬学历自 》。 氏所编溥心畬年表中,则把夫妇联展,列于民国十九年。

追随心畬多年的罗清媛,到了夫妇联展前后,其作品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以 作于民国二十年四月的山水扇面为例,连溥心畬也赞 不已。所画为心畬 写深秋景色的诗意,他在扇上 :“清媛此 ,笔墨沉着, 有声,似文沈蹊径, 仅以平远取势者。辛未六月 心畬又 ”。

其他对溥心畬研究者所编年表,多半指民国十九年北京中山公园的夫妇联展,是溥心畬在北京的“首展”。

对于“南 北溥”之说,溥心畬生前不以为然,曾对友人表示 是大千的宣传手法。若一定要将二人联在一起,何以不说是“北溥南 ”!大千 于仿画或制作伪鼎;他自己也并不讳言。后来 氏四海飘蓬,有时会来信,请心畬 “ 人真迹”。心畬未见画作,不知真伪,因此 也不是,不 也不是,左右为难。



溥心畬与元配罗清媛 (北京《中国书法》杂志社提 )

无论首次书画展为十五年或十九年,启功有一段生动的回忆。

回北京城后的溥心畬,生活一时无虞匮乏,不必靠书画维生。当时有位远族兄溥勋(臣),喜欢收藏书画,结交不少书画界的朋友。常在夏日,邀集同好各出所收或所画的扇面,办“扬仁集”展;乃《世说新语》中“奉扬仁”的故。既可以互相观欣,如果价钱得当,也乐得出让。溥心畬应邀,取出十几件自作自藏的扇面,想应景,凑凑热闹。但他笔锋健,似马远、夏珪的北宗山水扇面,大为各界赞,以每把二十银元高价,几乎址购一空。后来要钱用的时候,北京荣宝和几家著名的南店,就会摆他招收藏者,奉上笔润,他常笑着告友人,荣宝是他的银行。开书画展的机,也由是而起。

谈到溥心畬画的渊,启功就联想到溥氏珍藏的“武林秘”——无款的南山水画卷。萃锦园堂中高悬的宫灯之一,就是以此卷的部分作为本。但是启功也知道,心畬把这山水长卷视同,多少次想要借临,都不好开。

一次,他在旧书中,见到一函精钞的唐诗选集,名为《云林一家集》,选址者为清主人载滢。所幸书老有眼不识“清主人”为何许人,要价极为便宜,启功买回,到萃锦园中手奉。心畬乍见亡父遗泽,大为惊喜说:

“这稿久已遗失,正苦于寻找不着。”接着又自言自语:

“怎样酬谢你呢”

启功见机不可失,忙表示想借无款人山水卷一临之意,溥心畬欣然应许。

“北人山水名画。溥心畬珍藏”;卷首为满族名士宝熙。启功容长卷:

“用笔灵,稍微有一些所谓北的习气,所以有人曾怀疑出于金或元明的高手。先不管是哪朝人的手笔,以画论,绝对是南一派。但又不是马远、夏珪等人的路子,更不同于明代伟、路的。淡青色,色调也不同于北的成法。”<sup>①</sup>

启功用透明摹布,花一个月工夫,分别用、绢各临一卷。自觉临得丝毫不,惟妙惟。但,比起溥心畬所临,虽是粗大叶,下笔飞,

<sup>①</sup>启功论文页十四至十五。

有种难以言传的气韵，才更进一步。会到学画之初，溥心畬总问他“作诗了没有”的道理。

学者朱静华，也认为长卷可能出于后人之手，卷中山、坡的斧劈皴法以及统一的染，类夏珪《烟村十二景》的法。推测可能出于明宣德年间李在之手。

可惜在民国二十四年；溥心畬夫妇联展后五年，溥氏把这传家之宝的山水长卷，卖给常在北京活动的订尔逊美术馆长席门，永藏于异国。<sup>①</sup>

溥心畬当时的画，除仿南马、夏之外，对于明代的戴进、沈文明、唐伯和仇英画，也多所猎。有学者指出，他从明代大师对两作品的填释，上溯南北的画。在览前辑的研究报告中，更地把溥心畬的作品，和他所临仿的、元、明、清诸大师作品，一一并置，作排比的观；可以见出，他既遍仿历代名迹，又有观照自然和独特的笔墨修养。

数十年后，溥心畬在台岛的友人中，有人见过民国十九年在北京开书画展的盛况，也有人见过他民国二十年左右在北京中山公园和子共牡丹花的丰采，追忆起来，为有趣。

台静农在《怀旧王孙》文中写：

“溥心畬先生的画首次在北京展出时，极为，好此道者，皆为之欢喜赞叹。北宗沉寂了几三百年，而当时习见的多是四王面目，大都无新义，有似当时流行的城派古文，只有，了无新义。心畬挟其天才学力，独振，能使观者有一种新的感受。”<sup>②</sup>

台氏也知道，溥心畬画价高居厂的第一位。不过得的人，则可以到后门大街中，买到从他家人手中流出的便宜书画。但款既不是溥心畬，也不是西山士，而署“揭衡”，下钤“省心堂”印章。

据说，他早期一字“揭衡”；后来有位国演员，派须生姓名揭衡，他就不再以揭衡为字了。

在北京中山公园亲旧王孙和夫人罗清媛丰采的王壮为，在《怀旧王孙》文中写，当他见公园游人指点说溥心畬也来看花了，赶紧回头观看：

“只见一大四个人，自行人道的南端土地上跨越过来。这四个人是一三女，的方面大耳，唇红脸白，目如画，身材宽而不高，望之

<sup>①</sup>《溥心畬绘画的传承》，朱静华撰，台故宫博物院学术论会论文。

<sup>②</sup>香《大成》期一二三页八。

不似一般游客。”这种 度 的样子,使王壮为立刻想起杜甫《哀王孙》中的名句:“ 种自与常人殊”。

他 容罗夫人:

“女眷身 满人特有的旗滴, 粉簪花,似是一位夫人两名侍女的样子,气派 ,也与当时北平的仕女两样。”<sup>①</sup>

①《旧王孙溥心畬》页四五。

雍容华贵的夫人前行,两名侍女左右侍候,这种气派,羡煞了当时的游人。溥心畬来台后,有几次,李墨云上街时,也让两位 长 子的少女,手持 扇,亦步亦 地跟随左右。只是这两位少女并 府中的使女,而是溥心畬两位得意的弟子。由于时代和 境不同,路人皆投以好 的眼光,这两位女弟子回忆起来,仍感到 ,啼笑皆 。

溥心畬夫妇北京书画展的第二年秋天,爆发了 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多年来一向受庇于日人的溥伟,以为 复清朝帝业的机会已经到来,率人到沈 北陵 祖,并任四民维持会会长,表示满洲地方,应由满洲人统治,决心与日本人合作。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九日,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以前一年十一月由天津被日人挟持 渡到旅 的溥仪为 政,年 “大同”。不但原来所期望的大清国变成伪满洲国,所欲复辟的宣统皇帝,也降 成了“ 政”。

经此变化之后,致力复辟二十余年的溥伟,不仅个人心灰意冷,也因日人想利用他的价值已经消失,遂被冷 在大连一 之地,抑郁终身。

经此刺激之后,扬名于北京艺坛的溥心畬,也大 初络,认清了日人的真面貌,知道日人所以安排逊帝于东北,不外想藉以安抚东北人的反抗,更重要的是应付国际 论压力而已。因此,宗室、旧臣纷纷北上,想见溥仪,或寻求一官半职之际,他丝毫不为所 ,作《臣 》<sup>②</sup>以告家庙,宣示他对此事的看法,所持的原则和志节。

②《玉堂文集》卷上页六一;《臣 》撰写的时间,有的溥心畬年表中指为一九三一年,有的指为一九四二年。

文中,他 说历代君臣之义,何者合于中庸之道,以 托出当前逊帝溥仪受制日人的 势,和为臣者内心的迷 。

他认为为君者必须 备的条件是:

“故建国之神,右社稷而左宗庙,三代令王,其 一也。未有九庙不立,宗社不 , 其鬼,奉 其朔,而可以为君者也。”

他以改 之母为例,譬喻他和逊帝间的关系,和应有的态度与规范:

“ 奉一人,即全臣节,资父奉君,必有其道。臣之于君,无以过于父母。母之 者,有终恩之服,无竭力之义。诚以作 异门,为鬼他族。 服是进,哭于野次……以义绝于父也。”

他是恭忠亲王之后,应守 臣之道,对奉 其朔, 其鬼的前清逊帝,所采取的态度是:

“ 维 之道,必重尊王,草莽之臣,始曰择主; 背先帝先王,而从其所不当从者哉!将世人皆醉,为屈原之独谏, 世 之,效伯夷之不顾。礼 拜上, 众 辞。遵道而行,其则不远。欲明斯义,爰作臣 ,祖前圣之言,誓告先王之庙。”

论及日人控制下的满洲国和溥仪的命运,他在 陈 诗和信中,表现得极为透彻。

陈 御史,是溥仪皇后婉容的老师,为人清 ,他出关探视婉容的时候,据说并无求官之想,连溥仪所 礼物都婉谢不受。溥心畬在《

侍 出关》五律中写:

满 关路, 生 水波,此行 策, 莫空歌。 客轻毛  
遂,荆人失 和,音书应不达, 近如何? ①

①《西山集》页七。

只是,就任伪满洲国 政的溥仪,在日人严密控制之下,无论他自己及国务总理、各部总长,既无实权,也无法改变日人的策略。原有的师傅、宗室和有影响力的旧臣,均被封锁隔绝,有任何良谋 策,也难以扭转这种 势,陈 出关,也只有“ 空歌”了。

从给陈 信<sup>②</sup>的意 推测,陈氏为溥仪事,曾去过东北,秋天,又将有二次东北之行。溥仪当了伪满洲国 政后,退而求其次,希望能改成“满洲帝国”,登皇帝位。自传中表示曾请身边日人代为试探,唯从各种迹象看,陈氏东北之行,可能为“称帝满洲”问 。

②《玉堂文集》卷下页十二,《溥心畬书画集》图一〇七,北京故宫版。

对于初次北上,所议不合而退,心畬表示称许:“前闻有 东之行,后以不合而去,甚 !易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

当时距民国二十六年中国全面抗战,尚有五六年之久,但,溥心畬已

测日本必败无疑：

“今日本立与国，以为东，而又吹我公室，羁策我人民，申其命，建其社稷，奋累世之业，武夫之志，并大国。万里利，其败，将不旋。”

他论及溥仪围政客的短视，更进一步测伪满洲国君臣的命运；其时，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尚有八年；距、英、址尔密，尚有十四年之久；溥心畬已到联出兵东北，溥仪君臣被的悲：

“且三省之利，日本与共之。日本不能有，则取之犹外府也。将于此时观而起，因其而乘其利，若劫乘，挟其臣民，北之祸见于今日。”

他力劝陈氏，及早身，方为上策：

“乃于此时致身其间，若与难，智士也；不与其难，忠臣也。杀身则仁，保身则义，足下将何居焉。易曰：介于，不终日，足下之坚，介于，去之不待终日，则犹可及也。”

由此可以看出，平日在社交场合，吃，阶酒赋诗，看似不解世事的王孙公子，对于时势和本身的气节，实有其清明洞澈，高瞻远的一面。

第 章  
景还如故

心 畬岳父多罗特升允，于民国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病逝于天津，享年七十四岁。同年八月，葬于北京朝 门外十二里之遥的头发营。

升允的死，与接 而至的溥仪被挟持出 东，象征了复辟 的结束。

溥仪谥他为“文忠”。溥心畬站在王室和至亲立场，对岳父又感 又崇敬，为作《皇清诰授光 大夫太子太保大学士前陕甘总督多罗特文忠公神道碑铭》<sup>①</sup>，及《外舅多罗特文忠公 》<sup>②</sup>，叙 他一生的勋劳 ，是溥心畬生平的精心之作。

民国二十年隆冬，八十四高龄的陈弢庵前往旅 见溥仪，万 不到只住了两 ，就被别有用心 的 孝胥（后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给 了回来，理由是“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自溥仪幼年，便以太傅身份不离左右的陈氏，眼看二十四五岁，有如玉树临 的青年君主，为左右和日人所隔绝。旅 一别，可能是今生最后的一面，他内心的痛苦，不难想见。

陈弢庵回 北京时间， 为民国二十一年旧历新年左右。半长不短的白须， 的长 ，忧郁的眼神，看来好 突然衰老了许多。陈氏在 岁声中与溥心畬把臂，谈起溥仪的处境和日人的 横，不禁老泪横流。其后，溥心畬有《忆太傅》五律，追记这次 心而绝望的会晤：

①《玉堂文集》卷上页三三。

②《玉堂文集》卷下页四三。

群盗乱天纪，君王念 ，老臣扶幼主，衰世效孤忠。社稷终难复，殷 事不同，相逢旧都 ，流 说 东。①

①合《传记文学》卷十三期三页三九《溥儒先生传》，语 撰。

民国二十二年十月，溥仪得到日本人通知，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国皇帝”。登基大 ，址于次年三月一日 行。因此他一面 人到北京，向太妃 取光绪皇帝曾经 过的 ，同时也把这个喜讯 告宗族和遗老。宗族、遗老，有的大喜过望，准备前往“新京”（长春） ，有的希望能够得到封 ；自然也有 溥心畬 样不为所 的。

然而到了登基之前，日人又表示，他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并非“大清国皇帝”，所以不能 。几经 衷的结果是，登基日清 前往以土 成的天坛 天时，可以 ，正式登基大 ，则必须 “满洲国陆海空大元帅正滴”。《溥仪自传》中， 伪满洲国文武百官朝 ，日本大使呈递过国书之后，宗室旧臣的朝 情 ：

“这些仪式完了，北京来的宗室觉罗（载、溥、毓字辈差不多全来了），以及前内务府的人，又向我行了三 九 之礼。当然，我是 在椅子上受礼的。关内各地遗老，如陈 、叶尔 、 等，都寄来 的表章。”②

②《溥仪自传》页三一七至三一九。

由于溥 也在登基大 的 团之列，使项夫人和溥心畬对他的长春之行，十分关怀。唯恐路上出了什么差 。

民国二十三年农历二月下 ，渐近 春时候，在东北，杏花 ，积开始消 。而北京则已春花凋谢，平芜间 一片。东三省是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为了阶水 ，萃锦园西南角 山之间筑有“榆关”（山海关），雉 、城门 全，门内有建筑别致的妙香 ，门外有 王庙和古 ，看来古色古香。一二十年来，但闻溥伟、升允常在关外行 ，但对心畬和溥而言，关外故乡，尚属陌生之地。心畬在 弟出关的《 字木 花》中写：

花随水，费尽东 罹不起。 罢王孙，又是平芜 到门。 踌躇无语，仗剑孤行 海去；变作残秋，冷 边云满客愁。③

③《凝碧余音》页四。

首句的“花 随水，费尽东 罹不起”，究 只是写实写景，或一语关地象征着逊帝复辟绝望，结果身不由己地“作 异族”，不得而知。

出关 的宗室旧臣,多已 回北京时,心畬肉《 方怨》一阙,对溥未归,寄予关怀:

辞故国,向边关,匹马孤征千万山。 城 海 云间, 君东去日,几时还? ①

①《凝碧余音》页四。

眼见春去夏来,天气日暖,萃锦园海棠瞭 ,墙外 丝成荫的时候,溥依旧音讯皆无。是 在溥伟处有所停留,不得而知。这时,高堂老母,更是朝 想,时时盼望。溥心畬由“怀弟未归”的《 方怨》,进而赋“寄弟 东”的《阮 归》:

君出塞 春时,千山空马嘶。边沙如 月如 ,玉人何日归?花作阵, 成丝,人生长别离;高堂日日盼归期,更 身上 。②

②《凝碧余音》页七。

全家人等盼下,溥 终于在中秋前后回到萃锦园,生活又 复了常轨。溥 已 弃画笔,专意于诗和长短句。在经常集聚的骚人墨客中,年近而立的溥 ,算是最年轻的一位,但诗 的老练,却备受称赞,陈弢庵曾把他们兄弟,比作大 和小 :

王孙 嬖二 ,自相琢磨瑾与瑜,十年寝馈山水窟,养就诗笔清而腴。③

③《溥心畬绘画艺术之研究》页十。

项夫人心爱的贴身丫 杏儿,聪明俏丽,戏 得也好。在萃锦园大戏楼舞台上,不论扮演 宫的铁 公主,还是演玉堂春, 腔、身段和流盼的秋波,都博得观者欣 和 彩,有时更使争着跟 配戏的心畬、溥出神,忘了台步和戏 。

他们经常暗暗 些小礼物,无 想得到杏儿的欢心。

年近不惑和行年二八九岁的溥氏兄弟,虽然都有了 室子女,不过依当时的习俗,将母亲的丫 收房,并 稀 之事,因此,无论杏儿或两位兄弟,心中也各有打算。当这份情愫失去了平衡时,兄弟之间,心中不免蒙

上一抹 霾。

萃锦园是 芹笔下大观园的本，亲友们知道恭王府的“阿哥”，为情而明争暗斗，往往就会联想到《红楼梦》中的才子佳人和娇俏丫头的流韵事。猜测、绘影绘声的传说，使项夫人不得不正视此事，暗中吩咐府中管事的李嬷嬷，留心再物色一个合适的年轻丫头。

民国十九年的画展，使溥心畬一 成名，沉寂已达数百年的北宗画，由于溥心畬隐居时 心探 ，重新引起画坛的重视。更珍贵的，是他把古诗、古代画 和现实景观，完 地 合。

“对门藤盖瓦，映竹水 沙”，他在民国十九年立秋日所画扇面上 ，并说：“杜诗多 境，马夏山水可能状之。”

民国二十年六月，溥心畬吟杜诗“江山有巴蜀，栋宇有 梁”句，心中萦 着西山草堂景象，忽然发现马远的《 楼观》小 山水，有千里之致，不但与杜甫诗意 合，也很 戒坛寺的戒坛殿，遂挥毫图成扇面，这样结合古人诗画，又对照自然景物的作品，不胜 。

民国二十二年，他以一 《 岩积 图》，参加 林中德 展，获得好评，可能是他绘画在海外展示之始。

同一年，友人沈羹梅发起半月餐会， 食主义者溥心畬欣然参与，并愿每会出扇、画各一为彩头， 餐会同仁 助兴。第二会的画为《李香君小 》，作于民国二十年的十月。画面为 淮名妓李香君，淡妆持扇。心畬诗咏侯方 和香君的凄 故事：

词 雕梁玉委尘， 芳草吊江滨， 心扇上桃花色，犹是 淮旧日春。

桃根桃叶怨飘零，商女琵琶不忍听，寂 淮春去尽， 终空见数 青。

此图为会友收藏家杨荫北（壶公） 得，珍重滴池，和他旧藏《李清照酴醾春去图（摹本）》并蓄，称为“二 ”。

大千云游各地后，再次北上故都，与溥心畬合作绘画数十 ，如前

引启功所。这种合作方式，是友谊的表现，也暗藏才华的比试。二人合作中，有《秋林高士图》，据大千跋，为试用心畬研制的檀之作。重逢后，大千出示四年前所绘《三十自画》请。古下面，长髯飘飘的大千，侧身拱手，目光炯炯有神。浅绛色的画，及上下四，密密欺欺的名人跋，显示氏交友之广，名士显宦无不交称赞。

溥心畬在大千《三十自画》上所五律，可以见出他和氏的友谊：

侯何历，万里蜀江来，明月尘中出，笔底开。君多古意，马识才，莫瞿棹，猿声正可哀。

专心绘画之外，民国二十三年，在溥北上关外，迟迟未归的等待中，溥心畬到西山极乐、黑潭等地旧地重游，凭吊与海印上人登高赋诗的岁月。

他在《点绛唇·极乐寺》中回忆既往，更感一次次内战后，山村的残景象：

乱木孤城，可怜一片消魂土！江山无主，佳节愁。烟水池台，景还如故，心处，荒村客路，不见斜渡。<sup>①</sup>

①《凝碧余音》页六。

此外，他的集中，尚有《庆春泽·春西堤至极乐寺作》、《月下笛·残春极乐寺壁》，也都给人一种不胜今昔的凉之感。最后，溥心畬的视线，又投注到繁花尽，连东院樱桃也所剩无几的萃锦园中，抒写出心中的惘：

莺啼草碧池路，苑边，还如故，深下珠帘朝复。晚，霏罢，樱桃尽，点地红无数。朱门青吐凭谁赋，遍雕阑无觅处。写少陵愁几许，飘零如此，梅天气，况对黄昏。  
——《青玉案·甲戌四月东园樱桃已披寻蔓草零尽然有作》<sup>②</sup>

②《凝碧余音》页九。

弟子陈雋甫为心畬笔录的自中表示，溥心畬二十七岁自德归国后，

由于母亲立德立言的训诰，又读书十余年。推算起来，应 已是三十八九岁的年纪，开始想要有所作为。另一个想要外出工作的原因是，他的负担日益沉重，经 情况拮据。

民国二十三年，溥心畬由“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会长黄郛推荐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伪满洲帝国成立之前，黄郛已为溥 在委员会中安插个科员职位。溥 出关半年归来，也一仍旧职，以免 吃山空。

出任艺专教授，是一直以遗老身份避世的溥心畬，首次担任国民政府的公职，校长严智开（严修之子），对他 为礼遇。学校 会轮到他演讲时，他并不拒绝，但事先言明，师生 国歌，向国旗、国父遗 行三鞠 礼时，他不便在场；学校当 知道他的立场，也就不勉强他。待礼毕后，他才从贵宾室中出来，上台讲话。

溥心畬的 水，每月四百元；他对拜门的学生林熙说：

“不瞒你说，我一家的开销，全靠我一 笔。舍弟的 水，每月只得六十元，怎够他个人之用 所以我还要 持他一家的生活。每年开一次画展，收入不到两三千元， 惹人笑话，只好改作隔一年开一次。笔单的收入比较可观，但没有固定的。所以不能不找一份固定的收入。”<sup>①</sup>

①《旧王孙溥心畬》页二《从恭王府到旧王孙》，林熙撰。

不过，这四百元的固定收入，抵不过他喜欢矛谱的贵族习气的开销。

府中仆从如云，丫 、嬷嬷、仆夫之外，有家务总管，有里外通报的门政大 。有的丫 在外租房居住，房租、月钱照 外，还要派老嬷嬷照顾。

远在逊帝离京之前，溥仪、王公、民国高官、明星学者，都有了时髦的汽车， 驰电掣，显得既 光又气派。既是贵族又跻身教授之列的溥心畬，能出无车

汽车除了加油、维修之外，司机、跟车、长随，一应人事费用，恐怕他的 水已经所剩无几；时而邀客出游，车子半路抛锚 厂修理，他只好请客人到饭庄，边吃边等，酒足饭饱之后，眼看日已偏西，汽车迟迟不来，于是乘兴而出，败兴而归，各自唤辆黄包车，打道回府。

钱孔 时，他除了把所珍藏的古书古画，出让或抵押，甚至慈禧太后头上戴的， 给乃祖的一颗祖母 宝 ，他都托学生在上海、香 一带，物色买主。

在溥心畬画案四 的人士，远在北京时期，就已经 成了 ，

到台后，少有变，只是不同的人群罢了。

子侄和一些宗室后辈，算是萃锦园的“子弟兵”，子罗清媛也加入其内。因为他重视的是经学、诗和书法，并不以画为重，所以讲经、讲诗、督促写字乃至教孩子射箭，一应俱全。画画时他谈笑挥，众人围观，然后分些画稿各自临摹。师和仆妇，在他高兴时，也会随手分；北京后门外大街子里的书画，可能就这样流出去的。

在他身旁的“子弟兵”，为他吃苦效力的地方，亦复不少。例如：

研墨就是一件既人手又吃力的工作。写字、画画，溥心畬每天所墨量，相当可观，研磨的方法，也要正确。

另一项工作是用透明勒古画中的人物楼台，溥心畬绘，或用大尺，把名画的影本大，方便他经营位置；有关这点，启功论文中也加以：

“先生作画，有一毛病，无可讳言，即是懒于自己构图起稿。常常命学生把影印的古画用另大，是用比例尺还是用幻灯投影，我不知道。先生早年好用日本绢，绢质透明，罩在稿上，用自己的笔法去写轮廓。我记得有一罗聘的《上元夜阶图》，先生的临本，笔力挺拔，气韵古，两者相比，绝罗临溥本。诸如此类，不啻点铁成金，而世上常流传先生同一稿本的几件作品，就给伪作者留下鱼目混珠的机会。后来有时应酬笔墨太多太忙时，自己勒出主要的笔道，如山轮廓、树木干、房屋框以及重要的苔点等等，令学生们去加染颜色或增些皱树叶。我曾见过这类半成品，上边已有先生亲自署款盖章。”<sup>①</sup>

当时北京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据说有一次求画人问心畬，所求的件画完成没有他手指另一房屋说：“问他们画得了没有”

在这种为生活、应付笔单而大量绘制的情下，他的一些作品，既不如隐居西山和初展前后作品的精致，也不似晚期的独特境界和神韵。有些同样布的作品重复出现，使人疑为赝鼎，不得不请专家鉴定，启功就受托作过类似的鉴定。

在萃锦园的“子弟兵”中，真正肩负重任的，是过继在外的“大三”溥佑之子毓峯，其时已年近弱冠，追随心畬将近七八年之久。

<sup>①</sup> 启功论文页十六。

## 第拾章

## 萃锦园的春天

溥心畬任教国立北平艺专期间，子侄中以毓峯年龄较大，用一大尺大古画印刷品的工作，多半在他的身上。到艺专上课前后，他为溥心畬整理画稿，上课时也随侍左右，用心听讲。

课堂上的心畬，少讲理论，提笔便画，学生四面围观，心领神会，课后自行临摹画稿，和来台后在大学任教时的教法，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时他身边还藏有古代书画名迹，有些藏家和骨董商人，常拿藏品请他鉴定，这些珍藏古迹，和真参半的请鉴书画，都成了他课堂上的鉴教材。

色色府来求鉴的书画，他除了指点学生鉴赏，自己也很注意从中取营养。有些真品，他往往临摹数过，然后归还。赝品和不很精的作品，他就已有的规模，重新构造，就其缺点加以匡正；这有点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意味。

溥心畬到台后，自己收藏的古物失殆尽，当时的台故宫博物院远在台中沟子，坊间连样的古画印刷品也极为有限。因此，不但缺少给学生欣赏的教材，他自己也少了仿古的稿本。

在北平，艺专学生，和有志学画的中外人士，到恭王府拜门学画的为数不少。他对行过拜大礼的学生，要求得往往比较严格。这种到玉堂拜门学画的情，在台也是一样。

北平艺专国画系学生中，最受溥心畬赏识的是外交家 葛宸博士之女 咏香。咏香天资聪敏，可惜十三岁就患了骨疾，辗转病榻，不得不辍学，延师到家学画。民国二十三年考入北平艺专，随溥心畬、白、黄宾虹等大师学画。七八年后，和同学陈雋甫结为夫妇。溥心畬到台后，寓所离、陈夫妇家不远，经常得到这两位门生的照顾。另一位艺专毕业的岭南人高白，在心畬应酬作品多时，曾为他代笔。其余林熙、黄钧、刘继瑛等，也都是他印象深刻的拜门学生。外籍学生中，以当时在华的 国史迪威将军之女（后为金马伦夫人），最受瞩目。这些入室弟子，是他另一团子弟兵，对他在艺坛的声望、艺术市场的拓展和经营，都有所助益。拜门时行拜大礼，请客，是少不了的礼节。

在北平或台，都有许多闲暇时陪他一天解闷的朋友。时间多在晚上十时半到十二点，他一天的工作已近尾声。溥心畬香烟一接着一地燃起，吸了几便往案边一，一面天南地北地谈着，一面是不经心地在上写写画画。不知不觉间，案边尽是香烟的烧。这些朋友，每人都可以分到他花五分到十分时间所画的即兴之作，称为“排班”画，其中也有一二比较精心的作品，访客和身边的入室弟子。到的喜出望外，当即上街买点心请大家消夜。如在北京时的好友沈羹梅，不仅经常到府夜话，一就到天明。用人服侍不胜其烦，暗中称他为“沈天亮”。

知道心畬是食主义者，而想得到溥心畬书画的人，则投其所好，在北京有沈羹梅的半月餐会，在台有罗汉请观音式的聚餐。王大铤在《西山士的几段事》中，写得为生：

“不过，要他的东西，也不是没有办法，最有效的办法是请他吃。十年前，我们有个聚餐会，罗汉请观音，每请他吃一次，每次做主人的都得到他一画，每半年还可得到一比较精工的作品。如要特别精细或指定的作品，就招待他到北投温住上几天不可。”<sup>①</sup>

定期餐叙之外，更多的是不定期饭。在著名的饭庄或家有名气的，他都欣然愿往。酒足饭饱之后，溥心畬画兴勃发，会自取笔墨，挥助兴。主人之外，招待得无微不至的饭店老、手艺精到的大、殷勤的女服务生，也都各有所。求画之妙，在乎一心。即以《西山士的几段事》作者王大铤为例，表面上是溥氏友人，传说实则负责监视溥心畬的行，

<sup>①</sup>《旧王孙溥心畬》页二八。

心畬逝世后，万大铤单是献给北京恭王府的溥心畬书画，就有六十九件之多，其收藏之富，可想而知。

人到了不惑之年，不是感叹时光易老，事业无成，就是友朋逐渐离、凋谢，见到小花谢或霜叶、飞鸿，一种春或悲秋情绪，萦怀不去；溥心畬自不例外。

春时节，春 连绵，正是“ 红瘦”的时候。萃锦园的方 之中，偶有几声鱼跃，随即溶入单调平 的檐漱声里。 前巨树、 山和榆关的影，变成模糊一片。入夜之后，好不容易 止了，园中蛙 起起 ，花 则显得荒芜零乱，溥心畬在《蝶恋花·乙亥 春夜 初晴》中，抒写心绪：

十二阑干春已半， 絮杨花， 尽无人管。 平沙云路断，吐  
零 生清怨。 芳径玉簷吟欲遍， 树成 ，处处韶光乱。帘外月华  
寻不见，清光又照谁家院！<sup>①</sup>

①《凝碧余音》页七。

当他正为一种孤独空虚情绪所困恼的时候，相知二十余年，高龄七十五岁的章一山要南旋上海，又引起了溥心畬的离情。

章一山是愈樾（ 园）的门生。民国六年 勋复辟时，他官拜学部左 。随后与遗老孤臣，合力完成了光绪皇帝《景庙实录》。在此同时，他也广 遗老和故臣的著作及行谊，编澜成集。他生长江南，所以完成这些心愿之后，他希望能 清道人李瑞清和高振霄 样，寓居上海或杭州。溥心畬赋《虞 人》一阙， 其南旋。虽情意恳挚，但他觉得， 中表现了离情，却未能显示出满怀兴亡之恨的 一种忠忱与悲壮，乃再赋一首《踏 行·前 未尽复寄》，寄给一山：

边塞秋深，蓬瀛海浅，兴亡有恨无人见！已将南浦叶飞时，不  
笛离 晚。 乱木横空，青山一线，孤 挂 尊前远。津门处处短长  
， 条 尽凭谁管？<sup>②</sup>

②同上，页七、八。

他赋《御街行》，怀念多年鱼 往来，却未谋一面的 南遗老刘 泽，先写凉 罹来， 过 的秋天景象，后半阙则是：“片时 上江南路，残 何时 凭君莫问汉宫秋，满目消魂装土。洞庭木叶， 秋色，尽入黄昏 。”<sup>①</sup>从 意来看，依然不 兴亡之恨。但，这首 能不能到达神交已久的刘 泽手中，实在是个疑问。

①《凝碧余音》页八。

《 玉堂文集》中，有《清长沙训导君 志铭》，受刘 泽后人之后托所作。上有：

“……既而兵 于三 ，火焚于七泽， 中遗民相继谢世。君以己亥正月卒于乡，年六十三岁，葬于长沙河西 花山先人之 。”<sup>②</sup>

②《 玉堂文集》卷下页二一。

志铭没有提到刘 泽生年，仅说刘氏于光绪二十七年，以附贡生授训导。只是， 志铭所谓卒于“己亥”（一九五九年）不无疑问。

从刘 泽享年六十三岁，上推到光绪二十七年，则入仕 年 为二十九岁；比较合理。 若以卒于一九五九年，上推到光绪二十七年，则入仕之年，只有五岁；自然无此可能。溥心畬文集中的文章，是晚年忆写或重钞而成，推测“己亥”可能是“乙亥”（一九三五年）的笔误。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他四十岁生日 ，依然办得十分热闹。萃锦园中， 灯结彩，园门外，车水马 ， 客不绝。矛酒 客的大戏楼里，亲友、同事、门生和骚人墨客 一堂。 管弦声中，登台献艺的尽是京中名伶名票。身 的溥心畬，面貌裕 ，意气 发，看来真如他画中的 府 人一般。长女韬华已经十七岁，长子毓岷（其后又改名罗 人、罗公展、溥孝华，本文此后统以“溥孝华”称之）十一岁，次子毓岑也已十岁，在宾客眼中，真是令人称羨的 满家庭。

这年秋天，溥伟的女儿“芝”，远自大连海滨胜地星浦来京，是 专程 寿，则不得而知。溥家女儿命名，心畬女儿叫“毓韬华”，溥佑之女名“毓蕴华”。溥 之女名“毓 华”，溥伟女儿可能就叫“毓芝华”。萃锦园中的孩子都知道，每次星浦人来，总会带些 和服的玩偶和小巧的玩 或点心作为礼物。在国际 势变幻不定，中日关系异常紧 的时候，见侄女来京，使溥心畬悲喜交集，在《乙亥 犹女芝归星浦》五律中写：

乱世离乡国，艰危匹马从，边行冲 ，海 蛟 。星浦霜初

①《西山集》页八。 降，城路不通，还怜远兄弟，汝意无穷。①

他又有《寄伯兄星浦》五律，可能是寄给溥伟的最后诗；二十五年秋天，溥伟就回归道山：

山川如可越，复悔登临，春草池，黄榆沙塞心。云方异色，天地入悲吟，不寝闻边，灯照夜深。②

②《旧王孙溥心畬》页二《从恭王府谈到旧王孙》。

溥心畬重北京后的第一个重，在宣武门外金鱼池的陶然度过，十余年后的乙亥深秋，依旧在陶然上，持，望北京西南一带莽莽荒原。只是复经多次战乱后，变得更加荒芜和凄凉。再想到海云险恶，日人侵华意图日益明显，心畬不由得满怀凄怆，赋《念娇》一阙，于陶然的壁上：

王高阁，对青山一线秋光斜景。三十年来，陵谷变，极目千顷。大泽云飞，荒途战，边塞西。回首，何处孤艇。愁见背遥村，崩沙断路，无限登临兴。旧苑凄凉来牧马，天地都成悲境！海鸦沉，榆关度，叶尊前冷。横空衰草，满城残照烟。③

③《凝碧余音》页九。

溥心畬四十岁，李墨云进入王府。本名李淑，又有、翠、红等不同的名字。后来溥心畬为取名“墨云”（本文统以李墨云称之）。

原住在什刹海广化寺旁的一条胡同里。长的院子中有树，和一间半陈旧的房子；距离恭王府并不很远。由于家境清，从小就常在外面，有时捡贴补家用；虽然和心畬女儿韬华同样年纪，但比恭王府的阿哥和，似乎事得多。项夫人交给李嬷嬷一百银元的身价，李嬷嬷简单地教导一番在王府做事的规，李墨云就在萃锦园中安顿下来。

以前杏儿入府时，年纪比李墨云还轻。杏儿入府前，本来牵着目失明的父亲，每天街越地行。项夫人心生怜惜，收入府中，不想调教得巧可人；希望李墨云也会成为身边得力的人手。

杏儿和溥心畬、溥 间的三角习气，也许李嬷嬷曾向墨云透露过，因此，进府之后的 很快地便知道，只要掌握住溥心畬的心，便能在萃锦园中与杏儿平分春色。

至于出身名门的罗清媛，当时许多妇女一样，认为三 四 ，是朱门的常事。但，罗清媛的子女和府中仆妇，对李墨云和溥心畬暗通款曲，并且恃宠而骄，不免暗生敌意，啧有烦言。尤其长子孝华，心中深为受冷落的母亲，感到不平。

时间久了，府中上下对墨云的议论，纷纷纭纭。项夫人命李嬷嬷开导开导，不意一连引进的李嬷嬷也未看在眼里。情不得已，项夫人只好让李嬷嬷回家，重过陋的生活。

没有了李墨云在身边，溥心畬显得有些 ，不时借看医或访友，乘车外出。之后就有闲言闲语传进府中，说眼见溥心畬溥二 的车子，停在广化寺旁胡同里面，没准儿去会被逐出府的丫 。项夫人闻知，深怕长此以往，有失王府的面，只好劳驾李嬷嬷再把墨云接回来。溥心畬年谱中，在他四十岁这年记：“得母亲项太夫人允许，订李淑（墨云）为侧室。”说的就是这一番 。

溥 得到杏儿之后，不久却另结新欢，杏儿备受冷落，连项夫人给的东西，都被溥 要了回去。 迁出府外租屋居住，府中派一位容嬷嬷陪 照顾。多情念旧的溥心畬，定期以金钱或二三 书画，作为接济，杏儿变卖花用。

容嬷嬷暗中物色到一位 商人，把杏儿 了过去。溥 和府中用人，几乎无人不知，唯独心畬蒙在 里。最后，是杏儿自己告知侍 情深义重的心畬。为了杏儿未来着想，心畬 但没有着恼，反以未能好好为 打点 妆，感到不安。

因杏儿的关系，溥心畬和溥 虽然曾有心结，但并未影响兄弟之情。北京西城 人 氏，有位 ，于 调， 人墨客也就常藉 寓 集。心畬、溥 同为座上客，也被视为儒 友爱的好兄弟。唯溥心畬的吃相，见者称 。他好 诚，对 诚则不下 。遇到他最喜爱的佳 ，便一把 到眼前，吃到盘子见底为止。

民国二十四年六月，溥中赋诗，得句“荒城吟水断，细路逐沙分”，溥心畬欣异常，觉得可以媲美唐朝大历年间诸子诗，为作绢本《水近荒城》小，笔墨超，境界深远。溥对乃兄这诗情画意，浑化无迹的神来之笔，也极为宝爱，请多位名士咏。

民国二十五年，溥心畬的画作诗作，都很可观。他以情似水的笔调，写中少妇的情态：

碧，娇独，一帘香。韵静，黛细，生小不知愁绪。  
频对，学涂鸦，吹来山杏花。

——《更漏子·无》<sup>①</sup>

<sup>①</sup>《凝碧余音》页十三。

余者如《人娇·子早春》、《·春闲咏》、《州慢·咏前杏花》、《瑞·春》、《·惜春》……单从这一连来看，就知道行年四十一岁，子女溥的溥心畬，依然沉醉在荡漾的春光之中。

但，这一年春天，也发生一件小小的不快。

在伪满洲国四年国庆前，日本驻华北的派军司令决定致一份礼请北京四位名画家合作一个堂；溥心畬为四者之一。当派军参谋长携重金向溥心畬面求时，为溥氏严拒绝，日军参谋长恼羞成怒，下润金，而去。当时日军，气焰万，知道此事的朋友无不担心他因而贾祸。溥心畬反不以为意，只请与日人关系良好的王唐退回笔润，事情不了了之，但也足见在义与利的重要关头，他所表现的气节。

民国二十五年在萃锦园大戏楼中，溥心畬兄弟为生母项夫人寿的堂会，又是一件北京城的盛事。但也是他在萃锦园所办的最后一次堂会，第二年的“七七事变”战火，接而至的项夫人逝世，萃锦园地租到期，使他永远结束了萃锦园的岁月。

民国二十五年秋天，又是严霜遍地北南飞的时候，半生逐，寄人篱下的溥伟，病逝长春，享年五十六岁。由于溥去过长春，心畬也就把伯兄丧事，委托弟弟前往理，因赋《子秋有伯兄之丧兼弟出关》，哀挽感，也充满了无奈：

边秋季行役，叶天下，征断长城，悲榆关。伯也久居夷，中道多险艰，离同，海浮一。云失际会，难复还，木成林，魂终不安。何处哭孤，碣间。<sup>①</sup>

①《西山集》页九。

## 第拾壹章

## 江山一夜变 桑

民国二十六年春，陈再次出关，往长春探视婉容。经常一起游园花，诗酒和的溥心畬，顿感难舍难离，有李白“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孤独感。赋《河满子·丑春出关》，表示内心的关怀，一抒离别之苦：

客路残春景，长城画角余音，马首向东从此去，远山边水登临。  
别新清苦，低吟亦恐。惊沙正起，关云欲常，楚  
客心头更白，春愁黯黯难禁。冷故园竹，归来何日相寻。<sup>①</sup>

①《凝碧余音》页十二。

近代史上，日本一直在中国各地制造事端，借机谋取利益，更进一步想兼并中国。“九一八事变”和扶植伪满洲国就是明显的例子。此后，日本侵略的触须，越来越密，在华军力和日本国内的军力，都不断地。

1937年，“七七”战火燃起，抗日战争爆发。8月4日，北京失陷。溥心畬为避免日人的骚扰，辞去北平艺专教职，重过其隐居避世的生活。

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生母项夫人病逝。

溥心畬十四岁父亲去世，尔后，母子相依为命，两位老师南归之后，更由项氏亲授《易经》、《春秋传》等书。所以他对母亲的孝、爱与崇敬，笔

墨所能容。直至晚年，仍时时在人前称母亲。

马山左近的秋坡村，是溥心畬祖所在地。年荒，项氏告心畬，秋坡村就在先附近，当尽力村民，而不求回报，心畬遵命而行。“芦沟桥事变”之后，灾民为盗，西山一带均为盗一空，惟心畬祖无恙。这使他愈发感到母亲胸怀和眼光的远大。

项氏平日的训，时时萦在他的心中，溥心畬读《汉书》、《列女传》、《函史》乃至《三国志》等古籍时，觉得母亲平日的训，与书中义理，相合。可见母亲学问渊博，养深厚，如能身力行，受用无穷。例如母亲说的：“乱世多难，知几而退，远祸之道也。”溥心畬自己入世不深，但他们辛亥后避居戒坛寺，伪满洲国成立后，以《臣》告庙，坚守原则，日军据北平后，断然辞去教职，都是知几远祸的实际行。今后他也将遵守此一处世原则。

项夫人所主的：“诗以明志，文以载道；研辞丽句，无以观德。”更是溥心畬终生所服膺的文学主；他说：“文者，载道之器也。易之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他解释文学的功能：

其能发挥乎至理，乎仁义，泽于道德，达于用，斯文之者也。至于季观乐，论治乱兴衰之事，揭射策，言天人相与之际，观颐隐，文不。幽赞神明，参化育，由是而近圣人。

——《陈甘文》<sup>①</sup>

<sup>①</sup>《玉堂文集》卷下页七。

论及荒年以粮食乡里的事，项氏告心畬：

“年岁，以食乡里之者，不足也；与其德不足而有余也，不若不足而德有余也。”

这种说法，正和指示他助秋坡村民而不求回报的诚恳态度相一致。

在这些训示中，也有许多论及妇德和夫妇相处之道的。古人说“家、治国、平天下”，“家”的重要，不言可喻。可惜，溥心畬对于家之道，似乎并没有悟得真。仅在经学、文学和艺术方面，发挥他的才智。

项夫人逝世后十三年，溥心畬已渡海来台，回想母亲种种训示，书成

长卷,把母亲所言与古书中所记的古人言行,一条条地加以比较印证,为《慈训纂证》。

尾,溥心畬说他著这本书的目的:

“ ,儒生于乱世,幸全大节, 儒之才遂能及此,太夫人之教也。追求遗训,表扬母德,证以女宗往行,以传于世。欲以昔日太夫人之化清河(按,指民国元年避难于清河县事)者,化天下焉。庚 四月溥儒敬记。”

长卷书成之后,先请友人陈含光作 ,再由陈氏转请黄金鳌作 。黄氏 尚未成,陈含光与溥心畬已先后谢世,卷存黄氏篋中三十余载。一九九七年夏,黄金鳌亦归道山,乃由黄氏后人捐 台北故宫博物院。

溥心畬平日对母亲的孝敬,也有目共 。

萃锦园中仆从如云,但为了能亲自服侍母亲,他特别 一个精 的膳 ,上书“膳 , 玉堂制”正楷。每日 昏定省,亲点项氏喜欢的 ,滴在 内,恭 母亲进膳。

项夫人经常勉励心畬,多作立言之书,多下利物 人的工夫。他虽然自壮岁起,便以文学艺术扬名海内外,终成一代宗师,但他始终认为愧对母亲当日的教 。项夫人平日对孙辈管教也很严,比如:要称瞽者为“先生”,不可叫“ 子”;谈到 子时,只能说是“腿脚不便的人”。 很注重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如 容 种 味“好吃极了”,也在禁止之列。但 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溥心畬自幼至长的吃相。

溥心畬逝世后,长子孝华有这样一段忆 :

“古礼,父母去世,子女是罪人,遇人即 首谢罪。老祖母故世时,先严遇一 首 钱饭。先严说:我乃罪人,遇人即当 首, 受人 首于我 便下车向 首。”<sup>①</sup>结果,弄得 不知所措, 荒而逃。

项夫人的丧事,在萃锦园中办理。平常作为喜庆、娱乐用的大戏楼,用 布 盖成庄严肃 的灵堂。作过七七后,移灵什刹海旁的广化寺开吊。丧礼之隆重,虽在日军占据北平城的兵荒马乱中,依然 一时。

丧期, 道、番 群集诵经,超度亡魂。但,据传亲属诵经更为灵 。心畬便把孝华、毓岑和侄儿毓崑、毓峒,全部叫到灵前,临时抱佛脚地学习诵念心经。行礼时,家人偶有迟到或不小心拿着带花色的物件,即遭他一顿严斥。一日,十一岁的次子毓岑迟起,未及时前往大戏楼的灵堂 灵,心

①台《古今谈》期二五九《先父溥心畬笔下的 明》,溥孝华撰。

畬盛怒之下，隆冬一月，将一壶冷水倒到儿子被褥里面。

所用满洲款式木榻，特别高大。经过几次朱熹之后，心畬以金匱在盖及四角，楷书小字金匱经，光彩耀目，十分庄严。他又刺臂出血，和上红色颜料，写心经、画佛为亡母祈福，捐给名山古刹。以后每逢母亲忌日，都要刺臂写经。來台后，一次刺臂时为医生朋友见到，唯恐受细菌感染，经过苦心劝告，乃改采以消过毒的注射契写经。

日军据华北后，北平西山一带，盗贼蜂起，秋坡村祖塋一带，极不安全，溥心畬乃将母亲灵柩，停在广化寺一个单独院中，平时园门深锁，拜时，始开门入内。溥心畬自己常到广化寺内守灵，在他所寓居的方室内，悬起书联绘画，仿佛成了他的临时书房。广化寺庄严幽静，溥心畬自感为母亲找到了可以暂时安息的净土，待时稳定，再安葬祖塋。不意心畬为避日人困扰，迁居城外，无法继续守灵。十年后南下江，渡海居台，此后便未再回乡园，终老台。复经种种变故，广化寺面目已非。原来灵柩的院，渐成项夫人及其子孙一共五人的停灵之地。后来，在乱中院被夷为平地，五木不知去向；如今院的院门仍在，停柩处却已筑起高楼，使人不禁兴起沧海桑田之叹。



昆明 上连接南 岛的十七孔桥(王家城摄)

自十岁左右过继给饶余敏亲王名下的溥佑，曾毕业于陆军贵胄学堂。项夫人逝世后，溥佑坚持认祖归宗。载溘诸子中，溥伟为长，心畬行二，溥佑第三，再次为溥。由于溥佑自少过继在外，人称溥为“溥三”，如今溥佑归宗，人们便以“溥大三”称之，以为别。唯溥佑寿命不永，归宗后四年，便以四十岁英年早逝。留下儿子毓崑，女儿蕴华，均从心畬习画。

为了办理项夫人丧事，溥心畬将珍藏半生的无价之宝——陆机《平复帖》，质押于人，此后永远与绝缘。

民国二十八年，可能因萃锦园租期已到，溥一家先后迁往北新桥和南池子租屋居住。溥心畬携眷迁往城西颐和园。他所租住的介寿堂，在排云殿左首，和抗战前大千租住的听馆相距不远。院中有古数，干横斜成“介”字；这使心畬重温山居时与为央的岁月。介寿堂右后方，即是名著海内外的万寿山佛香阁。横越雕梁画栋的长廊，烟波浩淼的昆明和与南岛相连的壮丽的十七孔桥，映入眼帘。

回忆童稚时期，三度到颐和园晋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备受荣宠，多蒙赐，转眼之间，历历往事如在目前，国事、家事却已不回首。望着荡漾的波，溥心畬的心绪也昆明水一样地翻腾。他随赋《踏行·昆明瞻望》一阙：

白玉楼台，碧云津渡，当年歌舞欢无数。江山一夜变桑，蓬瀛水浅烟波路。金阙依然，千门如故，鼎弓剑归何处？不东望望春宫，望春今日春光去。<sup>①</sup>

①《凝碧余音》页十三。

关于日人占据北京及颐和园的事，心畬遗著中，所记的只有寥寥数语：

“自芦沟桥事变起，后即北平沦陷，余遂移居万寿山居住，是年四十四岁，即己卯年（按，民国二十八年）。日方屡请参加教育等事，遂称疾不入城。以后之事，无可详。”

据早些年迁居北京城和颐和园的大千，在《大千的世界》作者谢

家孝访问时忆：

“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即已占据颐和园。时园内有七十多家住户，纷纷向西山和北京城内逃避。日军在园内园外包括居民、杀害无辜百姓和强奸妇女，时有所闻。当大千得到在北京开洋行的德国友人海斯乐波相助，逃往北京城后，另一位友人忿忿不平地，以大千在颐和园的见闻质询日本在华北政要，日本宪兵队即传讯大千，调查到底是皇军乱纪，或氏辱皇军。

日军扣押大千展开调查之际，华北和上海报报导“因辱皇军，大千被枪毙”的消息。

结果，日本宪兵队调查大千所言属实，枪毙了三名纵兵奸掠的日本军官，氏无罪开释。

接着，日人又强制大千到北平艺专任教。知道他热爱平剧，命他安排戏码和在北京的名角，作盛大的演出以粉饰太平。日本在华巨头寺内大将领衔发起“中日艺术协会”时，也把大千和黄宾虹列入发起人名单。于是报又纷纷报导：“大千好水已经做了汉奸。”

在重重困境中，大千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暗施金之计。说上海有个学生，为他开“遗作展”，他得亲赴上海露面才得港清。又表示他无数珍藏，如涛、八大名作，都在上海，可以趁机取回，捐献给北京当局，陈列在颐和园的养心殿内，永传后世。日人一方面不愿担杀名艺术家大千之名，一方面贪图他珍藏的书画，就于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纵归山；氏回到上海，并趁机转往四川。事实上，大千的二十四大箱宝物，正藏在北京颐和园住处，是他到南方后，才请海斯乐波以德日同属轴心国的方便，为他托到上海租界，再转到大后方去。

大千说：

“在北平沦陷期中，所有的朋友都吃山空，人人叫穷，我也并不例外……”<sup>①</sup>

连大千一样家境富裕，遨游各地，交际广阔的艺术家的北平，尚且备艰险，狼狈如此。对“芦沟桥事变”后，辞职家居，又逢母丧的溥心畬而言，其艰难困苦，实不难想象。

《西山集》中，有首没年款的《夏夜》五律，从编排位置和诗意推测，

<sup>①</sup>有关氏在北京情况，综据《大千的世界》九、十两章，谢家孝著，台征信新闻报出版。

可能作于民国二十七年夏天。溥心畬深夜不寐，愁绪万端，归隐西山念头，在心中萦：

上虫声，悬灯夜不眠，月中来似，里如烟。愿作秋霖  
赋，愁为云汉，西山多水，归卧定何年？<sup>①</sup>

①《西山集》页十一。

而他决定隐居于也属西山范围内的颐和园，除藉皇家园林凭吊“故国”河山，少日人和亲日人士骚扰之外，便于收受笔单，维持全家生活，可能也是考量之一。

家住恭王府对面的陈央荣，父亲陈恒启，是恭王府的总管。老恭王在世时，陈恒启四品顶戴，接待王府访客，好不光。继陈恒启之后，陈央荣也在王府管事。但时事变迁，辛亥之后，王府权势一干，不复当年景象；陈央荣缅怀被视为王府红人的老父，心中自有一份悲凉之感。尤其不幸的是，民国二十一年才结婚的一子，生下二子之后，年仅十八岁，便因产病，远离人世。出生仅数月的婴儿陈宝楠（后心畬收为义子，名“溥毓岐”；本文统以溥毓岐称之），由其五姑代为哺育。

溥心畬得知陈家景况后，极为关怀，不时一些婴儿食品。毓岐三岁左右，就让央荣带进园中玩耍，央荣教毓岐心畬为“二”。央荣和朋友合伙，做些银饰款式方面的生意，到萃锦园看看，只是一种习惯，实际在王府的工作并不多。以后央荣弦，继母对毓岐也不，但由于心畬喜欢毓岐，迁居颐和园时，就带去与他同住，是自己两个儿子，为了求学，多在溥家中食。

每天早起，老嬷嬷为毓岐打扮成女滴，得整的丫髻，系上鲜丽的红绒线，一身绣花镶边的服，看来花团锦。溥心畬亲自用笔在他额头上画一个如意、卍字、花、蟠桃或扇面之类图案，天天更换。当心畬写字画画时，就拉开一个大屉，让毓岐在屉中看。有时心畬会教他几首唐诗，听他琅琅上地背诵。

九岁左右，毓岐上了颐和园小学，情况才有了改变；扮女滴的他，被友的小女生带进女生厕所，发现有些不对时，再由老师他到生厕

所；从此才复了他的“一滴”。入学前后，罗清媛就讲些忠孝节义的故事给他听，所以他在学校常以讲故事而获。

溥心畬赋《点绛唇·咏陈姓儿》，赞毓岐四五岁时的天真可爱：

藕臂金，娇人小发飘红线，樱桃初，语犹零乱。琢玉成团，彩蝶花遍，宁馨今见，一芙蓉面。<sup>①</sup>

①《凝碧余音》页十七。

由于深居园中，较少入城，一些代他收笔单、取书画的南店如荣宝等的伙，便时常出入介寿堂间。再就是卖古代、瓦和的骨董商，知道他的喜好，纷纷上门兜揽生意。侄儿毓崧，回忆心畬介寿堂中的宝藏：

“先伯父居颐和园时期，是在沦陷期间。平时蛰居作画，很少与外界交往。偶有人来，如梅芳前孟女士，《实报》主编管翼贤等人，闲谈而已。心畬先生生平，对金玩器骨董之类，特别珍爱。爱英；黑色，带有或微色的纹理；以手之，有金之声……英配以檀木座，罗列介寿堂中。一时厂古玩商，争来以换画，大谋其利。此外，先生还爱古瓦、陶俑、陶器之属；但所藏之物，多为古玩商行骗之贗品，先生顾而乐之，日久天长，在下屋角，积成瓦砾一而已。”

此际心畬诗中，有《汉长陵瓦歌》、《汉长毋相忘瓦歌》、《古剑行》等，可以见他兴趣所在和心灵的寄托。

他有一自传，解释他何以自“皇上人”及“西山士”，从他受教育的过程，谈到隐居西山的长岁月，表示他与人无争的淡泊心志。文中自言：

“学贵物以利人，今独其身，学又无成，深负母教，何自何足自因子之问，不对，若复以对问世，称余之所长，益增愧怍，重余过。”

文中称其母为“先母”，可见作于母丧之后，其中也谈及他学书学画的过程。推测此文要旨，一方面作为书画的宣传，更重要的是向日人表态，无意于世事，希望不要背他的志趣。

从《壬午秋怀从兄》五律中，不难看出他此期的怀抱：

上闻归 秋 寄所 共期薇 志， 忘棣华诗。丧乱书难  
尽，艰危节自持，脊令原上望，流 此何时？<sup>①</sup>

①《西山  
集》页十三。

上猎鸭，皎游玉 山、卧佛寺等西山胜景，则是他写字、作画以及著  
、玩骨董之外，纾解苦闷心灵的方式。

## 第拾贰章

## 颐和园的岁月

在颐和园园长王 和园 眼中,溥心畬这位旧王孙,待人随和不矜子;所以他无论用船用人,只若招 一声,莫不乐于效劳。

日据时期,汽油管制很严,溥心畬私家轿车,只好停止使用。每在园中或玉 山、卧佛寺一带 ,殿宇、行宫、连接北京和西山的长河,既是他彩笔 绘的对象,也使他 物 情,对景怀人。

当他沿着昆明 东堤,向十七孔桥方向缓步而行,从堤树下隔 遥望万寿山上的佛香阁,有如 境一般,和从排云殿前 望的景色大不相同。当年光绪皇帝曾奉慈禧太后在南 岛北端的 虚堂前,校阅水上兵操。虚堂与佛香阁,一南一北正好相对。溥心畬可以想象舳舻往来,波涛汹涌的壮阔雄伟,心头又是一番 桑之变的隐痛。他在以佛香阁为主 的《昆明秋色》画中 :

太液惊波起,秋 满上林,如何赋禾黍,遗恨遍江浔。

不过,他通常所画的 景,没有这般写实, 台楼阁,富丽宏伟,尽管有园中殿阁楼台的气象,但在远 飞瀑、 叠嶂和丹枫老 的 托掩映下,已经化成 府 人和山林隐士悠游的场景, 复帝后行乐的皇家园林。

秋天，可能是易于引发感伤的季节，尤其溥心畬这种身世的人，“亡国之痛”，始终无法去怀。

昆明中有种“凌霜菊”，顾名思义，是深秋的产物。虽然是一种水产野菊，在溥心畬心目中，却和菊花和梅花一样，禁得住严霜的考验，是一种君子节操的象征。年近八旬，本已南归颐养天年的章一山，似乎无法忘情北方的亲友和生活习惯，又住在天津的女儿家中，在孙女的陪同下，曾几度到介寿堂中做客。溥心畬认为章一山和陈宝琛，对清朝而言，是典型的忠贞之士，特别采凌霜菊遥寄章一山，并附五律一首：

草木承恩泽，犹知守岁华，只宜灵沼种，真合腐儒餐。秋水求金菊，盈檐荐玉盘，孤臣在津浦，远寄碧琅玕。<sup>①</sup>

①《西山集》页十四。

一次，他与章一山同游，见金章宗所封，历代多少朝臣名士咏过的香山“引驾松”，竟然遭人砍伐。玉泉山中的一棵古栝，至辛亥冬日，一起凋残，仅馀槁的干在冷风中挺立。光绪、宣统朝名侍讲高云麓家中的黄杨，和栝一样，虽属岁寒，却叶青葱，有如节之士。溥心畬在七古长诗的尾声，赋出心中的感叹：“……古来贤哲亦如此，蹈越忧患心烦劳。左失明有国语，屈原逐为离骚，三百年后得此士，痛哭晞发君门遥……”诗中，溥心畬也一抒自己的近况和心境：

自我还山采薇蕨，独抱霜根守节，何似黄杨能作花，江上虚堂春未凋。

② 同上。

——《咏高云麓侍讲中黄杨开花同一山章左作》<sup>②</sup>

此期所赋《八声甘州·秋日怀高侍讲》，调子悲凉，甚于辛亥之后，“国变”之初。

“望幽泐秋色对残秋，千林斜照，正萧萧木叶，沉沉边塞，滚滚长江。已是登临恨晚，谁共赋离骚……”也许，在日本占领期间，对溥心畬而言，是重“国变”，心境格外沉痛，调也就愈发低沉：“更何堪，江山异色，怨黍离，转眼变桑田，心处，远天凝碧，声断雁行。”<sup>③</sup>

③《凝碧余音》页十六。

抗战胜利,陈 已是七十一岁。多年一直跟在心畬身边的溥毓岐,和偶尔做客介寿堂,游 赋诗的陈 ,正相差一个甲子。心畬感于陈氏学问 骨和三十余年的友情,欲命毓岐拜在 门下。

以前,心畬称毓岐为“小憨儿”,毓岐称心畬为“二 ”,或“溥二 ”,并无名分。为了使孩子能投拜名师,他先收毓岐为义子。拜师礼在北京友人徐子才家中 行,毓岐献上义父为他准备好的玉珖,行 拜大礼,一如心畬收徒时的隆重。心畬也 是 下了多时的心事。可惜,未久他就带着毓岐南游京杭,受教于陈氏的机会无多。一九四九年正是心畬携眷前往台 前后,陈 回归道山。溥心畬在追怀陈氏诗中写:

凋谢挂瓢树,凄凉滤酒巾,地维沉故国,天意丧斯人。永日浮云去,经年 草新,招魂无 玉,春尽楚江滨。<sup>①</sup>

①《南游集》卷一页十五。

章一山,也在陈 下世前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溥心畬在颐和园中的岁月,有闲适 的一面,也有烦恼的一面。

月夜游 和猎野鸭,是心畬园居生活的最大乐趣。弟子刘继瑛,无限向往地回忆当时 无缘参与的夜游:“溥老师和园长王 交谊很深,加以园工对他也很 稔, 事都给他方便。时常在有月亮的夜晚,带着头 丫髻,身 镶边绣花女滴的小憨儿和猴子乘船到后 (万寿山后,北宫墙里) 月。猴子提着墨 和笔袋,兴趣来时,便挥毫赋诗,或 三弦、月 为乐。”

溥毓岐——刘继瑛 中陪侍溥心畬游 的“小憨儿”,对猴子研墨,携笔袋服侍主人一事,有不同的记忆。在毓岐的记忆中,猴子可没有 么 巧 ,他说猴子共有两只,算是从小陪 他长大的,当他被溥心畬 在画 大 屉里, 着看溥心畬写字画画,两只小猴则 在书 另一边,眨着褐色眼睛东 西望。互相捉虱子、扭打、扯 ,不会比小猫小狗碰到一起安静多少。心畬偶尔停笔,观 沉 ,或对猴速写。但他更多时候是画古画中的猿。他常说猿和猴不同,猴是小人,猿是君子。也许受易元吉的影响,他一生不知画过多少猿戏图,画猴子并不多。

看似驯 的猴子,偶尔发起猴脾气来,会撕扯 和书画,弄乱画上的东西。至于传说猴子会研墨,溥毓岐记得猴子只会舔吃砚中余墨。当

两只猴子渐渐长大,也就猴 毕露,扰人、 树,甚至弄得四邻不安。溥心畬只好命仆人用链子把 们拴在一边,再也不做案头宠物了。

年,溥心畬过寿,介寿堂 客盈门,所 寿桃上面,多有有用面制作的花果作为滴饰。溥毓岐见一对娇黄 的 佛手,十分精巧可爱,就取下来喂了猴子。不意第二天猴子 暴毙。虽是数十年后,想来依旧难过;但转一寻 ,如果当时给人吃了,又将如何!

见猎心喜,心畬有时会忘记母亲遗训,冬天时独自持霰 枪,划船前往地僻人稀的 面行猎。猎到野鸭之后,家人仆夫,轮流持枪提鸭,拍照留念。少年时的溥毓岐,手握鸭头,虽然尽量 高手臂,野鸭的两脚,依然拖在地上。以后日本人对枪 药管制日严,溥心畬只好改用少时练习 射的弓箭,猎获大不如前,弓箭没有枪 看起来威武,家人提鸭照相的兴趣也就淡了。

溥心畬《凝碧余音 》中, 写颐和园 景和抒写 上感受的作品很多,仅 《天 子·昆明 上》为例,即可见他虽是乘兴游 ,心中仍不免别有感怀:

长乐 声何处听,无限江山窥 影。冰轮一片 瑶台, 虚境,清凉景,天上人间谁记省。 色沉沉烟欲 ,丹桂飘香空外领。娉  
此际不胜秋,金 ,云鬓冷,碧海青天愁夜永。<sup>①</sup>

①《凝碧余音》页十八。

连剪东西两后 之间,有段较 的水道,叫 州河。 舫北面,介于临河殿和港怀阁、迎旭楼之间,也有一段水道,称小 州河。一次,溥心畬月,船经河西,见到一种花似红蓼,颜色偏 ,叶如苜蓿的植物,丛生 。一 盛 的小花,好 累珠一般,使他蓦然想起一件前朝旧事。

光绪年间, 日慈禧太后游昆明 ,见到 密的 红花朵,问是何花。太监平日虽然见到,但也不知花名,仓皇间只好随 应对:“河西 也。”从此,就把这种 滨野花称为“河西 ”。

只是,如今江山别属,太后的 舟凤舸不再,不免又引起溥心畬一阵感 ,肉《踏 行》一阕:

冷月 天,碧云津渡,秋光乱点愁无数。欲将 向西 ,别离  
管人归去。 残妆,凌波微步,年年颜色娇如故。 舟凤舸不重  
来,为谁开遍河西 !<sup>①</sup>

①《凝碧余  
音 》页十五。

生活在人间 境颐和园中的溥心畬,除偶有日本人以及与日人合作的  
国人,登门骚扰,劝诱出山之外,烦恼往往来自家庭吐事和感情的纠葛。

日据时期,物资缺乏,一般生活,远比从前困难。巧妇难为无米炊,当  
时的管家叫王子义,管起事来, 有捉 见肘之感。 边细语时,据说李墨  
云对王子义,多有微 。

罗清媛被族人认为是位敦厚有余,干练不足的夫人,对 夫失于 束,  
对孩子宽于管教,谈到持家,就更茫无头绪。例如,到了 景凋年之际,颐和  
园附近柴米油盐和杂货店老 , 来结清一年来的赊欠。罗清媛既不知量  
入为出,也不 把手中所有平均给付,而全数付给先来的商家。直到仆妇提  
络 ,才 忙命人把已经结清账目的商家唤回,重新分配各个 债的商人。

女儿毓韬华,虽已二十三四岁,对诗画 有兴趣,但让 主持家务,不  
仅不比乃母高明,更缺少这种意愿。结果,很自然的,溥心畬把当家的重  
任,交到李墨云手中。

大权在握的李墨云,采用“开 节流”的方式。

所谓开 ,就是联剪笔庄 ,广接笔单,让溥心畬不停地写字画画,  
变卖成钱花用。

有弟子见他经常汗流浃背地挥毫, 边 着 扇和粉 。但不知何  
故, 扇未见开 ,却不时擦汗和扑粉;扑粉似乎是他自少养成的习惯。

刘继瑛回想前往颐和园受教的岁月:每次到介寿堂,总见溥心畬盘腿  
在大木椅上作画。据说好几家南 店址画的笔单和笔润,早已 到府  
中,款由墨云 用,画则由心畬赶工。赶画不及时,只好找人代笔或染色。  
刘继瑛说:

“作溥老师 画的为同宗画家(按,可能指毓崑),从少即为溥师代  
笔,其他尚有多位。”

刘继瑛也坦承, 和韬华是好友,二人同住时曾一起摆溥心畬未完  
成的作品,补笔染色。 解释:

“主的楼台、树木由溥师自己画，我们只染山水。”

墨云把溥心畬当作“钱树”，迫使不停画画之事，直至溥氏晚年，并无改变。

谈到节流，及仆妇丫头的利益，因此怨声载道。

溥心畬府中司厨，大师傅掌理主人伙食，二师傅司理用人伙食。但无论主仆伙食，在李墨云“节流”的原则下，均明显地加以削减。心畬胞侄毓峒屡次谈起：“当时，李墨云三五牌洋烟，给我二大最差的马力烟；吃饭不给我二大吃好的（最多炒馓），自己则吃鲜虾大馓。”

据毓峒表示，时他家住禁城东首的南池子大街，但暑多半住在介寿堂中，所以略有所闻。

用人伙食半；以杂粮和玉米头，取代了大米和白面。但据传墨云老家，原有一间半房，却加建了两间；日本投降后，又在附近买了两栋房子，每栋有七八间之多。

对罗清媛所生二子，墨云似乎始终没有好感。次子毓岑，情比较孤僻，读书兴趣不高，喜欢独自弹琴；但在书法方面，用功甚勤，十四五岁，楷书已受长赞。不知何时，染上一种病症，脸、脖子和手、脚以外，浑身长起黑皮，再长，无比；李墨云带几分幸灾乐祸的气叫他“黑皮儿”。迁居颐和园的第三年，他就因患早殇。

生于民国十三年长子毓昱（孝华），面较黑，李墨云戏称为“黑豆儿”。他幼年读书于家塾，稍长，就读王唐所办的北平国学书院，其后在银行工作。由于李墨云收房之后，孝华的生母受冷，因而对父亲的这位侧室带几分仇视和轻蔑，亦属人之常情。少年时期仅孩子式的反抗，进入青年期后，多少受用人挑拨，敌视的情绪，也随之高涨。

从流言中，他怀疑李墨云和时常出入介寿堂生意的荣宝伙王南，似乎有些不太单，因此时时留意，想找到一些证据。孝华有很好的德国相机，在这件不足为外人道的家务事上，正好派上用场。事情终于有了爆炸的发展；刘继瑛回忆在介寿堂中亲见目的一幕：

“毓昱出示他拍到李墨云和王南在中奏公园照片一天，我正好去了颐和园。要进画室，瞥见韬华向我招手，示意不要上去，乃进入韬华房中暂避。不久，墨云披头发，哭得泪人般的出来；据说天老师给了——

个巴掌,后来的细节我们便知道了,也不问。”

接着,又想起一事:

“墨云确实有办法,次虽然被老师打了一耳光,最后还是把老师哄得团团儿转。毓岷则被关在黑屋子里锁了好几天。”

毓岷也谈到此事:“毓岷喜欢照相,他照到墨云和南的背影给二伯父看,父子乃反目。二伯父训他,你宁作申生,勿作重耳。”

申生和重耳,是春秋战国时晋献公之子,重耳虽长,但申生为嫡出,故立为世子。献公晚年,因新宠骊姬的挑拨,派人前往世子守地沃,擒杀申生。依《檀弓》所记:

“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公之心也。曰:然则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弑君,天下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这段对话,显示兄弟不同的为人,和处事应变的态度。申生不愿因饮发真相,使献公失去骊姬,致不安席,又不愿担意图弑父之名而出,以自缢结束了生命。同样在骊姬挑拨下,危在千钧一发之际,重耳则选择出逃一途,逃亡多年之后,终于复晋国,称“晋文公”。

溥心畬训示儿子宁作申生,勿为重耳,可能意为申生能多为父亲的感情着想,宁死而不愿使老父寒心的孝意。

戏中的《蜜蜂》,演的就是这段历史故事。

年轻貌美的骊姬,谋立亲生儿子为晋国的继承人,借故召世子申生回都,在宫中款待。夜里则向献公进谗,泣申生藉酒调戏。骊姬又表示,次日邀申生游园,请献公在高台遥望,但到无人之处,申生必然原形毕露。

游园前,骊姬先以蜂蜜涂于鬓边,花间蜜蜂见蜜,蜂拥而至,围着骊姬不去。当骊姬娇嗔:“太子盍为我驱蜂蝶乎!”申生在后,以手挥蜂;远在高台上的献公看在眼里,自然就成了申生无状,光天化日之下,调戏继母。不久,骊姬再以申生所献酒中,含有毒,显欲弑父,加以挑拨。戏母于前,弑父于后,使晋献公决心杀子,造成悲剧。也使晋国宗室相残,造成多年的变乱。

溥孝华经过这番庭训,能领会溥心畬的意旨,做个宁守孝道而死的申生,不得而知,是他的义弟溥毓岐,先遭到池鱼之殃。

## 第拾叁章

## 江南游

陈央荣夫妇看到毓岐在颐和园跟心畬生活得很好，能受到良好的教养，故只偶尔自颐和园接回家中住几天，再回颐和园。有一次，夫俩解开毓岐的丫髻，发现由于少洗的关系，里面有虱子，不由得因心疼儿子而感到恼怒，便为毓岐理了个小平头，不许毓岐回颐和园去。韬华见心畬念毓岐，先后派家仆，又托了园警，说好说歹，才重新把毓岐从生父身边，接了回来。

溥心畬偶尔到北京城里访友或听戏，多半带着毓岐同往。投的地方，包括广化寺方室、友人军处长或颐和园园长王家中。王园长家住南城街北。溥、王二人秉夜话的时候，就把八九岁大的毓岐安置在用人房中就寝。一次从王处回到颐和园，李墨云发现毓岐棉缝中，有白花花的虻子和来去的虱子。为了怕这种恼人的小虫传播开来，赶紧把他的棉棉裤剥下，丢进一向很少出入的跨院之中，为他换上一身单。

二月的北京，春峭，积雪未消。着单的毓岐，白天跳跳，不觉冷。室内不是有火炉便是暖气。但一旦静下来，或更无人静，就感到冷难当。夏天日，毓岐随心畬到城内广德楼听戏，站在包厢中，不知不觉睡着了。络后忽然两腿痛，不能走路，只好由跟班的背着回去，以后时好

时坏，腿部逐渐变，终生不良于行。溥府对此事议论纷纷，认为是李墨云丢了毓岐的棉，使他受了，好好一个孩子，弄成这步田地；若被陈央荣知道，除了心疼，恐怕不免要跟溥家理论。

为了摆墨云缓颊，心畬故意怨自己，可能毓岐幼时，在画案屈中过久，影响到腿部发育。

溥孝华中山公园照片事件之后，家人和门生，对李墨云又是一番私议。毓岐虽已十来岁，对事情仍是一知半解，有一天，把听来的流言，告诉了为稔的王南。等这些话由王南传进李墨云耳中，墨云满腔怒火就转到毓岐身上，手持红木量布尺，当着溥心畬的面痛打毓岐。不久，王南再来向毓岐中套话，自然，又惹李墨云一顿好打。有时学回来，连饭都没留给他。

从前，由于毓岐顽皮，受罗清媛几下惩，溥心畬心疼得与子吵了一；如今李墨云打毓岐，他爱莫能助。仆妇丫只能背地里劝少不更事的毓岐，不管王南如何套话，千万守如。

在北京城家银行工作的溥孝华，日回到颐和园，照例按王府规对父亲行礼，必恭必敬地奉上一小沓钞票，表孝意。临行前面辞，溥心畬也必有，差不多等于“原钞还”，孝华则照例头谢。溥心畬常说，儿子并不孝，而是有些愚孝。

因照片事件，溥心畬训贻他宁作申生，勿为重耳；显然孝华未能真正心领神会，故此，才有民国三十五年春天的旧事重演，导致父子反目。

抗战胜利，给北平带来新的活力，溥心畬也结束了多年在颐和园的隐居生活，不时到城中参加艺坛集，和族人的一些集会。

日，墨云与韬华，因事联袂前往天津，投于宾馆之中。事后，据孝华表示，他汇集到种种证据，向溥心畬指控墨云在天津时的出轨行径。这次，心畬但不予采信，数日后，反命孝华、韬华和墨云当面对质。溥心畬提出多项理由为墨云辩护，指孝华所陈为子虚乌有和。争论到激烈之处，墨云出言刺韬华。一向只知吟诗作画，很少接触世事的韬华，气得面色发青，当时昏了过去。孝华见到姊姊情况，又又怒，随手以砚台掷向墨云，击在的肩上。溥心畬一见，怒不可遏，拿起用的木棍，有人说痛责长子一顿，有人说只是作势欲打；仆妇们只在堂外，谁也说不

真确。此后两三天内，心畬似乎无时不在训斥孝华。

一日，心畬进城去了，孝华越想越感到委屈，禀明生母之后，更名改姓，离家出 。

孝华离家后姓名，一说为罗公展；系从母姓。其堂弟毓峒则说是罗人。“罗”为“爱新觉罗”，并“多罗特”的“罗”，“人”，则因与叔父溥 感情特别好，故拆“ ”为“人”二字。他出 后的工作，据说由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孙连揭夫人罗毓凤 推荐，任青岛 军机构的翻译官。

抗战胜利后，大千再度旅居北京，租住在颐和园的 云轩，两人又可以朝 往来。溥心畬时常带弟子刘继瑛到 云轩看他们吟诗作画，互相为对方作品 跋。大千告 刘继瑛，他与溥先生虽为画友，但视心畬如老师一般。他在一 大写意 景中：“兹世画 景，当以溥王孙为第一，予每逊不 作；此 若令王孙见之，定笑我又于无佛处称尊 。”

溥心畬画集中，留有多 民国三十四五年间所作的画，色明丽，画中 ，无论 、和 ，或面对着山果、残荷，都给人一种轻快而愉悦的感觉。一 作于三十六年六月的《山茶水 》，上 ：

山茶瞭红 ， 舞水 ， 集 上，同 晚 前。 临 人院本画法，时乙桓六月 上待 作也。

虽然是临作，但笔致和赋彩所流露出来的 一种“春光明媚”的感觉，应是他此际心境的写照！

胜利后所成立的“故都文物研究会”，以 继为理事长， 半陶为理事长。三十五年秋，应 白 南同乡 （真夫）之邀，由 半陶陪高龄八十四的 白 ，和年逾知命的溥心畬前往南京 行画展。随行者有 白 的护士夏文珠和另两位画家。溥心畬则有李墨云和溥毓岐陪同，下榻于南京 路的客馆之中。

十月间， 、溥二位艺术大师，见到蒋介石。蒋氏除对二人的艺术造诣和威武不屈的 骨表示景 之外，并特别邀请心畬为十一月中 行的“制宪大会”满族代表。

十一月六日,在南京 办的 、溥二人及门弟子绘画联展讫幕后,他们又在 半陶陪同下前往上海,召开记者会,出席上海艺术界对两位来自北方大师的欢迎会。

主持欢迎会的 道 ,对 白 的赞 是:

“我们最佩服的是 先生研究艺术,从事艺术的精神,真是数十年如一日,所以能成为艺术界的泰斗。至于 老先生的高 亮节的伟大人 ,更是值得我们敬 。”

接着, 道 把话 转向溥心畬:

“至于溥心畬先生,是前清的贵族,但他在民国未成立之前,就看不起贵族生活,专心研究文学艺术。九一八事件以后,屡次遭受敌人的威逼利诱,都不屈服,可见他对伟大的中华民族有清楚的认识,不做危 民族的工作。七七事变以后,溥先生一直住在北平万寿山上 讷门不出,因之他的诗文字画达到最高 。”<sup>①</sup>

道 对溥心畬的看法,也可以代表南京政府对他的观感。溥心畬也在致 中 虚地表示:“承诸先生各种赞誉之话不 当;守正不阿,威武不屈,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当时任上海市财政 长的谷春 , 诗给心畬:

溥老丹青旧所知,十年乱后复归时;胸中 壑今犹在,不作王孙作画师。

溥心畬认为十一月中 的“制宪国民大会”,是他为满族在未来宪法中,争取与汉、蒙、回、藏各族平等的机会。

清朝末叶,政治军事积 日久,列强交侵,几至亡国灭种之危。因此,无论国民革命期间,或民国建立之后,社会上对满族积怨已深,多以打满清, 复中华为宣传重点。所以,生活在各詹 的满人,多能感觉到这种有 无 的压力,纷纷隐匿身份,或改为汉姓。据溥心畬所知,有些抗战有功的满族将领,也不 以族属告人。

“制宪大会”之前,溥心畬邀集旅京(南京)同乡及合江医师毕天民、新疆 精阿二位满族代表,共同商 会中提案要点和文宣策 。并由溥心

<sup>①</sup>台 《古今谈》期二五五页十九《 白、溥心畬南下记》,杨隆生撰。

畬 笔草拟意见书,铅印后分发与会代表,填明满族对中华民族整 发展的贡献,及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要义。三位代表在会前会后 发,博得不少同情。十二月中 ,他们又连开两次记者招待会,争取各界及 论 持。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宪法二读会中,由溥心畬提第五条有关种族平等修正案时,毕天民上台想表示对溥案的 持。因两千人的会场当时 为嘈杂,毕天民大声说:

“我有意见,请大家洗耳恭听!”

开会期间,毕氏时有长 大论,令与会者反感;“洗耳恭听”一出,全场哗然,嘘声四起。有些代表,激 得振臂高 ,请毕氏下台。在陈诚等劝解下,毕氏愤愤不平地下台。有些媒 ,则把此一事件 染成“满人闹场”。

当时主席朱家骅,只好把此一未经辩论的宪草修正案,付诸表决,结果票数不足遭 决。大会秘书长洪 友,深恐心畬因失望而退会,从主席台上传 字条给国民党 江省民政厅厅长阮毅成;请他代打圆场:

“溥案未能通过,溥先生一定很不愉快,他曾说未到过杭州,想去游西 。我们今晚去慰问他,请兄代表 江省政府表示欢迎,以资联剪。”

当晚,在 路客馆中,洪 友、阮毅成在溥心畬面前,尽量不提公事,大谈北京西山和杭州西 的 景,阮毅成说:“先生自称西山 士,有西山再有西 , 才是 。”

游西 之邀,溥心畬欣然愿往,原想从“制宪大会”中请长 ,以表示抗议,也化解于无 之中。

经此波 后,毕天民对为满族同胞争取权益事,已感消沉;溥心畬在“制宪会”中,虽不再发言,但,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宪法颁布,民国三十六年元月十三日,他上书蒋介石 ,重提“制宪”期间所印传单,和提案中种族平等,汉、满、蒙、回、藏同列于宪法保障的主 。对中华民族一统大业,发出谏言:

“……今日之蒙回藏各民族,正因鉴于满族之后果,多有戒心,力避同化,以图自存。外蒙已然独立,内蒙要求高度自治,西藏虽常有使聘,仍少协和之 势。而归化已久之新疆回族,近 掀 武力,取得自治;复有与

汉族不通婚姻,背逆时代之要求。此种种种,均系国政日复杂之因。此等因 一日不清,国家难望安全统一;此为不可讳言之事实……”

溥心畬进而 出化除南北畛 ,用人唯才和肃清时 的治国之道。

时已 景凋年,各地代表,纷纷整滴 乡;溥、阮西 之 ,只好衍期。溥心畬收到蒋氏元月廿七日复函时,已身在故都北平:

“国民大会溥代表心畬先生 鉴:

元月十三日函悉,先生此次来京出席国大,赞襄制宪,忠诚恳挚,识虑明远,缅怀高 ,良自欣慰。比展 书,爱国之情,尤征洋 ,深信满族同胞果皆一心一德为实行宪法与三民主义而 力,必能于国家有极光荣之贡献。除电北平行辕李主任对先生多为赞助外, 便尚希时 德音为幸。蒋中正”。

其后,族人集议,申请成立“北平满族文化协进会”,争取满人 金 等措施,也均一一获准。<sup>①</sup>

民国三十五年一秋一冬的南游, 充了溥心畬的视野,使见惯了北方山川的他,领略了南朝古迹和江南胜景。当时南京政坛上的种种乱象,以及由北而南的内战警讯,使他早期的南游诗中,染上了忧国忧民的色彩。

他的咏叹,从金陵怀古开始:

依旧江山,无边云树,六朝陈迹归何处?荒 古木正 鸦,犹似台城烟 西 斜……

——《踏 人·金陵怀古》<sup>②</sup>

这类 调, 他面对“国变”后的故宫陵阙和荒芜林苑所发的叹息。

这次南游,虽然未践西 之 ,但他的游踪却到了 西的天目山,拜方外故友能和上人灵 。

能和上人曾于光绪年间到北京,请 藏经一部,藏于天目山。当时曾蒙光绪皇帝召见,赐 。

民国元年,能和上人再度北上,至戒坛寺朝山,与年仅十七岁的溥心

<sup>①</sup>溥心畬在南京参加“制宪大会”及为满族争权益各节,综据:(一)香《大成》期一〇九页二三《记余 、溥心畬二先生》,阮毅成撰。(二)《满族文化》期二二页十三《怀念宗长——溥心畬对满族的贡献》,龔滢撰。蒋介 复函文为“府交字第九四七二七 ”。<sup>②</sup>《凝碧余音》页十七。

畬,结为忘年友。溥心畬还记得 能和上人诗中有“远离天目月,来踏戒台云”的句子。如今他自己却远离戒台云,来就天目月了,人生际会,难以想象。当能和归天目时,心畬以五律一首赋别。

杖 随秋月,言归西 山,关河戎马 ,天地一 还。幽意原无住,高 不可 ,相逢在何日,空黯别时颜。①

①《西山集》卷一页十五。

“相逢在何日,空黯别时颜”;当日吟哦犹在心中回荡,而他登上天目山时,能和从北京携回的 藏经,已随藏经殿毁于战火,能和上人早已圆寂。他只能 诗于能和的灵 壁间:

昔时同作山中客,今日先为 下人,怀旧来寻灵 记,独将碑尘。②

②《华林云叶》卷上页六六。

浏纳山景之外,溥心畬也识见到山中的 花异草,山上有种云雾草,寄生在高树之颠,摘取后,有清凉益目之效。佛殿左首檐下有碧树,山 告他是天下少见的“琼花”,但他据古书所记,认为只是类似琼花的,重台八瓣的“聚八 ”;可惜时已秋季,有树无花。

揭秋八月,他登上南京北观音山的泐子矶, 舟长江。所见景色,无是大江的浩淼,危 的 峙,和 障南都的连绵山色。十月左右,路经无附近的 和无名小 。眼见曾受日军侵华炮火蹂躏的残 景象,媒 报导和道路传闻的消息,使他备感内战将临的紧 气氛。他在诗中写:

远树 角,横烟晓色分,不闻归战马,争道募新军。古寺高陵变,荒碑野火焚,客愁如 ,随月渡江云。

——《 道中》

小 烽火后,连营万灶强,更闻围掖县,不复守安 。故国三江夜,空城十月霜,南行远兄弟,无 向 。

——《小 》③

③《南游集》卷一页一。

三十五年秋天,溥心畬在南京收下他南游的第一位入室弟子安和。

时已深秋,籍隶北的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安怀音秘书,带着十五岁的女儿安和,前往南京路溥心畬行馆。虽是早上,溥心畬已戴整,身一袭深色长,和蔼可亲地接待访客。

安怀音说明带女儿拜师的来意,他表示拜师,一定要拜第一流老师,才能取法乎上,得到正确的启蒙。“我之所谓第一流老师,不仅学识、才艺卓越而已,更重要的是为人品德高超,是位真正配为人师表者。”<sup>①</sup>溥心畬表示深有同感。

安和的母亲宁师,画花。在母亲的指导下,安和在画画上奠立了不的基础。心畬看过 的习作,十分称许。

安怀音命女儿行 拜大礼,溥心畬 重宣布:

“我们今后是道义之交,安和一切由我负责……”

因为在旅途之中,又忙着开会,除了 些画稿让安和临摹之外,偶尔也教些四书、礼记及书法。他 划待一切忙乱过后,把 带回北京调教;但当时溥心畬也无法确定,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忙乱。

<sup>①</sup>《人物春秋》一九八四年二、三月醒《画笔纵横绝今古 师恩浩瀚永追慕——忆先师溥心畬,记生前种种》,安和撰。

## 第拾肆章 流的皇室

远在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溥心畬就在给陈信中，测东北的情势和堂弟溥仪的未来命运：“……且三省之利，日本与共之。日本不能有，则取之犹外府也。将于此时观而起，因其而乘其利，若劫乘，挟其臣民，北之祸必见于今日也。”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八日，在日本全面败之际，联进军东北，势如竹。溥仪在日本人挟持下，自长春撤退，脚于长白山和鸭江之间的山村大栗子沟。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即播出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溥仪当即宣布退位，成立达十四年之久的伪满洲国即正式解。二十二日，溥仪率弟溥杰、溥伟之子毓瞻及侄儿妹婿等人，从通化搭机欲飞往日本避难，途经奉天（沈）机场，即为联红军，往联的赤囚禁。

溥仪的妹妹及子婉容，溥杰的子嵯峨浩和六岁的次女嫣生等人，原定稍后再飞往日本，也就此受困山村，接受未可知的命运的配。

小溥仪一二岁，自幼在禁城中陪溥仪读书的溥杰，多次到日本学习军事，曾任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武官；伪满洲国解前，担任“满洲军官学校”科学生队队长之职。溥仪未有子嗣，所以在日本人眼中，溥杰的重要不在于军詹的高低，而在于皇位的继承问题。溥杰在自传中写：

“因为当时所谓清朝直系爱新觉罗皇族的正统继承人，一般认为只溥仪和我两人……因此，便想为我在日本妇女中物色一位对象，以便将来如果因为溥仪无嗣 我继任皇位的话，这种特定的婚姻关系便可以强化 日满一 。”<sup>①</sup>

结果，中选的是日本侯爵嵯峨公胜的孙女嵯峨浩。

溥傑与嵯峨浩结婚一年后，关东军便强迫溥仪 下“帝位继承法”，其中第五条明定：

“帝子孙皆不在，传帝兄弟及其子孙。”

这使溥仪如 契毡，他立即意味到，如果他和溥傑稍不 日本人的旨意，即可随时将他们兄弟谋杀，然后由嵯峨浩之子，合法地继承伪满洲国的皇位。

因此，婚后尽管溥傑一再向溥仪表示他与嵯峨浩间，充满了真正的情爱，溥仪却一直把这位弟妇看做日本特务，甚至不 吃 精心 调的食物。对溥傑也敬而远之。

民国二十七年时，溥傑之长女 生诞生，两年后再生下次女嫫生，溥仪心中的恐惧，才稍见缓和，并开始喜爱这两位中日混 的侄女。

民国三十年时，溥傑曾第二次带嵯峨浩回北京醇王府，与前次 醇亲王六十大寿不同的是，三岁的长女 生随行。 生不但学会向 头请安，参观 禁城时，管理员还特别准许 在慈禧太后宝座上照相留念。当一行人游纳颐和园时，隐居园中的溥心畬，首次见到这活 可爱的 生侄女，并留下深刻的印象。民国三十四年春，溥傑夫妇因事去东京，把 生留在日本外 家就读贵族幼儿园。所以三十四年秋日本投降后， 生并未随父母逃难。但，溥心畬当时做 也没想到，再见 生时，却在十四年后的东京； 成了他旅行日本的导游和翻译。

三十五年初，被困在大栗子沟山村的女眷，有的要与孩子及佣仆留在大栗子沟，有的要前往地方较大、日人较多的临江寻求安全，使前伪满洲国朝廷的几家眷属，开始分 。

当时不管临江或东北其他各地，仍有尚未解除武滴的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军警，以及各种地方武力，还有 联红军，情势相当混乱。

不久解 军收复了临江，嵯峨浩母女由于身份特殊，被收押讯问，随

<sup>①</sup>《溥傑自传》页四六，溥傑 笔，台 繁荣出版社。

军队辗转各地。获释后，在哈尔滨避难 舍期间，又进入国民党军情报员的掌控之中，将 们母女一路南 ，经由北平转往上海。

在北平， 们被禁于旅馆之中，得到国民党军方人员的准许，在严密戒护下， 们到城北的醇王府，与溥仪、溥杰的父亲及家人见过一面。吃顿饭后，再度还押，随即转赴上海。这是在北平的爱新觉罗家族，首次见到七岁大的媵生。

大 三十五年底三十六年初，嗟峨浩母女被从上海 回日本。

溥心畬以一首七绝，表现对媵生 日的遗憾与无奈。但标 既不是“ ”犹女媵生，也不是“怀”犹女，而是《哀媵生》。可见他 相见难期的沉重心情。他在 下注“从弟女也，从母东归日本。”诗为：

鸾 分飞玉 ，望夫山下别 关，自从 日孤 去，碧海明珠  
渺不还。①

①《玉堂诗集》(手写本)页四九，《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南游集》页十三(《哀 生》为《哀媵生》之误)。

民国三十六年元月十三日，溥心畬为争取满族的平等地位，上书蒋介石，元月廿七日得到回函，使北京的满族大为振奋，乃经常集会商 ，想进一步成立“满族文化协进会”，争取满族权益，振兴满族文化。北京米市大厅青年会、船 胡同的肃王府、东四九条的唐君武宅，是他们集会的地方。

由于当时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奉命襄助溥心畬的活 ，所以成立“满族文化协进会”的申请，相当 利，三十六年四月便得到北平行辕的 准。

在这公私繁忙的三十六年夏秋之间，溥心畬仍然绘画不辍。

《 归舟》图，作于四月。 骤，岸上行人， 上归舟，使画面充满一种 迫感。 边的 树下泊着一大一小的渔舟。不见渔人，但见船篷和一 斜斜挑起的竹竿上蹲着五六只鱼鹰。这种 鱼的 类，在北方似乎并不多见，南方则很 遍，不知溥心畬是 得自前一年南游的灵感 画面左下方的草庵中，一童子侍立，一位高士正凭栏观 ，与归舟、行旅， 成一静一 的强烈对比。

《山居校书》图，作于五月，远景山 、水榭，近景草堂数间，竹篱高树，自成一个宁静的天地，仿佛进入桃 境，上 七绝一首：

山气轻浮千叠云，空中欲白纷纷，高人不到青上，深掩茅堂校秘文。

《白竹图》，作于三十六年秋日，竹和岸草悉用墨，势强气逼人。上款：“亥秋日，溥心畬，水际，因写边鸾画意。溥儒”。

这幅仿唐代花鸟画家边鸾笔意的作品，不仅是他居住颐和园末期作品，也可能是他挥别北平的画作。

农历七月初，行年五十一岁的罗清媛二度中。

抗战胜利那年，因感情问题，罗清媛心情郁闷，首度中。愈后，行不便，上台簪时，一只脚一只脚地慢慢移。溥心畬在感情上心怀歉疚，对妻子关怀备至。

其时，北平满族社会，许多自发的组织，有各种不同的政治目的。当他们想推溥心畬为领导者时，罗清媛随口吟了一首儿歌：“小耗子，上锅台，油吃，下不来……”

溥心畬听了，知道罗氏有暗喻“上台容易下台难，须防得不偿失”的意味，立刻神情肃然，连说：“是！是！”心中赞服妻子的识见，随即婉谢了一些族人的爱，以免陷进乱世的是漩涡。

罗清媛这次中后，病势沉重，请来中西名医诊治，毫无起色，不但不能行及言语，更气喘不止。老仆建议他，快找孝华回来见母亲一面，心畬首肯，立刻派人去找，未久，孝华就回到颐和园；推测他可能早已回到近处，但等父亲点头便回家探视母病。

孝华见痛苦憔悴的母亲，与心畬五十岁时的合照富态慈和，已大不相同，难过得流下泪来。

在无眠的夜晚，溥心畬耳闻妻子粗重的气喘，婚后种种，一时在心头翻涌，使他愈发无法成眠。心理压力沉重，不忍听瘫痪在床的妻子不停地气喘；这是一场无休止的痛苦挣扎。他先由卧室到客厅，再到外院的下人房中逃避。

罗清媛发病五六天，唐君武从北京城前来探病，见溥心畬面容憔悴，

神情沮丧,就建议他一同进城,到他家中休息几天。大相偕离开颐和园二十四小时前后,罗清媛撒手人寰,时为农历七月八日。以后每当七,溥心畬即赋悼亡诗,纪念亡,也多少带有心理上的歉疚和补赎的意味。

溥心畬未为子终一事,些族人和亲友难以谅解,谓三十年的结发夫,何以在咽气之前离家而去,似乎只有义子毓岐,理解他内心所承受的煎熬。

掌理财务的李墨云,继溥心畬之后,也避入广化寺左近的娘家,更使介寿堂中乱成一团。旧管家王子义和几位几乎与心畬同时长大的老仆,忙里忙外;一向少理家事的韬华,为母亲赎来一上好的旗人特殊式的木。孝华、溥,但知指使别人做事。停灵于颐和园外小庙中的第八日,殡葬罗清媛于离颐和园半个多小时行程的“东北义园”。溥心畬在《皇清一品夫人多罗特氏志铭》写:“佳城日永,台夜长,百岁之后,同何。”<sup>①</sup>其后由于心畬东渡,两岸隔绝,连百年后同的许诺,也无从实现。

<sup>①</sup>《玉堂文集》卷下页二四。

罗清媛的讣闻印就之后,寄寓在唐君武家的溥心畬发现孝中,没有印上毓岐的名字,大表不满。他认为毓岐自幼养育在身边,情逾亲生骨诚,清媛对他也为爱,何可不列名于孝之末!在他的坚持下,办事者只好用铅字把“毓岐”二字加盖在讣文上面。

二七后的开吊仪式,在广化寺行,请十三位名山古刹的方念经超度亡灵。蒋介石、李宗仁、南京政要、逊清皇族及北平名流,均有挽额和挽联致,吊客如潮,光一时。

令溥心畬稍感遗憾的是义子毓岐未得灵答礼。为了他要毓岐灵,孝华和溥表反对,溥为此到唐君武家和心畬争吵,认为毓岐究系外人,不宜在孝之列。心畬大发雷霆,要毓岐灵不可。溥则背地找陈央荣施加压力,嘱其于罗夫人开吊之日,务必将儿子藏起,不得露面。陈央荣无奈,届时只好把十三岁的毓岐藏在医生陈乐平家中。百忙中,心畬对此事仍念念不忘,一度请警到央荣家去寻找,找不到,也就无可如何。

丧事过后,颐和园的介寿堂,等于全由用人居住与管理。溥孝华依旧离家。溥心畬带着毓岐,住唐君武家中。住在娘家的李墨云和寄住溥家的韬华,每天分别到唐家面见心畬,商量好家务后再“卷帘下班”。

心畬也常外出，参加“满族文化协进会”的各种筹备事宜。第二年春天，即将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为了争取满族的“国大”代表名额，研拟候选人的名单，以及一议在“国大”会场中的提案和文宣策略，无不大费心章。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制宪国民大会”，满族有三位代表的名额。蒋介石复溥心畬时，也表示支持他们的活动。而“行宪国代”的名额，蒙、回、藏三族各有代表十七名，候补代表十名，独满族代表的名额付阙如。仅如此，宣统逊位前，革命政府所应许的“发旗营饷”，也没有兑现，致旗军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其子女教育，更成问题；满族也亟待奔走争取。因之，这一年揭秋，溥心畬和唐君武联袂赴上海和南京。

心畬南行后，墨云见介寿堂中仆妇对并不买账，自觉势单力孤，不久也收拾细软，投奔心畬。

韬华虽然已与前门外西鹤年堂药少东刘六址下婚，见到介寿堂中这般光景，也请一位族人护和毓岐，到南京寻父。

溥心畬以“制宪国代”身份奔走吁下，先为满族争取到“行宪国代”和“候补国代”各十七个名额，算是不负族人所托。三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南京政府内政部长谷正纲复函心畬，“满族文化协进会”准予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推选身在南都的溥心畬为首任理事长。接着，溥心畬又膺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因此就留在南京，准备出席三十七年春天的“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

只是一到了冬天，游子乡度岁的时候，溥心畬看着水乡景色和南归的群，想到子已逝，同无家可归时，不免暗自感，赋《》一首：

繁将，疏林叶更多，舟人席，渔妇怯波。山色远连岸，声低渡河，无家逢岁晚，归去意如何。<sup>①</sup>

<sup>①</sup> 《南游集》页二。

第拾壹章  
南迁

清朝入主之后，对八旗兵有一项规定，或者说是一项特权，即八旗兵及其家属，不准经营农工商，靠政府发给钱粮维生。因此，每月都定期到衙门排队领钱粮。

但，时代变迁，社会 乱及物价飞涨的结果，原来靠领钱粮维生的特权，反使旗兵与眷属，无力适应社会变迁，成了经济 后的弱势族群，生活、就业和子女教育都成了问 。

民国建立后，有鉴于此，特别列出 待条件，解决过渡时期的旗兵及眷属生活：

“……（五）先筹八旗生 ，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饷俸照旧 。

（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

然而，这些被清朝 待规章束缚了二百多年的旗营，虽然束缚解除，一时却难以展翅飞翔。何况北洋政府，对新的 待条件，并未认真 行，因而使许多北京及四郊旗兵旗眷，沦为贫 。

三十六年深秋，第二次南京行的溥心畬，以“制宪国代”身份，上书蒋介石 请拨款 北平及四郊满族贫民。南京的行政院，于三十七年中 左右复文<sup>①</sup>，拨 金三亿元，由“满族协会”发给满人。这是溥心畬东渡前，对北京族人的另一重大贡献。

①复文字：“行政院大经字第五二〇九一 亥元代电”。见《满族文化》期二二页十三《溥儒心畬对满族的贡献》，麓滢撰。

戒除烟霞癖，是三十五六年的事。

有位年轻人到溥家联剪事情，知道他所敬重的溥王孙有此好，便直言劝说。心畬为青年人的热情所感，在颐和园外老西医徐九皋和城内几位中医友人协助下，戒除自少习染的癖好，重新藉打太极拳强健身心，解除烦闷。许多好友和门生，暗中为他高兴。

不过，也从这个时期起，他感到眼睛不适，直到配起老花眼，才读书、写字、画画如常；人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民国三十六年深秋，溥心畬南下前，为宗室青年金麓滢留下的七言联，可能是在北京时期最后的墨迹：“果戛巖巖霜后树， 砾磊霧霧中山。”下：“岁在 亥，西山木 岩 巍然，出于岩际，偶戏撰是联，为麓滢族孙书。”

金麓滢时任“满族文化协进会”总务工作，实际上，除“协进会”公务外，兼管溥心畬一切私人事务。

溥心畬三十六年 月所作的《云轩 壶图》，应属第二次南游最早的作品之一。云轩主所 的壶，为同光朝御史宝廷（竹坡）的遗物。溥心畬认为宝廷以直谏名著一时，他的遗物应与金山宝带、东坡玉带有同样的纪念价值，因而视同 ，作图以报 云轩主。

远山，江面，三数 ，悠然航行。近景悬 下面， 桥坡岸，古木掩映中露出一角竹篱和小楼。楼上主客相对，大 就是 轩主人和心畬自身的写照，一只陶壶，置于 上。左上方心畬自：“ 亥 月，重游金陵，与云轩主人 相遇，主人出宝竹坡陶壶相 ，为作 云轩 壶图……”

事实上，壶主宝廷，虽以直谏著名，但因私生活不检，因而丢官，是位受争议的人物。

前次南游，溥心畬已是名满江南的书画大师，所到之处，求 不已。此次开会，下榻于南京大饭店，求 书画者，变本加厉，使溥心畬不胜其烦，只好不时变换旅邸，以避纠缠。

在南京大饭店时，巧遇二十余年陈弢庵太傅座中所 的 省青年陈颐，他现已年近知命，也来参加“行宪国民代表大会”。谈及往事，两人都禁不住感慨系之，对陈弢庵，心畬满怀崇敬：

平生 义兼师友，万古云霄一羽毛。

他告 陈颐，“国大”会后，想到福建一游，纳五夷和方广胜景。陈颐表示，一定会尽地主之谊，为他导游。

陈颐正欣喜同在逆旅之中，可以朝 教；但，溥心畬四处游山玩水，并 经常可遇，及至陈颐访沪一 回到南京，溥氏已 离饭店，且一再易地避居，以求安宁。终有一日在路上重逢，邀往新住进的旅邸中畅叙。他书《江行》诗和一 山水画为 。

盘峡浮舟楫，江云白日昏，新军开战垒，老妇泣空村。 连山  
色，泥沙杂 ，高陵下木叶，处处掩柴门。

——《江行》

诗中，因内战烽烟紧迫，农村凄凉萧 景象，近于上一年南游的《道中》和《小 》诸作。忧时忧民的心绪，见于字里行间。

山水诗则为：“木 门 ，乱山青未已，独客发高吟，凭栏听秋水。”<sup>①</sup>一种孤寂 凉之感，恍如当年置身于北京西山之上。

①《台 新闻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怀溥心畬大师》，陈颐撰。

民国三十六年农历九月，溥心畬与唐君武联袂南下。一个月后，李墨云只身抵达南都。再半个月后，韬华偕毓岐接 而至。溥心畬虽在逆旅，俨然已经是个小家庭了。

三十五年在南京拜师学画的安和，隔未一年，又可继 学业。及见韬华，更感到亲切与投缘。相见时，溥氏一家下榻于中奏大饭店。安和几乎每天前往受教。韬华曾 一帧得意的照片，溥心畬为 “孝 为本，和 为则” 八个字。

安和珍藏多年后，为孝华要去，不知去向。安和眼中的韬华，对父亲的确 常孝 ，阶食起居，生活吐务，莫不悉心照 。心畬对独女也很疼爱。一次，心畬应酬归来，为女儿买来铁片做成的一对鸡。心畬面带稚气地为女儿示范，只要牵 杠杆，两只鸡便轮流向碟中啄米。安和见了这父慈女

孝的情景,记忆永远无法磨灭。

溥华得自家传的, 俗的花卉,曾随心畬作品同时在上海展出, 获好 。安和不时对人谈起溥华的 范:

“当我早上去中奏大饭店时,总见 已 洗完毕,首先向父亲画 前行满清宫廷的 请安 礼仪。师姐身材娇小, 止端庄,言谈坦率而不失礼数。一派大家 范,不愧为一代 也。”

李墨云和溥华,辈分不同,但年龄相同,长期共处,难免不生齟齬。一九九七年秋,在北京恭王府萃锦园,两岸学者座谈“溥心畬来台前后的生活与创作”。满族作家林佩芬 映溥氏作品幻灯片,中有四 通 , 表示此乃私人收藏溥作,从未公开展示或澜入画册。

说: 次到 云鹏府上, 氏指当日溥心畬女儿毓溥华见闭于墨云,忍无可忍想自行出 ,却苦无盘缠。心畬也无 可施,乃以山水四 , 让女儿自行变卖花用。溥华无法 手,往请 云鹏 法。

云鹏看在溥心畬分上,说,画不妨暂时寄存,随时可以取回,钱则尽管拿去,不必介意。

直待数十年后,画虽挂在 府客厅,但 并未据为己有,随时等待溥华来取。至于此事,究 发生于北京时期或南京逆旅, 氏并未说明,尚待进一步考证。

置身于“国民大会”议堂上,溥心畬静观政坛百态,虽然选为“主席团”的一员,但绝少发言。他离北平前,几经与“满族文化协进会”主要筹备人员协商,核定候选“行宪国代”五十一名,但北平“选委会”公布候选人名单时,却加注了“国民党提”字样,显与满族人原意不合。对于 些族人的你争我夺,谋求权势,他也不以为然。因此,开会时他常闷 一 , 画场中百态 闷。

其中一 绘场中零 喧嚣,互相拉扯,飞机上有一人挥手作别说:“我的票多,我名在前,不让我当选,我跟你起腻;溥心畬去了也!”画中,一 孙悟空要驾筋斗云飘然远引的 势。

但是,他能到哪里去呢

真正选“国代”时, 些族人并未尊重他的意见,所以当蒋介石 要求

他提名二十位满族“立委”候选人时，他率直地加以辞谢。使他痛心的是，有些清朝遗老，指他当“国代”，膺选“主席团”的一员，是变节，是为宦二姓。其时内战脚步，节节近逼，来自各地的难民，充斥于北平城内。傅作义等，和、战未定，人心惶惶。

“第一届国民大会”，自三十七年三月饮幕。大会即将结束时，深知溥心畬心情和困境的“国大秘书长”洪深，又电阮毅成，旧事重提：

“现在北方局势日蹙，溥先生势必不能北归。而南京也谣言很多，溥先生也不能安居。可由兄来一电报欢迎，并代他准备住处。因为溥先生虽是王孙，经济并不宽裕。他又不愿求人，一切只得拜托兄照顾。”<sup>①</sup>

①台《大成》期一〇九页  
二三《记余  
、溥心畬二先  
生》，阮毅成撰。

正当溥心畬进退维谷，行止未定的时候，分离达半年多的长子孝华，异地重逢。其时，李墨云临时在北平处理事务，因此父子姊弟之间，少了隔阂，相处甚欢。

母丧之后，孝华回青岛任所，无奈军顾问团已撤离青岛，孝华只好再请罗毓凤帮忙，推介他到南京国民党联勤运输司令吉星福处谋差。以“罗公展”为名，任文书科少校科员。文书科长兼总务科科长王凤峤对他多加照顾。

一日，孝华驾吉普车，吉星福外出拜客；所拜之客，赫然就是满族“国代”溥心畬。在南京短暂相聚之后，定日后杭州相会。

依阮毅成记忆，溥心畬一家到达杭州的时间，为民国三十七年秋冬之交；但据毓岐忆及心畬游记，是年初夏左右即开始杭州之旅。先安顿在见山家中；见山的弟弟，是溥心畬在南京结识的朋友。未久，太太与李墨云相处不欢，乃以修屋为名，下了逐客令。其后辗转住在岳王庙附近，陈定山开的蝶来饭店。终于由阮毅成代为安排，住进当时赣铁路局长侯嘉楦的别业，即“铁路长桥招待所”，位于堤边上，景色十分宜人。侯嘉楦并派铁路专员兼科长章宗陪，饱游江的景名胜。

到杭州一两个月之后，韬华因婚期已近，决心独自回北平。

未婚夫为前门外西鹤年堂中药少东刘六；刘氏为北京首富。溥家虽是没落贵族，但以溥心畬文学和书画上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称门当户对。为韬华址亲的母亲已经过世，韬华虽是跟随父亲旅游，但墨云在侧，

终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心理，加上年近三十，因此，韬华于回北平完婚，寻求自己归属的心理，不难理解。溥心畬虽在旅途之中，据说给独女的妆，为丰盛，其中有文明小楷册页四册。但韬华给了孝华，孝华又还给父亲。一九四九年秋在上海钱时，溥心畬以黄金一条手，交墨云用。至于云鹏代存的四山水通，是此次所，不能确知。

韬华回到北平，不仅已是景凋年，而且势很乱，北平城的攻防战，随时可能展开。由于溥心畬南行未，溥觉得方对这桩婚事，已不以前么热中，因此劝告韬华，将婚期延后，韬华意不肯。其堂弟毓峒，回忆当时情况：

“当时虽有部和谈之议，但围城的炮火，仍然时时可闻，婚礼只好因陋就简。三姊跟刘家结婚，大家均表反对；刘家贪图溥家的家世及书画声望，但，由于我二大未归，一切空，故婚后夫妻感情并不好。其后刘六迁往广西，不多年三姊就过世了。”

杭州一别，成永，恐怕为溥心畬始所不及。

“七七事变”爆发时，溥心畬辞去艺专教职，多年后在杭州艺专重教鞭。

溥心畬到杭州后，先在艺专画廊办为数三十左右的小型书画展，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及至到校授课，可算未演先。

国画科山水组的教授阵容，有来自北平艺专的黄宾虹、金派大师昌硕的好友门生诸乐三和潘天寿，还有位兼教山水画和中国绘画史的午昌，阵容相当坚强。如今增加了一位长北宗山水的北方大师，使学生有了新的启发。

溥心畬教授二、三年的课程。二年讲画、改画、示范并重，其中用以改画的时间较多。三年则偏重欣赏、写生和理论。当时就读二年的王荣武多年后回忆：

“听溥先生的课，读他的画，总觉沐浴于春化中，他常励我们要多创作，多欣赏，多读书，多游历，至今令我难忘。”<sup>①</sup>

不过时多变，任教不到一年，溥心畬再次离开他的教育岗位。

心畬一行在杭州，中秋到钱江观潮。当时国民党总统李宗仁也携眷来到海宁。宪警及安全人员重重保护，警卫森然。观潮之后，李夫人犹嫌

<sup>①</sup>《怀念溥心畬先生》，王荣武撰，醒名及日期不详。

头太小,不如想象中的壮观。其时海宁下游正闹水灾,闻说居民灾情惨重,心畬心有所感,赋打油诗一首:

铁帽持枪布帽排, 流 座看潮来,看潮只望潮头大,知 沿民  
被水灾! ①

①溥毓岐  
。

## 第拾陆章 北望意无穷

寄寓侯嘉楫长桥招待所的溥心畬，出有专人导游，乘铁路免票的高列车。只是他所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可观。

唐明哲在《我所知道的溥心畬》中写：

“一九四七年溥心畬从南京游纳到了杭州，其时担任赣铁路长的侯嘉楫久闻其名，接待了一家三，住在西堤边上路所租的一所私人别砵，名为铁路长桥招待所。……溥心畬作为路的一名清客，也是付出辛勤代价的。侯嘉楫并不是徒慕盛名而使用公款长年养他一家三人的，而是要借重他的书画来接订来往名流贵宾猎取自己的政治资本；作为一个充满书生气的溥心畬，哪里会意识到这些他只知受人之食，忠人之事。彼此（按，疑“时”字之误）侯嘉楫的宾客多时，他就不得不挥毫至深夜。”<sup>①</sup>

唐文指一九四七年溥心畬游杭州，应为一九四八年之误。至于所说溥心畬应侯长之请，有时不得不为之挥毫到深夜，从现在的一些心畬作品跋来看，似夸的说法。

《秋山访友》，作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山、草堂，以淡墨细笔写成，丛树含烟，有一种缥缈缈缈的感觉。桥之上，一人策杖徐行。岸树丛间，微露草堂。画上楷书七绝一首：“一路枫林一路霜，远山如黛近山黄，何

<sup>①</sup>间接引自《中国近代名家画集·溥心畬》卷首《一碗梨花——谈溥心畬和他的作品》，国撰。

当九月重 后,为访幽人到草堂。”自跋:“戊子秋八月 上 晴,山光凝翠,残荷浥露,远树浮烟,晓 寂静,偶成此 。适嘉楫先生来,遂以为 。西山 士溥儒识”。

三十七年中秋无月,西 之上,只见灯火点点,上无繁星。注重年节的溥心畬,对此记忆极深。十二年后在台 亦值中秋无月,感慨赋诗之余,也重新引起在西 中秋无月的回忆:

“右庚子中秋作;昔在西 中秋无月,客舍赋诗。今兹无月, 景不殊,增羁旅之感焉。”<sup>①</sup>

①《溥心畬先生书画遗集》册上页一一九,台 商务印书馆, 佩芬主编。

西 的中秋夜,他除了赋诗抒感之外,并作唐人 的《 官调马图》,上 七绝一首,专为侯嘉楫所作:

“戊子中秋作 官调马图, 奉嘉楫先生清 。溥儒”。

可见,羁旅之中,即使中秋之夜, 上弦歌不绝,他却依旧不得清闲。

《 图》,淡墨细笔,近似《秋山访友》,近景 如盖,树外巉岩千 ,远 峙,数点 影。中景一叶归舟,缓缓航向悬 脚下。跋中,既见心畬对此作的自珍,也可以见出他对侯氏知恩图报的心态:“ 随 转,望衡九面。戊子秋月,西 客舍写此景物,尚觉惬意,嘉楫先生好之,爰以为 ”。

心畬往昔,似乎尚无为 特定对象,密集创作; 跋的语气,也少见于他作。以上仅 数例,这时期画 侯氏,为数甚夥。

寓居西 的溥心畬,和邀请他到杭州的阮毅成,来往得反而不 侯嘉楫 样密切,偶尔到招待所看望他的阮氏,也无意开 画。有一次,心畬主 把一 完成的青 山水, 上“红树青山好 船”的诗句和上款,给阮氏,说:

“富春景色以春季为最 ,我画的却是秋天景物。”

原来,是他游富春江的灵 。生长于是乡又 好游山玩水的阮毅成说:

“富春之 ,四时皆备,并不限于春天。”<sup>②</sup>

②香 《大成》期一〇九页二三《记余 、溥心畬二先生》,阮毅成撰。

另一次,他 阮氏几叶诗 。其中包括《小 》、《感遇》等初游江南时,对日本侵华所造成的残 ,以及因内战脚步渐近 种紧迫感所发出的

深沉感叹。《夜发金陵》，可能是三十五年冬参加“制宪国大会议”后，自南京北 时所赋， 凉肃杀的气氛，宛如重见民国早年，北方军阀混战的 魔：

霜林 月，不见隔江山，背 罹角，悬灯夜渡关。烽烟乔木尽，征战几人还，亦有江南客，相逢多苦颜。<sup>①</sup>

奉派陪溥心畬一家游纳 江胜景的章宗 ，不愧为交际科长；正值盛年，中等身材，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吃 玩乐，似乎样样皆精。他和溥心畬共同的爱好是武侠小说，他能上穷碧 下黄 ，找到各种武林秘 ，和溥心畬一起神游江 刀 剑 之中。出游时，搭乘车船，横越马路，对年逾半百的溥心畬，必加搀扶，可谓照顾得无微不至。

待毓韬华北 完婚，溥毓岐因腿疾先后住进 江省立医院和铁路医院，沿途只剩下墨云、心畬和宗 ，心畬对宗 依赖得愈加厉 。

据章宗 广东籍的 子后来在台 告 别人说，在 兴， 夜李墨云曾到旅馆房间找 的 夫。

章太太所言，虽属一面之 ，但此后事情发展，似乎也有些令人费解之处。

首先是， 阵子溥心畬的情绪表现，相当失常，对 些事情，似有所觉，以至于顾不得颜回“不迁怒”的 德。 兴县长请留墨宝时，他 以毛笔不佳，掷之于地。有时因细故，对旅邸服务生大发雷霆。

解 军南下之后，溥、章两家，相随迁徙，由杭州、上海、舟山抵达台 。但章太太却在千辛万苦来到台 不久，携带三个稚龄孩子又回 大陆。夫 分居两岸。

无论溥心畬寄寓“凯歌归”，或定居台北市临沂街，章宗 始终如影随 ，共居一室。有人称他为溥心畬“在杭州结识的友人”，有人指为溥氏“挚友”，章宗 持溥氏新作到台 铁路 和台 省教育厅推销时，则自称是溥心畬书画经纪人。

临安，为南 都城所在，溥心畬自少所崇敬、学习的北宗大师马远、

①香 《大成》期一〇九页二三《记余 、溥心畬二先生》，阮毅成撰。

夏珪，即在此一幽 境中，酝酿出超尘 俗的笔墨和独特的艺术式。元代的黄公望，明朝的戴进、徐文长也活跃于 江一带，其遗迹流传，必相当可观。眼前的山水和各种名胜古迹，对久居北方的溥心畬的冲击，既新 又强烈。任教杭州艺专，为学生提 画稿，侯嘉楝的 ，以及为应付庞大生活开 而鬻书鬻画，都成为他外在的创作 力。因此，溥心畬在杭州居住虽然不满一年，诗、书、画各方面，不仅丰收，也是对南北 物，古今名迹，加以 会贯通的关键时刻。此后定居台 ，受台 山川花 和亚热带 境的熏陶，使他的绘画艺术， 汇聚了百川的江河一般， 而流。

随游踪所至，他在杭州所作的诗文， 略 可分为写景、怀古和感时。

从心畬诗文探 其在 江省游纳的踪迹，民国三十五年与三十七年，他曾两度游纳天目山。

《华林云叶》卷上页六六与卷下页二一分别记载：

“ 戌，余游天目山”。除记与能和上人结识经过，并赋访能和上人的 壁诗。

“ 戌秋，余游天目山佛殿，左檐下有碧树，方秋无花。山 谓之琼花；得 聚八 欵 ”

第二次游天目山，作《游天目山记》首云：

“戊子之夏，道出于 ，登天目……”<sup>①</sup>

记中，历 山势险 ，景物幽深之外， 好 花异卉的他，详记垂云洞隐者所 “云雾草”：

草生于百尺， 杉之颠，挂树无根。盖山高气 ，云雾之所结成，不可采撷。冬随 ，始得藏焉。煮水阶之，厥功益目。

溥心畬对这种有益视力的云雾草，兴趣 常 厚，著于游记外，并咏之以诗：

云门山月高， 绝 路， 岩采 耳，升木求云雾。<sup>②</sup>

①《玉堂文集》卷上页八三。

②《南游集》页五。

下注：“云雾草生于高树之颠，清凉益目。”

天目山另有一种他赞叹不置的特植物——实心竹，他取而为杖，画朱竹卷留念，上：

“天目山多实心竹，水溪山隈皆是也。昔游天目，取一 为杖，写此识之。”

《天目山游记》中又说到，山 以白术馈客，心畬则礼尚往来，赋诗五章，许下重游之愿：

“异时重游，将益穷险阻，探葛洪丹，访 池之铭。”

可惜，一切似乎前定，这已是他此生最后一次了。

从天目山的各种记与诗中，知道溥心畬一家于三十七年夏天结束南京之旅后，曾 道安徽 山，游 北名迹，只是抵达杭州，已近揭秋。

西 陈庄，是陈 的故居，但 之中虽依旧有船停泊，水上菱花飘，却已人去楼空，一 汾子在找寻旧日的 巢。 惘之余，溥心畬作《水村图》， 诗其上：

水 沙明两岸秋，萧萧菱苕带烟流，斛斯庄冷谁为主？ 汾空寻旧画楼。

诗后自识：“西 陈庄， 侍 故居，过门有西州之痛，为画此 心畬”。

一九五四年十月，年近耳 的溥心畬，作横 五尺的长卷，为《秋江小景》。竹、树、江岸，渔舟隐隐、芦苇萋萋，一种萧瑟荒 之感，充斥于笔墨之间。他面对 底云烟，心中却浮起六年前，也是初冬，所游过的西 交芦庵，遂以行书书旧作《交芦庵》诗二首于卷尾。第一首，写景物的萧 ，兼写对时 的感 ：

天地兵戈里，扁舟 客星， 榔惊 ，随月度空 。岸远芦花白，祠荒蔓草青，蓬门掩修竹，烟水 泠泠。<sup>①</sup>

溯钱 江而上，富春江、严子陵钓台、 庐江、金华，均在同一条线上，

①《溥心畬文物图录》页二四八图一。

数地之游,可能一气呵成。但,无论诗咏和游记,均无年月,字里行间,也难以推测出确定的节令。唯他 阮毅成的画为富春江的秋天写照,推测可能是三十七年秋天,到杭州不久的事。诗和记游,偏重写景与怀古。就中以《登西台怀谢皋羽》诗,最能表现溥心畬旧王孙的身世和怀抱:

晞发青山事可哀,浮云终古傍西台,千年不改 庐水,更有王孙  
痛哭来。①

①《南游集》页四。

谢翱,字皋羽、皋父, 晞发子,南 人。曾从文天祥抵抗元军,为谏议参军。

文天祥死后,皋羽游 江,过严子陵,登西台,闻噩耗即 天祥神主,酹奠痛哭,以手中竹如意击 ,歌招魂 ,竹如意与顽 碎,并作《西台恸哭记》,元成宗元 元年卒于杭州。谢皋羽事虽然年代久远,但不忘故国的情怀,和溥心畬并无二致。

至于同在钱 江 的萧山,则是严冬季节,始往一游,诗中所 写的景象,有别于富春、 庐、金华诸作:

远岸萧山县,荒村见几家,天 积 ,江涨水平沙。竹舍多悬  
,柴门尽 欺,时移陵谷变,莫问故侯瓜。

——《萧山道中》②

②同上,页九。

超山在杭县东北六十里处,为 的主山,山中多梅与 。春天花开,红 映,十分 丽。尤其唐、 古梅,更为游人流连凭吊。溥心畬游此,已是三十八年农历三月,是他寓居杭州最后一段时期。他 容梅林景色,皓如积 ,云 竹间, 翠弥天,令人感慨神驰,当即 吟一联:

梅 时见连珠影;  
竹院常闻碎玉声。③

③《溥心畬书画全集》书法册页一一〇。

步入超山安隐寺时,见 梅古干横斜,满院皆香,使他诗 涌现:

上寻梅踏碧苔，超山野寺旧池台，今宵亦有娟娟月，谁见空庭玉树开。<sup>①</sup>

①《华林云叶》卷下页十八。

唐梅、梅之外，连超山野寺中的幢、碣，都是唐代遗物。一种缤纷碎玉、袭人的香和苔密布的瘦影，时时浮现在他的胸中，流泻于他的笔下。

杭州山林古寺，虽然也梅花处处，但，杭州的春天，更绚烂夺目。白堤、堤之上，桃树与树间隔栽种，春暖花开，桃红。游春女，梭其间，歌声飘扬，愈加春意盎然。溥心畬在诗中写西之春：

钱王江水旧池台，明飞光影开，千树桃花万条，春过越来。

——《西春日》<sup>②</sup>

②《南游集》页九。

只是，民国三十八年春天，他的心境，并不西水般明飞光的平静。这年一月，北平、天津、蚌埠易帜，被为“北方栋梁”的溥作义，以百万军队，不战而降。家乡、爱女，音讯皆无，溥心畬在另首诗中，写出同样的西，不同的心境：

连山馆，崇朝雾中，湿云低渡水，暗树远浮空。天地兵犹战，江路不通，京华旧都，北望意无穷。

——《西闲居二首》（其一）<sup>③</sup>

③《溥心畬先生书画遗集》册上页三六。

《玉堂文集》中，有未署名款的《山海关铭（并）》，推测作于此际。

文中，首山海关之险要，并说，天辅将兴之邦，民归有德之主，满清入关而有天下，及至清朝末年，时移势易，虽有崇关天堑，卒至荡。他历数抗日胜利后，发生在东北的重要战役，并推论，所以山河色变，重点不在于险，而在于德：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无德恃险，其险将倾，枉道为邦，何邦不。将惧高岸为谷，城复于隍，奉扬至德，以来世。<sup>①</sup>

①《玉堂文集》卷上页六九。

溥心畬虽先后在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任教，但对现代的学堂教育课程与方法，似乎不以为然。

罗清媛曾孝华到王唐办的北京国学书院读书。毓岐到达学齡后，到颐和园小学就读。除跟罗清媛学的讲故事得高分外，毓岐对其他课业难以适应。于是溥心畬舍学堂而采取老式教育，从颐和园中请位青年李勉为塾师，教《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诗经》、《孝经》、《论语》之类古籍。李氏管教严，毓岐常被站。李勉婚后迁出颐和园，十一二岁的毓岐，连更换李敬山、老师、才教导，唯学习上少有进展，只对象感兴趣。到南方后，由溥心畬亲自教导，才告开。

在杭州，溥心畬请大教授严群及丰子之女教授义子，课程包括数学、英文、作文等比较现代的科目，但毓岐仅对回讲《古文观止》比较通。

民国三十八年四月，解放军大渡江，这时，南京政府已迁往广州，南京被解放军攻下了。到了五月，杭州、上海、武汉等地也尽在解放军控制之下。侯嘉榘弃职而去，西长桥招待所为解放军接收，溥心畬一家则在庆寺后的九村（一称九连荡）赁屋而居，这就是他所说的“讹门课子”时期，易经也成为毓岐学习的科目之一。

南京别后，溥孝华曾到杭州省亲两三次，九村省亲，则是到杭州的最后一次。

四月，孝华随国民党军由南京下关搭火车撤退上海，途中为解放军所，羁押于江宁寺中。未久获释，但他并未遵照指示北上还乡，反而南下杭州投奔父亲。墨云一向与孝华势同水火，出钱打发他前往上海，再转道台。

由于当时各种不同币制相当混乱，币值不断变化，数目庞大的货币，转瞬间可能变成一废，以银圆作为书画笔润的溥心畬，复因当时禁用银圆，生活逐渐陷于困境。所幸有些友人介买书画者，以便当暗藏银币求书求画。

其时,围在溥心畬边的人,除章宗外,尚有前铁路交际处长(一说,为事务科长)王。王因案受到调查,乃病住院就医。章、王二人都有意附心畬,远离杭州,因与墨云议,先到上海,再转道台。

## 溥心畬传

第拾陆章  
北望意无穷

一一  
一一  
一一

第拾柒章  
历 险

一九四九年夏秋之交，溥心畬一行人乘巴士自杭州出发，前往上海。同行者，除李墨云、溥毓岐，还有章宗 夫妇和三个稚龄孩子。王 因在医院滴病，并未同行； 定得机会便溜出医院，在上海会 。

时逢 季，据说有些地方桥梁遭暴涨的河水冲断，因此，乘客心中有一种前途茫茫的感觉。所幸入 时分，总算抵达了马 山下的昆山县，投 县城。次日上路，车陷于泥淖之中，旅客面面相觑。老弱妇孺在一片悲叹装虑声中，看着青壮者费九 二 之力，把车子推过河床。见到沿途黎民 的面容，使溥心畬食不下咽。

到了上海，溥、章两家住进上海扬子大饭店。此际由上海到台 ，海、空交通早已断绝，唯一可行的途径，是由 淞 乘渔船出海，向东南航行至仍为国民党军占据的舟山群岛定海县的沈家门，再 法转道台 。

先期到达上海的溥孝华，不但联剪到旧日上司王凤峤，也与心畬等家人在上海重聚。正为 渡经费一筹莫展的时候，王凤峤的 子带着一些金饰自南京来到上海，因此，孝华一面积极准备随王凤峤渡海，一面把韬华转 他的四册文 明小楷册子，还给 困愁城的父亲，以为不时之 。

王凤峤的 子唯恐年方一岁的 婴禁不住海上颠簸，而带孩子转回南老家。不意夫 一别就是四十四年岁月，直到两岸开 ，王氏才接

子来台团聚,当年方一岁的婴儿,已经步入了中年。

较心畬早些日子渡出海的王凤峤和溥孝华,搭乘一艘可容十来个人的小渔船,一出淞就被海岸的解放军枪警告,不过无人亡。是海上颠簸了三四天后,乘客呕瞭狼藉。

由于防备渡不成,被抓回,渡客们尽量消灭证件,掩饰身份。王凤峤和溥孝华均为壮龄,从沈家门一上岸,就因身份不明,被疑为对方间谍,五花大绑等候侦讯。不过守军中有位少校,偶然带子到海边散步,一眼见到舱下囚中,然有旧日上司王凤峤,立刻下令绑。

“这位是我的小老弟,请一并了吧!”王凤峤指着身边的溥孝华说。

不久,二人都成了这位少校家中的座上宾,遂可在沈家门和定海县城一带自由行,晚上则被安置在军医院中身。过了一个星期左右,二人才搭上航向台的渡船。

船到基隆码头时,台当局又以一些乘客缺乏证件,身份不明,而将他们集中拘禁在一艘大船之中,既不能离开,也不准登岸。一筹莫展中,孝华想到了罗毓凤的夫,孙连揭早已来台,乃请准登岸探访。孙连揭看在亲分上,愿意保释孝华,对王凤峤则大表为难,唯恐在撤守台初期的紧张政治气氛中,受到连累。

经过数日,有人透露,国民党二十集团军司令夏楚生,也到了台,定居在台北市。王凤峤灵机一动,想到夏是他的老上司,赶紧请下船,获得特准后,他访夏。夏楚生慨然应允。

至于溥、章两家,藏身上海外浦后,经过章宗半个多月的奔波,在十六找到了渡的渔船,言明每人二十银元。

一九四九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入夜时分,溥、章两家及王,还有其他渡者共二十余人,悄悄地自淞起航。不久,岸上监视哨以强烈的灯光往船上探照,问:

“什么人 停船! 检查! 检查!”

船老大回说:“打鱼的!”

“打鱼为什么出海?”

“我们不出海,就在江内打鱼。”

渡者在黑暗中颤抖不已,哨兵也未进一步登船检查。溥心畬以五律

一首,咏叹此番惊险的旅程,后识:“己丑八月二十七日,夜半藏舟,暗渡淞,三日舟至舟山,同行者章宗也。”

渔船逐渐近岸。一种说法是,船老大先行下水,泅近时高“国大代表”溥心畬在船上,请勿射击,才得平安靠岸。虽然如此,上岸后的行李检查,依然十分彻底,各种物品,叠在沙滩上。

溥心畬一行人,在舟山群岛一共停留了十几天;但,直到多年以后,台的报章杂志谈及这段往事,仍然极为分歧,而且并未提到王和章氏家人。

其一,是师文骥的文章,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醒于台《中泰日报》;文中的写相当戏剧化。

据师文骥,舟山国民党军七十九军军长刘一,日视防务,在团部见到三位因有间谍嫌疑捆绑待决的死囚。二一女中年纪较长的子,态度安详,言语恭,自称北京人,叫佟丰,到上海经商,与伙黄氏夫妇乘渔船想到舟山避难,致被侦讯。刘一见年长的佟氏一派斯文,黄妇泪流满面,黄姓子更如惊弓之,言语不清,似间谍,于是留条嘱公出的团长回来后,将三人解军部,亲加了解。

当晚在司令部中,刘一与官亲为释绑,并招待晚餐。夜里安排就寝时,刘一遂以黄氏一女既系夫妇,自然安排于一室为便,佟姓子则独寝在原来宅主的书房之中。

次日佟姓子透露“真实”身份:

他就是溥儒(心畬),宣统皇帝堂兄,重庆“国民参政会”的满族代表,南京“国民大会”代表;陶百川、何应钦、陈诚等均为好友。同行的“黄先生”并伙,而是私人秘书。

刘一听后,当即电告在台的上陈诚,陈诚复电嘱予接待,不久将派专机接来台。

一段文字之后,师文骥又写到访后来任教于台师范大学艺术系的溥心畬。

首先溥心畬介:“黄太太”,已复为“溥太太”的身份;原来是他的侧室李墨云。

“溥先生坦白说出其姨太太与黄先生自被幽禁同居一室以来，已成为事实上的夫妇。他也觉得两人正相匹配。只是三人一起生活已久，他必有他们的服侍，他的姨太太又不肯离婚，黄秘书亦情愿维持现有的不正常关系。他认为刘之 出自天意，此种安排也是天意使然。”

社会上传说溥太太家中的 友姓“黄”，不知是 于师文骥这 报道

当时奉刘 一之命接待溥心畬的李 文后来撰文《记溥心畬大师在舟山的日子》，醒于台 《传记文学》卷三期六页三五，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溥心畬逝世于这年的十一月十八日。

李文中表示，他应命到刘 一军部，在前线难得一见的 酒佳 晚正要开始。客人包括溥心畬夫妇、小公子和 先生。称毓岐为“小公子”，误章为“ 先生”，可见李氏对这一行人，只听人 头介 ，并未深入了解。

宾主入席前，他见医官为心畬疗 ，指系因山路崎岖， 了脚踝。事实上，心畬仅患腹泻，并未 踝。晚餐后，刘 一命 溥氏一行到离定海县城二十华里的白 乡——李 文驻地安置照顾。

## 第拾捌章

## 人生的转折点

李文文中所谓难得一见的待客佳，为四一汤。其中最贵重的要数一道现宰的鸡了。刘一表示，平时只能以小鱼和芥下饭，希望溥心畬见到蒋介石，能面陈这里的苦况。此外，溥心畬也亲眼看到一个士兵拉开军服后的烂汗衫。

溥心畬到舟山的第五日，为农历九月初四。

下午他们身前往定海县城。

定海县城，当时是国民党江省政府所迁地。国民党江省主席兼“国大代表”岩是心畬的好友，他知道心畬到了舟山，当即请军部派人护溥氏一行到定海县；这份护的差使，就在李文身上。

晚上他们到了定海县城。第二天一早，溥心畬欲邀李文同游名传迹的山，但是李氏必须归营。

岩知道溥心畬喜爱游山玩水，特别安排汽艇，他作之游。

山为中国佛教胜地，有“海天佛国”之称。位于定海县东，是孤悬在海上的岛屿，其地离溥心畬渡登岸的沈家门很近。全山纵横十里左右，岛一，则有百里左右的脚程。山中岩洞窟，玲珑陡峭，险中别有一种神秘的气氛。山中遍开小白花，故称“白华山”，主白华顶，高

千尺。 山寺庙林立,有大寺三座,小寺及茅庐共两百多处。大寺中的 寺又称前寺,法 寺称后寺, 寺则接近人称佛顶山的白华山顶。溥心畬此行,与 寺的庆规上人结缘。其后庆规上人在台 创立 山 寺分院,溥心畬受托作《募起 山 寺分院疏》<sup>①</sup>。

<sup>①</sup>《玉堂文集》卷下页五一。

由于舟山群岛属于国民党军和解放军交战的前线,出入境都少不了证明文件, 之游也不例外。受命为溥心畬一行办理证件的国民党省府秘书,不知是粗心大意,或受章宗 王 二人授意,为 附溥心畬这根海上浮木,也为居留台 作安排,首先把心畬籍贯写成 江,以致溥心畬到台 后, 籍上也随证明文件所载,成了 江人,其次,除李墨云、溥毓岐之外,章、王等,尽列名为溥心畬的眷属。

溥心畬一向对年节相当重视。每当重 佳节,必登高 远,阶酒赋诗。在舟山也不例外,他登上定海县城的奎光阁, 瞰悬 峭壁下面的护城壕,远望无数的战垒和在沙岸、青天之间徐续航行的孤 ,不由得感慨系之,赋七律一首:

壁 撼怒涛,清秋临 城壕,海门云白孤 远,沙岸天青  
片月高。战垒飞霜惊草木,回 卷雾 旌旄,长江夜孛櫓枪气,北斗光  
佩刀。

——《九日登定海县奎光阁》<sup>②</sup>

<sup>②</sup>《南游集》页十一。

重 节后,溥心畬一面整滴,一面以箱中找到的宣 ,画登奎光阁所见的山水 物给王 (光文)。

经 岩与陈诚联剪,将滞留舟山十余日的溥心畬一行,以专机接抵台北 山机场。

与重九在舟山所赋“战垒飞霜惊草木”的肃杀、萧瑟景象相比,台 真是一个四季常青的宝岛。只是降 宝岛的刹 间,闪现在他心灵中的却是甲午战败,割让台 、澎 给日本的耻辱和歉疚,他在《忆昔》诗中写:

忆昔先皇日,要盟在马关,才闻失旅 ,已报割台 ,使节来何

①见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卅一日《台醒》林佩芬撰《历史的》。《南游集》页十二。

远，王师战不还，殊方悲往事，空望旧云山。<sup>①</sup>

此诗据称是来台之初，书一位接机的亲友先生，在心畬晚年手钞《南游集》定稿中，将首句更易为：“忆昔军书”。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是溥心畬诞生的前二年发生的事，次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澎强被日本割据。到了年逾半百，溥心畬自己也携家带眷，播迁到为“先皇”所割让的台，想之下，不由得一阵惘然。

当时台经济萧条，单靠笔耕，难以维生，因此，被安排住进台北市中山南路十一号凯歌归招待所后，困愁城的溥心畬，想到求助于蒋介石。

前往杭州时，蒋氏尚有书信询问他的近况。但，此时蒋氏因事转往重庆，他只好写信请王代为转达。

信中，心畬陈述来台的窘况：

“……今已抵台，惟因行李钱币皆不能携带，困穷情况，甚于上海……”

信写好之后，立刻交王转致。溥心畬、章宗祥两家住进凯歌归招待所后，王即行离去。此后，求助之信即如沉大海，但久候不见回音，以后心畬与蒋见面、阶的时候，也未闻蒋提及。

一九七五年十月，其时距溥心畬回归道山已十二年之久，也是蒋介石逝世的前数月，台北市历史博物馆举行“中西名家画展”。展出的西画，包括毕加索等近代西洋各流派的作品；没有原作的，则以精印品肉补，以冀一窥近代西洋绘画衍变的面貌。国画方面，则以溥心畬、大千、黄君璧三家为代表。

在人潮拥挤的观众中，有位樊老先生，在溥心畬遗作前流连忘返，良久之后才下了决心似的求见博物馆的秘书。樊老先生表示，多年前他的友人王光文（即王），因车祸丧生。他为王氏料理后事，整理遗物时，赫然发现溥心畬给王的定海县奎光阁所见景物山水画，和两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多年来，他一直不知如何处理是好，希望秘书能转馆方公开陈列。当时台仍处于戒严期间，也许唯恐藏此信惹来麻烦，樊老先生不愿透露名字，交付书信后离去。

回忆一九四九年来台之初，溥心畬上书蒋介石求助未获回音的事，溥

毓岐分析：

据传，夫妇来台后，因所住旅馆失火，多数物品付之一炬，未久之后，夫妇均病逝；也许这是王未能把信转到的原因之一。

不然则是王受心畬之托，却未能忠人之事。毓岐印象中，王不是一位能信守承诺的人。他记得住杭州时，当时赣铁路员工，曾流传一则歇后语：

“本不必买琐把——王科长的信用就可以地。”

溥毓岐还谈到一九五〇年蒋介石请心畬时，蒋夫人龄曾关心心畬的生活和住处。心畬表示居尚无室，蒋夫人即以中峯的一栋舍，拨给心畬身；唯此屋溥心畬尚未住进，便被李墨云租了出去。

其后，台当透过有关单位，先后聘请他为“国策顾问”、“考试委员”等职，溥心畬均以“不事二朝”之义，加以婉辞。他认为辞官不就，远离现实政治漩涡，乃是其亡母之教。

在他心目中，与“义”不相抵触的“公职”，似乎只有教职。当时台艺术最高学府，就是台省立师范学院的艺术系。

溥心畬年谱中记：

一九四九年十月，“应师范学院之聘，任教于艺术系”。

溥心畬对台的山明水，光旖旎可能早有所闻，到台的第三日，就迫不及待地前往日月潭游纳，登光华岛，参观番社的异俗。他在诗中写：

构木岩，藤上杳，射生循鹿迹，好武冠雕翎。箭影云白，刀光照水青，圣朝同化育，嗟尔昔来庭。

——《高山番》<sup>①</sup>

<sup>①</sup>《南游集》页十二。

原住民构木、勇武战、以猎为生，前清曾被德化，进贡朝廷，也算是一方的；这就是溥心畬对台原住民最早也是最粗浅的看法。当他旅台日久，对原住民保乡卫土，抵抗日本殖民战争的忠勇壮烈，所知愈多，他的看法，也大为改观。他在《门铭》的中写：

甲午之役，挫甲划地，番人不欲从倭，断水据险，战于 门。壮者挟兵， 藤莽，伏 为垒，依林为寨。妇子负糗粮，砺刀结弦。人皆怒冠，奋命喋 ，匍匐嶮嶮，陈为犄角。<sup>①</sup>

①《玉堂文集》卷上页七五。

他 容 门的峭拔险峻之后，笔锋转到原住民以 击众，以原始武器对抗现代化武器的英勇：

倭怙恃其众， 番求战且轻番。入山已深，伏者尽起，呼啸下击。歼其渠魁。功虽不成，义可书。

继而，他写到原住民的义烈：

……东寇凭陵，要盟 地， 行暴虐，残民 志。 冈挟谷，毡车载燧。番人疾首，誓死于义。剡我长燕，卷我强弓，听誓云集，啸侣从。冠缨排 ，飞矢流空，歼厥师旅，斩其元戎。

溥心畬相信原住民的英雄事迹必将光耀史册，永垂不朽：

天柱将倾，地维将裂，巍巍 门，其义不灭。

在雾社事件中，日人以毒气攻击避入深山岩 的原住民同胞，死 尤烈。巍峨牌楼后面的雾社事件纪念碑下，起义受难者的骸骨， 积在简陋的水泥地窟中。

溥心畬在《雾社山铭》中写：

……东寇兴戎，虔刘边宇，死为国殇，生能守土。我拳我旗，我众我旅， 其白刃，建其赤羽，歼厥中军，焚旗 斧。雾社将将，雾 汤汤， 兹遗烈，来世莫忘。<sup>②</sup>

②同上，页七八。

在他晚年的《太 阁记》中，又提及雾社抗暴事件：

初日本之侵台也，番人据山为寨以守。雾社之战，番人以长燕利矢，歼其大将。好勇慕义，有足怀者也。<sup>①</sup>

①《玉堂文集》卷上页八七。

由此可见，他对守义不屈的“高山番”的敬重，对甲午之战丧权割地的深切反省。

第拾章  
复说

一九四九年十月，溥心畬来台不久，大千也从香港来到台。为了欢迎二位国画名家莅台，台艺文界有两次盛大的集会。一次由陈诚名邀，实则由台教育部长主持会。一次由台艺文名流联名请溥、二人。

溥、二人回想在北京萃锦园与颐和园中，杖履相接、觥交，又经常在画上互相补景、跋的往事，心中都有无限的感慨。

大千曾对友人说：

“我和溥心畬曾同住在颐和园，我住云轩，常相过从。心畬当时，仍保存着皇室的生活，一声客，马上有随从排列两旁，各持灯，照耀如同白日。”

稍停，他又若有所思地说：

“他的如夫人（按，李墨云）对我特别殷勤，因为当时有“南北溥”的传言，如夫人希望我们两人合作作画，自然价钱不。”

大千语气一顿，低声音说：

“本来心畬的是不和任何人共同作画的，因为如夫人关系亦只好和我合作了；我们合作的画，都被如夫人收去不知下了。”

有次，在一尺高二尺宽的横上面，大千画荷花与茎，心畬添叶并，

诗为：

秋至皆空，凌波独瞭红，托方得所（按，下漏一字），未肯即从

更妙的是，白见了，在右首一朵红花上，补上一只红色蜓，精工细致，与二人的大写意花卉和行书跋，配合得自然天成，浑化无迹。此一溥、 、三人合作，应是绝无仅有，离乱之后，大千也不知画去向。

从盟弟目中，大千也知道，溥心畬和李墨云的感情变得很复杂，但他为了面子，偏袒墨云。

第二次集在圆山饭店行，大千见心畬两次赴，都带着一位不良于行的少年，知道这是曾在颐和园见过的心畬义子“小憨儿”溥毓岐。

但见毓岐裳单，虽是在亚热带的台，入冬之后，时有十度左右的流，令人心中不忍。后，大千嘱目代一百元给李墨云，请为毓岐添些服。目却连连手说：

“你不能给溥嫂，给了，还是不会为他添置服。”<sup>①</sup>

数日后，大千情人了一套服给毓岐，使毓岐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温暖。但，者临行的一句：“要好好，不要弄脏了！”却使溥毓岐仿佛受了嗟来之食一般，三四十年后，仍耿耿于怀。

大千此次来台，似乎无意定居，只停留一个月左右，开了一次书画个展，便带着夫人和小女儿飞回四川，再迁香暂居。

欣逢旧友，热闹了一阵的溥心畬，又入寂孤独之中。

在杭州西时，心畬曾主持“复书院”的马一浮，谈得甚为投麻。马氏剖析人，以在乱世收复人心为己任，心畬以为然，有时以此劝勉门生。

复说的基本出发点，相信“天命之，浑然至”；画一颗赤红的心来象征。其后受七情淆乱，私欲渐生，心上则添了黑点。黑点渐增的结果，到了第五颗心，已全然变黑；其注解则是“损人利己，良知灭尽”。及至黑

<sup>①</sup>《大千先生纪念册》页四五六《闲闲话——和大千先生矛盾门阵》，罗才荣撰，台北故宫博物院版。

心产生了红点,意味着“天良萌发,渐复本心”。此后的四个詹段,则是渐进的存天理,去人欲,直到复为“复成仁,成圣成贤”——以一颗功德圆满的全红心为象征。此说近《三字经》的“人之初,本 ; 相近,习相远……”并相信教育、感化对复本所产生的功能。溥心畬并为此画出一《复图》,用以自勉勉人。

在杭州时,章宗太太曾把婚变的情告了心畬。心畬发了一顿脾气,诘问墨云几句之后,也就不了了之。

也许受了复说的影响,溥心畬在家庭生活上,似乎并未采取防微杜渐的措施。章太太见到宗与溥家影不离,无意自立门户,因此,住进凯歌归不久,就带着三个幼子黯然离台,回广州。

自此有将近半年期间,溥心畬一家和章宗,再加上后来自行离去的王,便成了旅行以及在各地办书画展纳的小团体。溥心畬书画笔墨,则是这个小团体生活的依赖。

溥心畬在台的首次展纳,一九四九年农历十月在台北行。在政要及族人的协助下,共得润金新台币四万元。当时台经济并不景气,四万元新台币比他在大陆时辄以银元算笔润,不可同日而语,自然难以应付这个小团体长年的要。

一九四九年新年前后,时为农历月,孝华自宜回台北省亲,溥心畬为作《芙蓉红蓼》和《朱竹蝶》各一<sup>①</sup>。后一作于八;在北方,正是天地的时候,一碗八粥入肚,通温暖畅。台的冬天,虽然冷,仍旧遍地青翠;但溥心畬心中,却有股茫无所之的意。此时,他偶然间结识住在高雄的国民党中将皮,皮慕心畬的艺术造诣,邀他前往高雄办个展。饮幕后,前往观的人剪绎于途,与他王孙的身世大有关系,实际址书画者则出的冷淡。有位本省诗人看过之后,向看会场的章宗

取笔,挥四绝一首:“尽来不识,意似徒然,唯有吾知,囊内无钱。”<sup>②</sup>写罢一笑而去。

①《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画部图四九、四八。

②溥毓岐忆。

皮亲临会场,见到这种叫好不叫座的情,觉过意不去,赶紧发亲知捧场,才址去十来作品。

高雄与台南近在咫尺,台南古迹多,溥心畬早有耳闻。当他登上赤崁楼时,眼遭,椰树、古碑,及楼上收藏的古物、成功与荷人战争

的绘画等,引发了溥心畬 的乡愁。他在七律中写:

蓬瀛 海控漳 ,笙鹤曾闻驻列 ,番社抵今多瘴 ,澎 终古  
傍 烟。永嘉丧乱悲南渡,庾信登楼赋北迁,遥忆西山旧 菊,衡 归  
去 何年。<sup>①</sup>

①一说,  
《登赤崁楼》为  
溥心畬抵台数  
日后,首次出游  
所作。

款 薇 。薇 ,姓 ,是 南籍的国民党宪兵上校,任职于凯歌归招  
待所。溥心畬寄寓凯歌归,可能由于国民党宪兵司令 的关照,多得  
薇 的照顾,故他所得心畬墨迹 多,据称大小不下五六百件。心畬出游  
日月潭等地,也有宪兵随侍,一般人不得出入的禁地,多可通行无阻。

景凋年时候,一行人的游踪,到了台 中部的 化,做客于章宗  
的友人家中。主人是位公务员,大 章宗 一样,任职于铁路部门。在爆  
竹与 岁声中,他们在这里度过 年的元旦。

年后,他们完成了往游名闻 迹的嘉义关子岭和阿里山的心愿。生长  
北方,视 冬沐浴为畏途的溥心畬,对台 的温 情有独 。在台北时,北  
投温 ,他早已领教过,简直想“此生长作北投入”。温汤浴罢,盘腿 在  
日式榻榻米上,一面品茗,一面闲 拉门外面的山景,听山 的 转。在关  
子岭上, 流两岸,凭 建屋,到处 出 种温 特有的气味;依稀 二十  
余年前与溥 联袂赴日所领 到的 乡 味。

山樱乍 的阿里山, 有一种高处不胜 的感觉。游过日月潭的番  
社,溥心畬对原住民身配开山刀,手持火枪,一犬相随入山 猎的情景,兴  
味十足。山地的一些神话传说,他更听得神往,成为他笔记小说的 材。他  
在《华林云叶》中写:

“台 阿里山番人 木,入谷益深,崎岖无径, 葛以登,得一 洞  
……”<sup>②</sup>

②《华林云  
叶》卷上页九  
五。

接着,他以活灵活现的笔致, 写 洞的幽深和诡异:

披荆斩棘的原住民,进入 的 洞,行 三百多尺,见一庞然  
巨物,其色如 。近看才知道原来是一个“ 人”,被 的藤蔓 蔽住身  
,往他身上一敲, 发出 缶的声音,在洞中回荡。此时,巨人忽然睁开  
眼,目光如炬,吓得 木者转身 奔,连滚带跌地下了岩壁。唯恐巨人为

祸山林,众人赶紧 ,堵塞洞 ,致以后无人再 岩而上。

半生 好寻幽探胜的溥心畬,好读志异之类的书籍,每有见闻,就分门别类,笔记成帙,名《华林云叶》;有的见于诗咏。

距台北不远的碧潭,每逢 日,游人甚多,游泳划船,于潭 或画舫中,品茗 集。到台 不久的溥心畬,在这种热闹的 景 , 访到深隐苦修的异人。他在诗 中写:

“广钦, ,住碧潭上,凿洞而 ,不火食者二十余年。”

据说,广钦以前在大陆修行,日以水果少许维生,故有“水果师”之称。苦行中,他往往能长时间入定,溥心畬 以五律一首:

渡 江水,云游多岁年,碧潭惟见月, 洞久无烟。虹影垂天际,潮音 殿边,观空混众相,住此亦随缘。

——《 广钦上人》<sup>①</sup>

<sup>①</sup>《南游集》页十四。

类此,世人鲜知的市郊隐者,溥心畬似乎特别有缘得以遇见。

不过,溥心畬后来屡次造访碧潭,并 想学二十余年不食人间烟火的广钦上人修 ,为的是碧潭左岸的一家饺子馆。饺子馆北方 味,老 招得亲切 到。溥心畬饱 鲜诚饺子之后, 怀 畅,往往 ,为饺子馆老 当场挥毫,留下书画。

满壁墨香,使这山明水间的小馆,渐成文人 集品书谈画之所。心畬晚年病重,仍然抱病邀集门生,在远来探病弟子的陪侍下,集于碧波桥影的潭 。只是食尚未半,已有 力不 现象,在门弟子护持下,赶紧驱车回去。



游罢阿里山,溥心畬一

溥心畬为安和 析画作(安和提 )

行人由嘉义北上,住进台中市的台 银行招待所。日式榻榻米房子,宽敞干净,使睡不惯 簧床的溥心畬 感 适。只有一对母女和一位女佣在管理和清 ,不 住凯歌归,出入有持枪站岗的宪兵,以及常常求书求画的访客。在此常来看他的友好,仅有前北京颐和园长王 ,带些日本朋友和台籍友人,他们常用日语交谈,到过日本的他, 也能听得一知半解。想到在颐和园期间的一切,以及在北京城王 家中挑灯夜话的情景,使心畬感慨万千,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暇时挥毫,也为 定的三月台中个展,添些新作。

安怀音一家亦已迁台,家住台中,自己在台北任职。在南京拜师的安和,年已十九,如今异地重逢,心畬想到昔日诺言,遂提议要将安和带回台北,从四书五经、书法乃至 应对之类最基本功夫教起,安和一家自然喜不自胜。

三月画展期间,另有位一心向学的少女,奏求母亲携带 的诗书习作,求为心畬弟子。心畬把诗和字稍加过目,感到资质可造,点头应允。少女名叫刘河北——顾名思义, 出生于河北, 安和字“文瑛”例,心畬为 取字“文珊”,从“玉”字旁。心畬对 的弟、妹,分别取名“海北”、“西北”、“东北”,各随出生地命名,觉得很有意思 ,也显示在 荡的大时代中,人的居无定所,迹似漂萍。

刘河北的父亲刘揭和,因庚子赔款案为基督教会保 国,得农业博士学位。 国后,任教于泂京大学。母亲为留 家政硕士。抗战时,刘揭和



心畬弟子刘河北(刘河北提 )

到达重庆,弃学从政。刘河北少时从一位毕业于北平艺专的老师习画,听到很多旧王孙溥心畬的轶闻 事,开始对他心向往之。

十三岁 年,刘河北父母在重庆为 办首次画展。 宣称要把全部卖画所得,捐

献给国家,购买飞机抗日。痛恨日机滥肆轰炸后方的民众,热忱地把这十三岁少女的画作址购一空。

刘揭和迁往上海后,弃政从商,则心不甘情不愿地读了三年大学土木工程系,由于学艺术的心愿不遂,心怀抑郁,沉默寡言。但,溥心畬在上海的书画展,又为心中点燃了艺术的火花。在开往台的轮渡中,把可资证明大学三年学历的成绩单,投入海中,决心与工程学科永别;这对经商失败,困愁城的刘揭和,是个很大的打击。他原以为长女到台后,再读一年大学,就可以踏入社会,负担一部分家。现在意要学画,的母亲只好翻出有限的私蓄,为筹备拜师和北上的盘缠。

去年一月,溥心畬离开台北南下高雄之前,已知招待所将迁移北投,凯歌归原伍定由国民党中宣党部接收使用。经过各方协调之后,由台省府拨出台北市临沂街六十九十七弄八一栋日式平房,溥心畬一家居住。溥心畬感到可喜的是,与北京时期的弟子陈雋甫、咏香夫妇在台北市连云街的寓所相去不远,可以朝夕往来,相互照应。当时身无长物的溥心畬,向凯歌归商借几件必要的家,在他离台北前,已托人往新居,只待台中个展后北上,即可住入。

安和与刘河北北上受教,住在老师家中,以五经、书法为主要学习的科目,使热中绘画的二人,大感失望。继而一想,这可能是老师对儒学的重视。溥心畬绘画驰名国际,只要在他身边,近水楼台,不怕学不到绘画。

第 贰 拾 章  
新 居

溥心畬为感念慈母项氏教，來台后着手撰《慈训纂证》，自之外，请逊清遗民陈含光，及北京旧识黄金鳌为。陈含光（原名延辔），扬州江都县人，出身于书香世家，主诗应重情，倡导“诗人合一”，长篆书，小楷工绝。他的诗、诗论和法书，无不为当代名家所推崇。

來台后的陈含光，年已古稀，溥心畬除佩服他的诗文书画成就，也敬重他为逊清守节的遗老身份，所以书请他作；画，除陈氏外，少请他人跋。又命长子孝华拜陈氏为师；只是孝华，受不得严师的束缚，往往敬而远之。

开过台中个展回到台北的溥心畬，对他临沂街的新住所，既喜有个息之地，又为的偏僻陈旧蹙不已。他在《感遇》诗中，写他的“新”居：

居东海滨，连廛皆屋，浅渠不隐履，垣削青竹。陵  
嬴，窗拱榕木，衡门无三尺，四席足踳踳。瞻屋漏，连垣将，  
卑湿移釜甑，朝已生蝮。不如陶令宅，犹得菊。

——九首之四<sup>①</sup>

<sup>①</sup>《南游集》页二〇。

台 天气 暖变化快速,多 多 ,也使他难以适应。睡眠不安稳,收藏的席被容易生蠹,洗了 服不易晾干, 弦常会 弛,多鼠多蚁。一阵台过后, 外便是 摧蕉 ,疮痍满目……

生活 境虽然诸多不如人意,但是 后篱边、壁角 着的蜗 ,他也会好 地观 上好半天。

台 蜗 巨大,戴 而行,仅吃一些 ,便可生百卵,广育子孙。戴 ,象征着深隐 藏,随处安居,不 自己为家世、声名所累,漂泊不定。因作《蜗 赋》<sup>①</sup>,以发抒心中的感慨。

①《玉堂文集》卷上页四。

也有 似蜗 而无 的蛞蝓,比起他目前的处境, 有几分同病相怜的意味。经过一番考据,他把 记入《华林云叶》的《记诂》类:“吾庐在陋 ,地卑湿,有虫似蜗 而无 ,人见而恶之,《说文》曰:无 者蛞蝓。

②《华林云叶》卷上页五二。

陶 景曰:蛞蝓,无 是也。”<sup>②</sup>

人生短促,感人类的贪得好斗,溥心畬 身簷前,细看蚂蚁的阵仗:

布横云而始阵,列偃月而成行,无纓冠而赤帻,不介马而元裳,陈鱼丽而星布, 翼而箕 ……

综观人类史上,多少可歌可泣的巨变,无异于蚁斗:

交 战于巨鹿, 象阵于昆 ;越霸兮 灭,汉起兮 亡……

——《蚁斗赋》<sup>③</sup>

③《玉堂文集》卷上页六。

所有这些 烈烈的史迹,到头来,不过 南柯一 。

感慨最深,最能表现他忧时处变态度的是见到 过后,万物摧残的狼藉景象,不能已于言的《霖 赋》<sup>④</sup>,咏播迁离乱而不知痛定 痛,但求加紧控制而不求修德恤民的政治现象:

④同上,页一。

三台之孤屿,类一叶之沉浮。瞻蓬壶之缥缈,歌灵 之阻修。何昊天之不吊,降沴厉而涂炭。百川沸而山崩,民嚣然而离 。委城池以失众,职由人而谁怨。任卫巫以监谤,用桑宏而重敛。始 舞而戎生,

终蛇斗而 乱。轻禹鼎而重迁,嗟陵谷而再变……

从“任卫巫以监谤”来看,溥心畬作此赋时,不仅透视到一般的社会现象,似乎已隐 感到自己树大招 ,也在被监视之列。因此,愈想以蜗为师,求 藏易安之道。他 赋:

羌东海之可蹈兮,乃乘桴而南翔。苟宅仁而不 兮,将焉往而藏。 在渊而 德兮,玉韞匱而韬光。慕伯玉之卷怀兮, 颜渊之藏。惧降志以辱亲兮, 令名之不 ,秉仁义而不忧兮,虽 乱而……

溥心畬赋中所表现的自处之道,和他居台第五年所作《旅铭》相近:

……嗟余小子黽勉而行, 居 而蹈义,如临渊而履冰。戒贪欲而行险,罔幸进而矜名……旅焚巢于上九,所致叹于祢衡。务高翔而知止,贵立命之有成。虑离德之孔灼,或替 而兴戎。持良义于乱世,庶远戾而全生。<sup>①</sup>

①《玉堂文集》卷上页七二。

《旅铭》中,心畬自谓依据易经的“下艮上离”; 山与火一般,“艮而丽乎明,离而不失其止”,在 、静之间,求其中庸。溥心畬看事 透彻,分析事理亦甚中肯。但,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却大异其趣。 服会扣纽扣; 鞋袜,有时会一样一只;去学校授课不仅常忘记时间,更会在校园迷路;购物时不知付钱,店主欲随他取款他说不出家的街 ;……

有人推测他所以如此,出于王孙公子习气,自幼一 百诺,被人服侍惯了,缺乏独立生活能力。有人指他韬光养晦,滴作糊涂;甚者,认为他是“持良义于乱世,庶远戾而全生”,正所谓“英雄闭人”;议论纷纷,使一般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

到了一九五〇年,溥心畬和元配罗清媛死别已届三年。感情上的冲激,心灵苦闷,使他对往日平淡的婚姻生活,愈加 念。七月七日, 女相

会之，连赋《悼亡》五律三首，读来哀婉动人；录其一、三两首：

七 成何，文弦断玉，山怜黛色，水想佩音。与子三年别，凄余万里心，还为异乡客，空负白头吟！

竹叶空罗帐，梅花冷玉，故山何日见，同几时开？月貌诗中忆，云鬓里来，秋 罹客泪，应不到台。①

①《画余随笔》页一〇〇《溥心畬传稿》，容天圻著。

到了中秋，遥忆家园，溥心畬又是一番感：

中原兵火成何世，异 笙歌过此宵，银汉无人 桂树，蓬山缥缈客星遥。

——《庚 中秋》（七律）

孤独岑寂中的溥心畬，幸有近在咫尺的旧日门生陈雋甫、咏香夫妇，朝 往还，来台后所收弟子渐侍笔砚，许多慕名而来的访客，陪他灯下闲话。种种新闻乃至连 鬼话，不仅助兴，对拒读报 的他，也成了了解社会百态的管道，和画鬼趣图的灵感。

一九五〇年夏天，从台中北 的溥心畬，无论是解除生活中的岑寂还是在 应文房用品方面，对陈雋甫夫妇都相当依赖，往来也就 外密切。他惯用的楮墨，台 当时 但不产，更不能进 。想起在北京有荣宝 等，经常为他补充 应佳楮上墨，使他不由得唉声叹气。当时笔润也常由荣宝 付到府；他对友人笑说 是他的银行。

说起家庭生活的苦闷，心直 快的 咏香安慰数语，可以 为纾解他的情绪。但，他是藏不住话的人，偶尔在墨云面前泄漏一二，不免造成墨云对咏香的心结。咏香知道老师 好 食，指点女佣做几道可 ，使心畬大快朵颐。偶出佳楮，溥心畬从画箱中取出珍藏的 南 羊毫，为之挥毫成联。在咏香建议下，他也作些扇面和对联，存在他们夫妇的画室—— 波馆中，找机会托朋友变卖，除 心畬零用，还可以积存为毓岐医病。

九月,在 目 引荐下, 南世家子弟萧一苇前来拜师。萧氏在学术上 有根基,可以陪他谈文论艺,并自愿担任秘书工作,为心畬处理一些抄写诗文和日常应酬之事。萧一苇原在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一九四二年,当时任师长的孙立人,见到他的隶书,大为欣 ,倩人邀至麾下;但直至两年后,萧一苇才得 离前职,任孙立人的机要秘书。溥心畬对萧一苇的隶书,赞 有加,但对他的行、楷和绘画,主 应 弃从前所学,从头再来,他所习唐诗及流露在书画中的书卷气,相当可喜,要继 力。萧一苇一一从命。心畬对萧一苇说:

“你在办公时间离开办公室来我这里,有亏职守;而且书画 巧,目击最重要,你可在每天晚上八时半来到,看我写字,看我画画。”<sup>①</sup>

从此 无阻,萧一苇每晚必到,十一时左右,始行告退。后来,每到溥心畬和李墨云生日,便由萧一苇 名发帖,筹备 寿事宜。帖上向不书明寿星高寿几何;并 萧一苇疏忽,而是溥、李指示:天机不可泄漏,以免引起阎王注意,发出 魂令来, 不要乐极生悲。

寿诞前一两个月,溥心畬日夜挥毫,准备还礼用的书画。至期寿 高烧,门生故旧, 客盈门。一般学生 礼 为两百元。但,有些 闻内情的陌生者,为图溥氏书画,虽无渊 ,也愿意订礼 寿,吃一顿丰盛的寿筵之外,还可以得到“生日书画”,夸耀于人。

一九五〇年冬天,刘河北于一个 暗的早 ,辞别父母,搭火车往台北就教于溥心畬;这时,离 筵拜师已有半年多的时光, 恨不得早点到达所 慕的大师身边。

很冷, 着一身笨重的棉 。去年 到台 时,天气不但冷,而且绵绵, 曾写五绝一首:

冷 敲 ,声声碎客心,海深家国远,归 更难寻。

——《基隆夜 》

记得以诗贻见的时候,溥心畬深深颌首,好 诗中的家国之 ,引发了共 ,随即拈起身边的一片宣 ,把 的诗书写一遍为 。到达临沂街溥心畬寓所,刘河北才发现比 台中的家,显得更为拥挤而 促。陈旧的

<sup>①</sup>香 《大成》期一二三页二一《恩师溥心畬先生逝世二十 年》,萧一苇撰。

日式平房,内部以拉门略分割成一个“田”字。

东南面四席半左右的空间,是溥心畬和毓岐的卧室,一袭单人蚊帐为心畬所用,毓岐则无。与此相接的西南一间,有多种用途:写字、画画、教书、待客均在其中,一高脚画案和一把平木椅,是心畬专用,学生写字画画,只能临时矛盾,坐着或盘腿在榻榻米上,对上惯洋学堂的年轻人,弯腰久坐,相当吃力。

画室北面,六个榻榻米大的一间,是李墨云的卧室兼欺将间。与章宗时招三五牌友成,洗牌声,碰、和的吆嬉笑声,和前间的授课读书声,不协调地成一片。溥、李二人分房而眠,据说与李墨云自称康不佳有关;另一传说是,李自言曾许愿,为观世音的侍女。何者为是,外人不得而知。与李氏一门之隔的三叠小屋,为溥府常客章宗所居。安和、刘河北,和另一位女弟子林若玘则睡在李墨云的床前榻榻米上。

李墨云、溥心畬为这些人室弟子安排的生活和课程,相当紧凑。每日黎明即起。在他跌或打太极拳时,弟子们开始庭院,湔洗床单和物。常为湿、关节之类病症所苦的毓岐,负责擦抹榻榻米。由于李、章另备早餐,刘河北往往在家事告一段后,外出买豆浆和烧饼、油条之类,作为其余几人的早点。容与他们情同姊弟、经常食不饱力不足的毓岐:

“我为自己和毓岐,各买一个馒头,毓岐在台上,出白的瘦手,接去馒头;情景永生难忘。”

觉得,毓岐虽然苦,但很有志气。

溥家多由墨云掌,同共餐,分三等,鱼诚多属章、李享用,心畬偶可分享。当时家电并不遍,冰箱亦家家必备,几个后生晚辈吃的常有隔天的饭。墨云往往亲自从盘中拨到学生碗里,看到们难以下咽的样子,自言自语地说:“吃苦,吃苦,苦吃,苦吃,不会长久,回到北京,什么都好了。”因为常说,在宫中珠宝无数,如果对师母好,将来回北京就可以分给们。

林若玘住了一阵之后,就回家去。

毓岐沉默言,忍耐,与河北为投麻。心畬时常关起门来,对毓岐讲些历史故和做人做事的道理,言谈趣,使隔门听的河北,着实

羡慕。

虽然李墨云事实上不见有什么病症,但心畬常说:“我太太一个人胎子似的,脆弱多病。”

有时将他气了,他也会骂上几句;而归根结底,只好孙中山革命,得了大清江山,国民党成立了中华民国,造成桑田巨变,若孙中山与国民党,王孙贵胄,何由潦至此!

李墨云一再威说,读过《六法全书》,书上规定他不能虐待太太。溥心畬听了,愈加无可奈何。

溥心畬画中人物,除了几边疆少女,或满将阵之类题材,几乎一律汉族打扮。一九五〇年冬所作《庚子十一月夜》,是唯一的例外。

头戴瓜皮小帽,胸前拖着一条长的子,身着长马褂,手提站立,状孤单冷漠。中一,延颈外望,和主人宛似同命相怜。画中无论识,表现手法,都给人一种为突兀的感觉,不知是为画家内心孤单寂寞,有翅难展的写照!

读经、习字,是上午主要的课业。《尚书》、《易经》、《古文辞类纂》、《论语》、《孟子》、《诗经》……讲解时,溥心畬不厌其详。王之行书、公权楷书,往往一练就是几个小时。

他告们,行书要练褚遂良的《树赋》,王之的《集》。注意每字每笔的转。多写中、小楷,可以不悬,手微触面,以臂笔,笔画自然灵活。写字作画,都要用,而用指。写字,转坚,撇的要快。再如画荷白鹭图中的芦苇,也要迅快出。山水点苔,则由里向外,一圈圈地点出。在反复指点中,们逐渐理解到书画同的道理。

溥心畬自谓,他幼时练习在凳上点苔,连凳都点了;听得学生将信将疑。他指出,着色极为重要,染到十余遍后,色彩才能火气全无。有趣的是,当他一遍遍染色之际,自己脾气却容易变坏。他最喜欢戏,但他在画上染色时戏,可不是好的头,表示画中火气渐消,他的脾气将要发作,们往往会躲进别室。

下午的课程是作文、作诗。

他励们的方法,是在诗、文余,为学生加绘插画。有时会效法其

先祖康熙皇帝,将拇指印捺到画上,加点染,成为栩栩如生的水。遇到他喜欢的习画,他就主动地题诗其上。如有诗文佳作,他偶或另取诗,抄写一通作为藏品,使学生如获至宝。

前 刘河北抵台后第一首诗《基隆夜》即为一例,从师后的《新蕉》,也为心畬称许抄写以记:

小庭新雨罢,浅照照明,叶软欣初展,心开意向荣。已添午荫,未解作秋声,他日替怀,池洗墨英。

数十年后,吟哦把玩这首诗,细原欲抒写从师后内心开悟喜悦的诗,不知怎样,最后二句,似有出家修道的感;想,这莫就是诗谶!

## 第 贰 拾 壹 章

### 神秘客

不分年节和日夜,除了睡眠外,心畬几乎无时不在工作。  
 庚除,他真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sup>①</sup>。一之隔,他又在满街鞭炮和岁声中,埋首以朱笔忆写西山戒坛寺的唐代古<sup>②</sup>。

画观音、写心经,除了表现信的虔敬,更用以超度亡母在天之灵;尤其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项夫人忌辰,虽在旅次,也必不可免地以写经和画画,留下永恒孝。至于古,既象征他青少年隐居西山的岁月、代表音讯不通的北京故乡,更把古看成自己灵魂和人 的化身。十余年后当他病重时,弟子安和由台中赶至台北探视,他便画孤为,表现他孤高情怀——可能这也是他的绝笔之作。

与画唐 十四日之隔的辛卯年元宵,他为弟子陈雋甫作《远岫连》,也是以近景岩 中的古 为主,远岫之下,一舟横渡,清幽中,别有一种孤寂之感;也是在抒写他 一种孤绝的心境吧!

同在正月,有人以海臭虫馈;海臭虫又名“臭虫蟹”,嗜蟹如命的他,觉得这种椭圆身,其名不 的蟹类,不如 蟹味。据说这东西产于基隆海中,平时难于捉,唯独涨潮的时候,海臭虫随潮上浮,至成盘中之飧。蟹属 族, 在渊,使人莫可如何,可叹这种 族,不甘于永久沉,于是,溥心畬不但细写其,记此 族的来历行,并 诗志慨,更用以自

①《溥心畬先生墨宝》页二六,台真出版社。

②《溥心畬先生书画遗集》册上页一〇〇,台商务印书馆。

我警惕：

①《溥心畬画集》页七三，台北历史博物馆。

蟹乃 之族， 受恶名，如何逐潮上，浅水莫横行。①

其时，台 政 紧 ，许多名将巨宦，有的 酒释权，有的受到有无 的监控。心畬以前清贵胄、满族领袖，可能直觉到已受到注视，所以在《霖 赋》、《蜗 赋》中，一再自我警惕，韬光养晦，以 藏而易安的蜗为师。此外，他又以 白芬芳，深隐于 的水姜花自喻，作《水姜花赋》：“晒姜花之独 ，挺 质而含香。赋白华而比德， 玉树而 芳……”赋及水姜花的隐 ，溥心畬写：

信沼沚之可托，近山林而得地。履 则亨，居 为贵。陶 处 ，管宁在 。免 之斧斤，任蝥螭之羹沸……

赋中，溥心畬藉水姜花隐喻自己的处境和心志：

②《玉堂文集》卷上页五。

姜花白兮河湄，去高陵兮居卑。彼君子兮 世，怀 履兮 悲。②

溥心畬每遇古 、瓦或斑吗的古 ，常亲手拓印，加以讴歌咏 ；遇有状特殊的鱼类也不例外。比目鱼常为文人墨客比喻为夫 之爱——“鸛鶒情深”，在溥心畬的朱拓中，则另有寄托；象征浮游江海，不受羁绊。他在拓本上 ：

比目浮江海，闲游逐 ；不随鲢与鲤，辛苦跃 门。

心畬手拓并

故国的春天，积 未消， 梅盛 。杭州超山与孤山的遍地 香，横斜的 影，在心畬脑海中萦 。于是展 写梅。虽写胸臆间古梅，但多直 ，不似一般画梅者，一味求其屈 多 ，故作 古之态。心畬自 ：

野渡浮烟水色空，扁舟曾过碧 东，岁 天末无芳草，何处 篴箫  
月明中。

辛卯春 玉堂中画梅，心畬 并记<sup>①</sup>

①《溥心畬  
书画文物图录》  
绘画图五三。

一九五一年春天，一位四十岁左右的陌生人造访溥心畬的临沂街寓  
所。

溥心畬一手拈着香烟，一手不停地点染，一面倾听访客说明来意。

万公 ，字大铤、亚 ， 江嘉兴人。一九四九年游西 南山路的烟霞  
洞时，他见到前一年秋天溥心畬在洞壁上的 诗，诗意既佳，书法尤妙，乃  
以所携相机拍下。到台 后始知名传 迹的三绝大师就住在台北，特来拜  
访。

溥心畬看了一眼当日 壁诗的照片，待眼前画 告一段 后，随手取  
了一片宣 ，赋七绝一首：

孤 浮海等飘蓬，今日逢君离乱中，曾向烟霞 壁，不才 比  
碧 。

随即 了上款。万公 知道是为他所赋，喜出望外，视同珍宝。此后不  
时到溥府 ，一般人只知道是心畬旧识或好友。数年后他陪心畬前往泰  
国和中国香 办展纳和旅游，驻外接待人员则以为是心畬的秘书。心畬逝  
世后，万氏在台 《传记文学》卷五期五页四八，发表《西山 士的几段  
事》，作者简介称：

“王大铤先生， 江嘉兴人，现任 行政院参议 。”

溥、万结识后四十余年，有人在书中透露，万为国民党政府迁重庆期  
间情报人员，来台后被安置在调查 中，并因人 事地于第二处上 置  
“研究委员会”，万为 会主委。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已经退休寓居 国休斯顿的万氏，将他收  
藏的溥心畬书画捐献给恭王府花园时，才透露出他与溥心畬接近、交往的  
使命，据北京学者包立民的说法是：

“ 行台 当 交办的，不让溥心畬定居海外的特殊任务。”<sup>②</sup>

②《中华儿  
女》月醒一九  
九〇年二期二  
五六《合浦珠还  
万里归——记  
籍华人万公  
》，包立民撰，  
北京版。

在北京恭王府萃锦园大戏楼行书画捐仪式时，万公告溥心畬的族人和弟子说：他虽然奉命监视溥心畬，但他了解心畬的人品和学术造诣，一直把他当朋友对待；溥心畬也始终不知道他所负的监视他的使命。

万公从容，心畬生前，不时取出萃锦园的照片，表示对故园的一念。因此他捐献遗作的契机是：

“一则出于合浦珠还，物归原主；溥心畬先生给我的东西，如今还给溥先生诞生和长期居住过的地方，以慰故人于下。二则有感于当前我国（海峡两岸皆然）书画界一些气，欲激浊扬清，对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书画艺术有所助益。”<sup>①</sup>

①《中华儿女》月醒一九九〇年期二（？）页六〇《我捐溥心畬书画的契机》，万公撰。

至于怎样才能收集到溥心畬作品，万公也在捐仪式后的访谈中，说出他的：“（李墨云）懒于家务，更不协调，但溥心畬是一个食家，怎么办只得自找门路。”<sup>②</sup>

②《中华儿女》月醒一九九〇年期二页五六《合浦珠还万里归——记籍华人万公》，包立民撰，北京版。

于是万公，知其所，投其所好；他与认识溥心畬的商人和公务员，合组了一个聚餐会，采取罗汉请观音的方式，每请溥心畬聚餐一次，每次溥心畬都会准备一字或画，给当东做东之人。每半年，这些“罗汉”们，还可以各得一件较工细的作品。

在《西山士的几段事》中，万公说出了另一高招：

“如要特别精细或指定的作品，就招待他到北投温住上几天不可。”

至于万公所说，溥心畬一直视他为知心好友，对他的真实身份、与心畬交结的契机毫无所猜，似乎也低了溥心畬的警觉心和智能。

有一次，心畬对来往密切，与他谊介师友之间的方五，隐指万公说：“此人很可怕。”

一九五六年，溥心畬在日本乐不蜀，台方面各种关于心畬未来向的传言纷纭。万公奉命，将偕李墨云前往东京催驾台。溥心畬自日本函托万公到陈雋甫家代办一些事情时，曾暗中函告陈氏夫妇，意思是万公乃是之人，不必与之深谈。

其后，溥心畬结束在日本一段自由生活，与万公、李墨云台前，曾黯然神地问：

“万先生,您说,我回去后还出得来阐”

“当然出得来。”万公的吻,随安抚心畬的,也是一种承诺。

台数年后,心畬旅行泰国和中国香时,万公和李墨云护驾,紧迫盯人。溥心畬心下了然:再想如同在日本时,断了线的筝般自由翱翔,恐怕是不可能了。

溥心畬画多仿古,一九五一年农历四月挥汗所作《琵琶行》,不知有何稿本为据;或是别出心裁,其画面位置和古人笔下的《琵琶行》大异其趣。

白居易的《琵琶行》,一开头便地画出主、客别的江干夜景:

浔江头夜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酒欲阶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千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面。

画人、画景,难画声;一般画《琵琶行》的人,多循白居易开头这段写,画岸边仆夫提灯牵马,远处船只隐朦胧,以示夜幕低垂,秋江萧瑟。离岸不远处,客船轻移,舱中主、客似有所待,后舱童子,忙整盘。岸树掩映中,别有一舟,微露船首和船舱一角,其中半边粉脸,就是尚未过到客船的迟人了。

溥心畬画中,全然不画舟船和江景,几乎以整个画面行书白氏《琵琶行》诗,只在画面中下方,白一位琵琶女子。一行行笔势飞的行书,仿佛就是从琵琶中迸溅出来的音:

大弦嘈嘈如,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杂,大珠小珠玉盘。间关莺语花底,幽咽流水下滩,水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通看来，白人物下方仅留的一小片空白，在充满律感的书法托下，真有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感觉。款署：“辛卯四月画琵琶行图西山士溥儒”。

这年农历八月，大千到达台，离别将近两年的好友重聚，对生活单调的溥心畬而言，是件快事。当他前往明山探访大千时，氏作色《芍药花》轴<sup>①</sup>为外，两人又合作一《荫话旧》轴，大千所画边话旧的两位高士，一看便知是溥、二人的写照，峭壁古，出于心畬手笔，并五绝一首：

壑如此，清满角巾，相逢话云水，疑是避人。

心畬画并<sup>②</sup>

①《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页四三六。

诗中，显示出两人乱世隐居的志节。而大千携带来台的顾闳中《西熙载夜图》、董《图》、黄山谷的《大同手卷》，更使珍藏古书画尽遗于大陆的溥心畬大饱眼福。

②《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绘画图二九三。

一九四九年冬天台北一别，大千由四川迁抵香之后，曾到印度阿旃临摹古国壁画，率与子旅居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大吉岭，绘当地光，并在印度和中国香等地行多次书画展；这使困处台一之地的心畬，不无感慨。两人相同的一面，则是同样地离乡背，对家园、族党充满了怀念。这种乡怀人的情绪，在溥心畬的辛卯重诗中抒发得漓尽致：

北台带斜晖，卷潭云黄叶稀，别恨暗生登阁酒，离尘空振渡江。关山有兵犹隔，天地无情不归，佳节年年忆兄弟，烽烟况问首薇。

——《九日登圆山》<sup>③</sup>

③《南游集》页一七。

江申，安徽歙县人，二十四岁自杭州来台，时间上与溥心畬抵台在先后之间。

在杭州时，他曾于报端读过溥氏诗文，心怀景。任职基隆校之后，

幼读古籍,青少年时代便开始学习书画篆刻的江 申,想一遂拜师之愿,把近年诗作和毛遂自荐的信寄给心畬。但,将近一年之久,如 沉大海,没有回音。

一九五一年冬,对跻身 玉堂门下早已绝望的江 申,忽然接到溥心畬回信:

“江君鉴:久游归来,承君远辱书问,观君文藻翰墨,求之今世,真如星凤。儒讲授之余,只以丹青易米而已。读君来诗,取径至高,择言至 ,有时来此,至愿奉接谈论。”<sup>①</sup>

江 申见信,喜出望外, 上脚踏车,由基隆直奔数十里外的台北。

溥心畬觉得眼前这位青年,诗的规模不 ,但换韵过频,勉励他多读《 明文选》,勤研名家诗 。心畬说:

“学古人者,在于识得古人意旨之所在,得古人之精髓,不可率意为之,必为识者所 。君可勤读古诗,细玩其何以换韵,何以不换,自可领悟。”<sup>②</sup>

使江 申印象深刻的,是 长各类乐器的溥氏,把换韵比之于 的转调:

“盖换韵往往转意,如 之忽然变调;类 关之三叠,黄河之九转。若随意换韵,徒见意尽气阻,了无声调。”

近年来,溥心畬从学的弟子日增,包括师大在学的学生,富商巨宦的子女和 ,意欲在出国前 猎一下中国传统艺术,俾在外交场合可以一展身手的官眷,以及有志于从事艺术工作的各界人士……

其中有正式 头拜师和寄名弟子之别;一般而言,溥心畬对 头弟子督导较严一些。

学生中,因各人家境不同,有缴学费,不缴学费,及 礼物轻重之分。这时把持全 的李墨云就有青、白眼不同的对待方式。分书画稿时,也以此作为斟酌的依据。

生活清苦的江 申,在 玉堂所受的待遇,也就不言而喻了。他在《春 化 话师门》(溥心畬书画特展专 演讲)中回忆:

“ 时家住基隆,在一所学校任职员, 水有限,买车票到台北去找老师,亦得 量一番,所以很少去看他,使得老师很不高兴。”<sup>③</sup>

①《江 申逝世 年书画展》之《江 申先生年表》一九五〇年条。

②灵沅馆楷书《失林昏》(其四),溥毓岐抄录提 。

③台 《艺术家》月醒 四三页一四六《春 化 话师门》,江 申演讲记录。

当溥心畬知道江 申生活清苦之后， 但不再责 他少登师门，反而安慰他说：

“言诗不可谓苦，只可谓忧；若是学生阔气，能够奉养老师，老师有钱也 帮助学生。”

溥心畬的语意，虽说师生有通财之谊，但，能 真正资助有才气可造就的学生，实 他所能做主。

一九五七年江 申自基隆迁居宜 ，登门就教就更为不易，因此多靠邮寄诗书求正，每隔半年左右，才 见一次。因为江 申书法和国学造诣深，所以心畬对他的指导方式也与其他学生不同。见面后，往往江 申呈阅近作，师生二人就相对吟哦 论起来。次及书法进境和所读古人诗书疑义，二人娓娓而谈，有如闲话家常一般。看在李墨云眼中，无异是 费溥心畬写字作画，开辟财 的时间，冷言冷语也就随之而至。

## 第 贰 拾 贰 章

## 溥生

一九五二年，一家纺织公司在台北成立。当知道溥心畬以遗老自居，固于“不事二朝”之节，坚辞“国策顾问”等职，乃示意事者把心畬列名董事，以车马费补清苦的生活。为时大两年。容天圻在《溥心畬传稿》中写：

“月董监事月酬劳，维持生活是毫无问题的，这样过了相当时日，溥氏的艺术声望逐渐传播出去，学艺求画的人剪绎于途，束脩润笔的收入也为可观……大家认为他已不要这个虚衔了，故在新董监名单中，未将他列进去。”<sup>①</sup>

日，心畬前往台北重庆南路的世界书店寻找古籍。书店为他介绍一位李姓的访客；一暄之下，知为世交，谈及前朝往事，不由得感慨系之。

李宗侗，乃同光年间名臣李鸿藻的裔孙。李宗侗悉前朝掌故，恭王府和醇王府在晚清政争中的联合与对抗，说来如数家珍。谈到心畬早年珍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更是本本，了如指掌。

“这部帖说起来话长，这是陆机所写的真迹，的价值远超过三希之上。《渠宝》登载以三希为最早。而三希中的三王（王之《快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恂《伯远帖》，是为三希）是东晋的人，陆机是西晋由入洛的人物……”<sup>②</sup>

<sup>①</sup>《画余随笔》页一〇〇。

<sup>②</sup>台《传记文学》卷四期二页三四《敬悼溥心畬大师——兼清末醇王对恭王政争的内幕》，李宗侗撰。

这样比三希堂三王帖更珍贵的书道瑰宝，何以未入《渠宝》登录之内？原来，此帖乃乾隆皇帝母亲孝圣皇太后所藏。太后崩后，依遗命传爱孙成亲王永瑑——故成亲王，名“替晋”，意在珍视太皇太后遗及此帖的无上价值。恭亲王奕訢，则得自成亲王后裔贝勒载治。

光绪七年，恭亲王曾替后谥为“文正”的李鸿藻。李氏以皇家故物不自藏，留数月后，拍下照片，倩人奉还恭亲王，以后才传到心畬手上。

李宗侗娓娓道来，连深于考证的溥心畬，也听得津津有味。说到《平复帖》，经傅沅叔介绍，由心畬转手伯驹，藏于泂京大学，后有珂罗版印刷问世，心畬愧悔交集地说：

“早知如此，此帖由府上保管更好，当不至卖。”

此帖手于民国二十六年，心畬因办理母丧，钱孔。但，无论理由为何，传家至宝未能世守，总是一件难以弥补的憾事。

溥、李两人，谈得投麻，当晚即由世界书做东，吃家乡味的涮羊诚，使两人谈得尽兴。此后更时相过从，李宗侗成了溥府的常客。

心畬一九四九年秋冬抵台，转眼已迈向第三个年头。他许多大陆来台人士一样，以为不久内战结束，即可重故园，重拾黄金般的家业；难连墨云都说：“回到北京，什么都好了。”

无奈，岁月蹉跎，许多中年以上的来台人士，渐渐产生一种归乡无日，将永离大陆亲人、家业和庐的装虑。

一日，溥心畬蓦然发现依在篱边的琐，在梅过后，然长出来；真是岁月不饶人，一种老骥伏枥的悲凉感，袭上心头。乃作《琐生》图，作歌图上<sup>①</sup>。曰：

<sup>①</sup>《南游集》页十九。

海恒，卑湿，琐生焉；昔泂太子丹乌头白而去，今琐生，余其归与？且琐如是，劳可知；为琐之言，作为是歌。

歌中之琐，先是自老旧与：

……琐兮琐兮谁所使，叶飘半床水，拥琐驱霾复集，荆皮

断裂 生尾。中书发 老无用,烈士 年长如此。

接着是“ 琐”对主人和时势的感 ：

为我寄言釜与 ,好共 瓢事君子。田光荐客恨衰朽, 据  
徒尔为。老骥伏枥志千里,黄 垂翅中心悲。我欲长歌将何补,烽烟满  
地 在宇,世衰不见洸 王,谁向金台 尘土!

从溥心畬一九五二年四月赋《感遇》诗十四首<sup>①</sup>, 可见离开大陆  
和三年旅台的生活景况。其中第十二首,不但 画出墨云辛劳,毓岐腿疾,  
也写出 帐授徒的清苦生活:

堵 叶, 秋 驰,荆 勤 ,粉黛常不施。天冷儿病  
股,行路如 离,馈 可受!却之终废辞。 帐教童蒙,授之书与诗。  
束脩献所贽,期受乃其宜,孤陋诚 闻, 谓为人师!

第十首 写一位地方小吏,手持 籍,检查 境卫生、防空洞,并点视  
役龄 子的情状。当不良于行的毓岐出来应门时,小吏见他根本无法服兵  
役,不但未予应有的同情,反而大为光火:

……童子出应门, 踰一足 。吏见稚弱 ,短发怒如戟。……吾  
生命在天, 将焉避!

义子毓岐天冷时发病的 湿症与关节 ,诗中数次提及。墨云在北京  
时对稚龄毓岐所造成的 ,心畬似乎一直怀有一份歉疚,并 有所补  
。最后一首感遇诗,和他前此所作的《蜗 赋》、《水姜花赋》,以及两年  
后的《旅铭》,应属同一脉剪——与世隔绝,泯灭浮名:

清 振 竹,零露发芳 ,声闻耻过情,浮名迹应泯。逃荣欲凿  
,畏人 长 ,用 力不 ,念此心 。景行慕夷 , 贤希曾 。

①《溥心畬  
书画文物图录》  
书法图四手书  
《感遇》诗十四  
首,《南游集》页  
二十则仅录其  
中九首,内容与  
手书本小异。

全生学山木，疏道同朝。幽人怀广居，缅彼箕山隐。

生活逐渐安定后的溥心畬，授课之外，往往利用下午时间从事著述，想在儒学方面，有所建树。饱学的他，以经解经为其所长，《尔雅释言经证》、《毛诗经义集证》、《四书经义集证》及《玉堂画论》等，一系列著作，均于一九五二年前后墨。

每晚八九点到十一点多，心畬授课、著述和写字绘画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他盘腿坐在画案后面特制的宽大木椅上。新的香茗，一接一燃起的香烟；不过他吸得不多，点燃后便予在案边，他喜欢看一种的烟雾，因此，案边留下点点的装饰。

一部分学生，加上识的访客，章宗、李墨云和毓岐也都出来凑热闹。饭后稍事休息，或看几章武侠小说，再经过片刻跌坐休息的溥心畬，显得精神奕奕。虽然是休闲的时间，只是他眼前仍然摆着笔墨砚，与工作时并无异样。

时事新闻、艺林韵事、电影新片、鬼故事……主客之间，谈笑风生。只见溥心畬边说边听，又写又画。有时故事讲完，已活灵活现地从他的画笔流泻出形象来。有的成了他编著《华林云叶》的题材。

心畬信佛教，师友中不乏世外高僧。但他也很喜欢开和尚的玩笑。他常说一则调侃和尚的故事：

有人到玉堂，请书“四大皆空”四字。和尚欢喜持去，心畬告访客，“四大皆空”别有一解：“眼大无神，耳大无轮，大无准，脚大无根。”闻者莫不捧腹。

官夫人，初列玉堂门墙，请心畬为取字。心畬略一

说：“你叫‘半千’好了。”

官夫人问“半千”是什么意思。心畬告以明末大画家贤字半千，极为有名。官夫人问：

“我当得起阐”

心畬表示，当之无愧，不必过。官夫人喜于色。

心畬谈及这件往事，眼睛一亮，以一种好玩儿的吻说：

“半千者，五百也；意是 的二百五。”

谈笑声中，溥心畬也随兴画几笔山水或花 画，写 小对联， 在场的学生和访客 。 的方法，是有人在 上画线，众人在线端 名，中 与 ，饮开线条彼端便知。座中有幸 者连连中 ，也有人 到公认的神来之笔，众人纷纷让幸 者买 、小 包子、冰 之类请客。当时心畬印章尚未控制在墨云手中， 款用印，尚不受限制。数年以后，印章既受控制，可能也嫌 过程敷衍，乃把“ 画”改为“排班画”；顾名思义是依 受 。刘河北与安和所得 书画，也为数不少，是拜师学艺的另一收获。

参与 玉堂夜话的学生，有刘河北、安和、萧一苇；陈雋甫、 咏香夫妇偶然前来。访客则多知名之士：

王 云是台 教育厅专员，偶尔参加夜谈之外，日间有时代表教育厅长 名贵的墨和一些较贵重的日用品，以示照顾名士之意。

王壮为，是金 书法家、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授，心畬来台后的印章，有多方出自王氏之手。壮为自言，看报时“先看武侠小，后看国家大”，和心畬除了是书道同志，以武会友时，恐怕也是华山论剑的伙 。他也是偶尔造访，并 玉堂常客。

李猷，服务于金 界，是心畬诗、书的同道， 名“红并楼”。他暗中摆心畬卖画存款，以备为毓岐医腿的不时之 。李氏兼为台 国史馆工作，收集资 ，为溥心畬作传稿。

方 五，心畬来台早期，几乎是每晚必至的访客，后来心畬利用日间到方家作画，晚间他便很少再来。方氏出身于上海洪门，在红帮中属“同”字辈，辈分比上海杜月笙的“悟”字辈还高，以 大 棉 到台 ，及在北投经营房地产致富。

神秘客万公 ，还有 薇 及对面邻居 公 ，都是偶一临之的者。这些晚上访客，来时常带些水果冰棒之类，以助谈兴，墨云也 表欢迎。其中心畬称为“十点半”的是严笑棠。严笑棠在中和经营 当业和一些别的生意。他以古日轩 烟壶和大金花牌 烟为贽见礼，又以当时台 买不到的古墨名笔馈 心畬。 求书画的润笔也相当可观。无论心畬作“ 画”，或作“排班画”，严笑棠都是忠实的“会”友。因此，收藏心畬

书画,难以 数。

夜晚访客中,祖籍安徽怀宁的刘文腾,早岁留英,获纺织博士学位。抗战期间 国,策划纺织工业。来台后,从事多种实业,并兼任交大及台大教授。

刘氏热爱书画,又同为“国大代表”,遂时时与心畬往来。无论他重金求让或晚间心畬挥毫替 ,刘氏所藏心畬书画,为数相当可观。刘文腾所藏心畬作品,以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居多,其后心畬还为刘氏书额。一九八一年,刘文腾逝世,遗命其子女将心畬书画一百零三件捐 台故宫博物院,是心畬艺术 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首 。

溥心畬曾面告萧一苇,晚上前来目击写字画画,最能受益。住 师门的刘河北与安和,最能 会其中的妙处。

河北曾 容 下笔作画时,如有神助的惊喜:

“学艺二年间,老师并未教画,只有晚上老师画“ 画”时,在后面看老师的笔法、结构及 。由看而领会老师艺术的神髓。一次,老师友人 的小星,请老师画人物,我受命为老师代笔,以三天时间画完。画时,每一笔都有得自老师笔端的韵味,又好 很自然地 会成自己的 诚。不意,溥老师看了大为激 ,并 了他自己的名款。”

十一点半左右,水果、点心分食一空,访客陆 告辞,留下的是一片杂乱,和 终人 的空虚。

## 第 贰 拾 叁 章

## 望云山 待新晴

刘河北与安和住在心畬家中，和墨云共居一室；没有独自的房间，感觉上全无隐私可言。

夜深了，北外面传来一片虫。前面终人的画室，在月光照射下，显得空荡荡的。有时，心畬嫌毓岐中翻，扰其清，会临时把他“逐”到画室中去睡。孝华由宜调到台北，有时夜家中，也在画室打地，但不在家用膳。与墨云卧室隔着门的东屋，不时传出章宗浊重的声。河北视低矮的天花和墨云的眠床，心中有种无的压力。

有时河北从中惊络，中似有人进出东屋，心中感到困窘和恐慌，也为慈父般的老师感到忿忿不平。

除了黎明即起，忙的刷洗等工作，和勤于习经、练字之外，作为老师助手的压力，也相当沉重。

只有书大字的时候，溥心畬才用现成的墨，其余全日所，一律要用研墨。因此，研一大池墨水成了学生们轮流负担的苦差，直研得臂痛。

另一繁重的工作是把古画或古画印刷品，先用大尺大，再以透明墨下，心畬作画时勒轮廓。这种工作，在北京时多由毓崑担任，在台就安和与刘河北身上。

心畬解释：

“有些人认为我不创作,其实不然,我没有一画没自我精神,也没有一画,隶般地抄袭古人。藉古人骨,发挥自我笔墨、精神,是国画的特点。”

长期弯腰榻榻米,就着矮图的结果,使河北怀疑,后来患肺病瞭,是与此有关。

虽然在艰苦的境中,尽力操作和学习,但河北直觉到们已成墨云和章宗心中眼之人;从师三年的愿望能利完成,恐是未知之数。

台过后,篱里篱外,花木狼藉,刘河北触景情,肉《行香子·台之后》二阙:

从师之途已将断绝,立志继力。

八表昏,疾,时间泣红惊。泥深潦积,何处行!  
怕树儿颤,叶儿乱,作秋声。

扶起,收拾残英,望云山待新晴。丝断也,犹自经营。  
看一回断,一回织,一回成。

不知从何时起,咏香的画室成了避;上自心畬,下至孝华、毓岐、河北等,遇到委屈或苦闷,就分别到咏香处寻求安慰。咏香有时,更做几样味,使他们消消火气。

心直快的咏香,对墨云称“师姨”而不叫“师母”。据说,墨云过去不过是韬华房中的“陪读”侍女,陪韬华听溥心畬讲课。咏香常说:

“想当年我去看韬华师姐时,墨云还要给我端茶呢!我眼见一步步在变;如今飞上头,做了凤。”

咏香虽然经常招待心畬佳味,但对一向胸无城府,藏不住话的心畬,却有所顾虑。

每当提到师姨气焰太盛,和在北京大不相同,老师应有所作为时,好面子的心畬,总辩称他绝无“季常癖”。结果却把话传入墨云耳中,引来问罪之师。对这位恩师,既想帮助他、安慰他,却又不得不有所保留。

心畬对墨云和宗所表现的宽容和隐忍,其原因可能是:

以心畬的地位、声望和学养，且较墨云年长二十几岁，既不愿与之争吵，也不欲家庭隐私扬于外，故对章宗的喧宾夺主，很少之于色；加上他在日常事务上，依赖宗甚深。

传闻，溥心畬把心中的痛苦和不满之语言的，只有几次：

一天晚上，又是家人与门生访客集，围观心畬画画的时候。言谈间，心畬忽说：

“昨夜，见我变成了头乌龟；据说是为了。我想，既然，当乌龟就当乌龟吧。”

说完，室一片默然，章、李二人，首起身离去。

在时间上，与此相近，溥心畬在师院艺术系课堂上，也说他中变成一只乌龟。说完，并在示范用的宣上画了一只栩栩如生的乌龟。学生久闻老师家庭的复杂关系，心中暗自摆这位名传中外的宗师难过。

一日，王壮为往访玉堂。叙话时，心畬是有感而发：

“朋友，不可闭！”

宗在座，然而去。

说得较为露骨的一次是，心畬和墨云因故争吵，心畬高声询问：

“一家人不一家人，两家人不两家人；成何统！”

一旁的门生，听得面面相觑，为。

另一次，心畬和墨云似乎为类似的事情发生激烈争。心畬中的烟地上，弯腰捡拾时，所的旧，嘶的一声迸裂开来。安、刘二人眼见当年锦衣玉食、一百诺的王孙，如今有家同无家，生活乏人照以至于此，心中一阵楚。

时近心畬生日，们暗中与母亲商量，由刘母款，合买一件箭团花，缝制后作为寿礼。心畬一见就说：

“好，正是我喜欢的花色！”

试后，乐得如孩子一般。

容天圻在《溥心畬传稿》中写到心畬一九六二年悼念罗夫人诗中的“后死良，空教百感侵”，不禁沉痛地表示：

“后死良，空教百感侵！可见他有生不如死的感慨，其中哀痛可以想见。究他为什么会这样痛心呢这是人家的家事；了解他的人，不忍言，知道的人，亦不愿言，这里不谈也罢。”

但,心畬《感遇》十四首中,有两首提到子(墨云)的劳瘁,质得经常不施粉,并与他一起安贫乐道,过着淡的生活。

墨云的仪态、待人接物的言谈度,弟子访客往往心照不宣,心畬在北京的族人,至今提及仍不免头叹息。

然而,在溥心畬诗中的墨云,却是情万种,楚楚可怜的人:

瘦损腰围吹巾,清秋卧病翠,晓妆才罢西冷,手泐点不匀。

中花对鬓边花,帘前唤茶,笑云系罗带,醉来颜色似流霞。

——《李墨云夫人诗》<sup>①</sup>

①《溥心畬书画稿》书法页八,香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艺术系丛书。

一九五三年初,农历新年在即,安和因父亲生病,刘河北因帮忙家并备回家中度岁,请,回台中。

但二人后,却发生了变化,据说章宗对心畬表示,不必让我们回来了。河北从心畬书信中,感到将被迫中止学艺。恳切地写信给心畬表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希望能再台北,完成从师三年的心愿。

但是,河北此信到墨云手上时,却为心畬带来轩然大波。墨云指责他不与河北书信往来。

而墨云向毓岐套话,毓岐却表示欢迎二人重回玉堂。年已十八九岁的毓岐,因此受了一顿责。最后,刘河北托人向李墨云表示,如能回去,愿意照章缴费,自行在人家中食,才平息了这次波。

然而,经此变,对家道原就中的刘家,无异上加霜。刘河北容经商失败,近年在北投经营农场又告失败的父亲:

“此时,父亲在北投开农场,骨瘦如柴。有时带些新鲜,前来拜访心畬师及探视我时,墨云拒收,溥老师总是亲至关,抱起,看了又说:这真好,我爱吃,我爱吃。因此,老师与父亲也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在家庭经日益拮据下,缴费习艺两个多月,到了一九五三年夏,受邀到台中沟子故宫临摹古画,才告别了玉堂。

安和以父病及当时家境,未再回玉堂,留在台中自行习画,偶尔北上探视心畬,或请老师画及跋。

## 第 二 十 四 章

# 何日蛰 乘雾起

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二年间的安定生活中，溥心畬授徒之外，  
《尔雅释言经证》、《毛诗经义集证》、《四书经义集证》等一系列以  
经证经的著作，逐渐完成。

《四书经义集证》手稿，于一九五九年由台北图书馆以十万元购藏。  
学者认为，此书既是心畬国学上的成就，更表现出他在书法上的造诣，为  
其经学和书法的

《玉堂画论》的完成，是他在艺术上的另一贡献。

心畬《玉堂画论叙》，完成于一九五二年农历九月十四日，原为  
《论画》，另撰《论书》文，二共三千余言。一九五八年，心畬行书一过，  
并合所撰《获解》真书为一册，名《玉堂论书画真书获解》，此帖由  
台北世界书局出版。

心畬受王孙孟頫影响，主“书画同”，画论中多及各种书的  
笔法和墨法，故《论书》、《论画》二文，和《玉堂画论》一书合观，才能  
相互发明，然贯通。

画论二十二中，论画山、笔法、傅色比较而详细，无论证之心畬  
平日创作或教学，均一本这些原理原则。论服饰，则多于《左传》、《汉官  
仪》、《说文》等古籍，考据制，务求使所画人物的服饰和楼台之类背景，

合于时代礼法和制度。

中国历代书画理论，浩瀚无际，心畬博纳群书，纵观古今名迹，因此很难界定心畬书画理论属于何门何派。主要是他学习、探 和创作过程的经 之谈；或摘取前贤论说，择 固 而已。其独特的经 和见解，有时也特别加以标示。例如《论舟》 有一则：

余 游西 交芦庵，见浅水岸边 舟，白鹭立舟底，残枫疏 ，秋色斑然，谓古人无此本。造化之 ， 有尽乎？

心畬授徒画谱中，一再强调用笔的起伏顿挫变化，在《论用笔》 中，则 唐代特制竹弓为喻：

“唐时有以竹弓击 者，能陷入坚壁数 。其制弓之法，选初生之竹，范以 阑，使竹蹙蹙其中而不得 ，每尺生十节，制为弓，力如铁背，捣 豆铁屑为 ，一击而 碎，因其节蹙而弓 也。用笔之法，一点一画，必有起伏顿挫者，与竹弓一尺十节，皆一理耳。”<sup>①</sup>

①《玉堂画论》页六六，溥心畬著，台学海出版社。

心畬《玉堂画论》手抄本，推测起码在三部以上：

一、台 教育部本。一九五六年六月，《学术季醒》全文发表，底稿与 台 教育部者，是 共为一本，不能确知。

二、一九五四年，心畬应邀赴台中师范学校演讲， 台中私淑弟子安国均一本。一九六六年，安氏选溥氏书画百余件，瀾为《玉堂书画集》，附《玉堂画论》于后，由台 中奏书 出版。

三、入室弟子萧一苇一本，替于一九六一年，一苇与所藏心畬山水册页，并视为传家之宝。其后画册为文姓所 ，辗转为羊汝德所得，萧氏深感翰墨因缘，流传有数，不可遂一己之私。后经 弃子和高 介 ，由 欲出版 书的台 学海出版社李 馨于一九七五年秋出版。

彭醇士 心畬画论辞旨渊懿，与孙过庭（虔礼）《书谱》并 。

心畬画论由台 学海出版时，距其逝世已十二年，值其八十 诞未久，生前好友王壮为行经心畬临沂街故居，见房屋依旧，篱边荒草藤蔓，木深锁，显得久已无人居住。一种 流云 的悲凉感，油然而生，归作《玉堂画论》诗四首，各缀以 ，抒写心中的感叹。第二首专论心畬此书以

诗喻画的独特：“将诗喻画世无人，几辈如公学独醇，经义书情共陶写，最难及处是天真。”诗云：

“论中以诗喻画，妙状重理，或引 ，画证名物，今之画史，谁语于此者！”

《玉堂画论》付后，倩江 申校对并作叙。校、叙之外，江 申征心畬替同门胡文 画谱手稿，附于画论之后，使心畬文图得以对照，画论、画谱功能，互相 显。

溥心畬在画论傅色 ，对傅色说得 为详尽，对习画弟子更 教导；重点全在染色时的 次和耐心，使画中火气全无，色彩沉积。心畬用色另一要 ，便是细心观 和分辨自然界的色彩。

次，好友方 五以一 图请教，心畬在回信中表示，传神傅色，可称能品，不过仍有 要斟酌的地方：

“余昔养 观之甚详：头上隐藏 毛者名 花 ，不能学语。

则头上隐藏红毛， 则见其红毛，应作淡朱色。此画朱色太浅；且朱色作一 ，如花之内瓣， 生。 之目，目外只有白皮边缘，边缘之内全是黑睛，与白色边缘相结，绝无深黄色在黑睛之外；此与他 特异之处。

舌爪三处，皆灰黑色，不可加花青，爪上横文，尤不可用粉画，只宜用稍深之墨画之。此数点万不可 ，酌改为 。”

一 画中的 ，他能指出 么多应注意之处，可见无论自然和绘画，他都能观 入微。

喜欢游山玩水的溥心畬，在勤于著书立说的一九五二年，游踪多在基隆及台北近郊。如 人洞、八堵、 止、银河洞等地。其时来往得特别频繁的友人，则为刘文腾和方 五。二人财力雄厚，广收心畬书画作品，所藏量多质 ，算得上心畬艺术的赞助者。心畬与方 五，交往达十余年，留在方家作品数以千 。一九九六年冬，方 五以九三高龄逝世后，所藏心畬作品及文献资 ，一半 押让售藏家和骨董商人，余者藏箱篋之中，待价而 ，缺乏有系统的整理研究， 为 惜。

心畬游 止静修院，访慈航法师，得五律二首，一首收在《南游集》中，一首行书 刘文腾<sup>①</sup>。

①《南游集》页十八,《溥心畬先生书画特展目录》图九七。

游银河洞为端午前一日,也得诗二首,一首行书 刘文腾, 绘银河洞清幽神秘的景观:

夜 已出岫,朝云犹在檐,烟罗垂密 , 瀑闪飞檐。地回闻  
,山高却暑 ,芜 种,采撷不盈檐。

书 方 五的银河洞诗,写景甚 ,是对银河洞的远观:

天削玉芙蓉,千岩华黛 , 飞犹作 ,云 不成 。远树窥高  
,港潭隐卧 ……

心畬诗文,常联想到“ ”、“卧 ”、“蛰 ”之类;例如同年揭秋八月所作《高士图》,孤 下面,隐者独 ,一手持杖,一手 远望,好有所期盼。行书 诗:

压 烟 ,百岁霜(按:疑漏一“干”字)尚郁盘,何日蛰  
乘雾起,天 罹鹤入云端。

一九五二年端节前的银河洞之游,这位年近耳 的旧王孙,已有时不我予,垂垂老 之感。

行 在入山小径之间,暑热难当,心畬汗流浃背,脚软筋 , 步维艰。方 五头戴斗 ,一手持扇,一手扶掖心畬而行。心畬为 五行书银河洞诗后,诗 中记 当时情景,并在左下角作一小图,亦生平少见之作。

平时用钱了无 色的方氏,也并 全不 较,比如在 景名胜,心畬住 阶食、洗温 浴,如北投凤 阁、日月潭 碧楼等,花费虽由 五付,付款收据与发票之类,方氏保留至今已近五十年。知心好友固有通财之义,但心畬也知道在适当时间,酬以精心之作。

一九五三年春天,溥心畬由于安和、刘河北两位朝 随侍笔砚的弟子离开 玉堂,因此农历年过得郁郁 欢。年初应台中师范学校校长黄金鳌之邀,前往台中为 校教师演讲,也算 解一下多日来的郁闷。

大 一九三四年左右，北平第三中学街 私立艺专王姓校长，邀 北平藏家和书画专家，鉴 新得王 之墨迹，金鳌亦为座上宾。当众人对王之书赞不绝 ，一致断为真迹时，心畬后至，稍一浏览说：

“此 真迹！”

在场人士，一阵 ，王校长更觉 兴，面露不悦之色。心畬表示：生平所见王 之古帖无数，真迹存世绝少，多为廓肉之物。又指出王书的一些特征，佐证其说。

这是黄金鳌和溥心畬论交之始。一九五〇年，他们在台中重逢。

这次台中之行，事先心畬曾函示安和与刘河北二人提前到月台等候，车一停下，心畬 先步出车厢，拉住两人的手说：

“我想我的学生了！”

墨云和宗 随后下车，墨云脸色 为难看。

心畬一行仍旧住台银招待所，晚间由黄金鳌 招待。当时黄校长单身在台，他调教的女佣能做一手好 ，师生、故人重聚一室，又有 食当前，心畬多时的心中 霾一 而光。饭后心畬 笔墨，为女佣作小画一 ，木桥小 ，岸边杂树缓坡，一小童牵 徐行， 为《秋林归牧》。

女佣把画拿在手中，感到 。据说此画未久即为黄金鳌以二百五十元买下，并在溥心畬逝世次年元旦的纪念画展中，公开展出。

## 第 貳 拾 壹 章

## 鼠辈纵横总不知

一九五三年农历正月，溥心畬往台中演讲前后，感于官场及社会的一些现象，令人忧心失望，作《竹 清 》图。在凉椅上的高士，一手持 ，一手 颔， 然入 。足边两只老鼠，其中一只肆无忌惮地 扯高士脚上便鞋，他却浑然不觉。图上行书七绝一首：

外清 丝，胡床竹 移时，山人似阶中山酒，鼠辈纵横  
总不知。

正月作 心畬

图和字笔墨淡 ， 意淡泊。现藏北京恭王府；当系替 万公 的作品。

是年，溥心畬有花 之行，饱纳花 太 阁一带雄 的山水， 道往访台 诗人和隐士骆香林，并在花 行书画展纳。此行李墨云、章宗外， 玉堂弟子多人随侍，可谓浩浩荡荡。

①《 玉堂文集》卷上页八七。

有关花 之行，可见的文献资 不多。《太 阁记》<sup>①</sup>一 ， 写自九洞、泂子 至太 阁一带的山势险绝，景物幽 。他 容深谷 流：

群山青，掩云雾，道盘空，出其上方，下临九渊。其水东径太入谷，战于断岩之下。

写行在山路间的惊险：

其岩天削立，中凿为路，上下皆二千五百尺。行人如蚁附壁，青，下瞰绝壑，临渊壁，目骨惊。

谈到令人目神迷，颤栗以过的寰桥：

路尽则绳桥驾空，长数；曰寰桥。登之簸扬，如附海舟，下视绝涧，势若长蛇。

据心畬所知，寰桥绝壁上去的温，就是原住民据山为寨，用长燕利箭抵抗日军侵台的古战场之一。溥心畬另作《太阁景》一，悬峙，下临不测深渊，上搭桥。惊心动魄的行客，在波荡起伏的桥上，匍匐蛇行，渺小如蚁；可能是溥心畬切身的。对于便道往访的诗人和隐士骆香林，未见记与和，只见多年后所赋《壬秋怀骆处士》七律一首：

霜高猿哀，峡水分流到此回，三浦声天上，八影日边来。露瓢酌酒餐黄菊，壁诗碧苔，瞻望停云作赋，清秋极目一登台。<sup>①</sup>

①《南游集》页二三。

壬，一九六二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是方五五十岁整寿。心畬的寿礼是一北宗山水，背景悬飞瀑和近景的山树木掩映间，兀立着一座楼阁，栏拱桥上面，一士人眼望楼阁，从容而过。上：

玉带桥边秋意满，高楼日飞鸿。

五五十寿，心畬画

画极淡，山斧劈皴法利落，心畬画楼台一向不用界尺，凭强力笔，线条流畅自然，近景杂树的墨，画点睛地对照出诗中所说的秋意。唯栏上的士人，画了桥栏上面的从容身影，桥栏下面透空处，忘了加上一抹飘渺的；变得士人只有上半身，原应透花的桥栏，似是密不透空。

另一寿之作，是一前一后两树，古干，盘屈如。树脚边，以淡墨勒芝之属。

这画可能是酒后乘兴挥毫之作，考上不似前之精微淡。繁复的干，密的契，使画面有一种塞的感觉；连左下方的款识，也显得促。后面的古，虽用淡墨分别前后主从，但树干太粗，表现不出应有的空间及距离；如仅作孤，也许更好。两树下方相交的空，漏补一二笔淡淡的头芝，成左右树脚，山分立的现象。

此际，心畬正从古籍中考证方五先祖方孝孺事迹。以备为方孝孺画，方五追奉之用。

溥心畬《玉堂画论》之《论人物》谈到对人物情的表现：

“……必达于义理，通其情；写高士则凌云，写仕女则幽闲静。”

情之外，写对象的想、人，也须有透彻的了解。他说：

“写古圣先贤之象，诵其诗，读其书，先其人，然后笔。”

心畬指出，除了情、想、学问，圣贤豪杰在貌上，也各有其特征：

“若夫圣贤豪，轶伦绝类，之异，尽同于众人哉！身，汤，孔子修长而趣下，目深而隆，子产日角，平揭月角……”

此外，服饰、器物、车，无论就款式，使用的制度，历代各有不同。因此虽仅为方氏先祖画，所要考据的项目为繁复。

方孝孺，字希直、希古，宁海人。蜀献王闻知方氏贤名，聘孝孺为世子师，对他十分礼遇，把孝孺读书处命名为“正学”。

明太祖孙子朱允即位，年“建文”，任命孝孺为侍讲学士，以要政，答章焦，草诏，总裁《太祖实录》诸书。建文三年，沛王朱棣起兵北京，孝孺日夜谋画，阻退沛军，可惜策划无法贯彻。至沛兵长驱渡江，入南

京,建文帝不知所终,孝孺被入。朱棣召见时,孝孺衰而至,入殿大哭。朱棣起身慰劳,命他草即位诏,孝孺投笔于地说:

“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大怒,命于市。孝孺从容赋绝命曰: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哀哉兮,庶不我尤!”

方孝孺蒙难时,年仅四十六岁,子儿女均在他死前自尽。族人亲友戍边或流,受诛连者达数百人。万历年间被从戍所还者千三百余人,流寓在江、苏、广、四川和江西等地。

方五属籍于江陵县的一。

溥心畬所画高冠宽、修凤目、长耳隆准,正危的方孝孺,完成于一九五三年月。行书赞于上,表方孝孺“义逆,忠臣节”的凛然正气。款署“十二月画将哲嗣五奉后学溥儒敬记”。

得汉铜印十一品,其中两印为面,对溥心畬而言,是一九五四年新春最感欣喜之事。乃分两行钤印于上,翻阅古籍,考证印主的时代和姓氏的起。行书于每方印的下面;其中一方面印,由于资缺乏,印下一片空白。溥心畬在前言中写:

“甲午春正月,得汉铜印十一品,偶为考释,心畬记。”

心畬虽不刻印,但他自己用印,量多质,多出两岸名家之手。虽金派书画家,他对金陶瓦之属的收集研究,相当可观。遇有古瓦当、陶文,常常手拓、考证及作记。

心畬有关金著作,如:《金文考》、《陶文存》、《汉瓦当文字考》、《古金文考》、《汉碑集解》等。手拓金,则常替友人、助教和学生。他在所拓“螽斯趾”上:

玉台悬此,良夜照鸳鸯,画流帐,共。

拓本为李墨云所藏。

不见于金著录的北瓦当,是他后来在日本所拓,珍贵无比,也于

一九六一年农历元旦，友人。

一九五四年春夏之交，心畬游踪多在台北近郊。荒台野蔓，池干涸的桥林家花园，即使全盛时期，也难与北京萃锦园相提并论，但一种败凄凉景象，仍不免使心畬联想到离别已久的故园。遂赋七绝二首，一抒心中：

洞房深锁，池上无人不青，日画楼泅去，花开满水边。

断桥啼独神，水涸池草自深，空馆梅明月色，当时曾照锦人。<sup>①</sup>

①《南游集》卷二页三十。

到了历四五月之交，心畬再次应黄金鳌之邀，前往台中师范学校作一系列的演讲；讲为《说文解字》。随同前往的，除李墨云、章宗外，尚有方五。义子溥毓岐则以腿疾留守玉堂中。

溥心畬一到台中，便以所携山水画三十余，分台中友人，实为一大手笔。

其中有次会演讲，溥心畬一仍以往，待礼堂中师生规定歌，向孙中山暨蒋介石行三鞠躬礼，读孙中山遗嘱后，始自贵宾室施施然出来。在当时严的思想管制之下，一般认为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黄金鳌谅解他的前清遗老立场，但不以为意，并暗向关怀的同仁，为解释。

日，台中市长陈宗熙，知道诗书画三绝大师溥心畬做客台中，觉得机会难得，倩人邀心畬到中山堂演讲。由任教师范学校的书画家吕佛庭陪同前往。来自机关、学校及各界听众，挤满了平时映电影的中山堂。但不知何故，等了半个多小时，主持演讲会的市长迟迟不至，心畬不悦，坚欲离去。佛庭只得随他到对面公园闲逛。据说日市长有客，赶到中山堂时，心畬已离去，派人四处寻找不着，懊恼不已。此后，心畬也不再接受市长的邀请。

据溥毓岐回忆，一九五〇年春节后，在台中行首次画展期间，不知心畬受何人之邀，也是去中山堂演讲。临场一看，全是等待看电影的军人，演讲实难有所发挥。他说：

“也许我为他们一段二簧更为合适，演讲则敬谢不敏。”

说完，也是与随行者到公园水榭闲游。

台中活动结束之后，历五月五日，心畬一行到日月潭游憩，夜碧楼。住宿、筵席另加司机开销，共费一千二百八十元三角，可见当时台物价情。发票开立心畬名义，款项由方五付。方氏将发票保存至今。《草屯道中》、《日月潭碧楼》诗，是他此行履：

山势南台接北台，前人邱陇后人开，独怜御史桥边水，曾照旌旗路上来。

岸草汀花鹭秋，地高烟欲生愁，清光不辨潭水，天星河入驿楼。<sup>①</sup>

①二诗均在《南游集》页二五。

## 第 贰 拾 陆 章

## 白发仍为客

农 历五月廿四日，孝华三十岁生日，溥心畬作楷书卷和《人马图》轴为孝华庆生。

《书戒语训子孝华》卷，文长二百余言，内容要点是：人之初，本相近，习相远；惟有以礼义规范，才能使之不失其正，始得成为君子。处事责己，待人以诚，才能心气平和，不致忿怒多怨。结论是：“惟诚可以感人，惟信可以得友；诚与信人生之大本也，戒之哉！”

心畬这番话，是契对孝华好浮夸的个性而言，也是对他近日的表现有感而发。

《人马图》轴，是心畬近年画马上人物的合意之作，意气风发的文士，步履轻快的骅骝；上七绝一首，也同样寓有劝戒儿子的一番苦心。

骏马权鸾凤，盘玉勒绾金丝，休将骥足夸千里，纵辔须防有蹶时。

甲午五月二十四日，长子毓昱三十生日，  
画此与之，且诗以寓训戒 心畬

孝华平日生活浮华：花用金钱不知节制。心畬闻目；从戒子诗中，

不难见出其内心的忧虑。

人到耳 之年,总有许许多多往事,萦 在胸中。旧友与昔日的门生、远离和亡故的亲人,常在不知不觉间涌上心头。他以五律一首凭吊时刻无法去怀的章一山:

河决连泾渭,谁知清浊分,江南空作赋,地下 修文! 白发仍为客,丹心独奉君,魂飞 海月,应傍九边云。<sup>①</sup>

<sup>①</sup>《南游集》页十五。

章氏在复辟 灭后,和几位遗老孤臣合力完成《景庙实录》,记 康熙皇帝一生事迹,留下历史的见证。在心畬心目中,可比之于五百年前以一死殉旧君,定泐王朱棣篡国罪名的方孝孺。

不知从何时起,他常常对着由箱篋中取出的《罗夫人 》,暗自神 。《罗夫人 》作于一九四九年农历十月,其时来台未久,寄寓于凯歌归招待所内。画中一婀娜多 少妇,独 椅上, 带飘 ,神态自然,仿佛水月观音一般。从心畬 跋可知,是忆写年轻时隐居西山的 中情趣。夜凉如水, 上梅影横斜,其时心畬操 ,焦《良宵引》一 ,罗清媛听了 赋一绝:

重画 解练 ,空明帟影淡如云,冰弦夜听宫声 ,月色梅香两不分。

跋前,心畬书旧日效若 回文悼亡诗一首;注明 读寓夫妇之合,读则叙离别哀 :

飞泐 春 长,月如 掩 台妆,帟空满 红梅影,徽玉零烟飘暗香。

心畬无论作此画或看此画时,都是在感情失意,心灵空虚的时候,回忆当日山居情景,不由得潸然泪下。

安和与刘河北离开玉堂后，他往咏香、陈雋甫的画室去得更为频繁，几乎每天早起都藉一步机会前往。李墨云防他在外写字、作画，一步时禁止他带一笔图章，甚至老花眼。咏香背地里为他准备一套文房四宝和眼，另倩名家刻了两方印章。心畬去时，先在一家中早餐，随即挥毫作画，意在积少成多。将来托人出让后，将润笔所得为义子毓岐医病。

一九五四年七月，日他正在咏香家中观古帖，雋甫夫妇同在案上临池作画，一种满室书香夫妇随的幸福和乐气氛，仿佛悠游于皇之世。一深山茅屋、梅影、据案挥毫的景象，浮现在他的眼前。心畬见案头白欺，明净可爱，乃乘兴命笔作《山家岁图》留，上七绝一首：

山家岁晚留残，更有梅花占早春；色四围云满地，萧不见洛尘。

一九五三年春天，溥心畬北京时期的门生王凤峤，从金门调回台。咏香和陈雋甫外，这是在台重逢的另一位拜门弟子，心畬心中自有一番喜悦和感慨。

投笔从戎前的王凤峤，是北平辅仁大学社会经系的学生，在山东时塾师启发他对诗书画的兴趣。就读辅仁后，不时向术系教授溥忻（）和傅佺（）请益，也因而得以访萃锦园，拜在玉堂门下。

心畬认为：“各人有各人的气质，学东西要乎个。”又说：“人实役物，不可役于物。绘事娱己，不可娱人。”这一直是王凤峤所服膺的艺术主。心畬对王凤峤一些对艺术的想法，也赞不置。

当溥孝华投效吉星福时，凑巧王凤峤是他的顶头上司，以后王凤峤对孝华也多照顾，因此心畬对凤峤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凤峤前往临沂街见时，心畬除以近照，并书一联，作为异地重逢的礼：

诚能感物斯为；  
学贵尊贤实若虚。

凤峤、一苇和 申,在溥门中年纪较长,诗 书法基础深,社会经 丰富;跟心畬谈文论艺,亦师亦友,别有一番乐趣。

一九五三年间,溥心畬艺术声望日隆,中外人士拜入溥门者剪绎于途。一次,毛人凤前往 玉堂转达 龄想要习画的意愿。依台 《中国时报》之“看问 ”栏,忆 当时的情 :

“蒋夫人原先有意跟随溥心畬大师习画,但因溥心畬坚要蒋夫人行弟子大礼,且大师当日所住临沂街住宅 弄狭小,侍卫认为安全难掌握,希望大师移驾到官邸教画, 方未能达成共识,蒋夫人才改向黄君 习画。”<sup>①</sup>

为刘河北受洗的刘宇声神父, 励河北以国画的 法和意境,表现《圣经》故事,定可别创一 ,感人至深。当刘神父把 这种新 的宗教画寄到罗马时,意大利的 恒毅枢机主教, 常欣 ,全部买下。

一九五四年秋夏之交,在罗马 富影响力的罗光主教和 恒毅枢机主教为 出 在罗马工作的证明文件,让 有机会前往罗马国立艺术学院就读。行前到 玉堂辞行,心畬为书大楷一 ,中有:

“浮誉勿 ,无益于我者也。”

此言成为刘河北永远不忘的座右铭。

同年秋心畬南游的首位弟子安和与台中市警保安大队长南伯魁结婚。

明是江 扬州人,六岁丧父。由母亲刘福田抚养, 自言自幼就希望做书画家。一九四八年冬天, 与同学、友人相偕来台,暂居高雄。

<sup>①</sup>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台 《中国时报》。



明 (平提 )

溥心畬在凯歌归招待所结识的杨三,推介明赴玉堂拜师时,明服务于明山测候站,担任会工作。溥孝华在所撰《先父溥心畬先生笔下的明》中说:

“先严欲从数百学生中选择一继承者,实易事……日欲试生,知住于明山,路途遥远,故意命令第二天早上五点来上课。次日生四时半即抵,因时尚早,不知先严起来没有便立门,由墙孔窥伺,而先严已端画挥毫了。他知生在门外候,因五时未到,故不理不睬。直至五时正,才由墙孔招手,示之可以进来。为师者诚心试探,为生者专诚如此,良师贤生,怎不令人钦敬。”<sup>①</sup>

<sup>①</sup>台《古今谈》杂志期二五九页七。

数年后一台暴之,溥心畬到达仁爱路画室授课时,一干弟子因未到,空荡荡的木楼中,仅明一人。心畬见毅力之坚,用功之勤,大感欣慰,为作《撼小楼图》,以资励。

一般玉堂同对明的印象,认为明看来和安静,很少与人来往。白长,着两条长,经常站在心畬身后看他挥毫作画。和孝华文定后,对心畬表现得很孝敬。有人见在临沂街寓所为心畬点烟、捶背,吃饭时心畬在中间,墨云、明分两边,明不时为心畬布,墨云神情不悦,叫不必给心畬布,说:

“老师不喜欢这样!”

明为了方便学画,拜师不久,即由明山请调到台北市中山堂北侧的市警任会,日于画室随班上课外,平时请益或向心畬借书阅读的机会也多。

一次明到临沂街还书,温软语的扬州腔,虽然悦耳,但去后,相人术的心畬却向毓岐表示:“声音娇而无力;可能造化有限。”

明对毓岐也相当友,毓岐住院时,明、孝华相偕探视。明取出一百元大钞慰问,毓岐推辞不得,只好收下,心里感到一种温馨。但事后,孝华却来把钱借去花用。

至于明到底何时拜在玉堂门下,由于一“溥儒”之名的《书明》卷,及其昀名的《明女士二十四孝图》,弄得有些扑朔迷离。

《书 明》文中,提到 明从心畬学艺,已将十年。结尾说:

“ 明既能受教,习礼仪,以天赋好古之资,敏求研习,学之不辍,笔墨与学业并进, 研六法,以为津 。用力既久,将期有成;遂能变化无方,笔因意转,由是而窥古人堂奥 难也。观其近作, 此勉之。己亥十二月溥儒书”。

己亥为一九五九年,据此上推十年, 明当于一九五〇年左右,溥心畬來台未久即行拜师。此卷现存台 故宫博物院。

《 明女士二十四孝图 》为行书一千四百余言的长 。介 明家世、早年学习书画过程时,也引《书 明》卷所言 明的资质、敏而好学的精神,及将来无可限量的艺术造诣。其中一段说到:“ 明女史从溥氏习画十四年……”

所谓习画十四年,推算的方式可能是:自《书 明》“从学已近十年”的一九五九年,下推到心畬逝世的一九六三年,共 十四年。

溥毓岐记忆所及, 明 于一九五三年拜心畬为师。

除了二文所载 明拜师时间和从学年数,与毓岐所记不一致外,二文的字迹和《书 明》卷的文句,也有可商榷之处。

几位接触过《书 明》原件人士,认为不似心畬笔迹。而孝华仿心畬作品,神似逼真,论者说:

“大部均拟 玉堂作品,山水、花 、人物、书法神似逼真,鉴 家能确辨 父 、子 笔法者,寥寥无几。”

至于行书《二十四孝图 》这类应酬笔墨,通常应邀之人多半交由秘书代笔,或作者自行拟稿,再请应邀要人署名。所以 内容陈 类似 明 吻,笔迹疑出孝华。

《 明书 》卷文句中:“从余读书今将十年,虽颠沛无暇,未 研求经史,有所废辍,读诵之余,从事书画;盖其 娴 ,宜于求艺。”

又如:“笔墨与学业并进, 研六法,以为津 。用力既久,将期有成。”

这些句法,比诸文宗汉唐六朝的心畬文句,似乎不太相类。

如果二文和 画出于孝华之手,据了解孝华 情人士推测:其目的可能为了提高二人在台 艺坛的声望,以及在艺术教育界的地位。

孝华既系 箕裘的心畬嫡长子，如果把 明塑造成 玉堂中从学多年、经过严 考 的 钵传人，夫妇在艺坛上的地位，自然不同响。

就现实情况看来，一九六五年二人婚后，孝华因病奉令停役，与 明同在家中开班授徒。心畬遗 孝华书画，悉由 明保管，珍宝异常，绝不让售，生活相当清苦。推测二人为谋求教职，招 学生，不得不采取一些宣传手法，以打开知名度。

## 第 贰 拾 柒 章

# 馗与《西游记》

扬州八家中的罗聘(两、花之寺)，长画鬼,以《鬼趣图》闻名于大江南北。

传说罗聘生有异禀,深碧色的瞳,奕奕有神,自称白也可以见到鬼魅。他心目中的鬼物,有的流,有的又很势利。溥心畬虽然没有碧瞳,也未闻有白见鬼的特异功能,但是生平画鬼与诸多灵异故事,应不下于罗聘。

前文提到溥心畬曾说他十三岁那年,看的《子不语》,被塾师先生他立赋一诗。可见自幼饱读经书的溥王孙,并未忘情于有圣道的《子不语》和《志异》一类的官野史。

青年时期隐居马山戒坛寺,所闻不乏灵异之事和鬼之说,心畬杂记在《华林云叶》里。现醒于各种画集的鬼魅图和神故事画,多为南游后作品;他留下的早期画作中,尚未见到这类材。

传说唐朝道子画地变相,屠渔罟之辈,见而惧罪改业者往往有之。自古绘画、雕塑鬼神,多半在宣扬教义、警贻世人免致天谴和果报;各种以经变、地变相或十殿阎罗为材者应属此类。另有藉鬼神以刺现实,契砭世态者;罗聘画鬼,当属“藉鬼今”之类型。

从这个角度看来,溥心畬笔下的鬼神似属罗聘一类。

多次随侍心畬前往师大艺术系授课的刘河北回忆，心畬曾在课堂上画鬼；又说，他遇到看不惯的事情，心中忿忿不平，则画鬼以抒积郁。

有时他画鬼，只是为了好玩，也就是游戏笔墨；安和谈到心畬客于台中的一段往事：

一次，心畬到台中东海大学讲学，课余由萧一苇陪同往安家吃饭，饭后心畬照例据案挥毫。众人围在身边，一面为他斟茶点烟，一面畅谈心畬爱听的鬼故事。听到一苇所讲的一则鬼故事时，心畬不知不觉地在画中云雾缥缈的半山上，画上一扇门，才忽然警觉，停住笔说：“只听你们讲，不觉画了个鬼门关……”惹得众人哄堂大笑，心畬随即款款，将此小卷给安和。

馘，据传能食鬼辟邪，唐以来，常是画家应时应节的画。林馘、馘鬼、馘妹、馘迁居，乃至烂醉如泥，被众鬼捉弄、搀扶的馘，不一而足。注重年节的溥心畬，每至端午，常常一日中挥出数馘邪福，也有反映和刺现实的意味。

心畬在一套未署年的十二开馘册页<sup>①</sup>中，展示出馘的多种面貌，如：

立江，遥望远山和浩淼江波的馘，虽然官服盖，但神情间似乎正兴起一种世外之想。

驴的馘，在嘚嘚蹄声和鬼仆的跟从下，行于危岩崎岖的山路上，顾影徘徊，显出一抹茫然和。

着红 外披蓑的馘，亲自撒于江干，和身旁鬼从一样地专注于逐渐拉起的渔，一种得失之心，流露在脸上。

其中惊心的一页，画上的馘在竿上，二鬼着他横过展于两座悬上的干。冷冽的飞瀑，在涧中作响，感觉中，树干随着山谷应的瀑声而不停地颤。

较饶趣味的两：其一是，湍的江流，馘端在岩上面的孤下，面前一个魑魅之辈，十分专注地挥丹青，为馘画。另一是，在桥上面起一个荫的席棚。醉态可掬的馘在桥上，把诛妖宝剑和一皂在一旁。手瓷壶的长发女妖在馘面前，恭敬唯谨地进献香醪。馘正要以承接，却不意连子也失手地。上五绝一首：

①《渡海三家收藏展——大千、溥心畬、黄君》页一八〇至一八五。

髯公终日醉，不复识妖姝，殷勤来献酒，入眼尽模糊。

能够藉 馗表现溥心畬晚年心态的，可能是这套 馗册页中的首 ；高踞在 杈上的 馗，冷眼 瞰；树下群鬼，或拿大顶，或相拥相牵， 伞舞。上面也系一绝：

树间观鬼戏，一片踏歌声，好似 宫 ，黎邱无

册页中类似的画面，不只一 ，显示画者面对世事的无奈。然而，这种冷眼观世态的无力感与无奈，并不能消除他心中的激愤，在另一 无年款的《 馗》轴中，更露骨地写出这种心态。画中 馗，尽管义愤肉膺，怒容满面， 拳擦掌，有气 河岳之势，却不得不停步收剑。心畬 ：

芒芒六合尽黎邱，席卷云扬水逆流，击缺 诛不灭，一 村酒劝君休。

溥心畬笔下的 馗，多无年款，不易按创作年代，排列出先后次 ；则可以对照当时国家、社会所发生的 变，析理出画意的指向。但，从这些难以 数的 馗 中，隐 可以感到，其中有的是应时应节的随俗之作，有的在 刺世态，也有的是心畬坎坷晚年的心理投射。

溥心畬除绘画 馗系列外，各种鬼趣图册、卷、轴也相当多。千 百的幽 世界，也多少显示出他对另一世界的看法。

罗聘笔下的势利鬼眼中，人有贫富贵贱之别；因此，鬼对各种人的态度也就不同。

心畬认为，鬼也有贫富之分，人对鬼的态度，也自然有异。 年新春，友人收到心畬手绘 卡，画中一人用脚猛踢，把一个 衫褴褛的穷鬼踢出门去。上书对联：

一脚踢出穷鬼去；  
手接进财神来。<sup>①</sup>

①《旧王孙溥心畬》页八九《溥心畬的晚年生活》，杜云之撰。

友人看了踢鬼图，既好 又兴奋，原想广为印 ， 画共 ，终于怕触人霉头，惹来不快而作罢。

心畬心目中，鬼又有 腴和 淡的 别。

他诗、画里的新鬼，离开 世未久， 着面貌与生人相去不远，而且腴。 中之鬼，离世日久，看来似有若无，成了一抹 槁的淡影。然而，这些又 又淡的鬼，也自有其“鬼生”的乐趣。

②台《故宫文物》期一三四页十六《溥心畬〈鬼趣图册〉——兼论历代画鬼》，刘芳如撰。

他在一九五九年冬所画的八开《鬼趣图册》<sup>②</sup>中，多半 写做鬼一身轻的欢乐舞蹈场面。

《鬼趣图册》的首页，就是幢幢鬼影，飘浮在高 的群 之上，状至悠闲。画上行书五绝一首：

一觉华胥 ，悠悠无所营，半生行役苦，今日御 轻。

第六图画一鬼， 跳水表演似的从悬 上一跃而下， 臂空中，身轻如鸿。诗极 趣：

罔两依山阿，有时亦在渊，所贵忘 骸，其乐洋洋焉。

最后一 ，为一 发鬼，在岩 间欢欣起舞。 为：

人喜则 陶，魑魅犹解舞，释氏谓结习，方知有身苦。

己亥十一月戏写鬼趣图八帧 心畬

心畬依照古书所画神 及灵异故事的册页也很多；最为脍炙人 的有《西游记》和《太平广记》中的故事画。溥心畬的《西游记》连作，虽然自称是游戏笔墨，但人物造型、 着和活 场景， 忠于书里的 写和情节。

《幻 沙魔扇败心猿》，画中 魔王宝扇一挥，山 谷应，树木被扇得倾斜，腰系 皮 的孙悟空，顿时蜷成一团儿，不由自主地被罹向半空之中。与火焰山盗扇成功，独立山头，挥扇灭火焰画中的孙悟空成了强烈有趣的对比。

心畬壮岁隐居颐和园时，曾经养猴，作为朝 玩耍 绘的对象。他所珍藏过的易元吉《聚猿图》，也曾不断地披纳、效仿，使他许多意态生 的猿戏图，蜚声艺林。晚年旅泰时，友人先后 黑猿、白猿各一对，心畬养在临沂街寓所院中。有时心畬将猿抱在怀里，一面抚爱一面挥毫写字作画。因此，他对猿、猴的 情习惯，了解很深，连他彩笔下的孙悟空，看来也 外亲切而生 。

心畬生平所画观音无数，线条流畅得 游丝书，观音造型纤秾合度，法相 庄严。《 岩天 朝大士》中的观音和 的天 ，上下应，再以南宗淡 的山岩海 加以陪 ，不但不 故事的插图，反 似古代名家所绘， 人膜拜的观音大士 。

此外，如八戒的贪食好色、沙悟净面恶心 的个 、唐三藏取经途中 历尽艰辛一心向佛的虔敬，无不跃然 或绢之上。心畬所作《西游记》，只一册，他遗留给孝华，现藏于台 故宫博物院的一册<sup>①</sup>，作于一九五二年。

同样遗留给溥孝华现藏台 故宫博物院的《太平广记》连作，有 色画二十六 之多。任职于故宫的刘芳如曾列表统 这二十六 画 的类别和原始的著录，如：

《 从武》，属精 类，出于《桂林 土记》。

《狗 山》，属于蛇类，出于《玉堂闲话》。

《 萧品》，属于鬼类，出于《广异集》。<sup>②</sup>

溥心畬如何从 帙浩繁，集五百二十余种轶闻、野史、传 的《太平广记》中，挑选画 大 只是随兴之所至吧。

《狗 山》，是二十六开册的第二开：

山岩上集聚了一大群人，指点、议论、 望眼前 天悬 边白日飞升的狗 。

巴宾境内的“狗 山”，就以经常有狗 白日飞升而得名。据说，猎人

①《西游记》册见于台《故宫文物》期一二六页四《西游记册》，刘芳如撰。并 见于《王孙·士——溥心畬》页一四四至一五一，《溥心畬画集》页四三至四四。

②《太平广记》二十六开册及表，见台《故宫文物》期一二七页二二、期一二八页一二《太平广记故事册》上、下，刘芳如撰。

纵犬追猎野物,时有猎犬一到此地, 唤不回。但见 边深洞涌出一团彩云,猎犬随彩云冉冉而上,便永远失去踪影。

有位胆大而机智的猎师,故意把犬绑在树干上,彩云下降之时,猎犬没有随之升起,只是高声 吠。忽见一物头大如瓮,两只圆眼好 龟目,探身而出, 甲鲜明,照耀 谷。猎人 忙以毒箭向 物射去, 物登时不见,十余日后,臭气满山,猎人自对岸 巅, 绳下去探视,但见一条已死的巨大蟒蛇,腐烂在岩间;狗 飞升之事,就此绝迹。

二十六 连作上面,溥心畬均以行书写故事原文,成为书画 绝。

纵观 馗、《西游记》、鬼趣,乃至《太平广记》诸图册,均采山水画式,笔墨凝练, 色淡 ,境界不 ,学者指为心畬画中精品, 一般故事插图可以望其项背。

此外,溥心畬也画了许多没有故事和背景的精灵鬼 图 ,上 寥寥数语,意味深长,有的辛辣 刺,有的诙谐幽默,值得玩味。其中谄笑工谀的鳖相公,挥扇 舞的木客,插花涂 短 睥目的山姑,背负药葫芦奔月的蟾蜍……山精海 ,无所不有。

精 榜中,也有一 以线条绘成的《 馗吃西餐》图,依然是 帽朝服的 馗,却手持刀叉,据案吃西餐,狼 咽,大快朵颐。高帽大 站立一旁,似在上 ,又 在殷勤询问 味如何

据知道心畬阶食习惯人士表示,心畬偏爱中 ,不喜西餐。唯有台北市中心诊所 西餐师傅的手艺,独得他的青睐。有时前往医病, 便光顾。

师知道他的身份和 情,加意 调,吃得他心满意足;而 位大 也常能得到心畬的墨宝。心畬此一游戏笔墨,可能是自身的写照。

心畬吃中餐时有个习惯, 不喜欢的 ,绝不 ,遇有中意 味,便目无余子地端过来大嚼,吃个盘底朝天。吃西餐或自助餐时,也同样不理睬西餐的规范,常越界取过来邻座的 道 ,吃个 份,知者不以为 。

当年少数大陆来台人士,原本是声名狼藉的投机客,却 身一变成了学者清流,招 于社会上,闭世盗名。心畬则藉千变万化的妖魔 象和刺诗,加以挞 。一 手持 扇的《 相公》,逍遥于外,蒙骗群庶。上 :

冠儒 学斯文,日日人间醉意醺;谁识此公真面目,遂使闭世

气如云。

类此斯文闭世的，尚有他笔下的《海狗精》：

人 变就出洪波，专向街头学踏歌；盗得红 学文士，尘寰谁识旧妖魔！

一 色的《 司账》，画的是 首人身的精 ，头戴瓜皮帽，手持竹管旱烟袋，腰系银包，满面狡狴地站立着。上 七绝一首：

持筹握算 麈间，谁识先生旧日颜，自 金丹幻 象，尘缘一尽便归山。

心畬不 仕宦，平日不看报 ，很少过问世事，仅与弟子闲谈或晚上闲画 画时听几位好友座客，谈鬼说 、 鹭人物、议论时事；有感于衷，流露笔端。类似藉鬼 世的游戏之作，日积月累，成为他广阔创作园地中的特殊画类， 能汇集成册，或专 展出，可以 窥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心灵的感受。

## 第 贰 拾 捌 章

## 世上而今少直人

溥心畬除了藉绘画山水精水自娱一世之外，也有更直接以式夸的画，或近于人物画的方式，写世态。

犹记民国三十五六年，在南京开会期间，一些族人为了争名夺利，不顾“满族文化协进会”的选规划和满族整权益，各自营逐名额有限的满族“国代”。心畬在会场中，所提国内各民族地位平等的提案，未受应有的尊重，他曾愤欲退席抗议。虽经人斡旋劝阻，但在他心目中的“国民大会”，已难能实践民主理想，造福天下生。

闲无中，心畬画会场百态。多半随画随弃，并未正式发表，携带来台的更难得一见。

写贿选丑的《神圣一票》，是当时画中硕果仅存之一，可见中国实行民主，无论北洋军阀时代，乃至在南京时的“国代”立监委选，自始就缺乏良好的民主基础。

明代州画家李士达（）画有《三驼图》，上面者多人，可见引起共之广。画呈三角构图，三位驼背老者，一驼持杖携篮，一驼向他作为礼，另一驼拍手大乐。跋中钱允治以行书录七绝一首：

驼提去探亲，李驼遇见问缘因，驼拍手呵呵笑，世上原来

无直人。

诗画相映，不但妙趣横生，且异常刺。

溥心畬对此画此诗，有先得我心之快，先后作了多幅《三驼图》，布和李作大同小异，画中人物宽大，年龄则比李图年轻了些。诗较钱诗稍易数字：

昔日王驼去探亲，驼相遇问前因，驼拍手哈哈笑，世上而今少直人。

李士达《三驼图》中的“世上原来无直人”也好，溥心畬的“世上而今少直人”也好，究竟何者才算得了“直人”呢

在一幅名为《屠狗》的画中，溥心畬以寥寥数笔勾勒他心目中的型：案上绑着一只狗，一位横竖目的汉子操刀而屠。行书：

仗义每逢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这又是他对世事的慨叹。至于他另一幅画中的床下君子，是也属负心的读书人，诗中未有明言。

以茅屋为主的山水条幅，屋后有草和高树，草上面，站着一只啼晓的雄鸡。屋侧枳边，露出一匹负长嘶的黑驴。茅屋床下藏卧一人，目点画草草，却使人感受到一位床下君子的满面惶恐。心畬自题：“狗苟蝇营，床下藏；鸡驴叫，畏若雷霆。”

这幅寓意刺的作品，简单数笔，却是意境深远，画后替好友刘文腾，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心畬也有些画，用意不在刺，而是以一种幽默、好玩儿的心境，静观浮生诸相。

来台早期，不但街头理发尚存，理发店中设备也十分简陋。

在理发师殷勤服侍之下，心畬在矮凳上，身围洗发巾，神情为愉悦。空气中忽然传出一股烧装的气味；原来，专注于洗发的理发师，忽略了

身后烧水的盆火,点燃了工作服的后面,《不顾其后》,就成了这幅画的标志。

其余,背负随身行囊,逃空袭警报的市民,头烫鬃发,足趿拖鞋,手持把,俏丽的“台工作小姐”,都成了他的画。

一九五四年秋天,平静的玉堂因一只黑色的哈巴狗失而掀起了轩然大波。

由于学生前来上课,人来人往,大门开开关关。月四日中午时分,人们发现哈巴狗不在院中。屋前屋后找了好几遍,只是不见踪影。

李墨云一定溥毓岐开门学生时,把狗关在门外,忘记将唤回。对毓岐大声咆哮:

“狗如找不回来,你也滚出去,别再回来!”

接着又骂个不休。心畬见了,心中不忍,编个话摆毓岐缓颊:

“今几个早上,有人想买一幅画,说是五百块钱;我尚未应许呢。我看就用这个钱悬登报好了。”

对钱没有念的溥心畬,连早点吃的豆浆、油条多少钱一份都不知道,心想哈巴狗是名贵的宠物,大概悬五百块钱才行,不知当时五百元已相等于一位中等公务员的月薪。

阮毅成时任台北《中泰日报》社的社长,心畬见墨云没有反对,立刻写信给阮氏:

“毅成先生鉴:昨借尊车回寓时,因上课学生未关街门,所养小黑狗失,遍寻不得,知为行人抱去;奉恳分神登广告一……”

溥心畬在所拟广告中,写失的哈巴狗的品种、型和毛色之后,公布出大的金额:

“有人拾得,请至临沂街六十九十七街八。爱好书画愿酬以书画,或酬台币五百元。”

次日,广告在《中泰日报》醒出。心畬一看,悬一节只写“愿酬以书画”,漏了“或酬五百元”额。

阮毅成的意思是:心畬是位不解俗事的读书人,平时居家地伍都一问三不知,广告中能写出住伍已属难能;但,寻一只小狗,何五百元巨

所以为他去了一额一节。

溥心畬在墨云的吵闹下,深信重之下才有勇夫,赶紧专人信给阮毅成:

“今已在报上见到广告一则,出版神速,尤为感佩,惟请于明日醒登时,改为酬金五百元为幸!”

第二封手发出未久,便有人将狗回,墨云幸喜报上没有登出额,赶紧以一百元打发了事。又催促心畬火速去信阮毅成,停止再登此广告:

“毅成先生鉴:今发信后,有人见报将爱犬回,皆蒙消息迅速,受赐多多。前函酬金云,请不必再重登。”

阮毅成,虽多书画好友,除主替,向少开求。好友溥心畬的书画,无论生前死后,他仅在公私展纳会场,细加欣赏,却从未见过溥氏手之展出。次,由于哈巴狗失,数日内连得三,真是如获至宝。

溥氏谢世多年后,阮毅成特在香《大成》杂志一一四期,撰《溥心畬失狗书》短文,并将三通书一并列出,公诸同好,传为艺坛趣闻。

一九五五年春节,在一片鞭炮和岁声中到临。花甲高龄的溥心畬岁朝开笔,先应时应景地为刘文腾画了一幅《春江图》,江岸平坡,花树相映,一舟轻,舟上一位隐士,正在欣赏两岸的春光。上:

春江波初碧,舟向中行。

乙未岁朝 心畬<sup>①</sup>

①《溥心畬先生书画特展目录》图三三。

随又应刘氏之请,作色《烟萝古寺》一,写林中古寺,一人循屈山径步向飞瀑。五绝一首:

疏萧萧影,港潭秋欲渡,数斜照里,古寺在烟萝。<sup>②</sup>

②同上,图八七。

同在岁朝,溥心畬的一花妙笔,忽而春江水暖,忽而萧萧秋色,使好书画的刘文腾,大为叹服。

大年初四是李墨云的三十八岁生日，溥心畬往年的 寿画，有观音、花卉等不同的 材，这次画了两位 佩叮当， 带飘飘的 女。前后二女长得一模一样，顾盼生 ，上 一绝：

罗带 佩 ，玉京受篆降人间，昔随王母瑶池阶，曾 灵浆驻玉颜。

乙未孟陬，墨云夫人生日，作此 寿 溥儒

然而，这个春天也是溥心畬最忙 的季节。农历三月，他与台 中奏研究院院长朱家骅、考古学者董作宾应邀前往西国，接受汉城大学颁 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讲学两个星期（一说两个月）后，一行人再转往日本。由于心畬 定在日本 行书画展纳，并有各种参观、访问活 ，所以他要比朱、董二位停留得较久。

临行之际，蒋介 款待溥心畬、朱家骅和董作宾。第二天心畬无意间在《中奏日报》上，看到蒋“召见”即将赴西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三位学者的报导，心中十分不以为然；蒋与他并 长官和下属，怎么可以说成“召见” 立刻 笔为文，请章宗 专程 往《中奏日报》更正。章宗 则向人抱怨说“钱行”和“召见”有什么不一样的，值得这么大惊小 暗中把更正手 丢到一边，此事也就不了了之。由此也可见心畬“不仕二朝”的观念，牢不可 ，虽是细节，也不 过。

在亲朋好友的饯行、 和中，最使他感到知己和惬意的，是同为前清遗老陈含光的八首《 溥王孙往南西》<sup>①</sup>七绝。

①《画余随笔》页一〇  
○《溥心畬传稿》，容天圻撰。

渤海新罗壤接连， 西望是幽泐，渐渐长白山边麦， 尽春四十年。

——八首之四

东丹宝绘旧知名，采笔犹应 汉城，职贡图中往时迹， 心一片画难成。

——八首之六

心畬居台的第三年，曾绘无根一，自：“淑九畹舞东”。是年五月。陈含光借发挥。一抒幽怀：

云林山水不著人，所南花不带根，试凭九畹春影，唤起三闾旧日魂。

壬辰五月 陈含光

飘蓬于乱世，他们一直就这样声气相求，相濡以沫。

山机场别天，可能有人提到西人自古好武，心畬一时兴起，当场了一趟太极拳，长飘，气定神闲，以示中国功夫，远流长，深奥莫测。

行的亲友门生，对心畬蛰居五载，初出国门多所，明因孤身在台，恩师远行，感依依，频频拭泪。这看在孝华眼中，觉得长相丽，重感情，感情。

心畬早年女弟子中以咏香成就最高，称钵传人，故而在出国期间推荐到师大代课。

接受汉城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颁礼之前，虽然不必彩排，也要稍作准备。试博士服的时候，心畬表示，起来正合身，跟他在德国获授博士学位时所的一样。一旁的朱家骅事后告友人：他听到这句话，大为诧异，心想心畬何时在德国得的博士学位

朱家骅的话一经传扬，日后人们争论心畬的真德国博士学历时，也偶被提起。

试礼服的小插外，溥心畬参加会时的吃相，和光着脚皮鞋，使驻西人员大窘，暗拉巾摆他掩，也常被当做笑话传开。

对光着脚鞋一节，心畬在从日本寄给墨云的家书中，有所辩白：

“……有人问我在南西时有一次请我会，我了皮鞋没有袜子，实在可笑；在南西时间三月，天气尚，早有不袜子之理。……此等大小谣言，皆不足辩论。”<sup>①</sup>

西国重中国文化，对心畬这位汉学大师，前清皇室书画家，朝野莫

<sup>①</sup>香《大成》期七四页十八《溥心畬白话家书》，薛山撰。

不大为敬重,他停留期间,邀、集不断。书画润笔所入达五百金之巨,在当时算是大的数目。由西国转赴日本之后,日本法律严规定,私人不得持有金。求之于台驻日人员,也无法兑换。私人换金,既怕触法,又恐受骗。所以他虽然身藏巨款,这钱却成了见不得光,一时无法花用的“黑钱”。所幸出发前裁缝为他在内裤腰上做了个暗袋,从无理财经的心畬就把金藏在暗袋之中,外有皮带掩护,不致露出。不过,由于“此地无银”的心理作祟,心畬外出时不论、立,常常不自觉地着肚子,唯恐金被儿扒去。事为往来中国香和日本两地的友人朱省所觉,问他是肚子不服,是不是检查出了什么毛病,心畬才哈哈大笑,说出了这个秘密。

在西国筵席上,或文人集中,心畬凝神观唐代冠,翠翘玉佩,一面击,一面蹁跹起舞的西国少女,他觉得极了。想着我国大唐盛世的景象,不意在东邻友邦,能看到这种古意盎然的歌舞气象;他此际连作了多古滴仕女图。往往有歌伎舞女知道他的身份,表演完毕后,款步席前向他头求诗,他总是含笑挥毫,赋诗以。

一次,他观年老色衰,鬓发稀疏的老伎,瑟春宫,想着故国的陵谷之变,当日的恭王府和萃锦园,想已变成一片荒烟蔓草,更休说歌舞管弦的大戏楼了。看着看着,不觉得眼眶湿润,赋七绝一首:

锦瑟华年事已,不鬓鬓稀,如何更春宫,新馆花零旧舞。

——《观朝鲜故伎歌春宫》<sup>①</sup>

<sup>①</sup>《南游集》页二九。

这个自古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国家,不仅珍重地维护着历史古迹,连现实生活中,也保持着古意。滴束、建筑,乃至深乡僻壤的田园色彩,感觉中他恍若置身于古老的中国大地。当他读到南氏所澜的十四卷《箕》诗册时,文字的凝敛、感情的丰富和境界的高,使他赞叹不置。

永明寺中不见,永明寺前江自流,月空孤立庭际,人断小舟横渡头。长天去欲何向,大野东罹不休,往事微凉问何处,淡烟斜

日使人愁。

——《李混浮碧楼》

斜 斂尽大江平,千古兴亡一笛横,闲载满船秋色去, 王宫北  
吊孤城。

——《金搢百 怀古》

漠漠兵烟起,茫茫世事 ,江 人北去,时 南飞,驿路多秋  
草,离 半 晖,相看不忍别,流泪忽 。

——《权毕南州留别》

余如写离情的月山大君婷《寄君实》、写王孙孤舟远引的 之升《  
春》五绝、写中国北方景色的许筠《冻河》七言绝句等不一而足。心畬吟  
咏玩味,爱不忍释,选录了二十五首澜入他的《华林云叶》中<sup>①</sup>。

《箕 》十四卷,有如我国的《千家诗》或《历代诗选》一类的选集。  
溥 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西国人 和感情的表现也 近于此,也许因  
此更能引起溥心畬的共 。而他所选录的西诗,节焦和境界不仅触 了他  
北方的 ,

## 第 贰 拾 章

## 新罗与扶桑之旅

应汉城大学之邀前往讲学的三位学者，在温暖的 春畅游古国的名胜古迹，心中有无限的感慨。

西国的故宫和御苑，规模相当于清朝的亲王府邸。经过近代政治变迁和一次次战争的蹂躏，一种残 、萧瑟与悲凉的气氛，也一如军阀相互攻、割据下的北京。

心畬隐居戒坛寺后期所赋的《 景山东望》七律，浮上心头：

朔漠边沙战气开，昆明宫殿暗 莱，秋 铁马关前月， 铜驼塞上台。极目平原王粲赋，万家烽火杜陵哀，百年景物皆陈迹，慷慨登临浊酒 。<sup>①</sup>

①《西山集》卷一页二一。

步入汉城昌德宫，映入心畬眼中的景象，跟他在民国十二三年间，自戒坛寺迁回萃锦园前所见的恭王府一样荒凉。他在《昌德宫》七律诗中，简 宫殿的历史：

“朝鲜李朝太宗内 ，称上王，居寿康宫。嗣王世宗，御昌德宫受朝。”

简 的木造仁政殿，雕梁斗拱下面，围着防止 筑巢的黑 。当时殿内除御座之外，别无他物，显得空荡荡的，与北京故宫三大殿的气势，无

法比拟。他在诗里抒写所见,也写出他因身世和遭遇所引发的失 感:

承露铜盘迹尚陈,前王宫苑满荆榛,残花白 瑶堂 , 槛空生  
玉殿尘。 扇歌沉南内月,罗 舞尽上 春,东 辇路罹禾黍,野雉朝  
飞不见人。<sup>①</sup>

①《南游集》页二七。

景福宫离昌德宫西方 九百公尺之遥, 池东侧的两 水榭“庆会楼”,使心畬联想到萃锦园方 水榭的“诗画舫”。但 池的面积和楼的宏伟,均比方 水榭壮观。也许是参观的节焦过于紧凑,心畬误将庆会楼的诗咏,记于昌德宫东方的《昌庆苑》诗 之下:

禁川桥下芰荷香,庆会楼前细 长,依旧清波东逝水,更无鳧  
待君王。<sup>②</sup>

②同上,页二八。

庆州原名“鸡林”,以 山古 闻名的佛国寺,建于新罗法兴王时代,已有一千四百余年的历史,阅尽了兴亡与战乱。雄伟华丽的佛国寺内外连绵不断的 涛,使心畬恍若置身于他隐居十余年的马 山戒坛寺。同一座山上的 窟庵,岩洞中 奉的也是千年古佛。心畬在《 庆州佛国寺前古 》中写:

鸡林山色半斜 ,谁识江东古战场;惟有寺门千岁树,苦经  
见兴亡。<sup>③</sup>

③同上。

西国之旅,使心畬最为感 的,是见证新罗王朝兴衰的鲍 和受战争蹂躏未久的小村 。

庆州城郊,南山西麓的鲍 ,是古新罗王朝的离宫, 好游 的新罗景哀王,在此置酒为乐,流连忘 。终于招致百 王甄萱 师 袭新罗都城,掳新罗王。

在中国,因帝王好色,耽于游乐至亡国辱身者,史不绝书,心畬至此,不禁感慨系之地吟:

①《南游集》页二九。

百 师地,千年感逝波, 鱼生蔓草,空吊旧山河。①

也在庆州,他们行经一个受战争创痛已成废墟的村,青壮子出征未归,留下老弱妇女欺。春尽草长,上的一蔷薇花,随飘殆尽,心畬心下然,画水墨蔷薇一。

心畬于一九五五年游西,岁在乙未,画记“桓”,为一九五七年。心畬惯于一稿数作,推测“桓游朝鲜庆州”,可能是桓年重作蔷薇、旧作诗时的笔误。

溥心畬到达日本时,已经是 的夏季了。

二次大战后从中国回日本的嵯峨浩,从废墟中重建家园,教育生和媵生两个女儿。其夫婿溥傑,与溥仪等为 军所;先后在 联及中国的抚 管理所拘禁已达十年之久。因此,也在 长的岁月中,等待夫婿获释来日本。心畬一行的飞机降 在东京羽田机场时,嵯峨浩早已得到消息,率女儿前去迎接。

一九四一年,溥傑夫妇带 生回北京时, 生才两岁半,转眼间 已是 玉立的十七岁少女了。小 两岁的媵生,北京话没有母亲和姊姊么流利,跟心畬也不如 生 么亲近。在贵族学习院高中二年 就读的 生,另跟中国老师学习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科学,对有关清代宫廷的 官野史,也充满了兴趣。

生觉得心畬不会日语,实在不便,于是自 做他的翻译,陪他参观游纳。也知道哪里能找到心畬最爱吃的北方饺子馆,因为 自己就是饺子迷。生日或节日,嵯峨浩问 想要什么礼物, 表示能吃顿饺子就心意足了。

身着旗,一 京片子的 生,陪同长 飘飘的心畬行 在街上,不少人认为他们是父女。

一次出游 家, 生滔滔不绝地说:

“我们去东横百货店的屋顶上看猴子,猴子把伯父的长 角拉住不,我一个人又拉不,很多人帮我忙才拉回来。”

说完笑个不停,又揽 自照说:

“真的 我 溥儒伯父闻 ”<sup>①</sup>

生十四岁 年,因 们寄往抚 战 管理所给溥傑的信和照片,一直如 沉大海,没有回音, 背着家人,直接写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恩来,希望能达成与父亲互相通讯的愿望。 之以情地写:

“……我的父亲溥傑久无音讯,母亲和我们都很担心,我们不知给日夜 念的父亲写过多少次信,寄过多少 照片,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只好望洋兴叹。虽然人的 想各不相同,然而骨诚之情却是同样的。我想,如果 恩来总理有孩子,一定能够理解我们对父亲的 念。一定能够理解盼望 夫团聚,同时含辛茹苦地将我们抚育成人的母亲的心情。”

最后, 说:

“谢谢,拜托了。请将这封信连同照片转交给我的父亲……”<sup>②</sup>

生写给 恩来和溥傑的信,连同照片,真的于一九五四年八月,由管理所长转到九年未收到家书的溥傑手中。从此,他和所内囚禁的战 ,也得到和家人、外界通讯的许可。

心畬长兄溥伟之子毓嶠,和溥傑等同以战 罪名拘禁。无时不在悬念的心畬,也在嵯峨浩处看到他的来信,得知十年来的 况。心畬把 生视为可造的明珠;希望有朝一日,亲自加以调教。并为 取 “佩英”。

嵯峨浩对心畬的热忱款待,心畬 逝后,万公 在北京恭王府捐 溥氏书画时,《北京日报》(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上还有一段追 :

“溥心畬离开大陆后, 乡之心甚切。在日本期间,曾住在溥傑夫人嵯峨浩家,他整天想念北京,想念家乡,特别想吃北京味儿的春饼、炸酱面。浩夫人尽力做给他吃,他却总觉得不是味。”

又说:

“新中国没有忘记这位杰出的画家。 总理曾经和溥心畬的胞弟溥 说过,让他出面 法与溥心畬联系上,做他的工作,让他回来。后来,政治 兴起,此事作罢。”

然而,出乎溥心畬意 的是,两年后的冬天, 生因与大学同学大久保武道的婚事,受阻于嵯峨浩和 方家长, 在东京北方九十英里之遥的 豆天城山中, 枪殉情,结束了十九岁的短暂生命。

<sup>①</sup>《流的王妃》页一七二。

<sup>②</sup>《溥傑自传》页一二五。

心畬分别在东京近郊目黑、横滨日吉住过一个时期后,好友李猷从台托人,介他借住航业巨子董浩云在东京的别砵。

别砵内部常豪华,当时主人不在,只有子。溥心畬真是得其所哉;可以免除许多客套和拘束,子每日为他应食,还可以充当他的导游和翻译。见到他和子同游的人称道他的平民化作,说他毫无士大夫的

子。  
他没事总是在榻榻米上写字作画,裁剩下的零缣片并不随意糟蹋,用来写灯谜,画小画。

香训伦,记他慕心畬之名,往访的一幕:

“我与他初次见面,就在东京。记得天我进他的房间,他搁下画笔,从榻榻米上站起来,手拱胸,必诚必敬地称溥儒二字,自道姓名。这两字的声音是多么沉着庄严,一恭敬恳挚的神态,给我深刻的印象。”<sup>①</sup>

①《旧王孙溥心畬》页二〇  
《旧王孙溥心畬》,训伦撰。

不过训伦对他尔后的谈话,言必称“本朝”如何如何,好仍生存于满清之世,感觉有些异。

溥心畬临离开别砵时留董浩云草书诗。诗为心畬旧作五言排律,共为六条,氏誉为平生所见心畬的草书,无出其右:

“诗是他的旧作,字则鸾舞蛇惊,鸿飞兽骇,圆润遒,妙造自然,真做到心手畅,翰不虚的地步。”<sup>②</sup>

“我打扰了主人这么长久的时日,能不表达我心中的一点谢忱。”心畬告训伦。

据李猷表示,溥心畬迁出董浩云别砵的原因,可能是住得太久,招待所别有用途,或为了便于翻修,才由原介人出面联剪他迁出。

但,从另外一方面推测,也可能是台当,因他滞留日本过久,又有他可能找机会回北京的传说,催他台的策用。不过,他并未因失去豪华便利的寄寓之所,就此打道回台。在友人和学生协助下,他迁进了离明治神宫不远的涩谷大和町金村旅馆身。

金村旅馆,规模不大,每日房钱八百日元,但服务生招待得很亲切。心

畬住进旅馆之初,他不 日语,太 初升,包着头巾身系围 的女服务生,进来打 房间,比手画脚之后,他总算明白过来,裹着棉被,赤足,一脸 地站在 边木凳上,任 打 榻榻米和壁上的灰尘。

有些事,不但说不明白,连他手持拍 ,用笔画图,恭谨 在榻榻米上的女服务生,也是一脸茫然。 是他自己把这种难以沟通的窘况,画出来,自我调 一番。

迁出董浩云别钵之后,溥心畬的生活,不得不变得节俭些。早上,由一位女学生傅 若 汤罐头给他,用滚水一冲,再吃二三片土司面包。晚餐有时叫一百元八个的饺子,也就对付了;这对平日食量惊人的 食主义者,实在是个难熬的冬天。只有朋友邀 时,才能开怀大嚼。台北的李墨云和溥孝华,分别来信要他汇款回去。传说他在东京做了大学教授,师大有学生写信给他,表示愿意来东京当助教。又说他在东京收了四十多名 女学生,收入可观。李墨云自然不愿意他 出掌控,享用大笔钞票。孝华要钱的理由是,他把毓岐 医治疗,只好请父亲 持。

迁居旅馆后,一日 起,他到洗澡间 洗脸,在湿 的 地上摔了一跤,扭 左脚,疼痛难行,赶紧雇车就医。此后,傅 若 又为他介 医生每日到旅社敷药包 ,嘱咐他少 路,一个月后方可痊愈。从此洗澡、如厕,均由女服务生小岛义务地背他前往,细心照顾,令他万分感激。

多年后,心畬香 弟子薛 山往访金村旅馆,告知小岛心畬在台北逝世的恶耗,小岛满面悲 地 笔作书:

“深深崇拜贵国旧王孙溥心畬先生,他是一位 可爱的老人。”<sup>①</sup>

他画 画的兴趣,在言语不通的旅日期间,似乎特别 厚。如身着和服, 壶 酒的俏丽女侍,紧身旗 、裸露臂膀的青楼女 ,他都用简 的笔法 画下来。他在后一 画上 :

“宜笑,宜 ,宜喜,宜嗔;万事皆宜,不宜家人。”

有一次他发现旅馆女服务生,有的 能写一手王 之 字;他对友人说:“东京旅馆里的下女之流,都能写得一手王 之 行书,怎么我们自己反而都不行了呢 ”<sup>②</sup>

又一次,诗酒 酬之际,友人请他赋诗,当即有位年轻艺妓上前研墨。心畬远自童年就开始研墨,用以写字画画外,墨在砚池中不断旋转,

①香 《大成》期七四页十八《溥心畬白话家书》,薛 山撰。

②同上。

也兼有 力的功效。而这位艺妓的磨墨法,是一推一拉地直来直往,使他几乎忍 不禁。待他饭后到古书店一查,才大吃一惊,原来这种一推一拉的磨墨法,是 代传到日本的古法。

其他如祀孔、 灶等服滴仪式,乃至冬天吃 子的“溇 子”法,都保存着中国古老的制度和办法。

心畬在日本的得意门生,是明治大学三年 的女生 藤启子,从他学汉文、书法和绘画。 藤由父亲带来拜师时,礼节之隆重,使心畬也觉得惊 ;除了恭恭敬敬地行 拜大礼,还有“三进爵”的敬酒方式。他称赞 礼数 到, 藤父亲却 虚地说:

“这些礼节都是由贵国传来的。”

心畬 家时, 藤“有事弟子服其劳”。生日拜寿,呈献 袜、奉食、献花。心畬带 参加文人 集,他画画时, 藤在心畬身侧,聚精会神地观看,温婉文静,令人称赞。

一九二八年时,心畬偕溥 曾 应邀访日,与日本名流诗酒 酬,虽事隔二十多年,一些旧识仍在。日本艺术界人士或书画藏家,知道他的身份和书画造诣,他们所收藏的中国古代书画,希望得到他一言九鼎的鉴定。

因此,前往其寓所拜会,邀请阶 及鉴定之士,剪绎于途。

此外,他对流 于东瀛,前所未见的中国书画,乃至瓦当、碑帖、彝器,也无时不在留意、加以仿效或拓印,并尽力 集已绝版的中国古籍。后来,谈到他书画进境时,他告 万公 :

“来台以后至……东游日本归来,是一个詹段……”

此际能成为一个进境的詹段,无 对所遇、所鉴 或 求到的文物,心 研所致。

溥心畬在日本停留与 向,日本政界也很重视,并对他加以礼遇。

天皇御弟高 宫夫妇,也曾前往心畬寓邸拜会,安排他和 和天皇会见,陪他游纳皇宫。日本外交当 ,指定专人和他联系,注意他有无 要协助的地方。

他与暂住日本筹备画展及印制《大 堂画集》的 大千,因参加艺术会议前来东京的黄君 等相聚,联袂出游, 觥 酬,更使他有如鱼得水之感。

## 第叁拾章 宇宙难容一大千

比起溥心畬所住的金村旅馆，大千一家在新下合租住的和式大宅院，显得特别宽敞豪华。为大千拍摄照片和做日文翻译的摄影家王之一，知道溥心畬在旅馆一身，言语不通时，便不时陪他出游，充当翻译，也常在一起阶酒一天。

应大千之请，数度从香港来日本的朱省，也常陪心畬；大千、朱省和王之一，消解了溥心畬逆旅的孤独和寂寞，也是对他处境了解较深的朋友。

大千在阿根廷居住一年后，居留权出了问题，遂想移民巴西，筑园久居。此次东京暂住，目的在行画展、出版画册，以及准备赴展出作品。此外，他要集扶桑的花异木，以便往巴西，充实构想中的巴西圣保罗市郊洁山城的“八德园”。

一九五五年农历十月，心畬访新下合府，见大千须发更花白，感到一波不息，无情岁月流逝，遂在大千近照上，七绝一首：

滔滔四海尘日，宇宙难容一大千，却是少陵天宝后，吟诗空忆李青。

乙未十月相遇江奉西山土溥儒

这时,心畬正为在日本旅行 证到期所困扰。由于他 乡心切,想回北京的传说甚嚣尘上,台 当 唯恐他真的转道 乡,遂下令驻日人员,不为他 。

日本外务省知道心畬这项困扰后,想趁机留下这位身份特殊的汉学家与艺术大师,特派联剪员前往探视,表示日本愿意 他一 长期居留证,欢迎在日本定居,护照事,可不必再予理会。

事后,据万公 转 ,溥心畬以“还要用中国旅客身份在此停留,谢谢你们的好意”予以婉拒。

心畬自认在日本尚有许多事情未了,而且时已入冬,离开大陆后,睽 达六年之久的梅花,在日本正含 待 。如果不欣 、绘 梅就打道回台,他实在心有未甘,只好写信给蒋介 ,请蒋下令处理他的延期 证。

此外,他迟迟不愿 台,也有一些难言之苦。

一九五〇年,朝鲜半岛燃起战火, 国第七舰队 台 海峡。台 岛内,不时 ,对政治活 与言论自由,敏感而紧 。为免贾祸,溥心畬旅台第五年, 作《旅铭》以自我警惕:旅,在易经中,下艮上离,以上升的火焰,下静的山岳来加以象征。

“艮而丽乎明,离不失其止者,其惟圣人乎!”他说。

如何在“艮”、“离”之间,求取中庸之道,是他不断 考的课 。

而他全生远祸的座右铭则是:“旅焚巢于上九,所致叹于祢衡,务高翔而知止,贵立命而有成。虑离德之孔灼,或替 而兴戎。持艮义于乱世,远戾而全生。”

他平日采取的处世态度是:“ 居 而蹈义,如临渊而履冰。”

由此可见,他流连扶桑 景,是战战兢兢,如履 冰岁月的一种心灵的解 、弛和暂时的逃避。

生活的潦 ,家庭和婚姻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资 ,也有些报章杂志,时作 捉影的报导。顾及 象和颜面的心畬,虽然滴聋作哑,心中苦闷,应不难想象。

旅日期间,他先后接到长子孝华、义子毓岐来信,谓于 咏香处存款为毓岐医病事,已被墨云探听出来,扬言 家后必大吵一番,并求加倍补

偿,因此劝请他 在日本游山玩水,自得其乐,似不必 于 台,自寻烦恼。

结果,他孤独地 身逆旅之中,过 食瓢阶的自主生活,却招致各种谣言中 ,和台 当 的催逼,以 证限期为拘束,催他 台,重过苦闷的生活。

“宇宙难容一大千”,是他为 大千处境的感慨;何 不是他心灵深处的自叹和自怜。

和 大千、黄君 联袂出游,是溥心畬最大的 心乐事。 大千府里请来的川 ,可以使他大快朵颐。黄君 籍隶广东,所点的广东佳 , 称人间 味。唯独黄君 的一 广东国语,与溥心畬的京片子、 大千的道地川话,开怀畅谈和 觥交 之际,不仅南腔北调,更是声 屋瓦。

黄君 时为师大艺术系主任,因参加艺术会议来东京,他们异地重逢,黄氏关心心畬生活与 康之外,对心畬荐代其国画课的 咏香,教授有方,甚得艺术系学生爱戴称赞不置,并有意于溥氏 台后,仍请咏香继续指导学生。溥心畬知道自己的 钵传人,受到器重,心中大感宽慰。

冬天 日, 大千、溥心畬、黄君 以及任职台 故宫博物院的书家庄严(慕陵),同在王之一家中吃蒙古烤 酒 耳热之际, 大千 笔在画 左下方, 勒出一个飘 的人物。溥心畬接过笔,先在唇边舔舔笔端,染得牙齿和 唇到处是墨,了不为意;众人知道这是他写字画画时的习惯。但见他笔尖挥 ,迅迈地画了 古 。再经黄君 点染小桥流水,顿时就成了人间 境。接着,庄严以他 名著一时的瘦金 字,记录了这次难得的书画 集。但,这件四大名家合作留 王之一后,却被他迁居时无意间遗失,殊为可惜。

当晚, 藤小姐一直静静地 在席间观看四人写字画画,对心畬更流露出无限的崇敬。

此外,溥心畬对当时与 大千 影不离的红粉知己山田小姐,也留有深刻的印象。 台后 日,见到大千寄 台静农的册叶中,有山田小姐的画 ,大千自 :

画成既 署,侍儿谓尚余一页。兴已阑,手亦倦,无暇构 ,即对影为此,是 ? ? 静农何从而知之 ?

当年在日本的情景,台静农也许不能尽知,但 逢其盛的溥心畬,却知之甚稔, 笔在山田 后空叶上 :

凝 合,云行 施,神 隐见,不知为 ,抑为云也。

东坡 舟赤壁,赋水与月,不知其为水月,为东坡也。大千诗画如其人,人如其画与诗,是 ? ? 谁得而知之 ?

溥、 二人的情谊可以由这些吐事中,窥见一二。

溥心畬对香 弟子薛 山,谈到他流连日本的原因,和等待梅花乍开的心境:

“……一到日本之后, 只见有些名胜, 与我故居有些仿佛相似之处。因此,我在 儿耽着好久,一直就 中寻诗,几乎弄得流连忘返了。”

冬天到了,他所等待的 梅已经含 ;他过后回忆:“ 回住东京旅馆里,一早等朋友 早点来,不知何故迟误了好久。我 着肚子,只 了一壶热茶。推 一看,原来正在下 , 在几 蟠 的古梅干上,顿时成了粉雕玉琢似的, 一朵朵梅花,正含 待 ,带着 花冷 照人,可真极了!一时我连肚 也忘 ,只对着 痴痴地发愣……”<sup>①</sup>

①香 《大成》期七四页十八《溥心畬白话家书》,薛 山撰。

②二文见《旧王孙溥心畬》页一〇六、一〇八。

同时,在东京上野一带赁屋而居的香 书画家,也是收藏家的朱省 ,在《忆溥心畬先生》和《溥心畬二三事》<sup>②</sup>文中,谈到他到金村旅馆访溥心畬,以及冬日出游的趣事:

“他的身 极壮健,胃 尤佳,所以我们常常在涩谷一带的中国餐馆小酌为 。他赋 天真而又极 趣,是一个十足的艺人。”

一晚,他们又来到明治神宫附近的“福 寿”中国餐馆用膳。室内空调开 ,温暖如春,为了增加用餐情调,厅中电灯全熄,餐 之上, 曳的光,点缀得 和而 。不少驻日 军偕眷属,品味着中国佳 和东方

情，听一位妙龄少女的音乐演奏。由明亮的街灯与严中人内的溥心畬，先是嚷着屋子太暗，引来不少座客的目光。临就座时，又嚷着太热；边说边去身上的羊皮。正在看单的朱省，忽闻邻座两位国太太尖声叫，头一看，但见溥心畬长之内，只一套卫生裤。

王之一在《我的朋友大千》（之四）连载稿中，记一段与心畬在东京夜阶的往事。

时近隆冬岁，瑞纷飘，梅花盛。

溥心畬已由金村旅馆迁出，租屋独居。新伍离王之一住处不远，来往也愈加频繁。

夜，之一与数客到访，阶酒谈艺，心畬得兴会淋漓，行书七绝一首，持之一：

有酒无歌兴易阑，有歌无酒不成欢，须知密花开夜，自古人生此会难。

又一个大雪纷飞的夜，心畬邀之一寓中共阶。心畬说：

“冬天太冷，一个人睡觉更冷又无。”

想到前多人共阶，心畬呵手挥成《下阶酒图》，上：

前无闲作画，今宵作画更无，君持去点空壁，对此能消酒一瓢。<sup>①</sup>

铃随身携带的“旧王孙”章时，溥心畬在中，铃了图章。

对阶中，溥心畬仍旧握笔在手，边阶、边谈、边画。在子另一端的王之一，只顾痛阶女侍温热的日本酒，也没注意他在画些什么。心畬看了年轻女侍一眼，谈起他住金村旅馆时的事：

“有晚来了五六个日本小姐陪酒，们先洗澡换上浴大闹花酒。到后来都光服阶酒；连我的服都被他们剥光了。”

心畬说完，把画团成一团，掷入身旁的篓；可能是离席如厕。王之一趁机拾起团，订入袋。转到大千住处平一看，是一戏图。前

①香《大成》期二〇四页二四《我的朋友大千》（之四），王之一撰。

后五六裸着下身的年轻女，争剥一位子的袴。画上行书《群剥图》。大千一见，拍案惊叫：

“这是绝品，比他的山水楼阁都难得可贵；这小画不用名盖章，就凭五个字就是溥先生的招牌，别人要学也学不的真迹。”

面对洋洋得意的王之一，朱省笑问是愿意割爱

“杀头也不让的！”王之一斩钉截铁地说，并迫不及待地去滴裱。

朱省并省油的灯，画虽然未要到手，却把《群剥图》的来去脉，公诸于香报端。许多艺文界友人，争着去信向王之一一探究。香

《大成》杂志主编沈苇，屡次要醒出，俾得画共。直待心畬逝多年之后，王之一才公之于世，并追记得画经过。<sup>①</sup>王之一表示，心畬类游戏笔墨，他尚珍藏五之多。

①《群剥图》见香《大成》期九六页三四。图记，见香《大成》期二〇四页二四。

次东京夜阶之后，王之一与大千积极筹画赴法国画展和赴巴西筑八德园定居事务。黄君开完会，即行台，溥心畬于数月后被李墨云、万公“押解”回玉堂。一时流云，各自东西。王之一追记：

“最后溥太太在台北听说溥先生在东京有女佣人，又有女弟子，从台北赶来东京帮他收拾行李，由王大镛等人押溥先生台北。文人逢场作戏都是小事，台北怕他溜回大陆才是重要的。他教学生，太太收费，他卖画，太太收钱。所以，溥先生留恋日本短暂的自由生活，尤其是和大千在一起最为开怀。他们合作了不少画，也跋了不少画。这一对南北溥在东京的时间虽然短暂，也是溥先生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个片段时光。”<sup>②</sup>

②同上。

## 第 叁 拾 壹 章

## 犹 人作遨游

一九五五年春，心畬前往新罗一个多月后，已经调职台北的溥孝华，认为毓岐腿疾有加重的趋势，要医治。一日，趁李墨云外出之际，把年已弱冠的毓岐，往省立台北医院住院。医疗费用，除了向咏香师姐用心畬存款，也屡次去信日本，向旅居异乡的父亲取。至于用途，自然也包括他自己的花费。

毓岐住院三个月后，孝华又把他移往山台疗养院住院，从此就很少前往探视义弟，医疗费用也就无限期拖欠下去；只有咏香和陈雋甫时往探视，加以接济。

此时咏香，除为心畬代授师大艺术系国画课，在家授徒，也兼教师妹明；因此，孝华到家的次数，也日益频繁。

孝华与明相恋，咏香乐观其成。但孝华不断用“医药费”，又对医院无限期地拖欠，令明不安。当心畬所存八万元医药费用罄，孝华有避不见面之势；咏香、雋甫心如焚，不知心畬回台时，如何对恩师交代。咏香遂给孝华写了封万余言的长信。意谓：心畬存款虽说是为毓岐医病，孝华为心畬独子，自然也有权利用，但总叫明有个交代，以免招致误解，难以做人。

孝华见信后，寄来一八万元的收据，事情只好勉强搁下。剩下担心

的事，便是李墨云如何得知存款事，会不会对心畬大干戈。事后得知心畬回家后，墨云一直吵着要心畬在咏香家作画存款的旧账，本来八万元，却被一 定为二十万元。心畬没法，只得 力作画，请商界友人代为介 买主，终于凑足二十万元，才平息了这场 波。

后来咏香才知道心畬托他们卖画存款之事，是墨云从女佣姜姐 中套出，觉得姜姐虽然无意中惹事，但也不宜再留，遂找个借 ，好言打发了事。

匆匆一年将尽，并不见心畬 国的讯息。 玉堂弟子，到处打听心畬近况，每有心畬 示，纷纷传阅，奔 相告。

传说心畬已任东京大学教授，私人所收 女学生四十余位，赁屋而居，雇年轻日本女佣服侍，似有久居之 。

媒 为了对种种传言，得到证实，曾 访李墨云。报导中引用李墨云的说法是，当心畬尚在上海踌躇之际，墨云以酒 醉心畬，诡称到 淞舟夜游，心畬不疑有他，上船后却直 舟山，转飞台 。经过 染，墨云变成了促成心畬来台的最关键人物。

溥孝华阅报后，把吹报带到 山疗养院，给病中的毓岐欣 。

也有些内幕杂志如《纽斯》等， 捉影地醒出心畬来台前后的生活和苦闷的心情，以及墨云、宗 间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传闻。

溥心畬旅日期间，有两封家书，他逝世十七年后，香 弟子薛 山，以《溥心畬白话家书》为 ，发表于香 《大成》杂志上。

有人认为这两封信至情流露，足见他对李墨云鹬蚌情深；许多家庭生活不谐、感情纠葛的传言，恐系 染过度。

这两封显然是经过选择而披露的家书，如果细加 会与分析，仍然可以看出其弦外之音。

前一封家书，作于在金村旅馆 足养痾后期，推测写于一九五五年农历十月左右。

信中写着：

“墨云贤夫人鉴：绵 接到，极暖合式；万里 ，贤 之心，应珍重服用……”

函中并说到他对墨云的想念：“前要你的相（疑片字误），皆因我想你，又因事不能回去，多日分别；愿将你照片置在左右。……见你照片，都说你漂亮，身材窈窕，衣服做得合身。”

接着解释他所以迟迟未归，因有金票尚未完全兑换，老友清水董三，备为他行书画展，可以卖些作品，如果以时日，他就可以带着钱回去。而且，足疾未愈，苦不言，也是原因之一。

随之以大部分，港清在台 的谣传，多为无稽之谈，不可轻信。

据推测这些事情，墨云可能在信中诘问过他，因此，心畬才借机婉转表白一番。

心畬为了表示他有台的诚意，除了说他左足渐痊，已能走路外，并列往回寄物品，和亲自带书画的划。

然而，这时他屡费章的护照延期间，得蒋介石之助，迎刃而解。他在家书末段写：

“近日忽接到外交部许延期之公文，蒋公之意可感，但我必须为生活，将款办便回去。”

后一封家书，写于十二月中前后；当是收到墨云十二月五日信后，即行作复。信中再次提到护照的事：

“我上次给总统去信，说外交部的误，数日后即有公函准许延期。”

就在溥心畬一再感念蒋的照顾的同时，厉生、叶公超却奉令研拟如何促心畬及早回台，以免谣传，或心畬真的回归大陆。

暗负监视责任的万公，不仅参与策划，且建议让墨云到日本，在墨云的压力之下，使心畬就范。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万公在北京饭站接受包立民访问<sup>①</sup>时透露：

当时心畬在日本乐不蜀，台当局怕他长留日本，而台派驻日本的，又私心自用，欲请心畬做他私人收藏中国书画的顾问，未积极促他回台，反而劝心畬留在日本。

包立民引万公的话：

“我与溥心畬虽然是朋友，但未必能把他接回台北。能把溥心畬接回台北的只有一人，就是他的姨太太（按，即墨云），因为心畬最听

①《中华儿女》月醒一九九〇年第二期页五六《合浦还珠万里归》，包立民撰。

的话,而 是不愿离台北的。”

至于墨云何以宁愿和心畬两地分离,不愿离开台北 经常出入 玉堂的万公 ,心中自然明白。

台 当 也曾想到, 若李墨云也迷恋于扶桑的花花世界,自愿长留日本,或与心畬同 北京,又 如何

因此,不便与墨云同飞日本的万公 ,又生一 。

包立民写:

“按照事先 定, 让溥心畬给万公 发一个电报, 万公 来日本一游,然后一起回台北。万公 接电报,马上 飞机抵达日本东京。”

策划完 之后,李墨云于十二月五日前,连发两信;心畬表示前一封信未收到,只接到十二月五日一封,知道李墨云要来日本。故此马上回信。

首先,他以为蒋准延护照的指示继 有效,台驻日人员无不遵奉之理。因此,李墨云前来,使他在扶桑的自由日子,变成他所说的:“我们夫同游,正可及时行乐。”

既想夫 同游,为何没有早 接眷之念 后一封家书中,溥心畬找了个自圆之说:

“我本来早要接你来住,因为迁徙不定;因你在家,又要赶着回去,所以才要你的照相。我在此 常安乐,你何必一人在家苦闷。你能来是我最高兴盼望的。”

推测心畬此时,可能已作退一步想:当时台 一般人出行,大 易事;墨云独自到日本相会久居,或可矛 多年来缠 他家庭的宗 影。

从这个角度来看,心畬反 愿意,牺牲在日本半年多自由和宁静的生活方式,希望墨云能够来日。

他知道墨云喜欢富辑的生活与财富,一改前封家书的苦穷,在最后一封信中,极力 画出富辑的前景:

“此处在大学讲学,教徒收学费,亦可有收入……又有人托我介 卖一件唐朝的字卷, 我办理不可,手 酬劳费,有一两千 金。”

“因我前次要赶回去,展纳会(按指清水董三主办)太忙也开不好,这笔中费也无法得到……若在此处处理,钱收到交你收管最好。不过有钱即可从容寻乐;款的数目大,此处稽 太严,亦实无法携带。”

言中之意，自然以久住日本消费为妙；可在旅馆选珍珠，到新买西洋化妆品，吃山东或四川馆子，到东京郊外的珠川梅、樱，前往日光山上看，遍游京都古迹……

李墨云平日耽迷欺将，他在信中告：

“欺将牌已有人由香带来我。”

信中开列出这样令人生羡慕的富辑景，难后来万公告包立民：

“溥心畬客居日本，天天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简直有点乐不蜀，消息传到台，鉴于溥心畬是旧王孙，若定居日本，对台当然会有不利影响的。”

溥心畬修后一封家书时，完全未想到李墨云要来日本，是衔命而来。更不到，其后墨云到东京，立刻要他拍电报招万公同游，是作重监视。他还想，怎样才能使墨云顺利地出台：

“知道你来，我欢喜极了。我速到关东医院请院长出证明书，说压高昏迷。我再写信给叶公超、厉生；上次朱家骅有病住院，他的太太也到日本来此看护。”

推测墨云抵日时间可能为一九五六年农历一月十九日。心畬已迁出金村旅馆，赁屋而居之后；招王之一夜阶，作《下阶酒图》及《群剥图》之前。

待万公受心畬电邀到日本，心畬原来构想的夫同游，变成了三人同行。游罢镰仓江之岛，心畬写信给方五写当时景物：

“此地樱花已过，杜鹃盛开，菖花亦将开……”

游纳京都、岚山时，万公赋七绝一首：

云满岚山碧水流，花开花几经秋，艰难留得余生在，犹人作遨游。<sup>①</sup>

心畬听了，加称。而“艰难留得余生在，犹人作遨游”，也很贴切；除了在日本的一年两个月，溥心畬有生之年，未再自由自在地独自出国旅游，不是万公、李墨云共同随，就是李墨云影不离。

①《中华儿女》月醒一九九〇年第二期页五六《合浦还珠万里归》，包立民撰。

回程机票地址之时，心畬函告五，开头是：

“五先生鉴：今只得回台，偕同内子乘二十六日夜十二时机，次早七时达台机场……”

临行前，有位华侨在豪华大饭店内为心畬和墨云饯行。墨云暗中告知万公主人姓名与地点。届时，东道主未至，万公却出现在心畬面前。心畬大感诧异：

“人家没有请您，您怎么也来了呢？”

公回说：

“请心，溥先生，如果主人挡驾，我马上就。”

多年后，万公仍得意地告包立民说：不一会儿，一位气势的华侨步入筵席，见到公，惊喜地叫起来，原来乃是旧识。

从此可见墨云与公配合无间，也可看出万公的情报员神通。

席间，东道主以无限留恋的语气说：

“您明天就要离别日本了，不知何日再能重游旧地。”

接着，又以同情的语气告心畬：

“回去容易出来难，回台后再要来日本，怕不容易了。”

这种意在言外的劝留，使心畬黯然，公保证：“当然出得来。”

包立民写：

“就这样，第二天，溥心畬在、万公护下回到了台北，从此以后，溥心畬再也没有重日本。”

## 第叁拾贰章

## 愿浮东海

日本自古受中华文化熏陶，古迹处处，因此，容易引起心畬抚今昔的乡愁。

冬天大雪纷飞，梅怒，心畬感觉中是置身于故乡。

从他在日本时所留下的诗书画中，既可探寻他的游踪，也可以体会他身处异国的心境。

心畬迁入金村旅馆，时已入秋。片片枫红的，掺杂着秋瑟瑟，叶纷飘的感。偶有友人到访，学生前来受教，但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和旅愁，无时不萦着他。闲赋回文诗一首：

明月空 树秋， 边沙影水边楼，声歌听尽花时去， 叶惊回  
里愁。横塞接天春榛莽，远山 海碧悠悠，生平感遇多离乱，行客随  
云还滞留。

前引罗清媛夫人画上，也有回文诗一首，读为写房情趣，逆读为抒写无限感的生离死别。但，这首回文诗无论读逆读，都是得化不开的悲秋和旅愁：

留滞还云随客行，乱离多遇感平生，悠悠碧海 山远，莽榛春天  
接塞横。愁里 回惊叶，去时花尽听歌声，楼边水影沙边，秋树  
空月明。

乙未止日本作回文诗一首<sup>①</sup>

①《溥心畬书画全集》书法册页六六。

中秋海上月，更让他乡之情，海一般起伏。他赋《踏 人·乙未中秋海上》一阕：

玉宇港空，冰轮秋水，茫茫依旧山河影。山河指如烟，一片青天碧海 中悬。银汉无声，蟾光如故，朱楼歌舞知何处？西 雁尽可怜宵，只有征人归 逐 潮。<sup>②</sup>

②《凝碧余音》页十八。

独 金村旅馆中，过着以汤罐头、二三片面包、十来个饺子充 的清苦生活，对 好 食的他，也算是严 的考 。他望梅止渴地以精楷书写东坡的《老饕赋》以自我安慰。

菊黄蟹正 的重 ，在连绵秋 中到临，置身海上的心畬，又为 乡怀人的情绪所 罩，在《 海上》 中赋：

茫茫四野天连海，兴亡今古人何在？北望是中原， 云秋 繁。片时杨 月，又过黄花节；莫 阑干，可怜山复山。<sup>③</sup>

③同上，页二三。

④同上，页二五。

⑤《溥心畬先生书画遗集》册上页一七〇。

余如《蝶恋花·望海》<sup>④</sup>、九洲南望的《观海》诗<sup>⑤</sup>，都是因茫茫大海，引发故国之 和怀古之情。

训伦盾异心畬称“本朝”，恍如生存于满清之世；而他这些望海兴怀之作，所流露的正是他 “王孙”的情怀。

另一个使他兴起故国之 和遗老情怀的原因是，不少满洲高官，清代遗老，避居日本。得知心畬旅日，纷纷探视，与旧日王孙一叙幽怀。

心畬等待已久的 花，终于 絮般飘飞在旅邸花园之中，含 待的老梅，经过粉妆玉琢之后，仿佛即将 络，他总算可以见到久 的花了。

接着，他 梅、咏梅、外出寻梅、手不停挥地 捉暗香疏影的热情，真能使冰 消 一般。

从画面上端横出一 古干，屈 回展的 条，满缀着千 百态的花朵，他 ：

香雾 ，无限轻 ，天涯飘泊见花难。何处笙箫闻碧 ，鹤在云端。半树 阑干， 萼珠圆，瑶华千点 中看。苦忆旧时明月色，里 山。

申十月，忆去年 夜观梅作此 ，补画一 。

心畬

另一 梅，作于 月北泽寻梅之后。时已日 ，大 纷飞，梅花为白盖，成了玉树。心畬回 旅社，挥毫图写，以淡墨染底， 干如 ， 气逼人。自 ：

红梅冬正发，密 满前楹，玉树 无影，瑶华 有声。低柯留暗翠，园沼湛微明，良夜清如水，能忘羁旅情。

在日本，流传着一些难得一见的中国古代碑版字画。他藉为人鉴定机会，临写拓印。

如前文介 过的北 瓦当、螽斯 趾古 。他视为 珍异宝的隋代残上有三十余字，他特别楷书《隋残 记》， 容 千余年前刻 上的字迹：

鸾惊鹊反，书同 藏之铭。裹铁藏 ，笔类孝慈之志。伽蓝余记，古法犹存；片 残经，前规宛在。可谓方舟津 ，苔华 重于隋珠。修 缙渫 ，砺 同珍于楚 。<sup>①</sup>

一九五五年 月所临《北苑山水》<sup>②</sup>、一九五六年春天所临《 院本 鸽图》<sup>③</sup>，可见他异 临摹古画的一斑。

心畬有一 画 万公 ，人与马 接近唐画的《杜甫诗意图》<sup>④</sup>，虽然未署年月，或许作于此顷。另一 写意树 土坡，配以扬鬃掀蹄的工笔 骅骝图，心畬自 ：“ 揭 画马， 申四月仿其遗意”。

申为一九五六年，是心畬旅日后期笔墨。这两 仿古马图，其后均由万公 捐献给恭王府。

①《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页一九八。

②③《溥心畬书画全集》山水册页八二、花册页三六。

④《中国近代名家画集——溥心畬》图一九一。

其余在日本书画创作尚多；未署年款的梅花，疑作于日者尤其不在少数。

溥心畬在日本的游踪，从诗中可寻者，包括九州看海。东京、横滨一带名胜，明末志士朱之瑜（舜水、楚珩）水“后乐园”等，不可胜数。

心畬好泡温泉。日光温泉驰名世界，在日光鬼怒川歌楼听歌，对他更是一大享受：

玉楼高遏彩云行，雾鬓鬟若有情，灯火夜深歌舞，半川水月空明。

——《鬼怒川歌楼听歌》

京都古城的宫阙和寺，他几乎遍，高耸入云的南寺大殿，恍若挂着无数星斗的飞檐，又使他想起故乡的庄严古庙，他在《南寺》五律尾句中写：

故乡应不见，海万重遥。<sup>①</sup>

①《南游集》页三〇。

在照中，登京都郊外的宇治川龟楼，看古渡晾着的渔，一艘艘任波起伏的鹈船，感觉上，他一九四六年冬初游江南的景象。

他最感兴趣的，是镰仓的江之岛和岛上的辨天女神祠。他在给方五信中，写江之岛的胜：

……岛大海，凿壁为栈道，洞深邃，下瞰洪波，气势雄壮，为赋一诗……<sup>②</sup>

②叶启忠提。

岩峣孤嶂与云连，起潮生天，三岛东皆碧海，九州南望但烟。赋同楚客登楼日，星纪皇采药年，古洞月明已去，栈横壁草芊芊。

——《江之岛洞壁》<sup>③</sup>

③《南游集》页三二。

江之岛辨天女神祠，是溥心畬在日本诗咏最多的地方，壁之外，诗集中有《江之岛辨天女神祠》五律、《重游江之岛辨天女神祠》，又应邀撰

《日本江之岛辨天女神祠铭(并序)》。

辨天女神类似传说中长江巫峡司行云布雨的神女,给人一种又神秘又空灵的感觉。心畬在铭中写道:

……其灵维何?佑兹下民, 旻时若,渔稼维勤。芝 黄鹤,瑶池青 鹿,或 方壶,或翔洲岛。 螭御乘,鼉鼉驾梁,朝天 日,凌 霄……春秋荐庙,朝 行云。<sup>①</sup>

①《玉堂文集》卷上页七四。

溥心畬喜爱 鹿,奈良公园的鹿苑,驯鹿群游,被视为神兽,心畬流连园中,兴趣盎然地喂鹿。在《忆天兴寺》、《日本久远寺》两诗中,不但咏庙宇的宏伟庄严,也提及鹿苑的景观。

东京近郊水 户的后乐园,也是 梅花胜地。曾陪 大千前往 梅的王之一, 写 那里的数百龄古梅:

“梅园的梅花也是当时朱舜水所种,经几百年来,树干 老有 皮,蜡黄的花朵又极清香。几十棵梅花,棵棵 姿态不同……”<sup>②</sup>

②香 垞《大成》期一九九页三八《我的朋友 大千》(之一),王之一撰。

溥心畬往游,是春 晴时节,他 形容是“水照春残树, 雁 后花”,并未看见 梅怒 景象。他所赋五律五首,第一首 写园景的荒凉,第二首感叹朱舜水的生平、旅居日本的处境,以及在异邦所受到的礼遇:

愿浮东海,中原日月新,应无采薇地,难著种瓜人。水异长江色,山 故国春,前规 高躅,堕泪 碑尘。

朱舜水, 江余 县人,明朝末年的 才。清军入北京,下江南,南明福王屡次征召舜水,舜水以朝中奸臣当道,不奉诏。后随 王抗清,他与日本长崎华侨关系良好,多次赴日请 教,后因事不可为,流寓于长崎。

日本宽文年间(康熙三年),德川光圀, 人邀请前往江 户(东京)讲学,为他起造江 户“驹 田”华宅,又 养老礼院于水 户后乐园。朱舜水受聘为宾师,传授 明学说、中国古代礼制、 品及明朝 冠。他也同时传授很多生活实用器物,包括以桧木制寿器,小至制酱油、豆腐、订豆等,极受日人崇敬。日本天和二年(康熙二十一年)卒于日本。

心畬诗中,隐喻自己的处境,似乎与不事二朝的遗老心态有关。

溥心畬回到台北,时已盛夏。离家已近一年半,玉堂依旧,竹篱之内,一片荒芜,心中有种陌生和茫然。

和亲朋好友门生酬酢数日之后,与李墨云前往台疗养院,探视一直惦念着的义子毓岐,准备接他出院回家。但孝华嘱咐毓岐,不要随墨云回家,要为他另外转院疗养。手握财政大权的墨云,罪毓岐听孝华安排,因此账也不结便而去。后来,孝华既未前来结账,也未为毓岐转院,事情就进退两难地悬在其间。

医疗费用问题,心畬托玉堂对面的女弟子华稀珍律师,代为沟通。在公的方面,由心畬榜书“台疗养院”的院名,及各部门的挂牌来抵付;于私,则以书、画各一,致疗养院的华籍经理。

对毓岐未来的安置,心畬也请华稀珍从中斡旋。华律师介绍毓岐到新店基督教三育书院就读;插班初中二年级读起,可读至大学部神学系毕业。学杂费和每月三百元的伙食费,墨云答应;由华律师转交。

墨云提出的条件是,除心畬、墨云生日和过年,毓岐回玉堂拜寿、拜年之外,其余时间不得回家,心畬也不可私下去看望和接。

心畬透过华律师暗中转告毓岐,他为毓岐未来打算,在方五处存款万元,月息三百,可按月往取,作为毓岐平日之用。义父对毓岐情深义重,如今被迫离开,毓岐心中不胜依恋。

对于义母过世时阻止他灵、过继给心畬的孝华,毓岐是很宽容,认为:“他不是坏人;如果说他有什么长处,也谈不上。”孝华食言未付医疗费,未接他转院,他也不以为。

“国大”秘书长洪友有三位女儿从心畬学习书画。心畬旅行西国、日本期间,大女儿洪婵知道毓岐收藏心畬画四十余件,便借去临摹。还时希望他能让售;毓岐以系纪念品,加以婉拒。不意事为孝华所知,表示他将来与明婚事款,盼能借画给他,将来再行补报。此后四十余心畬珍品,就此与毓岐绝缘。想到义父对他的恩情,毓岐也就不再还。



溥心畬义子溥毓岐(溥毓岐提)

心畬远游归来,心里的感觉,仿佛 烂柯山故事中的人物,觉得 玉堂依旧,却人事全 。

两岁半就跟在身边的义子毓岐,从此离开了 玉堂,连年节见面,都受到限制。

孝华迫不及待地稟称要与 明盟址终身。址婚后二人 调职花 , 明学艺事随之中辍。而址婚所留下的烂账,心畬只好与方 五暗中商量弥补。

来台后就共处一室的章宗 ,借 避谣迁出 玉堂,自立门 。并在仁爱路购置二 木楼一座,自愿提 二楼为心畬创作及授徒的画室,实则便于和墨云共同控制心畬心 结晶和可观的束脩。直到心畬逝世后,墨云知道前访日本期间,章宗 不但另结新欢,其后并生下二子,恍然大悟宗 迁离的真正原因,两人关系,才告终结。其实,直到心畬逝世,宗 仍然寄生于心畬的遗荫下。据台 《中国时报》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看问”专栏报导中,曾引用 位画廊主人的说法:

“溥心畬过世后,一名跟随大师多年的 (按,系“章”字误)姓秘书,曾持廿三 心畬印章,开价三百六十万元,问他有没有意 买 他认为买了这些图章可能带来麻烦而予以拒绝。”

文中 写:“据这位画廊负责人了解,廿三 心畬常用印章,在大师过世 段期间,曾被人利用,摆一些大师亲手画画,却无下款的作品用印,当时的用印行情有的收款五百元,有的代价一千元,这种情 直到一名 姓收藏家以三百万元新台币买 廿三 印章始告结束。”

心畬晚年,印章几乎全数控制在墨云手中,没有 盖章,书画不能手,有了图章,可以收取心畬 与学生及友人书画的用印金。由此可见墨云、宗 二人的合作关系,并未因心畬逝世而终止。

回溯一九六二年春,心畬应请为当时台 教育厅长刘真(白如)撰写《日月潭教师会馆碑》,碑文后面有款无章。其后,台静农教授为碑作跋,谈到心畬亲自把碑文交给刘真时的几句话:

“书后,亲奉白如曰: 此勿庸使侍史钤印记,若彼辈知,会向君 润笔也。 ”

从此一例,不难见出墨云在金钱与作品方面,对心畬控制之严。

## 第叁拾叁章

## 蠹化

万公在《西山士的几段事》中，谈到心畬一生所持的凛然大节：“有一次，他游金山回来，在海滩上捡到许多珊瑚，作了一《海赋》，大意说：海边的岩，同样受的罹，和涛的冲击，有的历千百年而仍保持平和完整，有的却布满蜂般的小孔，原因在于前者的本身坚强，无懈可击，而后者的本身有弱点，禁不起的打击。以喻人，君子小人之分，也是如此。”<sup>①</sup>

①《旧王孙溥心畬》页二八。

万文中，接着谈到心畬一生所表现的节操；尤其是他拒绝日本长期居留证的骨。但是，万氏没有进一步分析溥心畬在心理上的种种变化。

旅日期间，溥心畬有《秋怀赋》、《古赋》、《闻歌赋》、《鸛鹑辨》，又书古文《蠹化》、《尺蠖赋》，都有抒怀、明志的意味。

揭春二月，旅馆后园的山茶花和瑞香盛，身纤细的鸛鹑，筑巢于沼边的苇荇之上，心畬观们的生态，有感而作《鸛鹑辨》。继而楷书陆龟蒙的文《蠹化》。这两篇文章很有寓言的意味，和他台前的《闻歌赋》，都反映出他临归情怯的心境。

《秋怀赋》，作于一九五五年秋天，时寓金村旅馆。他在赋中写：“乙未之秋，余游日本，道出东京，止于涩谷。感秋霖之不晴，叹世兴怀，怆然而赋。”<sup>②</sup>

②《玉堂文集》卷上页九。

赋中说,古代贤哲,遭逢世乱,当世皆醉之际,有的想乘桴而浮于海,愿濯缨于 ;并 名钓誉,实为怕斯道将坠,所以伯夷叔 去 ,管宁留于 国……

他虽浮海于扶桑,却无时不心怀故国,惧道之不行,忧生民疾苦:

汾山远而瞻望兮,云悠悠而海深。缅 山之望 兮,托斧柯之音。律凝 而恒 兮,气郁结而垂 。眇长夜之未奏兮, 天宇之沉沉。恤民瘼而忧道兮,将有感于秋霖。

《 古赋》,作于一九五五年重九,他一遍遍地书写,遗给孝华外,现存台 故宫博物院者便有三卷。赋中所写的也是世乱之际,贤者但 隐,或浮桂楫于 流。他认为人祸更甚于天灾:

匪降乱之自天兮,职由人而谁使。夫去义以为虐兮,几 兽而蔑耻……<sup>①</sup>

①《 玉堂文集》卷上页十一。

古赋,很有借古 今的意味,他所要遵循的古道则是:

观品物之攸处兮,独吾生之 时。 农之邃远兮,稽唐虞之可 。遵义路之坦荡兮, 污世之见羈。服君子之 履兮,期守道而不离。

近代人物中,朱舜水是 他心目中的一个 型,心畬自忖他的处境,几乎和当年的朱舜水一样;这就是他对水 后乐园低回流连的原因。

等到万公 和李墨云到达东京,他很快便意识到,他所寻求到的“后乐园”,即将失去,他的心情随着归期渐近而沉 。《鹤鹑辨》,就是这种复杂心情下的作品。

鹤鹑,又名“桃虫”、“蒙记”、“妄鸠”。

鹤鹑筑巢于苇苕之上,以发和羽毛所织成的巢, 身 一样,纤细而完 。只是 罹苕 ,往往 得卵 子亡。

人们对这种现象的 价不一,有的以为智,有的以为愚。比如荀子就在《劝学》训贻世人:

“巢 不完也,所系者然也。”意 是,所托 地。

溥心畬 身处地,却觉得此 愚。

他认为鲲鹏高 ,视五岳如小土 一般,鲸鳌远游,视四海为沼泽;如从宇宙观点来看,这些庞然巨物,也不过 蚊虻一般的渺小。所谓大小,不过相对而言罢了。

再如,鸿 高飞,鲟鲤深 ,结果却以“怀膏腴”而招致罾缴、丝罾,成为俎上之馐。而身 细小的鸚鵡,既无利用价值,又知其所止地安于葦苕,阶啄于水泽之间,反而 命得全。心畬在文末写:

“小大无定名,安危无定 ,吾于鸚鵡独有取焉。”<sup>①</sup>

话虽如此,但他究 不能与沼泽边的微末 相提并论。 顾 边的罗,《鸚鵡辨》也只能算是无奈的感叹。

唐朝 州文学家陆龟蒙,所撰《蠹化》文中, 写生长在橘树上 小指大的蠹, 状特征和 化的过程。其情景与毛虫 化而为蝴蝶的过程相近。当 蹁跹飞舞之际,绚丽轻盈,是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未久却为 所困,人见而生怜,只是欲 已迟。

陆龟蒙以怜惜警惕的 吻写:

“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蠹,大蕙篁也。苟灭德忘公,崇浮饰傲,荣其外而 其内, 其本而窒其 ,得不为大螫 而胶之乎!观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名位、封蠹、华 的 貌……陆龟蒙写出蝶的命 。但当溥心畬以精楷书写<sup>②</sup>的时候,所感受到的,可能是自己的 命。

由于心畬身世、政治 境所造成欲 无从,欲隐不得的苦衷之外,生长于王府的他,对东京的声色也难于忘情。

星光闪烁的夜空,花 灯影间,在箏、瑟的 焦下,和服 ,掩扇轻歌。

如 猿,如断 ,配以 佩的清响,使他联想到 玉和梁王的 春白。他在《闻歌赋》中 容给人的感受:

<sup>①</sup>《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页二〇八。

<sup>②</sup>同上,页一九五。

抱幽怀而独 ,寄离怨而情 。听 猿于蜀峡,惊断 于衡 。似棠梨之带 ,怜芙蓉之欲霜。殊繁声之丝竹,发清韵于宫商。扬 目之流盼,感余音之在梁。<sup>①</sup>

①《玉堂文集》卷上页十三。

这充满怀古意味的丝竹、清韵,听在即将离开扶桑和短暂自由生活的心畬耳中,正 白居易《琵琶行》中所写的:“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且看溥心畬《闻歌赋》的尾音:

乃有羁旅离人, 归王子,闻古调而心惊,听新声而泪泚。望渺渺之天涯,阻茫茫之海水。秋景 兮凄其, 既陈兮将离。蓬莱兮 远,此会兮何期。

从 意推测,《闻歌赋》可能作于一九五五年秋天, 时他正因留日护照已到期,申请延长期限尚无结果之际。

另有一首《重游日本东京经昔日 别地》诗,未写 别何人,可能与他所流连的歌楼舞榭有关:

依旧云连幕府城,青楼无复起歌声,东流不尽刀江水,难断当年别情。<sup>②</sup>

②《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页二一〇《玉堂诗卷》。

尺蠖,生长在桑树上的一种昆虫, 如细 ,行 时身 一 一缩,是在衡量前进的途径,小心谨慎,免致杀身之祸。

南北朝时, 文学家鲍照(明远),为此作《尺蠖赋》,从尺蠖的生态,析理出可为人生借 的处世哲学。

鲍照认为尺蠖可算智者, 事观机而行。遇到危险,立刻把身 在一起,到了安全地方,才 步前进。因此,不妨以尺蠖为师,俾得藏身远 。

溥心畬楷书鲍照的《尺蠖赋》,署年为“ 申 月”,也就是一九五六年 历十月;从日本 台未久。

旅台之初的《蜗 赋》中,心畬曾以“ 藏易安”的蜗 为师,此时进一步以鲍照赋中的尺蠖为师,尽量滴聋作痴, 藏高隐,难 有人说他是

“英雄闭人”。

鸱鸮、橘蠹、尺蠖、蜗……不管以多么微不足道的虫来隐喻自己的处境和处世态度，他也始终不忘出身前清族。远自隐居戒坛寺的青年时期，他就以或孤自喻。树千万态，变化不拘，干盘屈如；他台后所赋《卧赋》，也就是他这时期的心境写照了。

他写想象中飞腾沉的气势：

俨青之蚴蠕，忽渊以藏。若其商飙始发，江涛乍。浮云于中岳，映朝霞于赤城。如大陵之偃盖，疑大微之沦精……<sup>①</sup>

①《玉堂文集》卷上页十九。

但是，僵卧在他眼前的，或者说是一条质殊的，却只能困于坛的一，任暑的推移，雷的撼。他容盘屈巨心中的悲凉：

将求兮终屈，知天命兮何辞。抱德兮勿用，飞翔兮待时。亢兮有悔，品物其何施……

万公文中所指的《海赋》，心畬曾绘成《海图》，笔者所见有两。

一呈稳定的等腰三角；另一中的海上重下轻，兀立图中。两画中的头，同样透空多孔，斑吗陆离，古多；《海赋》，均以楷书书写于图的上方。严整挺的文字和笔墨变化多端的，成了极为有趣的对比。

《海赋》后记：

海中之，涛决荡，峻嶒而多；盖沙砾之所结聚，惊波涤击，坚者弥坚，窳者成而为状。戊戌夏，海滨得此，不太之。余方避地海上，羈旅不归，作以寄意。溥儒记。<sup>②</sup>

②《溥心畬书画全集》山水册页九四。

赋中，海滨之成的过程，和质成分，复杂异常，其态千百，无所不有。

亘古以来，罹海啸，在汹涌怒涛不断涤荡下，固然有 介的砥柱，成为君子孤寒独立的象征；但被冲击 各种杂质后，布满孔 的 ，看来有如太 一般 丽，更显出其嶙峋的 骨；这可能是他《海 赋》的弦外之音。

戊戌为一九五八年，前一年三月，心畬夜 新北投凤 阁温 旅馆。在山 中拾到一 多孔的海 呈半球 ，有海蚶 附着其上，类隐者居室；这使他兴起海蚶 藏，以海蚶为师法的念头，而作《海 赋》画《海 图》<sup>①</sup>。

①《溥心畬书画全集》山水册页九一。

此赋比前 《海 赋》为短，《鸛鹤赋》一样，受庄子《 物》和《秋水》 的影响，填明世间万物，无 随观者心意而改变其 质和意义：

罗睺之障日， 焦侥之巨灵，望扶 之鹏翼，辨蚊睫之装螟，四海于勺水，等拳 于 陵；由观物之为变，何大小之相 ……

溥心畬在西日期间，弟子中以萧一苇遭遇变化最大，他是孙立人的机要秘书，一九五五年间，孙立人因案受累，遭到免职处分，并软禁在台中市向上路一段十八 寓中。

此案神秘诡谲，牵连甚广，一苇也因而遭到跟踪和监视。

一苇平日为人，看来老实得近乎糊涂，有的同学戏称他为“糊涂公”，心畬给他取个谐音的绰 叫“胡图 图”。据溥毓岐解释，当时在台 有位宗教界人士，叫“胡图 图”，心畬也戏以此称 一苇。

有时他会当着众弟子面调 一苇说：

“ 他这样糊里糊涂的人，还 要跟踪阐 大 跟了一阵也就觉得乏味了。”

心畬 中开玩笑，心中却为一苇担心，而自己也心生警惕。

橘蠹因 化成蝶而招灾，鸛鹤 身沮洳、海蚶因 藏而得全。尺蠖的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也许 是他师法的对象；不久之后，他写下了 卷正楷的鲍照《尺蠖赋》。

## 第叁拾肆章

## 汤 涌翠

一九五六年底到一九五七年初，溥心畬应东海大学中文系徐复观主任之邀，前往讲学三次，每次一。闲时，则盘仲于台中友人处。心畬见萧一苇无事，就请他陪同前往，以便照应。

心畬平时在学生面前言谈趣，他又好为学生取绰，叫得，有时反而忽略了学生的真名。例如有人问他，课徒多年，有无出色的弟子。他说：

“一般说来，大致差不多，不过诗书画能平均发展的，只有胡图图。”

问者以为胡图图可能是爱新觉罗氏的亲，心畬才赶紧更正：

“不是，是个南佬，叫萧一苇。”

心畬在东大讲课的目，为《中国书画的奥秘》，他在师大上课时一样，边写边画，谈笑生。从一木和用笔的要领教起，深入浅出，听者聚精会神。

晚上，有位教授在舍中置酒邀。离开所住招待所前，一苇记认关外面，有根柱子。罢归来，想回住处，只见大屯山上，东大招待所和教授舍各处，建筑式类似，关外似乎都有柱子。他们在山路上来去，找不到住处。劳累一天的心畬，在一大上不肯再，

叫一苇找到住处再接他。一苇在黑暗中挨门挨户去问，好不容易找到住处，回头却又不见了心畬，直到深夜，二人才得安歇。

不久之后，大屯山迷途就成了玉堂弟子尽人皆知的笑话。

藉台中讲课之便，由萧一苇和徐复观等陪往沟子观台故宫名画。时台故宫博物院书画，尚未公开展示，由任职故宫的庄严、李霖灿引导到画库鉴赏。当心畬正全神贯注于稀世珍宝时，徐复观在旁请教如何鉴定古画真伪。心畬说：“很简单，画得连我都不如，你说是不是的呢？”

此言一出，在场人士瞠目相视，不知如何回应。

平时，心畬不愿为人鉴定古画真伪，因为所及的考据问题，常复杂，一言难尽。很多人更利用名家的品味，四处招摇。有时心畬为人情所迫不得不跋数语时，往往不提作品真伪，只避重就轻地说楮、绢如何珍贵，裱工何等精到敷衍了事。

事实上，从一画的笔墨布局，建筑和服饰的色彩、款式，历代的仪节规制乃至楮绢，都可以作为鉴定真伪的线索。心畬不但平日创作时留意，也在玉堂画论中加以填充。

徐复观之问，使萧一苇想到五年前陪心畬观画展中《东坡舟赤壁图》的一幕。

心畬注视一会儿后，转身告一苇，画中船上一人，戴了明朝人的头巾。他悄声说：

“明太祖曾微服出行，见一道人戴的头巾觉得新奇，问道人这叫什么头巾。道人见问者器宇不凡，度是当今上宾，故意说：这叫一总万法（发）。明太祖认为这名称好，式样也好，就照作一顶，从此这种头巾就行于世了。”

类此各种复杂的考据问题，自然难用三言两语说明，不如打个哑谜为妙。

萧一苇回忆第二次东海大学之行说：“第二次到东海大学讲学，恰遇期末终考试，听讲的同学寥寥无几，大多数是教职员，故不作专题演讲，只要随便谈谈……”

由此推测，第二次讲课，已近春节，第三次讲课，大抵排在春节之后，新学期的开始；故心畬赴东海大学讲课，有的记为一九五六年，有的记为

一九五七年。

据一苇说,有位总工程师请教中国建筑史的问题;心畬从有巢氏构木为巢开始,历代建筑制度,如数家珍般讲了一个多小时,可见其学识之渊博。

再问中国庙宇、祠堂柱子,何时始用红色,心畬毫不犹豫地:

“《春秋》及《穀梁传》说:丹仲宫楹,礼也。《穀梁传》中又说:丹楹,礼也。”因此断定,早在春秋时代之前,就有了红柱。

临台北前,心畬想到服务多日的司机尚未给,赶忙画朱竹为,司机知是名家手笔,视如珍宝。<sup>①</sup>

①香《大成》期一二三页  
二一《恩师溥心畬先生逝世二十年》,萧一苇撰。

心畬在家闷得发慌,多日未沐浴或与墨云角,就到新北投凤阁旅社洗温,小住数日,吟诗作画;凤阁仿佛成了避,世外桃园。作品中,不乏对凤阁的绘,以《凤阁》五律为例:

古木排青嶂,汤涌翠,地连海尽,楼势云低。金谷花争发,灵路欲迷,萋萋南去,不见一。<sup>②</sup>

②《南游集》卷二页二四。

余者,有的写阁外的叠桂,池中的凫,或咏楼外随飘矛的几碧。

如系与墨云争吵后“出”,数日后,墨云会前往结账,让心畬有台簷可下,打道回府,继他教书和创作的生财工作。

万公“罗汉请观音”的聚餐会、骨董客乃至庄的老,想得到心畬的精心之作,会招待他出游数日,凤阁是主要去处。

如果是他主要去的,多半是由方五付账,或以心畬暗中卖书画,存在方五处的私蓄应。他也把州街的方寓,作为消磨时光的好去处。

星期天,是心畬在仁爱路教室讲经授课的日子。二、四、六三天,包括到师大上课,在仁爱路教书画,及自行写作和写字画画。每一、三、五,则多半在方家。至于晚上,仍在临沂街寓所中,集聚好友和门生闲叙,写字画画。只是以前的画,简化了手,改成“排班画”。

到达方家的时间,大 上午九点左右。心畬头发光 ,脸上还保留着敷粉的习惯。但身着短衫,打扮得比较平常,两只袜子有时不一样,或露洞。 五请的 师,和 程派青 的票友高华、名伶戴 霞、装鸿英等,陆来到,大家一起 。心畬 于 三弦,有时也 上几段。墨云留下时,也常凑合着 段青 。

装鸿英也爱好画画,后来拜在溥心畬门下。

午餐后,众人前往书房,画案前摆着方氏为心畬特制的大木椅,大家一面 茶,一面围观心畬濡笔挥毫。有时心畬继 他尚未完成的工笔画,一 眼睛,看着他心平气静地精 细写, 染色。若是 笔草草,随兴之作,一 气可画上四五十 。其中得意者,心畬自行留下,余者分 众人或留在方家。方 五有的收藏,有的相机出让,得款作为心畬私蓄;自然不使墨云得知。

心畬每次作完画,在方家小睡片刻,打道回府时,往往已经午后二三点 。

心畬敬重 五为明代忠臣和学者方孝孺之后,也 识他豪迈、 达的情,为他作了一 生平少见的画。

画中,一个以细点构成的 “天”字,“天”的脚下,一人 着进食。上 :“《靠天吃饭》 中国 子方 五,不怕艰难不怕苦,待人忠信不闭天,明处去来暗中补。 心畬”。

画上诗 , 金陵拜方孝孺 五绝一首:

一诏不可草,千秋有耿光。中原 何难,况复托成王!

金陵拜方正学先生 , 五为正学后人,为录此诗。

溥儒

拜 五言诗,《靠天吃饭》的画,再参以前 经慎重考证所画成的《方正学先生画 》, 可看出心畬对方氏先贤的景 ,对 五的 厚情谊。

五的长女方熙玲, 情比较接近文学和艺术,心畬有意收于门下, 五也 励女儿,认为名师难求,机不可失。

当时就读北二女的熙玲,正准备大学联考,功课压力很大,一九五七年秋天,熙玲考取台大商学系后,五席开两席,请来艺文界名伶名票,命熙玲行隆重的拜师大礼,正式列入玉堂门墙,取字“文珞”。

熙玲读的是商学系,学业繁忙,学艺方面难免顾此失彼。大学三年时,心畬特书“玉润含德; 坚有本心”楷书联,加以勉励,款:“熙玲文珞德品厚,抱兹质,宜求精进,洵及门之良器也。恐豫妨学,作铭勉之。岁在庚子闰月西山士溥儒”。

台大毕业后,熙玲结婚,忙于家庭和事业,艺术一途也就更难兼顾了。

第 叁 拾 叁 章

魂 江南故国春

一九五七年春，扬州陈含光病逝，享年七十八岁。  
前年春天，心畬首途新罗，含光以七绝八首行，最后一首是：

蹶刘兴欲辨难，辅车相莫教，归滴载得诗千首，权作东  
鹤影看。

心畬东游归来，自作诗赋书画，或所采集到的新罗和扶桑诗作，未及整理，未能与含光相互析，即有诸事待理和东海大学讲学之行。年后稍稍喘息，知音好友，却已长逝。

于右任他“诗比原清，字似甫”。

犹记一九五二年，心畬见篱边屋和水，多灯花（朱），在朝照射下，露珠闪耀，如珊瑚，写取一，自七绝一首：

山凝露满红，一树垂花映水空，画阁晓妆初对，却疑残  
照房。

三台多灯花，四时有之，写其一并。

溥儒

含光也楷书七绝一首：

花如球缀团还密，色比珊红 不胜，证取嘉名冯画稿，教人认识旧红灯。

心畬 诗，从映水红花联想到对 晓妆的少妇，不改王孙的 流本色。含光诗中，则含有唯恐传统灯 失传的隐忧；他在跋中写：“旧时规为丝，为圆 ， 以红 ，烧 其中，谓之灯 ，今废之 ……”

含光以为灯 花为台 所特有，但由于时代关系，说不定后人只知灯 花反不知灯 为何物；他语重心长地说：“……后人必有不悟此花之名义者，故心畬王孙图而出之，以寄 羊告朔之 云。陈含光 ，年七十有三。”

以台 庙宇之盛， 祀之频，时有 灯结彩之庆，而虞后人知灯 花不识灯 ，特以楷书长 大跋， 提示；可见此老对现实之隔阂。二位知友相聚一起，谈到时 混乱，社会党同 异的现象，心情沉重；心畬拈毫作 近乎 画式的《三 大战图》。三位 者扭扯互 ，连 用的阮也当成 斗的武器。心畬、含光合 七绝一首于上：

“ 尘何事苦相争 ”——心畬首 。

“拨阮都将代甲兵，等是眼前如 黑，”——含光无限感慨地 出二三两句。

“一场 战不分明！”——心畬谱下了沉重的尾音。

含光忠于前清，以布 终老，人以为迂腐，对心畬而言，正是他笔下的岁 ，霜后黄花。心畬在《陈含光明经 》中， 扬陈氏学问、德行以及 骨和气节，也写出痛失知友的哀 ：“我之怀 ，心 如何 楚歌彩凤， 悲 ，圣贤共尽， 独斯人！申辞陈 ，瞻望 神。”①

心畬另赋《悼广陵陈含光明经》七律，抒写陈氏平淡质 的隐居岁月，和予人广陵 的 ：

角巾萝带葛天民，辟地来居东海滨，一卷残书消永日，数竿修竹孤贫。 回白下台城 ，魂 江南故国春，纵使能闻广陵 ，二分明

①《玉堂文集》卷下页四六。

月照何人！<sup>①</sup>

①《南游集》卷二页三三。

为失去好友而哀 的溥心畬，感觉中，一九五七年的 春变得 长而难挨。

天气时晴时 ，忽冷忽热，在 热交逼下，人常常觉得胸中烦逆，食欲不振，而且很快流行开去，许多人都病 的。心畬认为这是种 相 的戾气。他在《书时疾》文中说：

“夫气和为祥，不和为灾， 暘时若，四时以节，谓之和；反是为厉，厉之为言，戾也。”<sup>②</sup>

②《玉堂文集》卷下页五三。

“ 调 ，国泰民安”，似乎是他所坚信的自然法则。如今 不调，不 ；而国不泰，民不安，怕不免如影随 。接着他开始 社会乱象：“今之人率弃礼制，不知所止。 ，惟欲是务。妖 童，为 。烦虑丧志，贪欲 。 其所慕，私其所 。纵其欲而荒其乐，暴其气而 其志。”

他为人欲横流，各 其私的社会所下的契砭，则是“修身”，使百事不失其度：

“ 健居中，外内相应，清明在 ，身之安也，远灾厉之道也”。

心畬其他 世文章，多谈在上位者的治道，或君子避世远祸之道，《书时疾》所论，则是现实社会的 遍现象，意在 己复礼，移 易俗。

这一年的黄 之日，心畬把很少 人的《 玉堂千字文》一卷，持另一位书画赞助者刘文腾。

南朝梁 常侍 兴嗣，以一千个不同的字，编撰成文。押韵易读，童蒙识字识 之用。

心畬自幼练习书写四 千字文，曾于一九五六年夏行书千字文后识：

“晋时变隶法为行书，隶法谨严，行法 简。使转结构，尽出于隶法。后世不 其本，但拟其貌；学虽已勤，去古犹远。必基于篆隶，由是而之近 ，窥昔贤堂室，其庶几乎！”<sup>③</sup>

③《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页一九六。

从跋中可以看出心畬写千字文的重点，在于书法的 和书 衍变的探 。

心畬隐居戒坛寺时期，写千字文消磨岁月之余，曾自集千字文，也就

是后来的《玉堂千字文》。所集之字，要全部不同于 氏的千字。盖因时代演变，字汇日益繁多，文章 故 出不穷， 氏千字文已不敷一般人应用。溥心畬在一九五六年农历七月十日所撰《玉堂千字文》自 中写：

①《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页二三六；《玉堂文集》卷下页八。

“余隐居西山之日， 集千文，不同于 氏者。渡海之后，忆而成之，系以 希踪昔作，比迹前规。摭拾嘉言，旁征古训，亦学者之所资焉。”①

据溥毓岐说，心畬在台忆写自集千字文后，为慎重起见，曾请弟子 家 ，在字 上先以红色笔圈出 氏千字文中的单字，再用 色笔圈出《玉堂千字文》的单字，看看有无重叠，以便修址。又请多位弟子，加以校对。两种千文字不同的不仅是单字，因 作在先，所选文字多易识之字，易解之 ，相 之下，溥作在后，字与 的难度加深，溥心畬不得不另作注释。如：

首句的“乾 奠”释曰：“易系辞传曰，天尊地卑，乾 定 。书 曰， 十有二州；传曰， ，始也。书禹贡曰，奠高山大川；传曰，奠定也。”

又如释“混 鸿蒙”：“扬雄太 经曰，浑 无端，莫见其根，亦作 混 。淮南子曰，西穷杳 之党，东开鸿蒙之光。”

字难、 故艰深，因此，《玉堂千字文》，似乎只能 学者参考，不太可能 氏千字文 样使童蒙皆能 上 。但溥心畬却一遍又一遍地书写各 《玉堂千字文》。在他的书画集中，最早可见到一九二〇年书，一九三三年作跋的草书 氏千字文，和一九二四年以红 楷书的《玉堂千字文》。

心畬来台后所书《玉堂千字文》及注释， 不下二十余卷，临终前遗 孝华者占绝大多数。其后孝华病逝，千字文与注释卷由台 故宫博物院和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平分管。据说台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 孝仪曾与文大 董事长商议，溥书千文字（含注释），全部归台 故宫托管，筹划精印事宜，使得延平剑合。

一九五七年深秋，心畬在台 东北角的金瓜 和宜 的太平山度过。夜 金瓜 旅馆，他感受到不同于都市喧哗的寂寥；模糊的山影起伏，撼 楼 的野 ，时隐时现的暗月，仿佛进入了鬼 。黎明开 ，强

的山 挟着海潮声,迎面扑来,一种凛冽而雄浑的气象,拨 他的心弦,心  
畬不禁低吟:

碧空白露下 霄,客馆登楼夜寂寥,万里天 耀 月,卷帘直  
海门潮。

——《夜 金瓜 客馆》<sup>①</sup>

<sup>①</sup>《南游  
集》页三六。

另赋《 桓九日》一首,字里行间,却不无故国之 :

九日多 ,盘行上驿 ,云 汤谷白,山压海门青。早见黄花  
发,空 蕙草零, 方同异国,无 下 汀。

——《 桓九日》<sup>②</sup>

<sup>②</sup>同上,页  
三七。

太平山在宜 大同乡,以产桧木闻名于世,山中植物从亚热带到温带  
几乎无所不有,也是各种野生 物 息之地,猴、鹿、 等,悠游其间,对青  
少年时期隐居深山的溥心畬而言,仿佛旧地重游:

云气连千嶂, 窈且深,鹿场生 草, 馆在孤林。烟水自朝  
, 云成古今,上方庭宇静, 栈一相寻。<sup>③</sup>

<sup>③</sup>同上,页  
三六。

上一年冬天,他在密 纷飞中, 梅东瀛,如今重 已过,既不能出国门,  
更无法 故里,只能寄托于笔墨之间。首先浮在他脑中的,是 江超山之梅:

超山梅村,皓如积 ,云 竹间, 翠弥天,追忆昔游,慨然神驰。

并楷书一联:“梅 时见连珠影;竹院常闻碎玉声。”

下款:“ 桓九月西山 土溥儒撰文并识”。随即萃锦园的流 、大  
戏楼、芙蓉庭院,也浮现在他的眼帘,他泪眼模糊地赋《清平乐·忆故园》  
一阕:

当年玉殿，锦绣芙蓉苑。天半笙箫犹未断，卷地东 罹 。 疏  
①《凝碧余音》页二五。  
红又点梅 ，客中愁绪无 ， 望青天碧海，朝来 去春潮。①

大 一九五七年夏秋之交，调职花 一年左右的溥孝华和 明，又  
调回台北。 明到仁爱路教室，重新跟心畬学画。

孝华与 明虽已盟址终身，感情上依然波刊时起。何时成婚，不得而  
知。 明系天主教徒， 的宗教画 受于 主教推重，回台北后，意欲藉天主  
主教关系，到意大利留学。

一九五四年，溥心畬知道刘河北要前往意大利留学，其时，河北已患  
肺疾，身 瘦弱，家境不辑，只身赴异 ，的确困难重重。但既然家庭要让  
前往，心畬去信安慰 ：

“古人言，久卧者 起，太史公游名山大川，而增益其所学；汝浮海西  
游，读未见而益 其知。汝 气原弱，因远游接物， 之亦未为 ，但  
②刘河北收藏心畬手 。  
深戒习浮华而慕虚荣虚誉而已。”②

河北考入国立罗马艺术学院后， 康和经 ，都面临窘境；也许只有  
“吉人天相”，可以解释 当时的际遇。刘河北后来在画集 中写：

“到了罗马不久，我在偶然中遇见了一位 Mrs. Bird，大家称 为  
太太 。是方 白 传教修女会的资助人（按，为 国富孀）。见我骨瘦  
如柴，面黄如蜡，问修女如何可帮助我。结果， 担负了我在艺术学院四年的  
③《刘河北画集》页三。  
的 食费用，又为我请了一位名画家为私人教师。”③

自此河北在异国可以安心向学， 并决定待罗马艺术学院毕业后，前  
往比利时修会，出家修行。

一次，心畬在给 的信中写：“自汝去后，门下 不乏人；然艺学兼进  
者，唯汝而已。诗曰 武陵洞外桃千树， 是刘 去后栽 ；奈何，奈何！”

知道老师多年来，对 一直这样器重，刘河北不禁感激零 。

## 第叁拾陆章

## 异邦瞻去

一九五八年,是溥心畬忙碌而丰收的一年,授课之余,全力准备冬天和次年春天在 谷和中国香港 的画展,以及在香 新亚书院和香 大学的演讲。

以当时的政治 境而言,这两个地方都相当复杂;鉴于在日本时,种种对他 乡的传言,台 当局一方面加强与驻在地人员联剪及防范,一方面决定由万公 随行。

天气渐凉,埋首准备书画作品的心畬,静极 ,到北投凤 阁游憩几天。

起伏的山岭,飘浮幻变的云雾以及汹涌 涛,使心畬仿佛置身世外,重回北京西郊的马 山上。心畬感于无边无际的 ,连绵重叠的 ,深觉“揽百代之经营,比浮云之兴灭”;一切世事,不过是无常的幻化,因而作《浮云赋》。

赋长不过一百五十余字,只着墨于大自然中 晴与烟云的变化,不近年各赋 样沉重,隐喻着人世的纷扰、个人的际遇和处境。他以行书连书多本;遗 孝华者,就有四卷。<sup>①</sup>

又作《凤 阁秋景写生》卷,后识:“戊戌信 凤 阁中,秋色满山,凭 写此。”

农历九、十月,他以楷书和行书,写《关渡宫天后碑》、《新竹县重建

①《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页二二〇至二二一。

文庙碑》、《 门铭并 》、《指南宫碑》等，有的一 碑文，书写二三卷之多，可见六三高龄的他，在书法上用功之勤。

庙观的碑文，往往受托撰写，并有可观的笔润，但其中也不乏反映作者感情和信 的文字。

如《 门铭并 》，他站在清室 裔立场，对甲午战败，割地予敌，心中自有一番遗憾。但对曾归化及进贡于清朝的原住民，无分 女老幼，不惜牺牲奋起抗日的英勇义烈，则流露出由衷的敬佩。

前一年夏季，天气亢旱，禾 萎，心畬以清酒 果 于关渡天后祠。回家后天 终日，因此他对天后功德坚信不移。于受邀写宫榜之外，并自 撰写碑文， 天后祠刻 立碑<sup>①</sup>。

①《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页二〇一至二〇三、二二六。

心畬在万公 、李墨云陪同下，于农历十月初前后到达 谷。在台 ，天气已相当凉 ， 谷却依旧 如盛暑，溥心畬一下飞机，就热得赶紧换下征 。

想起 和中国过去的关系，如今时移势易，心畬心中大为感慨，在《浮海至 》诗中写：

海 分荒 ， 心望 晖，洪波连 色， 地换征 。山岳应无改，车书事已 ，异邦瞻去 ，云路不同归。

——三首之一<sup>②</sup>

②《南游集》卷二页二。

溥心畬 旅游西、日 样，人到海外，从一些古老的建筑和文化中，联想到史书上种种，代表昔日帝国光辉的北京，就浮现眼前， 拨起 乡情绪。《点绛唇· 客舍》，就是 乡愁的凝结：

海外 邦，天涯孤客浑难渡，千重云树，家国知何处？ 烟水茫茫，不见来时路。人 故，新愁无数，谁得朱颜驻！<sup>③</sup>

③《凝碧余音》页二五。

又肉《清平乐· 客舍》一阙， 种“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的 ，与李后主的《虞 人·感旧》、 徽宗的《浣山 北行见杏花作》，调子相近：

画梁依旧， 泐重来 ？蕙帐尘生人去久，余得 残 。浮云片片南行，却教隔断归程；朝 湄河碧水，东流不系离情。①

①《凝碧余音》页二六。

心畬此次泰国之旅，在万公 和李墨云 护下，心情与只身旅日时，大不相同，因此表现在诗 上的，也多半带有李后主、 徽宗 种身不由主的凄凉意味。乡愁之外，由于家庭生活不谐，“人 故，新愁无数”的幽怨气氛，更加 厚。如果与他三年后的《鹤桥 ·辛丑七 悼罗夫人》排比，也许更能 会他旅泰的心境：

，茫茫银汉，岁岁朝朝 ， 星此夜片时闲，难 却，离愁无数。 梅花帐冷，分飞鸾凤，肠断玉人何处？千重烟水万重山，望不见， 云苑树。②

②同上。

受到叶公超关照的台 驻泰人员杭立武，把为溥心畬安排书画展事宜，和防止左派华侨前往旅馆，拜会溥心畬的任务，交付陈昌 。

陈昌 ，广东人，面容清瘦。日据时期曾在台 读小学。广东话和国、台语外，他也精通日语和英语，后为台 当 派驻泰国。因有官职在身，心畬称陈昌 为“陈老 ”。“陈老 ”收藏中国古代文物外， 爱摄影和鉴书画，二人又都是 食家，所以一见如故。昌 为心畬 商，在 谷市中心日本东京银行分行 行展纳，却遭到日本经理反对；陈昌 立刻推介心畬会见出身贵族的日本驻泰大使，场地问 迎刃而解。陈氏接着联剪华侨青年帮忙布置会场，并召开盛大记者会，介 心畬的生平和艺术成就，励侨商址购书画。

一些世代居住海外的华商虽然 跃地地址购书画，却也发生令人啼笑皆 的趣事。有些华侨认为心畬是宣统皇帝的堂兄，盛传当年他也差点选上皇帝，因而他所用刻有蛟、 、龟等三灵或四灵的名印，系属“ 印”，宅辟邪的功效。所以纷纷 址钤着“ 印”的书画。也有展毕取件回家后，经人提示，才蓦然注意到少了“ 印”，立即要求退换。一位华侨药商请他写“ 正气 ”、“诸葛行军 ”等中药名称，心畬 不愿书。老

出言无状地说：“老实告诉你，溥先生的字写得怎样好我弄不，我要的不是他的字，而是他写了字后盖的方印。”

有位富甲一方的华侨，愿购标价最高的书画，附带条件是务请王孙光赴。条件虽然有些特，好在和心畬爱好食的个不相背，心畬也就欣然应允。

是一座华侨世居的豪宅，族人众多，筵席十分讲究排场。酒足饭饱之后，心畬照例提笔挥毫答谢主人盛情，但主人更于邀心畬合影留念。

心畬先与整个家族合影，继而被要求与一房房和一个个家族成员合照。这时受邀者才恍然大悟，主人意识中，似乎仍生活于满清盛世；能与出身族的王孙共合影，足以傲视侨界，流传后代子孙。

昌堂兄陈弼臣为谷银行总裁。银行乐部，清静开阔，外人不得进入。昌向堂嫂文表示，心畬不但是蜚声国际的名书画家，且系清室贵胄，称国宝的大师。说服趁机拜于门下。于是择吉拜师、客，此后心畬除游纳名胜古迹外，就在谷银行乐部内，辟室教文书画。遂解除了外界的困扰，万公和杭立武乃至台当，下了心中的大。住方面，安排心畬和墨云在一所华宅，其安全和适，可以想见。

定停留泰国两个来月期限将届，文学习兴趣正，对尽心教导的心畬依依不舍。知道心畬少时受易元吉影响，喜欢画猿，特别托人物色到一对黑猿，寄养在昌舍，待心畬游台后，再行托至台。两只黑猿，见到昌和心畬，就如幼儿，扑进怀里要抱，常人怜爱。

有位驻泰秘书，请昌转托心畬为他书联，秘书亲自裁研墨，心畬当即挥毫。款后要求用印时，知道内情的昌表示，除花钱请掌握图章的李墨云钤印，并无他法。心畬脸上浮现出一丝歉意与无奈。一次，昌招待三位为心畬展纳出力捧场的记者。记者见心畬自己写的名片，常别致，遂请为他们各写一，以便照相印制。心畬已经写了两人的名片稿，正要笔为第三位写名片时，适值文陪墨云购物归来，墨云一见，夺下心畬手中毛笔，在笔洗中涮去墨，责他不随便为人写字；已写好的两名片稿，则被没收。昌与记者大为，心畬一语不发。

心畬诗，多时怀古；到泰国，凭吊王城时，赋《谷》七绝一首，感叹一位乘势起的英雄，取得政权后，却因荒于政事而招杀身之祸：

当时御寇此陈兵，十万旌旗 缅甸，今日望夷生蔓草，月华空照王城。

诗中，心畬记 可资警惕的往史：

“ 为缅甸所 ， 宰 起兵平乱，都 谷，国人立 为主。后荒于政，为其婿所弑。”

十二月中 ，心畬一行结束 谷之旅，到达中国香 ，下榻于九新乐酒店。来 目的，旅游之外，应中国文化协会之邀，在李宝 大 行书画展一 ，及到香 大学和香 新亚书院作学术演讲。

十二月廿二日，在香 大学演讲《中国文学及书画》。

十二月廿七日，书画展在李宝 大 隆重饮幕，冠盖云集，盛况空前。

在此前、后两天，报上分别醒出两 记者撰稿：《一代宗师溥心畬》、《学养与溥大师的书画》。推崇心畬的艺术造诣。两文也都谈到心畬青年时期曾留学德国，获天文、生物 博士学位。

一九五九年一月三日，心畬在新亚书院演讲，有段讲 是：“我小时候，老师不许我画画。在留学时，所学的是天文、生物一类科学，与艺术相去很远。”

心畬到 大中文系的拜会，和两 记者的报导，加上在新亚书院的讲 ，引起饶宗颐和恽明查证心畬到底有无留学德国，获 博士学位的事。台两地由此演成一场溥心畬真 博士的笔战。

对心畬这次在 活 叙 较多的文章，除前 恽明文外，尚有心畬在日本结识的 训伦所撰《旧王孙溥心畬》、北京旧识薛 山写的《溥心畬百 长卷》<sup>①</sup>，及台 的容天圻收在《画余随笔》的《溥心畬传稿》。以下简称 文、薛文、容文。

心畬知道 训伦喜欢 ，所以把他视为 的知音，不仅在 上写 相 ，并主 上下款。

他为 氏在朱丝 金 上，楷书梁启超的集 楹联：

酒上 台，把 看了，阑干拍遍；

<sup>①</sup>两文见《旧王孙溥心畬》页二〇、六四。

明朝又 食,正海棠开后,泐子来时。

小楷长跋:“岁在戊戌之冬南游,道出九 ,客馆寂寥,端忧羁旅,暇日临池, 纾离 。 君训伦,远逢旧 ,如接春晖。君以 命写楹联, 书不工, 托气类……陋 ,时将改岁, 篱 ,积潦停烟,并记节 ,以待春时。西山 士溥儒记。”

书联的过程, 文没有确定说明写的时间和地点。心畬联跋,则先说戊戌之冬在九 旅馆中请他书联,后言“陋 ,时将改岁, 篱 ,积潦停烟”;看来又 台北临沂街寓所的场景。是 氏在九 书集联,心畬回台后始为挥毫,有待考据。

文中,类此时 不清的地方,还有对心畬所 《 天》 书与画的记载:

“ 这种 身世之悲 ,他时常流露于字里行间,例如他第一次到香来时,曾经秋夜 舟,赋《 天》 一阙: 点芦花起白 ,锦 片片 中游,王孙芳草无穷碧, 作江南处处秋。 天上月,水边楼,露凉云淡挂帘 ,空 不见山河影,照见山河影更愁。”<sup>①</sup>

前面联跋中,心畬写“戊戌之冬南游”,此处又说他第一次到 “曾经秋夜 舟”。

文中表示,他求心畬依 意作画,心畬应允 台后再作。 氏写:

“果然,到次年秋天他再度来 ,立将这画当面见赐。”

“次年秋天”,按说是一九五九年秋天;但心畬画识中,却又写着“壬十月”;“壬 ”为一九六二年;与 氏所指时间, 差三年有余。这种记 时间的混乱,薛 山文中也有;他写:

“一九五八年,溥氏南去泰国 谷。……归途香 ,正值秋深之际,他笔写了一首五言以示: 万木秋声 ,千山霜气衰;客心正 ,况近王台! 一种故国之 ,跃然 上。”

事实上,心畬由 谷抵 ,已是 历十二月中 ,早已过了深秋。在诗中 对节令 写一向敏感的心畬,在《南游集》中,他把这首可能赋于一九五八年冬日的五绝, 为《戊戌秋日感兴》<sup>②</sup>。不过, 、薛二氏文中,对心畬在 大闸蟹狼 咽的 , 为一致。

① 《 天》,除见于训伦撰《旧王孙溥心畬》,亦收于《凝碧余音》页二六,为《瑞 ·月夜 舟》。

② 《南游集》卷二页三。

第叁拾柒章  
猿缘

溥心畬心目中,在香港吃到的大闸蟹,算得上天下至味,嗜之如命。溥训伦文中写:

“他两次三番为了吃蟹赶到香港来。事实上,他的吃蟹真是乱嚼一通,可谓食而不知其味。看他一次能吃上十只以上,其实检视他瞭出来的碎壳,至少能理出六只八只的蟹壳。”

薛山文中,记心畬吃蟹,较为详细:

“这天,新亚书院请他演讲。事先在香港一家酒楼午餐,他一气连吃十六只蟹。但秋萧瑟之中,他身上仍暑天的罗长衫,我亟即为觅一件呢以之,在座上戏语钱宾四(钱)曰:溥公章太一样,食不知饱,不知暖,似乎什么都不知道。而你却什么都知道。相顾大笑。”

心畬不仅吃蟹,也爱画蟹,细各种蟹的生态;一位朋友欲得心畬的书画,知道他好吃蟹,买了一篓蟹往访。溥心畬兴致正好,见到活蟹,便解开草席,蟹在席上行,顾而乐之,却把一位欲求书画的友人冷在一旁,失望而去。

心畬香港之行,一共在新亚书院演讲三场,一场在一九五八年尾,二场在一九五九年初,其中第二场日期为一九五九年一月三日(一说为三月二日)。薛文中的“秋萧瑟”,可能是在亚热带的香港,对季节有点混淆。

在北大、新亚书院的讲稿，分别为《中国文学与书画》和《书画同论》，都不免谈及文学或书画的问题，加上与友人闲谈的片语只言，汇集起来，仍可看出他的艺术主张和自我评价。

心畬平日常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勉励弟子。在新亚书院的演讲，则就此进一步加以发挥：

“今天我要说的是书画是根据文学而来，但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文学之本，归根结柢在做人，在如何正心诚意。所以一个从事艺术的人，第一要立品，则无从谈起。”

结论是：“古人所以有伟大的成就，乃在乎诚。古人做一件事，用毕生全部精力予上去。吾人如欲在艺术上有伟大之成就，亦当自诚字上下工夫。能写好字，才能画好画，二者是相连的，字若写不好，画即画不好。要有高深的艺术造诣，首先要有高尚的人格修养，要养成高尚的品德，就得多读书，造成书卷气，才有好的骨与度。所谓度，乃自修养中得来，是

五官以外的东西，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至于胸无点墨，毫无修养的人就没办法了。”

谈到文学与绘画的关联，他告薛山：

“一没有字的画，好没有声音的电影，是然无味的，能诗才能写出自己的胸臆，表达作者的情感。所以一个人作诗写文章，虽然不能求其精，但多少也得会一些。”

书画奠基于诗文，诗文重于立品，是心畬一贯的主张，他挥毫为薛山写成一：

“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光明正大之。”

论及书法，心畬认为盛世书家与乱世书家，表现上有所不同。他告训伦：

“古人写字，有骨有诚。如果有诚无骨，则近于俗；有骨无诚，则近于。所以清明盛世的文章书法，都有一种雍容的气息，到了衰乱之世，

厉，乃有一种而又的字画，这也是气使然！”

万公有一段记心畬在香港旅馆中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冬的一个清晨，在香港旅馆里，突然以惊喜的神情告我：我的字有了自己的东西。这是说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已超万万（疑

“古”字误)人的影响,而进入创作的境界。”

天在万公 追问已达于何种境界时,他直率地说:

“一般可及清代名家,个别字则可媲 明人。”

论及中国绘画时, 训伦文中记:

“溥先生真不愧为中国画的一代宗师,而且代表 型的中国士大夫;他认为中国画就是中国画,不得 入任何外国色彩或气息,即以 世宁的画,在他看来,也并 上品。”

有人曾经问心畬,他的画较当代画家如何 他告 训伦:

“吾于古人,不 不勉;吾于今人,不 不让。”

他很少自 其书,更少自 其画,万、 二人所说,虽一 半瓜,可 见心畬对自己书画 价。

玉山,台 之最高 ,心畬遗憾未曾往游。他笔下的《玉 景》,是他远 和想象中的创作。以起伏险峻,林木 盛的 岭,托出白 盖,渺渺 的远 。后 :“台地暖, 难见如 。惟玉 高峻,冬必 ;然 则凝,晴则消 。戊戌壬子冬之月,茅舍 ,玉 已 , 巔 然,而平冈 林犹碧。且其山 深险不能往,写此图以寄意。 心畬”。

一九五九年农历年后,临沂街 玉堂篱边野花盛 的时候,陈昌 透过特殊管道,把两只 养得驯 的黑猿,自泰国托 到台 。心畬请人于 前安滴宽阔的铁 ,观看黑猿在 上 缘、荡秋千或相拥为戏。不久后,雄猿病死。 文 又自泰国寄 一 白猿(一说为黄猿),使沉寂的临沂街寓所,呈现出无限的生趣。

犹记一九五〇年迁入临沂街寓所后,溥心畬在台 又开始养猴和画猴;猴子独 抓虱,母猴携子游戏,或象征加官进爵的蜂与猴……都是他绘画的 材。最多同时 养三只。但,这些猴子有的开 ,有的人,照顾起来也很敷衍。

和溥宅一篱之隔的西邻好 ,白天或深夜,常常 女杂处,作方城之战,喧嚣扰人。偶尔警 ,处以五十 ,稍为安静一阵之后,就故态复萌。

一九五三年 夜,猴子 , 入西邻,仆人吓得惊 ,老妇以为不是来了警 抓 ,就是来了强盗,赶紧进入 躲藏,其余妇女儿童,也纷纷

逃，猴子大肆破坏一阵之后才扬长而去。得知其事的溥心畬，心中暗自称快。是日为弟子讲授易经，就以此事为例，戏作《 》：

“临沂街中，西邻夜而，女聚而杂器，者以乃安。有猴，入其家，坏其器用，妇子逃，其之祸与于是作。”

其为“䷗”，他解释：

“利小人。终。曰：女失位，失；利而近乎贪，而诱乎，小人之道，其终也。……初六，器声闻于邻，扰其眠，曰：器扰眠，众怒也。九二……”

释“上九”，曰：“猴来，老妇人，惊其仆。曰：老妇人，之报也。心畬戏笔”。

猴子“摆天行道”，惩戒好邻居之事，一时传为笑谈，墨云唯恐惹出更大麻烦，遂将猴儿人养，心畬也失去观赏猴子的机会。猴躁，又喜欢毁坏东西，心畬在北京时，早已领教过。曾在《玉堂画论》之

①《玉堂画论》页三五。

《论猿》<sup>①</sup>中，剖析猴与猿的差异：

“古人画猿不画猴者，猴躁而猿静；猴喜残生物，时扰行旅，猿在深山，藤阶水，与人无；比猿于君子，比猴为小人。”

所以，这一趟泰国之行，与猿结缘，等于是“远小人，亲君子”。

他引经据，说明古贤对猴和猿的看法：“《抱子》：君子为猿鹤。《诗》：教升木。史记：沐猴而冠。子厚作《王孙》文，皆比之小人。古人画猿有嘉之意。”

恭王府所藏易元吉《聚猿图》，后虽售与日人，藏于大阪木馆，但元吉画里的笔墨，猿的姿态及神情，均深印在心畬脑海，流露于底。

心畬来台后，有无年款的《猿》图，为刘文腾所藏，为特。画的是只两臂特长的“文猿”，一爪，一爪颐，闲于干上。行书：“文猿生蜀深山中，巢木巅，人不易见，惟以耳子为食，越涧如飞，捷如鹰隼。心畬”。

他在画论中，忆他所看过的古人画猿：

“人栗猿扇，作白猿一、黑猿二；猿喜食栗，故多在栗树。易元吉猿戏图，在官扇上画两猿，登树，探鹭巢抱其，鹭纵飞，似申申而，余旧藏易元吉聚猿图，挂树掬水，藏岩啸月，尽其妙，所谓能通其

情者也。”

书载，易元吉为了解深山野猿的生活习，曾结庐山中，长时而深入地观，故能写得出神入化。心畬凭与猿相对，绘，加上他对山水及自然的，精微的表现，足能使他笔下的猿，如活跃于老岳深谷中自得其乐的“化外之民”。

他画猿的兴趣越来越，画面由踏摘栗、藤嬉戏、啸月寻，到在上抱子而啼；从一两只猿，大为《七猿图》、《十猿图》，乃至《百猿图》<sup>①</sup>的长卷。心畬在《七猿图》后跋：

啸侣萝带，时随鹿群。愁生巴峡月，啼楚台云。孤影下，清声隔水分。近江仍断，莫客舟闻。

余昔藏易元吉画猿，辄喜为之，得其貌似。近于得一黑猿养之七年，日观之遂通其意。西画马，不师陈闳，良有以也。

心畬诗并识

《七猿图》未年款，但从跋文推测：

“近于得一黑猿”；显示在一九五九年，台未久，已失去一猿（病死），的两头白猿则尚未至。“养之七年”，语意有些含混，推测是所余一只黑猿，为七岁大，或为原主驯养已有七年之久。

薛山访玉堂时，见心畬一面画猿一面和猿嬉戏。最小的一只顽皮地挂在他的胸前。山拿橘子给心畬，心畬一瓣瓣地喂们。心畬曾在画论里，谈到画猿的笔法与墨色：

“画猿只以墨笔点成，白猿惟用墨渍，工笔次之。”

在薛氏面前，他把这些理论充分加以发挥：“画猿只能用点法，以笔中锋，随意点出来，其间就有、淡、燥、湿的多种变化；最好是避免丝毛，太工细的丝毛，反而容易韵。

画写意猿，“韵味为上，唯有用笔墨写出毛茸茸的质感与神情，才会有无穷的韵味，足以百看不厌”<sup>②</sup>。

心畬边说边以一的豹狼毫为薛氏一遍遍示范，并自言易元吉的《聚猿图》，给他的启示最大，使他能笔成趣，充分把握住中国文人画的

①《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页二八六。

②香《大成》期六六页四七《画猿自白》，薛山撰。

画猿法。

唯恐墨云见到，心畬又 笔草草地画了《猿鹤为友图》，未待全干便 塞进薛 山 中说：

“你 ，这种长臂猿的造型，绝对不同于猴子， 的头大耳小，肩膀显得特别宽，肚子却不大，而腿部又似乎较短，特别见到 臂之长。 起路来，长臂垂 着地，有时只能把手抱头而行……”

心畬又画又讲，犹恐意有未尽， 抱头弯腿，学猿的 作神态。他觉得猿的 情神态， 极了顽皮的孩子：

“这猿就 小孩子一样的 俏皮，但其内心绝无恶意。曾见过一帧易元吉的猿戏图，在宫扇上画着两猿，相率 登树， 抱小鹭 做戏 之状。这要知道， 们不会把小 吃下去的，只是好玩而已。我认为猿有君子之 ，且充满了亲切的人情味，或许还比人可爱多呢。”

薛 山觉得心畬这番话，比他《 玉堂画论》中的《论猿》 内容，不知要充实多少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此行 猿、话猿，又亲受心畬面授画猿法，不啻为 遇。

一九五九年春节过后，溥心畬也应时应节地画起《春 图》和《婴戏图》之类作品。

萧瑟，一只白头 在 开的 上，啄食 子。两个天真的幼童，一前一后地推拉着象征“三 开泰”的羊 玩 车。上 ：

元宵明火树，婴戏玉簪前；春暖多欢庆，嘉辰 有年。<sup>①</sup>

①类似的婴戏图有二：《溥心畬书画全集》人物册页一四二，《溥心畬画集》页六一。

溥心畬人物画中，时见以婴戏为 材的工笔画。 箏、踢 子、拍球、 马作战、翻筋斗、拿大顶……千 百态，惹人怜爱。一 为《 蝶》的婴戏图，画一个 红兜肚花坎肩的幼儿，正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 捉在花上的蝴蝶。他旧作此图，上有陈 诗。其后不但知友 去，他的画也遗失。忆及此事，重画重 ，心中不禁怆然：

见 了无惧，见蝶欲成 ，前却皆天机， 中 。

此陈 侍 余此画诗也，昔画不复存，喜此作见理甚精，遂复写旧图 之。

心畬识

绵绵春 中，万公 来访，心畬翻检旧作，找出一 淡墨写成的山水扇。画上无款，远 突起，近景山 上面两 古 ， 展如盖。几间茅草搭建的水榭中，有高士凭 清话，或临流长吟。从笔墨和画中景物来看， 旅居杭州西 时期的作品，与 外的绵绵春 两相 应。心畬拈毫仍以淡墨 于扇上：

山连秋色多新 ；  
树带 声起 烟。

己亥春月， 中 此 心畬

随 与万公 ；后藏于北京恭王府萃锦园。

这年，位于台北市南海路的历史博物馆欲邀请心畬 办大规模的作品展。墨云本来不肯将画借展，万公 表示他从中劝服。万公 在北京捐画，接受包立民专访时，透露这段往事。包立民记：

“不久（按，指心畬自日 台），台北历史博物馆 成，博物馆画廊开展的第一天，想借溥心畬的画展出，可是 不肯出借。万公 获悉后，对心畬说：你的画，有钱人买得起，但是不一定感兴趣，即使花钱把你的画买了下来，或者是为了收藏，或者是附庸 ；而真正对你的画感兴趣的，又买不起你的画，怎么办 只有通过办画展才能看到你的画。……一个名画家的艺术生命，也在广大观众和读者之中，而不在少数收藏家手中；他反问溥心畬道：难道你画画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少数收藏家来收购你的画 万公 这一席话打 了溥心畬，他终于让 把画借给历史博物馆画廊展出。”

画展日期址于五月，为了准备画展作品，溥心畬整个春天的忙 ，可想而知。 春时节，当一切准备渐渐就绪之际，他再次前往心目中的世外桃 ——北投凤 阁休憩一番。

面对 外连绵的山景、飘浮的白云和偶尔罹来的一阵细雨，虽说休憩，他仍在不停地写字画画。小楷《浮云赋》、《南游杂诗》以及《琐生并 》都是在凤 阁休闲中所作。

《琐生 并 》，初作于来台后的第三年，屡经书写绘制为图，前在香港新亚书院演讲中，尚提及此一简单的图画：

“自古至今，书画一定要 诗作跋。我在台 的陋 ，曾经画过一把 琐，原来 琐有什么意义 我 上一首长长的古诗，许多朋友见了，都高兴 上几句，后来看看，这把 琐就很有意义；一 没有 字的画，好象没有声音的电影，是 然无味的；能 诗才能写出自己之胸 ，表达作者之感情。”

这《画琐生 并 》轴，款为：“岁在己亥三月，西山 士溥儒画并书”。

诗 中， 芹 诗一首：

青荃 盖不缘根， 琐 成 亦尊， 驾芝田无异种，耕烟瑶岛即修门。侵花欲 难为 ，老楮忽生并一 。 享千金人自醉，天留灵芝护王孙。

款：“心畬先生家有 琐，忽 骈生，爰自制成图，附以 咏，用示旌异，灵 瑞应， 然于怀。不辞蹇 ，诗以记之。年老 ，太笔铁固，知其无当 裁也。录尘 教。 清明后七日， 芹时年八十”<sup>①</sup>。

①《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页二九一。芹跋则见页三九〇 图释文。

氏字 恂，广东乐昌人，为光绪二十六七年并科 人，诗文书法无所不 ，意境甚高，和陈含光同为心畬所敬重。

心畬此 年款“己亥”，为一九五九年。

芹 诗署年“ ”，为一九五三年。在时间上与溥一九五九年之作相燕韩。推测溥画、 跋，可能为人裁并而成。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心畬为期两 的书画展，在历史博物馆隆重饮幕，共展出书画作品三百一十八件。其中一 宽一 半，长八尺的山水长卷，特受 目，其上 台苑榭，人物 马，清晰可数，心畬目力与所下工夫，由此可见，观众啧啧称 ，叹为精品。

前一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心畬讲 其书画 流及治学观点，讲至青年时期求学的艰辛过程，听者为之 容。

## 第叁拾捌章

## 故 犹有

这次展作 材既广,创作时更是全神贯注,丝毫不苟。其中以行书记他少年时期练习 射,接受哈密王部下进献骠骊的《骠 图》<sup>①</sup>,是他合意之作,也是他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一页。

①《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页八八。

他多年来所作歌、赋为 材的如《变叶木》、《水姜花》及前 的《琐生 》等图,也是他这次展出的诗、书、画完 的结合。<sup>②</sup>

②《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页八六至九一、绘画部分图六七至七八。

水墨鲜活的《 》写生,作于秋天九月。有考据癖的他,即使面对日用 ,也不忘考据 引进我国的过程:“ 四月 ,高三四尺,色青,生食味清脆。 国使者来朝,随人求得 种,酬遗甚厚,因名 千金 。今台 多种者,此地产也。感少陵诗意,赋诗写图记之:昔 千金 ,凋残今自 ,玉盘无客荐,细 满秋堂。 己亥秋九月心畬”。

心畬先祖,爱新觉罗福临( 治皇帝), 好画山川 壑,并常以指纹印在 上 施笔墨,成水 过渡状,看来栩栩如生,常赐臣下,视如至宝;据说高其佩的指画,灵感得自此。

溥心畬遇有古代 瓦古钱铜 ,或 态 的鱼类,往往拓印 上,分 好友和得意门生。

曾作无年款的《 纹诸相》图,在所印 文上面 加数笔,即成 、袋鼠、绵羊、 等 物 象,生 有趣。一九五九年,溥心畬为 明作

《归牧图》，即是将指纹点缀成的法。

是一半尺高三尺长的手卷，树、远岫，南山水。一在岸边望，一半渡，朝向山村隐隐的对岸。流寂静，不见牧童的影子。心畬以行书诗卷尾：

牧客归何处？空山静欲秋；林多叶，山径对溪流。  
己亥以指上纹画与明。

心畬

纵观心畬游泰国和中国香后归来的一年，由于养猿、写猿和史博馆展出两大因的刺激，使他在书画两方面，都算是大丰收的一年。

另一件大事是他以多年心完成的巨著《四书经义集证》手稿，由台图书馆以十万元购藏。传说，可能系当顾虑到他生活的清而授意的。此书不但写作工程浩大，而且集他学术研究和书法之为一，价值无法。万公在《西山士的几段事》中，曾对此书有所：

“來台以后，曾以七八年工夫，完成一部《四书经义集证》巨著，全书用行楷正，千一百页，字清端正，一笔不苟。这是一部研究国学的工书，也是古往今来最丽的文稿，兼学术和艺术的重价值，已由台教育部以十万元购藏于中奏图书馆。”

李猷在《国史拟传·溥儒传》中写：

“一九五九年《四书经义集证》手稿成，由中奏图书馆购藏。儒于群经，童而习，著作之际，丹黄纷披，引历代经说，所谓以经证经也。”

一九五九年，心畬旅游范围，多在桥林家花园、新店碧潭、水洞及龟山等地；最远到过姑。夏月，他偕墨云碧潭舟，登蓬莱阁，赋《暑中登蓬莱阁》诗二首。从第一首诗的末四句“人水一方，所忆千里隔，无波上舟，临江望孤鹤”，令人不免联想，这位年已六十有四的旧王孙，是身在碧潭，心灵另有寄托；只不知所谓人，究在故乡或是东瀛日本。

不久之后，日本女弟子藤启子到访，每前往师大艺术系听心畬授课，在日本样恭弟子之礼。

当年九月下，一个新学年开始。从师大艺术系毕业，留系担任助教的梁中，接下前往临沂街迎请溥心畬到校上课的任务。

出乎意料，梁中这项任务轻而易举。往往一到玉堂，心畬早已着上长衫准备出发，只要帮他找老花眼镜和烟就可以步出关，随即上中雇来的三轮车，向师大缓缓而行。

心畬途中不忘称赞三只泰国猿的灵巧，说猿类君子，解人意，猴则近小人。中暗忖父亲梁中铭一生于画猴，情画的尽是“小人”；这话可不能让父亲知道。而心畬却由衷欣赏梁中铭一头戴斗笠，蓑衣的牧童。

为了酬谢的接应，心畬隔不久会以手拓的鱼、古瓦或小对联为记。

到校授课时，心畬一反往昔，很少抱怨学校课程不当，或数蒋介石无用才量，无论讲解、示范，都显得妙趣横生，条理分明。不久学生就注意到，有位穿着洋滴，沉默寡言的女生，静坐在同学后面，专注地听讲，和一般慕名旁听的学生不同。

会日语的同学，渐渐打听出来，就是藤启子，是心畬在日本收的弟子，取“文瑾”。这次只身来台，听心畬授课；梁中也恍然大悟心畬上课不同往昔的原因。平常心畬利用系里准备的宣纸挥毫示范，有次，

自备一尺高的绢，不起稿直接绘制小卷，使同学大开眼界。纷传是了启子小姐的光。

启子在台停留大一年左右；心畬有一封无年款的手书，函请方五转托万公寄两个包袱给启子：“五弟鉴：今日感仍服药，不食，不到府上，一半日再见。今有包袱两件，请到万亚先生面交万先生，系寄日本藤文瑾者。拜托！拜托！溥儒上”。

后小字附注：“请再告万先生，信与画件交。”

悲秋、乡、怀人，成了溥心畬固定不变的情绪期。他在《己亥中秋》诗中写：

避地逢佳节，迟强自欢，天香飘月桂，露气湿庭。别绪衍

①《南游集》卷二页三。

起,愁心揽 看,故乡当此夜, 上不胜 。①

元配罗清媛有侄儿、侄女住在新店。侄儿罗子津,以教英文家教维生。和心畬时相往来, 对阶,互 愁怀:

孤峤浮 海,应无 北飞……别绪生 酒,愁心 带围,横  
一 ,流恨满金徽。

自己的兄弟中使他无时或忘的,无过于胞弟溥 。《忆舍弟 》中,他一字一泪地倾 :

离乱无乡信,登楼望 霞,故 犹有 ,迁客已无家。旧事 春  
草,秋 冷棣华,中原成绝国,鸿 隔天涯。

一九六〇年端午,是 明前往意大利进修的前 ,溥心畬作《秋江舟》小 山水。近树远山,一舟江边独 ,笔墨简淡,款书:“庚子端午心畬为 明贤生作”。

这可能是他为 明所作的最后一 画;在时间上,离秋季始业的国立罗马艺术学院入学测试已经不远。据刘河北回忆,一九五八年 毕业于罗马艺术学院,因信 关系,转赴比利时修院,同时研究现代艺术史。其间收到心畬来信,表示 明为孝华未婚 ,有留学意大利的打算,希望能协助完成志愿。

河北接获师命后为 明安排好来意,又接到心畬来信,嘱加以照顾:

“文珊(河北字)贤生:别汝后无时不念;今门下生徒虽多,至于天厚, 悟聪 ,多不及汝。此天所命,无可如何。后始闻汝入修院,修心明 , 悔罪 ,天人合德,广居安宅,此人间之至境,天堂之津 也。……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海天远隔,相见难期,珍重 言,行为师之义而已。汝同学 生 明游学罗马,望教之以正。天道光明,汝之所履,皇天无亲,维德是辅,其勉之哉,戒之哉! 师傅儒手肃”。

一九六〇年夏天,几位友人 议为心畬拍一部十六 米纪录片《溥儒博士书画》。

章宗 制片,杜云之编导,陈惊 摄影,顾问为万公 和方先生(按,方 五),李墨云挂名监制,并在片中现身为心畬拉 、研墨、递月 等。

影片开始,身着长 的溥心畬,出现在现实的山水之间,接着的画面是北京萃锦园的 山、方 水榭、回廊等。旁白介 心畬的身世、学经历,也暗示出心畬 的乡愁。

接着是他著 和教学的画面, 女学生,静肃地看心畬在 上挥毫。以特写 头,表现出他 墨行笔的韵律。当学生一一呈上习作请心畬指点之后,鞠 下课。

据编导杜云之在《溥心畬的晚年生活》文中回忆,这教学的片段摄自仁爱路画室,虽是后来拍摄却吹接在影片前段。心畬自行创作的场景,是在北投温 旅社中,杜云之回忆:

“在台北近郊的北投温 旅社中,开了两大间套房,一间是布置成溥氏的画室, 拍片之用,另一间是休息室,溥夫人邀集友好,在此作方城之战。”<sup>①</sup>

影片拍拍停停,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再转战台北。

各 书法示范,山水花卉的创作,直到一 作品完成,然后 款,用印,挂在壁上静观及检 ;影片虽然不长,大致可以见出心畬创作的过程。其中一段月 的即兴演出,杜云之表示,是脚本之外。 好音乐的溥心畬自 要加进去的。

提到拍摄的甘苦,杜云之写:

“有一次,为了一个绘画的 头,拍得不太理想,我请他再画一次,溥心畬心烦了,说:这简直是耍猴戏 ! 他虽勉强重绘,但画得特别慢,有意 工, 得摄影师 费了不少底片。”<sup>②</sup>

这部短片,是心畬仅有的创作纪录,经过将近一年时间,才制作完成。后来 往日本, 映给彼邦书画界人士及华侨观 ,并获得一九六一年金马影展的特别艺术 。

①香 《大成》期一页二八。

②同上。

## 第叁拾章

## 武陵洞外桃千树

人到老年，往往生活在回忆中。年事已高的溥心畬，书画文学中，越来越多这种念旧忆往的色彩。故友、早年的弟子，时时在念；故乡、故园乃至江南旧游之地，都成了他一再诗咏、绘的题材。

藤文瑾和明先后离台，他更感孤单。萧一苇因孙立人事件退役，江申由宜迁居台北，陪侍笔砚，吟咏探，总算稍解岑寂。

一日，心畬邻友公，带着师大艺术系三年女生陈明，请拜于玉堂门下。

心畬正想婉言推辞，听说是选他课的艺术系学生，开始有些模糊的印象；明书法笔路不，心畬曾励多临隶书《乙瑛碑》。

提到陈氏祖籍福建侯，老家在州县江时，立刻引起心畬注意；忙问：可知道清朝太傅陈宝故居

听说陈宝是明的叔祖，想起在北京时两位忘年交间的隆情厚意，宝曾往戒坛寺探视他的往事浮现眼前，心畬义不容辞地接受了教导故人孙女的责任。

原籍南的胡，拜师过程，和其他玉堂弟子不同。就读台北二女中毕业年，心畬应邀到二女中演讲，演讲后，挤进同学群中，请心畬

名留念。

大专联考后,因所分发的学校太远,胡 就想先去学画,下届再行重考。 打听到心畬仁爱路画室,就与一位简姓同学贸然前往,毛遂自荐。

日心畬正在创作,他看了 们的习作后,大 觉得尚属可造之才,快地命 们当场 头拜师。晚上,胡 到临沂街看心畬与座客谈天书画时,才觉得 们并不怎样受墨云欢迎。

简姓女生,拜师后即未再进一步学习;胡 几乎每日比心畬去得还早,全心习画。

当 力不懈地学习时,心畬会找些小 头,录几首自己作的诗,作为特别的 励。

教画由浅入深,从一 一木及各种皴法、点苔法教起,由简入繁。习字则教 以 粉涂在半透明 上, 他所写的篆书,逐渐授以临碑的要领。

术课有所谓“浮油画”或“浮色画”;是以油 、颜 浮在水上,流成 。 在水面上,使自然流 的色彩,附着在 上,成一 妙趣横生的图画。溥心畬教学生以这种 法,制作诗画 和信 ,取名“霞 ”,新鲜别致。他有一本书册,即用自制 霞 行书《阿房宫赋》和《进学解》。后识:

辛卯秋八月,余浮海来台 , 居陋 ,时耽吟咏,自制 霞 ,有行云流水之趣。秋 初 ,凉 时来,庭花初 ,微云河汉, 月港波,偶试此 ,书古文二 ,以适兴寄意而已。

西山 士溥儒<sup>①</sup>

①《溥心畬先生书画遗集》册下页二七二至二八五。

胡 不仅对这种制 法兴趣盎然,更珍惜溥心畬用 霞 写诗、绘画,以 励 学经习画的 异表现。偶尔他也 诗在 得平整干燥的树叶上,有片小小的树叶,心畬提笔写了“碧玉”二字,使 视如至宝。他所教拓印古 古瓦的方法, 也很有心得。有次 以拓碑法从一 塑上,拓下千手千眼佛 ,心畬赞 能 一 而三 反,触类旁通。

在 玉堂中, 见到许多新鲜有趣的事。

偶尔，心畬自己提壶去买豆浆油条，结果发现付十元能找回许多零钱，惊得遇到一件大事，流露在脸上一种真的表情，不是笔墨所能容。

一次，有人以所藏心畬作品，请他鉴定到底是真是假，心畬看后大为踌躇地表示，先在此地，待他细看；后来一问才知道，画的确出自他的手笔，染色则是墨云和宗室暗中越俎代庖。此事也印证了刘河北在临沂街所见，李、章二人，大量地为心畬水墨画染色，以提高售价。

从碧潭逆水行舟，可达青潭海会寺，为心畬和墨云常游之地。他在《庚子八月碧潭舟海会寺》诗中，写密林之后，青潭一带滩多水浅，上寺影高入云的景象：

萧瑟秋为气，登高曛地随树转，山势向河分。水舟依岸，斜寺入云，滩声来密林，空起白鸥群。昔日浮海，今来依寺楼，微烟横浦溆，芳意满河洲。水空山色，生独树秋，天何处望，闻起边愁。

这是一九六〇年秋，心畬偕墨云舟、游寺所赋；在他数次与年轻弟子游寺时，就更显露出一份赤子之心。

心畬在萃锦园和颐和园时，经常操舟于方壶和昆明湖。青潭滩多水浅，舟过滩时，他也跟学生一样挽起裤脚，下水推舟。从海会寺归来，先到碧潭南岸一家悬挂心畬字画的小馆中吃饺子，然后在碧潭吊桥上师生一起濯皂泡，年高六五的老人，玩得乐不可支。

胡适在玉堂从学一年后，远赴台中求学，尔后，只有假期回玉堂，探望在生命中留下好回忆的老师和同门。

一九六〇年重游高雄，浩淼的大贝壳（港清），使他忆及颐和园昆明湖中荡舟玩月的往事：“碧沼停棹，青田可种瓜。玉衡当此夜，北望忆京华。”<sup>①</sup>

①《南游集》卷二页十八。

秋夜、月色、叶、潭……心畬眼所见，几乎无处不罩上一京华故园或旧游的影子，在他心里重重叠叠，朦朦胧胧。犹记一九四七年夏，心

畬溯富春江游严陵钓台，登 庐，拜唐代的 庙，曾在《 庐 中 庙 并 》中，扬 守睢 ，使安、史叛军无法南下江淮的忠勇：

“斩将搴旗，大小百余战，力尽粮绝，城 身死，卒保江淮，民免锋镝，江淮之人，百世祀之，宜 。”<sup>①</sup>

十三年后的正月，回忆前游，心畬依史实和所写的文意，作 画 。用笔工细，表现军旗招展，战马奔嘶， 与士卒英勇赴敌的场面。画上楷书所撰 和 ，款：“岁在庚子孟陬人日 大清宗室溥儒拜手书”。

元宵，画《 花》，中插 红豆， 诗中又是一番感触：

地元宵露未晞，早春庭树已芳菲， 红豆皆诗意，犹似西山采 薇。

二月曝书，书页中偶然发现旅居杭州时，在九 涧边所采的杜鹃，当时回到寓所，红 地插了一 ， 几朵，随手 在书中，不意在他头发花白时异地重逢。他在画识中写：

“……庚子二月，偶曝书见之，重写此 ，盖不胜 ，昔游同杜樊川寻春之感也。”

也是二月，心畬无意间发现北京旧作南瓜图的粉本，引起他心灵不小的 撼。不仅怀念故园，更为逝去的旧友，感 不已。遂重依旧稿，作一瓜数叶，表现“绵绵瓜瓞”的诗意，楷书《大 》之《绵》九章。后识：“京师萃锦园之未毁也， 于流 侧种南瓜半亩，每写成图。杨子勤太史，陈 侍 皆有 咏。此旧本也，今辟地海 ，羁旅不归，追忆陈迹，写此并录大 绵九章。以寄幽 之想焉。岁在庚子二月七日 西山 士溥儒识”<sup>②</sup>

相同布 的南瓜，另有一 ，上 七绝：

种瓜昔日守青门，三径荒凉菊向 按，疑尚字误)存， 海十年景异，故国归 亦无 。

后识：“昔于萃锦园中种瓜，秋日瓜 ，写其蔓叶， 桥太史、 侍御皆有 咏。今两公久归道山，偶检得当时粉本，再写一 诗记之。

①《 玉堂文集》卷下页十五。

②《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绘画)图八四。

心畬”。

《绵绵瓜瓞》，作于一九六〇年农历二月七日，时，孝华想早日完婚，明却志在赴意大利深造，心畬只好命学成后归国完婚。心畬临终时，此作在遗孝华之列，可见心畬画时，即有子子子孙孙绵延不绝的殷切期望。

十一月二十六日，心畬细算，母亲项夫人逝世已经二十四载，灵柩北京什刹海广化寺后园，不得安葬，更无法拜，又是一番愧疚与痛苦。只能依旧请医师朋友摆他从臂中，调和朱砂写《大悲咒》、《心经》与画《观音》<sup>①</sup>各一本，为亡母荐福。

①《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绘画)图三九、九三，页九八。

②《旧王孙溥心畬》页四五。

王壮为在《忆旧王孙》<sup>②</sup>文中，谈到溥心畬常用的一些印章，以及出自何人之手。《旧王孙溥心畬》书中，附录一未名的《溥先生用印简介》，所各点，与壮为文章多相。

壮为指出，心畬来台初，多用王福厂和陈巨来所刻印，此外，他欣洪友的篆刻，视洪氏为“台的陈巨来”。壮为是心畬在台的新交，由王蔼云介而相识，成为玉堂夜话的常客。心畬给他的书画不少，他为心畬刻印，不下十数方。所刻“庚”、“儒”、“心畬”三方小印，是心畬画小手卷时常用之印。“心畬”一印最小，只有蝇头大，是心畬生平所用最小的印章。

其余，曾杰、沈次量等，也为心畬刻过一些名印和闲章。

心畬无论在学校、画室，参加会或在朋友家中便饭，乃至在小吃馆中，书画，一向出手大方。旅日前后墨云对他图章的控制，尤其在咏香家存款事件之后，就更加严。

前曾提及心畬为刘真书《日月潭教师会馆碑》，无法盖章，及台静农教授为碑文所作跋语。同样碑文，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曾书一本，一九六二年正月谷旦另书一本。<sup>③</sup>这两本不同于刘真藏本是：一、碑名均为《日月潭崇圣馆碑》，因为心畬觉得称“教师”，且要有“会”，是对老师不够尊重，故坚持其为“崇圣馆”；二，这两本碑文后面，均钤有心畬印信。显然未盖章一本，因未付润金所致。

③两本教师会馆碑见《溥心畬先生书画遗集》册下页二五四，《溥心畬书画全集》法书册页六五。

心畬有款无章的书画,既然到处可见,收藏者如何能盖到心畬印章,也就各显神通了。

中规中矩的方法,是按墨云指定的数目,付款钤章。如果馈合心意的礼物,如从中国香或国外带进来的名牌化妆品、首饰或,求在书画上加盖印信,自然也可以通。

为心畬拍纪录影片的杜云之,写过一段求印的趣谈:

“虽然溥夫人看管印章,但有些人仍可法不花多少钱盖到印章。原来李墨云女士喜欢打欺将,就先好三个牌友,邀入,牌让和。当连庄连得起,手中握大牌时,就上了一份润金,请盖印。溥夫人兴正,哪肯起来去开铁箱,就出锁匙来交给别人,说:你自己去盖吧!这是个大好机会,花一笔润金,却盖了好多字画。溥夫人为人精明,却在牌上失去很多润金哩!”<sup>①</sup>

杜文也谈到心畬逝世后,图章仍被人继续使用,无论真作作,只要付润金,图章可是货真价实。想求木已拱的心畬跋,也并不难事。

除了这些社会人士寻求盖印的门径之外,后生可畏,师大学生和玉堂弟子,也有高招:

一般学生,空有溥作,求印无门。许多列名玉堂桃李的学生,为了矛盾拜师、按例年礼和寿礼,变卖心爱单车、收音机,或打工赚钱者不在少数,单是筹措每月学费,已经大费章,迟缴或以铜凑数的,往往还受墨云责,如何再为老师所的书画用印付费其时大学助教月只七百元,墨云盖章润金每件五百至一千元,实在力有未。

当时师大艺术系五十一学生,听课专注,用功尤勤,心畬欣慰之余,所书画也较往届为多;毕业在即,能在毕业前盖到心畬印章的期望殷切。

有位姓生,灵机一,上心来。经与同学略事议之后,面禀心畬:本班同学感谢老师教,想给老师一件毕业礼物留作纪念。有意选购上好印,请王壮为老师篆刻“心畬翰墨”字印,不知是得当

感于学生尊师重道的诚意,加以一向欣王氏篆刻,心畬欣然接受。

印章刻好之后,不仅班学生在心畬作品上一一加钤,连同他班学生、少数讲师、助教,也搭上了便车。最后把印章清洗干净,滴入锦,呈献给心畬。以后心畬常钤这方印章,学生先盖在书画上的印章,尽成为钤有真章的真品。

<sup>①</sup>香 《大成》期一页二八。

## 第肆拾章

## 老去空余伏枥心

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溥心畬的生活轨迹，颇为相似：春天往往在北投温泉、金瓜石、桥林家花园等地游憩；秋天，除在上列几个地方盘桓一阵之外，游履所至包括月眉山灵隐寺、新竹青草湖，以及澎湖等地；夏日，则多往碧潭划舟，登蓬莱阁和青潭过去的海会寺，少不了在碧潭桥边小馆中大快朵颐饺子。

其余时间无分年节与暑，心畬一律埋首作书和作画。因此，这两年的书画创作，不其数。

六十六七高龄的他，如此勤奋地工作，肉补心灵的空虚之外，准备一九六二年冬香港的书画展，和希望在书画造诣上有所突破，是主要的原因。

他到港讲学和展纳时间的选择，视菊黄蟹，大闸蟹上市时间而定。一次当江申甫从香港台的心畬时，他告申：

“事实上我是去吃香港的蟹；蟹上市了，我就到了，蟹吃光了，我也就回来了。”<sup>①</sup>

①《名家翰墨》期不详，页五《我的艺术生涯》，江申撰。

一九五八年在香港时，他曾对万公谈到他书法的进展：

“我的字有了自己的东西；一般可及清代名家，个别的字可媲美明人。”

台后，心畬又对万氏谈到他书画的进境；他自己对大陆时期的作品

并不满意,來台以后至一九五六年东游日本归来,是一个詹段;一九五八年游 谷和中国香 归来,又是一个詹段。他反吗说他离开大陆后,书画不进反退的说法:

“我这样无间 暑,夜以继日地不断 力,怎会不进反而退步呢”

溥心畬这种突 既有成就的意图,也可以从一九六二年冬在香 与薛 山的一段交往,加以印证。

是心畬第三度赴 的最后几天,下榻乐斯酒店,求画者接 而至,据 ,他已画了近百 之多。从谈话中,薛 山知道,心畬正在 力求新求变:

“据我所了解,溥氏对自己的绘画艺术,从来没有自满过,屡次表示求变创新不行。只是一个狭 的生活小圈子 限了他,以至有人 之为温室之花 ;而始终没有认识他 健清新、 天惊的一面。”<sup>①</sup>

一次,他们谈到杜甫及东坡论画的“请君 笔为直干”、“当其下笔快,笔所未到气已 ”一类 感时,心畬兴会 漓,挥 成一笔墨畅的大写意画。薛 山见他 笔时 种 骤 的气势,确可与东坡所说的“笔所未到气已 ”相麻合,不禁击节称 。心畬掷笔长叹,说出心中蓄积已久的愿望:

“你真眼高!我画了几百 你才第一次叫好;好罢,这次我 台北去后,一定要大变而特变,创出我自己的新面目再给你 论一下。”<sup>②</sup>

一九五七年深秋,心畬游金瓜 ,从旅馆和金瓜 南 登 海门的潮。四年后 春重游其地,绝岬 壁,四 的山光,遥远的潮音,仍给他一种置身世外桃 感觉。他在《重游金瓜 》中写:

绝岬金瓜峻, 壁开,山光千嶂合,海气八 回。晓月依林尽,春潮入峡来,柴门旧行迹,处处长莓苔。<sup>③</sup>

一九六一年春游,他从汤 山上远看樱花彩云间的凤 阁影,发现又是一种面貌:

①《旧王孙溥心畬》页六四《溥心畬在香 》,薛 山撰。

②同上。

③《南游集》卷二页二一。

杨 春声 客闻,樱花千树 纷纷,不知凤 谁家馆,惟见  
驻彩云。

——《辛丑春游汤 山望凤 阁山馆》<sup>①</sup>

①《南游  
集》卷二页二  
一。

月 山,是座密林 的孤山,山下 流,增添了远隔尘嚣的神秘感。  
山上灵 寺内,蔓草 苔,华表纵横,显得古老而荒 :

密林 影 , 院花残满地霜,昔日 诗 去尽,半山斜月  
照空廊。

——《游月 山灵 寺》(二首之二)<sup>②</sup>

②同上,页  
二二。

寺中多同治、光绪朝士 诗,心畬凭吊流连, 达四天三夜之久。

诗中“昔日 诗 去尽”,历代 人中,心畬对诗 释寄 最为景 。  
寄 “八指头 ”, 南人,光绪年间住 江天童寺。这位 不太识  
字,也 于言 ,但 于赋诗。清 超 的诗 ,随 吟咏,再求别人代为  
书写或 于壁间。心畬曾录下多首,爱不忍释。如:

孤山犹见五云 ,父老年年望翠华,水殿无人秋寂 ,清 开遍  
白 花。

——《西 行宫》

岭冰河 不开,黄沙白 使人哀,独携一片关山月, 尽长城  
万里回。

——《 恪 》

昨 洞庭舟,今登黄鹤楼,白云不可问,汉水自东流。 日千  
影,微霜万木秋,时闻篴铁笛,一洗古今愁。

——《登黄鹤楼》

当寄 行脚到月 山灵 寺,见 境清幽,三伏之天,暑气全消, 有

留恋隐居之意，遂吟诗 壁：

六月 生暑气微，万 凉透水田 ，月 山色应相似，到此安  
莫忆归。

一再吟咏玩味的溥心畬，临行前在寄 诗下，也 了一首：

云际灵 寺，虚堂蔓草平，金轮半摧 ，华表尽纵横。初月林边  
上， 涧外 ，空桑何所有，三 亦缘生。<sup>①</sup>

①《南游集》卷二页二二，《华林云叶》卷上页六二。

大 半年后的壬 （一九六二）年 春，心畬旧地重游，灵 寺荒凉  
依旧，只有殿边的葛萝，透露出些许的春意：

寺门 路旧经过，野殿高 挂葛萝，碧树不 坛鹤影，清 惟听  
榜人歌。灵岩照海朝 女，月 盘云掩 ，欲访维 方 室，天花  
已无多。

——《重游灵 寺》<sup>②</sup>

②《南游集》卷二页三一。

澎 ，由于甲午中日战争之败，曾割让给日本。心系前朝的心畬，不免  
对旅居十余年的台 样，有一丝挥之不去的愧疚。

澎 之旅，是他生平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他的《南游集》中，仅收  
七绝一首：

群玉高达苜蓿烽， 门过 翠犹 ，何当吹断澎 水，不隔关山  
百万重。

——《澎 》<sup>③</sup>

③同上，页二四。

一九六一年秋天，方 五乔迁，心畬以行书杂诗四 为 。其中第一  
首，即以历史观点 写澎 ：

天宇围四海，波涛撼 陵，圆峤起浮云，连山势峻嶒，隋室握赤，遵海兴兵戎，澎 其门 ，浩荡接南 。……

赋及近代澎 人的命 ，他以黯然的笔调写：

王师昔拨乱，声教化其氓，忽然绝天纪，泾渭失浊清。哀哉此邦人，百役劳所营， 卷 渤，朱方起云雾。 成古今，千年等朝 ，蟠涧边水，珊瑚海中树；虽有商山芝，穹叹不可住。

位于澎 群岛南端的七 屿， 光旖旎，以七 人冢闻名于世。据传明嘉 间，倭寇纷扰我国东南一带。入侵此岛时，七位年轻女子不愿受辱，投 自尽。 中生出香楸树七 ，四季长青。后人立七 人冢碑，表扬七位少女的 烈。

心畬在所著《华林云叶》中，有简短的记载外，并作《七 岛铭（并 ）》：

“七 岛者， 海之孤屿也。当漳 之 ，星罗于洪波之中，无丰林树， 如 孟。昔有七女子居焉，七女皆 ，海盗瞰之，绳于其魁，刺船登屿将劫女。七女不辱，投 死。 上生七榕，条 端正。后人哀之，谓其岛曰七 岛 。……”

一向乐于表 忠 节烈的心畬，在铭中写：

……渊渊孤 ，矫矫七榕， 门 寥 荡，长怀烈 。①

马公白沙保安宫前的三百年古榕，主干之外，有数十条垂 的气根，入地成为新 ，连成 叶 密的天然棚 ，荫达半亩有余。这里几乎是旅客必游之地；心畬记 得也比较生 详细，只是文人诗笔，不免有些夸 ：

“澎 有大榕，荫底数十亩。其根入地复生，不知本之所在，千干成林，实一树也。下空如棚，可 数百人。昔有商船遇 而 ，惟榕木一 ，漂浮至岸，为潮水涌上山麓，遂生根成林焉。其地多烈 无乔木，此榕独 。掷杖而成 林，今果见之。”②

①《华林云叶》卷上页三五，《玉堂文集》卷上页七六。

②《华林云叶》卷下页三三。

台北大屯山,是心畬常游之地,并有他最喜爱的温泉。一九六二年春游大屯山,赋七律一首;但诗中所写景物,不若一九六〇年赋《大屯山观瀑》五古所绘的多么雄深幽。

一九六〇年诗中写空谷回声,迂回陡峭临涧观流的径,最后,才着墨于视千尺飞瀑的境界:

……回互绵亘,纆屡盘。泻湍,直飞千尺。木交柯,葛蔓纷累结。云英崑洞窟,灵药闾岩。过涧慎危桥,泄甘冽。幽悒所怀,僮徊足怡悦。<sup>①</sup>

一九六二年秋天,游屐不过新竹青草和北投、青潭、龟山一带,溥心畬生活在平静与埋首创作之中。

神龟虽寿,犹有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年,壮心不已。

—— 撰《龟虽寿》

岁月不饶人,六十五六岁的心畬,以“老骥”来形容此际的心情。他在《瘦马图》上:

沙场战罢声沉,老去空余伏枥心;闻道王怜骏骨,崢嶸犹得黄金。<sup>②</sup>

<sup>②</sup>同上,页十八。

年迈、潦倒、情感空虚,使他有叶归根的渴望,对草草埋葬在北京东北义园的元配罗清媛,越发怀念。年年必赋的七悼亡诗,辞句一首比一首哀。一九六二年的《壬七悼罗夫人》,是首五言律诗:

当年欢笑语,尽作断肠音,碧海留长恨,黄隔心。山故国,天地人悲吟,后死良,空教百感侵。<sup>③</sup>

<sup>③</sup>同上,页三五。

<sup>①</sup>《南游集》卷二页十二。一九六二年春游大屯山诗见同集页二七。

《咏 字》，不但是他 乡抒怀之作，诗中 种荒 惨淡的境界，使天涯游子读之，不禁神 ：“……露篆和烟重，云书带水长，晚 罹去影，淡墨两三行。”又如：“…… 云章乱，霞明墨影稀，何须有乡信，见此亦

①《南游集》卷二页二一。

。 ” ①  
一九六二年深秋，溥心畬再次步上基隆白沙 附近，他曾登临咏叹过的“海门天险”。 木丛后，粗 成的古老城门，藓苔密布。陈旧 败的炮台、营舍，透露出古戍的凄凉。历史的往事，浮在他的心头。

光绪十年（一八八四），中法战争期间，法国舰队于农历六月十五日，进攻基隆，炮 要塞炮台。次日近午时分，法军四百人携炮登陆攻击守军。在刘铭传、 、章高元等坚守打击下，残余法军登舰转往上海，基隆危机顿解。

，随海门的潮水，一阵阵罹刮，望着山下中法战争中阵亡将士的公 ，溥心畬的心绪也 潮水般地起伏。历史的遗迹，引发了他对桑干河、芦沟桥等古战场的回忆，以及对亡故亲友的怀念。他赋《秋兴》一首，以志心中的感慨：

八方兵气压三台，古戍沉烟画角哀，天堑关山连塞没，海门挟潮来。 生碧水无归 ，秋满黄花罢 ，旧日亲朋凋 尽， 年作赋苦低徊。 ②

②《南游集》卷二页三一，《溥心畬书画全集》法书册页一四八。

一九六一年农历四五月间，他注意到 干 密，细叶红花的凤树，着迷于 异常的 丽。他为 被冷 在路边，任飞扬的车尘飘 在翠叶红焰之上，感到不平。 应 植于山坡高冈上面， 旭日晚霞般 人赞 望：

干迎朝日，低 短墙， 琼玉影，霞映火珠光。 宜 瑟， 引凤 ，不如芳树 ，应得植高冈。

③《南游集》卷二页二三。

——《凤 树》（又为《路边凤 木》） ③

此诗赋于四月，有行书诗 ，并收于《南游集》中。

五月,心畬绘凤 花一 ,楷书前诗于上,并识:“凤 木夏四月始华,繁英满 ,望如火树,偶写一 ,并赋诗咏之。 辛丑五月十二日 西山 士溥儒记”。

他曾牢骚满腹地对门生表示,以画谋生,为读书人之耻;诗中的“ 宜 瑟, 引凤 ,不如芳树 ,应得植高冈”,以树拟人,大 又是他生不逢辰,才 所用的感叹吧。

一九六二年,岁在壬 ,为 年,农历元旦,溥心畬开笔画 。

垂悬的远瀑,盘屈如 的近 , 前一只威猛的老 ,立啸于悬 峭壁之上。 :

猛 立山,百兽 战,静 藏威, 足御变。

壬 元日 心畬

另作《 》一轴,款署“壬 孟陬,写以纪岁”。画的是只 边 树下 行的猛 ,神情比怒吼 啸的 ,更觉可怖。 :

於菟啸空山,月晕 不已,林 远飞翔, 狸在荆棘。

心畬虽然不以画 驰名,但他远在大陆时期,即曾画 ,比较前后各所画之 , 态各异,生 自然,深得 ,又能和山林景物, 合一气。

一般画竹,多配以 ,或 菊梅 等花木,心畬别出心裁地配以牵 。与画 的威猛 相较,作于一九六二年正月初七的《幽竹牵 》,就显得 外纤 淡。上 七绝二首,也另有一种情 :

幽篁萧瑟露华 ,一 牵 叶已斑,玉树凋残 欲起,依 珍重  
卷帘看。

——二首之一<sup>①</sup>

<sup>①</sup>《溥心畬书画全集》花册页一四八。

心畬住戒坛寺期间,日与古 为央,生平画 无可 数。薛 山记 ,曾见心畬在颐和园所作百 扇面和百 长卷。他 容所见画扇:“这把小

小扇面，画了近百幅，几十间寺院，有成千的人，全都用草篆速写，生神之极……”

至于同时所作纵十吋十四分，横一百吋零五分的《百猿图》卷，山说：

“全部画的都是猿状的古树，每棵树态无一相同，他虽然注出名姓，属于仿古之作，但其实也无须写其胸中灵气。”<sup>①</sup>

①《旧王孙溥心畬》页六四《溥心畬百猿图长卷》，薛山撰。

②《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页二八六。

溥心畬以“百”数冠于画猿的，尚有无年款的《百猿图》<sup>②</sup>；推测应作于一九五九年，旅游泰国和中国香台后，黑白猿于玉堂外，日观、绘的成果之一。

心畬自少至老爱马不衰，生平画马无数。番官所控腾跃不驯的千里马，立卧荫泽的良驹，史上著名的文帝得自代地的九……款署作于庚子（一九六〇）年十月朔的《百马图》，画的是一望无际的平沙，群马奔。及至到达泽，或阶，或游，或立于水中回首盼顾，状至悠闲。诗：

野水沙四望空，胡笳耀月边，  
临洮万里无烽火，牧马平原秋草中。  
轮台秋月边山，惨淡平沙古戍间，  
此是西陲常贡马，而今不入玉门关。

③同上，页二八九。

画马图中，最特殊一是《三睡图》<sup>③</sup>。图中一官，依而眠，上小缩颈站立，显已睡。披垂的条，画出大地的宁谧，连躺卧在树下的马匹，似也然入。这是一个静极无声的世界，人、马相对成趣，一九五四年十月所作；生于乱世，醉乡和乡，也许是最好的去处。

至于一九六二年三四月所作《西山草堂古井》和《卷》，所画树，不以“百”数取胜，但状之千年古树，无一不是罕见之物。《西山》卷的识，除忆西山戒坛寺卧、九等外，并及于他所见过的泰山、天目山等，如：

“泰山后坞，崩云带，生岩间，上压于云，下于，盖不必千年始偃。”

“天目山传为葛洪隐居之地，丹灶犹存，古杉皆参天，上挂碧丝曰云雾草，服之明目益气。”

接着,如数家珍地说西山名之后,无限惘地七绝一首:

崩沙断路寺门荒,况问当年旧草堂,白鹿不来去尽,坛影  
月如霜。

壬三月,感怀西山草堂古,写此并。

心畬

同年四月所画卷,心畬自“起蛟腾”四个大字。卷中古十数  
,态各不相同,每,古人咏诗一首。如:陶、李白、元稹、裕  
然……每首诗各面貌。心畬识尾:

“壬四月,久不,热旱,今始凉,写此卷,并录昔人咏  
诸作。”

## 第肆拾壹章

## 空 不见山河影

心畬书法,自幼即各兼习,飞白书、游丝草乃至满文,无不猎。但生平书写最多的则为写经、写碑、注经及抄录诗文赋的楷书和行书。尤其行书,应用最广,论书者也多认为他行书造诣最高。至于八分隶篆,流传较少,价也不如真、行。

一九六一年中秋与重九,他特别致力于篆隶的临写。

每到中秋,平日座客不至,门生尽,岑寂中,临碑怀,也是一种消愁解闷良方。中秋之夜,远方鞭炮时起,篱外孩童嬉戏喧闹,心畬临《山开母庙阙铭》四<sup>①</sup>。

①《溥心畬书画全集》法书册页一一六、一一七、一三二、八〇、五〇。

原碑在河南山登封,和《山泰室阙铭》、《山少室阙铭》,合称“山三阙”,是著名的篆书。前人称此碑笔势圆满,顿挫可推寻,是学篆的楷模。近人康有为,赞为“密浑”。写《开母阙》的同月,又集唐李冰篆书为五言联<sup>②</sup>。

②同上。

重九之日,心畬连作大小篆及隶书多件。

③同上。

集文七言联,集《开母阙》字八言联,集李冰篆为七言联。<sup>③</sup>又

④《溥心畬书画集》卷下图二九一。

楷书“院静莺藏,低蝶挂梅”诗联<sup>④</sup>。

后汉灵帝熹平四年所立《汉循吏闻熹长西仁铭》,心畬也是在这重佳节所临写的。此碑行笔流畅道劲,品级极高,是隶书的模范。铭中“西仁

政，补史书之不足；心畬后识：

“酉公政，不黄，除书到都而公已歿，幸存片，可补史之阙文；天亦以报公之德与辛丑九月九日偶临汉循吏酉仁碑并识溥儒”。

可见，心畬于临书之外，心中对古之贤人政，存有一种慕与崇敬。

一九六一年五月台书店为他出版《十三经师承略解》，和一九六二年绘陶瓷，都为他近两年的创作生涯，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研经学，是他生平的心愿，无时不在致力，看得比诗书画创作更为重要。看到他的出版，心畬心里自感喜悦。

绘陶瓷，则是新的经。一九六〇年间，台北市郊的陶瓷厂，常邀请中西画家到厂，随各人绘画，绘制独特特色的陶瓷。一九六二年，溥心畬和席德进、杨蒙中、学让等画家，同时应图案画家廖未林之请，到其中和外南村陶瓷公司，绘画纪念的陶瓷艺术品。

在这次难得的经中，对花、瓷盘、烟壶等器皿，都作了番试。花、山水、仕女，各以他飘的笔触和釉彩，呈现出如诗的面貌。

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两年，心畬究两度赴，或仅一九六二年前往展纳书画并在新亚书院讲学台、两地友人和学者，记不一。详细比对各种资结果，连同一九五八年冬由泰国转中国香次，他总共去了三次。

一九六一年十月赴是第二次，心畬因入境手续麻烦，展纳准备尚未完成，去与不去犹豫未决。后来应朋友之请，仓促成行，应酬数日，赶上了菊蟹绘，饱大闸蟹，随即台。所以在台友人，知道的不多，于是无论编制年谱，撰写传记，多把一九六二年第三次赴，误为“第二次”。

至于居学生和友人，有人知道他一九六一年去，却不知还有第三次，有的只知一九六二年心畬“再次”游，也是最后一次。

一九六二年，心畬原址九月往香，但由于入证、保证金等手续复杂，没有及时办，延迟到十月才得成行。其间不仅他内心着，连着去信催促在办手和担保的友人贾夫：

“证件未 ，如迟恐过蟹期。”

贾 夫也是 得无奈，生恐误了心畬画展和新亚书院的讲座。

一九六一年， 夫曾在 行书画展，展前心畬从台 寄宣 中堂一为 ，另以荣宝 旧制 玉堂 写诗一页， 夫所绘《万 书屋校碑图》。

心畬和墨云到 天，将近下午四时，前往机场迎接的贾 夫和高岭梅，站在入境旅客出 处，装 地等待。眼看旅客过尽，就是不见心畬夫妇踪影。找到机场 人进候机室一看， 着一袭 白 的心畬，和墨云在椅上，虽无惶 之色，也不免有些茫然。询问移民 职员，方知两位虽持有入 证，却无 台 的入境证；依规定，必须原机 台 。再问墨云台 入境证 在何处 想，可能留在台北航空公司里。

机场人员表示，除 移民 长 准， 则爱莫能助，届时只能按规定 。

夫眼看离下班时间仅剩廿分 ，根本来不及找移民 长； 中生智的 夫，立刻打电话给一位施姓友人，辗转联剪到 长，在最后一刻来了通紧 的电话：

由贾、高二人担保，限廿四小时内取到回台证； 则，下班飞机，定要回台。

经过两个小时忙乱， 心畬夫妇去乐斯酒店时，满街华灯初上。车中心畬带几分得意地对墨云说：

“要不是我打电话给 夫、岭梅两位接飞机，这顿螃蟹还是吃不成吧 ”

当晚的螃蟹盛 ， 于友人李世华宝云道的私邸，由李太太亲自选调，所配小 也极合心畬 味，他连吃了十二只大蟹，才捧腹而笑地停下来， 一 滚烫的姜茶，解螃蟹的 。

心畬在香 逛街购物，似乎总离不开他时刻不可或缺的文房四宝。冷金 、古墨不在话下，一向托人在香 选购的笔，如今可以亲自挑选试毫。

他写小楷最称手的无过于集大庄“天下为公”笔。取笔审视时，他选笔管上刻有“文清氏”或“杨振华”制笔者姓氏的。他告 陪来的 夫，刻

姓氏的为旧制笔，精致好用。

夫犹记，当年往访心畬时，便以笔为贽见礼；他在一文回忆：

“犹忆当年携同所购笔之属登堂拜时，溥老欣然接见，白袷单衣，谦和之态，一如其人，频以远道过访为歉，语时抱拳胸际，一派抑诚恳之情，于其面。此学养有素而又久习恂恂仪注之士不能有此。”

而心畬所选之笔，是兔毫和羊毫合成的兼毫，和夫所好相同，想不到心畬挑得如此精细。

壮士爱良马，士人好名砚，溥心畬两者兼好，但青少年时期后，宝马只能笔下为之，端砚、港泥砚、古瓦当砚等，却时刻留意，收藏玩赏，日常应用，顷刻难离。

当时大陆所产书画、文玩、艺术品乃至食物，在台岛都属禁品；书籍尤其在严禁之列。偶然得之黑市，也价不贻。

而香菸贸易自由，与两岸都近，自然成了两岸商品共同展示的橱窗。对心畬而言，既可饱饕各地佳馐，浏览文物，也可以选购文房四宝，必要时，再请好友门生，透过特殊管道回台应用。

从心畬所赋《咏陶砚》和《咏端砚》中，可见他对各种砚，都有深刻的认识。

何代港泥蹙水文，土华无复超烟云，居安用盘砚，陋惟宜此君。

——《咏陶砚》

后识：“陶砚如瓦，上平而四隙，边缘垂釉，而中露瓷骨以受墨。池半月，腹空以容水。庄子砥笔和墨叶法，用朱盞书。此唐以后物，盖古之遗制也。”

端砚闻韞玉，曾说不岩良，桂露腾文采，烟发古香。云暗谷，断水，少书何砚？亦可。

诗后自记：“近获端砚数方，皆以画得者，昨又得大西洞砚，为文襄

公所开，细润如玉，遂赋此诗。“心畬”。

以画易砚，心畬在北京时便是如此；但自从图章受墨云严 控制之后，以画换砚也 易事。杜云之在《溥心畬的晚年生活》中记：

“有一天，溥氏想买两方端砚和两 字帖，不 向 太座 要钱，将自藏的精品三 ，托友代售。但因画上没有盖印，溥夫人不肯盖，拖延时日，以致两方端砚被捷足者先得，溥老为此感叹良久。”

因此，不远千里来 ，到骨董店和文 店玩 砚台，也让他有如鱼得水之乐。

般若精舍、青山寺、大屿山宝 寺……一路游纳，贾 夫发现心畬尽管 得汗流浹背，偶尔还得 在 檐上歇乏，但却有庙必然参拜，并在宝 寺壁上 诗。他告 夫：

①《旧王孙溥心畬》页六〇《溥心畬在香港》，贾 夫撰。

“咱们旗人拜佛是很重视的，在家如此，出门更不可忽略。”<sup>①</sup>

沙田望夫山、宝 寺所在地的大屿山、青山寺所在地的屯门山……长三个月的留 期间，在 夫陪同下，心畬几乎游遍 埠胜景。

孤悬海中的大屿山，树木繁 ，岩寺高 ，传说为 女 经之地。盘旋的山路， 起来感觉 外遥远。山寺 为荒凉，并无香客留 。心畬 诗之后，登山远 ，海上诸 相连，云萧 。海 、潮音，有排山 海的气势，使他又联想到在深渊、海 中不得志于时的 。感慨 吟：

挺纒势 鄰闔，空明瞻八荒， 海多异气，皓 天光。大屿 所宅，何日凌云翔，跃渊苟 时， 古所藏。言怀采芝客，偕隐白云乡。  
——《游大屿山》（二首之二）<sup>②</sup>

②《南游集》卷二页四一。

屯门山的青山寺，山势高崇陡峭，心畬在诗中 容：

峻极无飞 ， 茫见远 ，南 悬日月，中谷蔽 杉。

青山有文起八代之衰的西愈 遗迹。他抹抹脸上的汗水， 去长褂，奋勇前行。一首《青山访西文公》五绝，已在心中 成：

海似关，山疑岭云，酉陵留片，万古星文。

陪游和拜庙的过程中，心畬不时向夫询及商衍鎰探花、左霏榜眼、温毅夫太史和朱汝珍榜眼等遗老后裔景况，显出对故人的无限关怀。

一九五八年游时，心畬为训伦书月夜舟所赋《天》（见章三十六）。答应他日后依意作画相。此次到，果然守信，如面致。训伦展卷一看，浅绛淡青的色调，疏宕萧瑟的气氛，文明、唐伯一般的笔墨，不由得惊喜交集。训伦感于心畬中的“空不见山河影，照见山河影更愁”，想到睽已久的故国河山，肉长调《鱼儿》一阙：

荡扁舟月华清味，轻惊起烟渚，空不见山河影，却照羁愁如许。……

由于年关将近，训伦将人皆称的心畬《天》意图印成年卡，自肉鱼儿印于卡的另一面，分亲友。卡片印出后，心畬看了喜欢，也了十几份去。

三个月的留期间，训伦领教了心畬诗才的敏捷，不下子建的七步赋诗。他在《旧王孙溥心畬》中写：

“赋诗跋更是他的拿手好戏，一般画家诗，总是先要苦吟一番，然后写在诗稿抄上去。可是经我两三个月亲眼所见溥先生的画，才使我佩服得五投地。原来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稿，如果有，就只有腹稿。看他全精神作画，等到画上的最后一笔完成时，笔就手到上面去诗了。原来他手上尽管作画，腹内早在吟诗，画甫完成，诗也吟就。”<sup>①</sup>

心畬在新亚书院艺术系讲学，不同于一九五八年的专演讲，而是在台师大艺术系样教授书画，一边讲一边示范。

教画诗时，分别以楷行草书写，等于是诗、书兼授。绘画则由简入繁，从部画法到整画的笔墨布。山水、人物、台及花兽，无所不包。

十余年后，新亚艺术系德教授检出当日溥心畬遗泽，共四十四

<sup>①</sup>《旧王孙溥心畬》页二〇《旧王孙溥心畬》，训伦撰。

画与十 书稿,以《溥心畬书画稿》为书名,付印为新亚艺术系丛书之一。

另一位经常在乐斯酒店 陪心畬,看他作画的画友薛 山,是 州人。因怀念故园,画了《小仓寻 图》横卷。茅屋垂 ,境界荒 。心畬看 山鬓边星发,不觉感慨中来,拈笔为 :

杨池水旧柴门,兵后荒凉 可论? 昔日薛 今老大,故乡归  
亦无 。①

①《旧王孙溥心畬》页六四《溥心畬百 图长卷》,薛 山撰。

一日, 山陪心畬去理发,心畬坚持 山只能在店外等候,不可向里面 望。 山满腹猜疑地等了两个小时,才见心畬施施然步出店门。但见他 然一新,满面春 。两小时工夫,他不但染成满头黑发,面上又敷了粉。

“怎样,他们给您 起工笔画来了 ” 山带几分调 地说。心畬 往日 月 北京小调 不上去 样,哈哈大笑。

临上飞机 天,心畬让 山上街去买当年在台 无缘一见的糖炒栗子和山 、山药做的冰糖葫芦。 山 忙忙捧着各物赶往机场时,心畬一行已快要进闸门了。接过东西,心畬高兴地看着栗子说:

“一下机每个人分给几颗,这是最好的香 礼物。”

然而,这就是他们最后一面。

## 第肆拾贰章 荒而逃的 馯

心畬可能自觉年事已高，有计划地整理他的著作。《华林云叶》、《灵光集》，都是大部头著作，资料、草稿十分浩繁，亲自编排、清理，可谓工程浩大。

《华林云叶》，长十三万言，分上、下卷。依次为《记事》、《记话》、《记诗》、《记游》、《记书画》、《记金石》、《记草木》、《记兽虫鱼》和《记藻》，共分九类。这些都是他自少至老读书、旅游、交往和见闻的记录，类似日记或笔记小说。

但他于一九四九年秋来台，所携物品有限；包括他许多诗文著作，都是凭他惊人的记忆力重现于世。从香港回台后，《华林云叶》手写本已近完成，处于由门生建同奔印之中。

《灵光集》更大，共二十余册，有生之年能付印，心畬自己也难以。

宣统逊位之后，满清遗臣，不少出任国民政府要职，成为新贵。坚持不事二朝的心畬和少数遗老，对之不以为然。因此，无论对专心于复辟、隐居不仕、出家为道士，或以诗文抒发幽怀的文人士，都是他们心仪的对象。分头求这些人的生平及其进入民国后的诗文，编澜成册，想为后世留下“楷模”。

一九四六年,已大致编排就绪,心畬在中写:

“……观夫 宗既灭,诗教犹传;汉道凌迟,人伦以正;不有作者,何以明忠义之道,定三纲之叙! 直凌云赋日,瞭凤雕 而已哉!

爰采遗民之作为《灵光集》二十卷,旁征博考,远录鸿 , 取 殿之名, 止岿然之义,无使委斯文于草莽,晦芳躅于岩阿;庶不氓于立言,冀永 于来世。”<sup>①</sup>

<sup>①</sup>此为《灵光集》抄本之,并未正式出版。

款书“ 戌夏四月 溥儒书于 上”,指其时仍居颐和园昆明 之介寿堂。

光绪三十年进士,官拜翰林院编修的鄞县(宁波)高振霄(云麓),辛亥后避居上海,为编撰《灵光集》的一分子,心畬希望书成之日,能得高氏为 。

一九五〇年旅台之后,《灵光集》文稿曾经另一位遗老 兴刘承乾过目。刘氏也是沉于此道的人,也曾广 资 ,编写类似书籍。刘氏把心畬持稿抄录一遍,名《 兴刘氏嘉业堂钞本》,并在《灵光集 》中,对心畬提出增补和 汰的建议,在钞本后面提出希望增录甄采的名单。刘氏钞本,后归方 五所有。

因此,心畬整理的《灵光集》,实为一九四六年本的增址本。均以蝇头小楷书写。

心畬由香 台,推算时间,应 是 景凋年的 月下 了。除了继续整理著作,也要还在 所欠下的画债。年关将近,心畬 在仁爱路的画室并无他人,只独自埋首案前,专注地挥 画笔。他画的是二十四开的册页,有些完成的作品, 案边。

江 申悄悄地 了进来,唯恐惊 心畬,因此便静静地站立老师背后,看他精心地点染。过了一阵,心畬才转过头来,望了江氏一眼说:

“是你!”

江 申也打 了沉默,询问心畬在香 的情 ,及居 的 玉堂同门态。

心畬指指面前的册页,告 申:

“一共二十四开,是香 边要的,我已画了十几页,觉得还遂意;不打算卖了。”

近年,心畬渐渐觉得,有些自己合意想自藏的画,常常不翼而飞,甚至在别人家里见到,而有些他想用来换古玩、砚或古画的作品,却盖不到严藏在墨云手中的图章。他消极的抵抗方式是,画成一好画,不诗,不款,使围的人拿到,难以入手。眼前进行中的二十四开册页,完成后无论寄到香也好,或由心畬深藏在寓所的两只大木箱中也好,均难为门人所拜观;江申此遇,也算是一种眼福。

在香时,心畬曾患塞之症,当时并未在意。台后,渐有耳、心悸、容易疲倦的征。看着倦容满面的心畬,申担心他患的说不定是心脏病,为了使老师充分休息,赶紧告辞而去。

卯(一九六三)年春节,李猷前往临沂街岁。感觉中一向喜欢年节热闹的心畬,好心事重重。询问之下才知道,眼见厚厚的《灵光集》手稿,一时难以付;恐怕要永久度藏箱篋,不见天日。

这部书,不知有多少遗民的用心,溥心畬自己自壮至老不断地经营、增补,但,如今面临的却是难测的未来。此外,他遗憾未能得到高振霄翰林作。

见到心畬前所未有的沮丧神情,李猷安慰他说,不妨等春暖花开的时候,一起暇,细心校正,商议付之事不迟。

心畬虽是默然首肯,脸上仍有挥不去的霾。李猷家后细此事,心中浮起一种不祥的感。

正月初四,李墨云生日,因墨云曾自言前身为观世音侍者,心畬为作《观世音圣》,祥云缭绕,观世音神情端凝,袂飘,所为游丝法,功力也无逊于往昔。款:“卯正月初四日,夫人李墨云生日,敬绘观世音圣。溥儒”。

正月廿七日,经过两年多整理出来的《华林云叶》手写本,已经大功告成,他特别在册尾写明完成日期。十一天后的农历二月初八,一百八十余言的短也已书就:

“……能娱吾之情者,莫物也;乐之而役于物,斯玩物而丧志!故乐其所遇者,则必书之于编,表异而其,古之人皆然。余既耽籍而乐山林,居海滨,忆所知者记之,暇日观纳,不犹愈于博塞而游者乎

①《华林云叶》册首。

卯春二月八日 西山 士溥儒书于 玉堂”<sup>①</sup>。

此外,他数年前病中所书《 玉堂联文》和所集唐诗,也重新校对中。一时间,他生平的著 与创作,仿佛都在挑选和储存,显示出既忙 又欣喜收获的富足丰盛。

联文自 ,作于一九六〇年农历七月朔。 的首段,说到自幼习书的甘苦,及至 一詹段,想要更上 楼时,却 步维艰。他 容 种 步难行的学习高原期:“……既而稍解点画、顿挫、使转之法,则有若掣肘扼腕不复进。长而求其气骨 势,则复掣肘扼腕,不进如昔日。隐居西山, 求之,虽心知意会,终不能至,甚 ! 斯道之难成也。”<sup>②</sup>

②《 玉堂联文》卷首。

由于书道难成,也许是他意识中特别重视书法,绘画其次的原因。

他所以作《 玉堂联文》,即在应 门求书者之请,随时写对联之用。联文分五言、七言,其中也有回文联,正反读来一样 畅隽永。

心畬渐感不适之初,延请中医诊治。中医开方进补,不意病情反增,历三月十九日,忽然发现右耳下面起了一个 瘤,不久耳朵听不见声音,心悸、倦怠也随之加 。中医依“癭瘤”医治,依然没有起色。原本不太相信西医的他,在好友西医陆芳耕的劝说下,于二十三日到中心诊所作心电图检查。当陆医师建议心畬进一步作切片检查,以便请耳 喉科医师彻底治疗,心畬怕痛而拒绝;只好继 就中医治疗。

此际,紧 密 罗《华林云叶》出版外,他也抱病到北投汤谷小憩一番。

滢漾汤 水,缘 路转深,鸛巢低野岸,蚁垤上高林。云暗朱楼瓦,花明翠馆金,莫听归凤 ,歌舞片时心。

——《 卯春汤谷闲步》<sup>③</sup>

③《南游集》卷二页四三。

四月,台 《中奏日报》记者在临沂街访问心畬时,有位中医师正在为他诊治。墨云解释这是新请的一位,原来 位医师,把他补得太猛,才把脸补出 。

心畬面带欣悦地表示,抱病新著《华林云叶》即将问世。为了显示他还很健 ,当着记者挥毫画了一 山水,又取月 焦一番。这 简短的

报导,引起好友们更多的关怀。

五月下,病情有日益严重的趋势,陆医师会同中心诊所多位名医会诊,断为胰腺癌。家人对告知或不告知心畬,意见不一,孝华则坚持不要告知,使他乐观地完成人生最后的途程。在李猷、万公等劝说下,于五月廿九日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钴六十放射治疗。

这种疗法,反应强烈。他心平气和时,可以用笔为打契与照顾他的护士速写,不但画得敏捷,而且神态毕肖,探病的友人笑他出院后,可以教笔画维生,他反悲观起来:

“我的病,始终不见大好,似乎时好时坏;真不知何时才可以出医院呢。”

谈到教画,他又现出一丝渴望:

“出院以后,我不会教笔画的,因为我一生研究的都是中国文化,我愿意中国文化能有光辉灿烂的一天。”

王壮为、黄君璧和画家陈子和到荣总探病的时候,带着新刻“古得修绶”、“吟诗秋叶黄”两方印章的拓本给心畬。这是几个月前心畬人以三尺墨梅为润笔,求壮为刻的两句杜诗闲章。由于是一椭圆、一长方的小印,使壮为费一番斟酌才下刀的,想不到却在病榻上拿给他看。心畬一起看了一会儿,又躺下从一边拿起再看,似乎相当欣感激,王氏也了心。

一向食量惊人的心畬,在钴六十放射治疗期间,食欲不振,有时心情也很装躁。他常对照顾他的家人和门生发牢骚:

“我本来没有病,你们把我弄来,现在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了。”

离开溥家,在基督教三育书院读书的溥毓岐,这时也接到墨云通知,前来医院探视。在医院中,如果他来不及赶回学校宿舍,就睡在心畬病房的沙发上,墨云打地铺。

不时陪侍父亲的孝华,正以高血压及心脏病,成为长期病人,稍微用一下人事关系,他就可以长期进住荣总的病房。每天陪侍心畬一阵之后,便回自己的病房休养。

划中为时七天的钴六十治疗,施行到五六次——一千六百单位后,

在院中好不容易按捺了十八九天的心畬，吵着要回家，家人和医生无法，只好任其出院。

回临沂街后，改请 姓中医治疗。擦药之外，须以蚂蚱（蚱蜢）作为内服药的引子；到野地捉蚂蚱的工作，就 到不时 家探亲的毓岐身上。

端午，心畬照例画 馘 。

俗语：“狗 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但这 色画中，专司捉鬼辟邪的 进士，却异于往常所画的须 如戟，持剑除妖的威猛 象。居然是背负一只小猴，小猴仅露猴头和一只猴爪。在一只恶犬的 吠穷追之下，状至畏缩的 馘 荒而逃。款 ：

负得胡孙背似鲐，幞头著 剑锋摧，劝君但养金铃犬，尚可当关守夜来。

卯端午写 进士 心畬并

心畬一生所画 馘无数；捉鬼、诛妖、醉态可掬地接受妖 献酒或被众鬼戏弄。在杭州，心畬笔下的 馘，变得十分平民化； 单车赶鬼，或成为自 上 单车直冲而下的特 演员，也可能是肩负农 归田的退隐进士。 馘和 ，一向是心畬自我期许、自我嘲 、自我隐喻的 。如今时衰 蹇，“幞头著 剑锋摧”的 进士， 然被狗追得 荒逃 。

《夏游野 》，下注“海滨名野 ，多 ”五律，是心畬诗集中，最末一首纪游诗：

野 日，巉岩气郁斫，远空山入海，高岸 如云。天柱何年坼？墨躔此地分，嵯峒断舟楫，沙沔自为群。<sup>①</sup>

《清平乐·青门渡》和《北新水令·探梅》两首 ，虽无年款，因列于钞最后，推测为末期作品；一片江山家国的情怀，道尽此际心绪：

青门津渡， 断衡 路，水面秋声云 处，不见故乡烟树。  
年华，茫茫浩浩平沙，万里江山家国，不 回首天涯。<sup>②</sup>

①《南游集》卷二页四三。

②《凝碧余音》页二一。

微香红 小梅 ,又东 ,早春初到。 啼芳树苑,人 杨桥;  
浑不似,故乡好。<sup>①</sup>

在中药、偏方的维护下,心畬病情时好时差,但他自己似 乐观。每天  
早 轮椅由家人推到植物园,看田田荷叶、待 的菡萏, 吸新鲜的空  
气。

这时节,凌波和乐蒂饰演的《梁山伯与 英台》,正在 映,大街小  
,传出一片黄梅调。着迷于戏 和电影的溥心畬,也 罗要去看;家人只  
好小心照顾他到电影院观 ,让孤独寂 的心境,随影片中的传 色彩和  
凄 的旋律激荡一番。<sup>②</sup>

①《凝碧余音》页二一。

②一九六三年心畬发病到逝世,综据下列资料:

(1)《旧王孙溥心畬》页二八《西山 士的几段 事》,万公撰。

(2)《旧王孙溥心畬》页四五《忆旧王孙》,王壮为撰。

(3)《旧王孙溥心畬》页五二《溥心畬先生玉堂诗》,李猷撰。

(4)《旧王孙溥心畬》页八九《溥心畬的晚年生活》,杜云之撰。

(5)《旧王孙溥心畬》页一一八《中国文人画最后的一笔》,弃子撰。

(6)《画余随笔》页一〇〇《溥心畬传稿》,容天圻撰。

(7)香 《大成》期一二三页二一《恩师溥心畬先生逝世廿年》,萧一苇撰。

(8)《名家墨翰》期不详,页五〇《我的艺术生涯》,江 申撰。

(9)安和、溥毓岐 。

## 第肆拾叁章

## 心死惟余忠孝在

农历六月，正是盛夏，住台中的安和接到溥孝华电话，表示心畬很想见，当即乘车北上。

看到安和，心畬大为高兴，说：“咱们明天吃饺子去。”

进入碧潭南岸的饺子馆，八心畬书画，悬在壁间，老依旧样殷勤地招待，只是面对可和热腾腾的饺子，心畬食欲不振，吃到中，也咽困难。过了不久，便停伏在上。安和等一时也慌了手脚，赶紧搀扶着离开，乘车回玉堂。所幸稍事休息，就安稳下来。问到近日病情，心畬拈笔画无根孤，款：

密叶排，繁隐日星。

卯夏六月，门下女生安和省余，喜作此与之。

心畬

随后又命人打开木箱；其中一箱滴着未着色或未款的绘画，另一箱除法书、著作之外，还珍藏着舍不得用的古代文房四宝。他翻出几本得意的画册，摊在榻榻米上欣赏。拣出一本尚未染色的《杜甫诗意》十六开册页，给安和，命带回去好好学习。

还想找出来台后重录的《臣》，编入文集，一时翻检不到，只得暂时作罢。

见到心畬一乐观的样子,安和才比较心地回到台中。

从荣总家,接受中医治疗,心畬一方面告家人,说他身正在复原,一面不分日夜地工作。

一些未完成或尚未染色的画作,先后绘制完成。许多深藏着的合意之作,取出来诗款。他笔迅速,诗从前一样敏捷,百余书画,一一遍。只是有些创作年代记不清楚的,只好署为卯(一九五三)年,农历四月或五月。

接着手抄诗和文集。

心畬手写诗集时,台广文书版的《华林云叶》已近完成,心畬感欣慰,工作也就愈加起。更令他欣喜的,因射治疗而的头发,慢慢再长出。他以为是擦中医药膏焦效的征;但也有朋友暗中担心,会不会因钴六十治疗半途而废,癌细胞重新活跃之故

中元节的前一日,江申前往临沂街探病。这天,玉堂出的安静,伏在案上的心畬,肱而,不知困倦或病不适。默立良久之后,心畬问道是谁,申自报姓名,心畬说:

“先去外面把门关上。”

又说:

“我右首屈里有一手卷,在榻榻米上好好看看。”

四尺多长的山水卷,树木、屋宇和人物,写得十分精细。坡、山,似不经意地以淡墨横,却笔笔交代得恰到好处。淡的色彩,显得润泽而凝实。江申几乎把全卷默记在心,心畬却要他看得更仔细一些。最后心畬问:

“你看这画染了几遍”

申以为三遍,心畬正色告他:

“一共十遍,你的画只匆匆地染了一两遍,颜色都浮在面上,所以山泽稿,毫无生气!”

不意,心畬却在缠绵病榻的时候,为他上了重要的一课。心畬知道申对古诗有基础,就把自录《唐五律佳句选》交他带回校对。

农历七月廿四日是心畬六十八岁生日,前些日子,照例由萧一苇发拜

寿帖子,心畬虽在病中,似乎也拣出了一些先前作的联、画小品,准备作为还礼之用。看到心畬病中忙 ,萧一苇心中难过,心畬反安慰他,表示自己这点病,并不严重。使萧一苇更觉不安的,是廿四日之前,他自己也病了,无法登门主持寿礼。

更糟的是,日台 来袭,当万公 着 骤 到达 玉堂,与往年生日 客盈百的盛况,完全不同。家人之外,李猷、方 五加上他,仅有三位外客,凄清之感不言而喻。

外叫一 酒席,诸人围 榻榻米上,吃起寿酒。外面 怒 , 打在玻上,一阵阵沙沙作响。偶尔 杂几声 中凄厉的猿啼。真可谓食不知味。心畬病情,这时由耳下 瘤蔓延到 部和腮部,言语失声, 咽食物困难,只能稍微 些流质食物。席间心畬 出三个指头,大家会意,指在座仅三位嘉宾。

中秋 天,萧一苇病已稍愈,由 子扶往 玉堂向心畬 节,心畬面色灰白,言语依旧不清,墨云告 一苇:“你老师前些时,听说你病了,他还说没法帮助你咧!”

一苇听了,热泪夺眶欲出。

言语越来越困难的心畬,到了秋天这个多愁多感的季节,仍不禁写 抒怀:

霜满碧江头,无限清秋,片时难 几多愁。苦忆圣 明月色,水殿 舟。 容易弃金瓯, 荡神州,不 重上酒家楼。 碎山河观不尽,浩浩东流。

——《 沙·秋怀》<sup>①</sup>

①《凝碧余音》页二八。

水殿 舟的“圣 ”,指的应是颐和园的昆明 ;心畬对故乡、故国的念,真是永无止息。

心畬生日前,受托为他校对《灵光集》的李猷,前往探病。心畬含泪告他:“病中无俚,望能多来谈谈,以解疾苦。”

从此,李猷每隔数日,必来 玉堂 。陪他解闷,帮他校对文稿。

秋节过后,诗 手写本均已告成,心畬怕家人盖印盖不适当,示意李猷

为他自署 玉堂诗集、集名下用印。李猷为钤“溥儒”、“旧王孙”二印，又在 集册尾钤“溥儒”、“巢客”、“晚云如髻”，及“乾 一腐儒”四印。

病中，乃至近年， 玉堂访客渐稀，原因很多；画室移至仁爱路、几次出行，以及唯恐心畬病中 要静养，都是主要原因。

谈到心畬病中的孤寂，万公 说：

“后来病情日益沉重，痛苦得不能安 睡，但他犹强自 定，竭力不发出呻吟之声。在 一段痛苦的时间，我看他有着燕韩的心理，一面希望朋友常去看他，藉以调剂病中 一种冷清忧郁的气氛，一面又不愿朋友看到他的痛苦神情。”

万公 指出，朋友们的心情，何 不同样燕韩；一方面觉得见面机会不多，应 常看望他，一方面又感见面无言可以安慰他，反而怕去见他。

墨云则抱怨，心畬停止作画后，降低了收入。受不住唠 叨的心畬，只好说出在李猷和方 五处，各有些平日卖字卖画的存款，于是写条 人往取。

李猷很快地把心畬存在他处的积蓄结算清楚， 到 玉堂。方 五却不似以往 款时 给他百元的大钞，而是两沓十元 币；心畬心知这位好友可能有困难之处。又听说存在方 五处的私蓄， 但用罄，且已透 ；以后也就未再提起。而为毓岐读书用的一万元本息，也不了了之。

大 生日前后，心畬见中医无效，只好同意家人朋友建议，再改就西医；但既不能重作 射 治疗，也只好以补契、 浆和 AF2 的药剂， 轻病苦，维持生命。其后两腮洞 穿，无法入睡，只好为他定制一 靠椅和斜 板，日夜依 靠，倦极时便伏在斜 板上睡觉。

这期间， 玉堂气氛 为诡异；孝华和墨云，互相留意对方的 静，可能是为了心畬 些数量庞大的艺术作品。十月廿九日，万公 收到心畬一 便条；可能手 作不再 往日 样灵活，有些字简直难以辨认：

“请章伯伯转达万先生，关于印诗事，须要再取回校对一次，以免万一有 一字。声带不受浮 压迫，即能渐渐 复音响。”

公 从最后二句，知道心畬对自己病情，乐观而充满了求生欲。也知道，他对不久前出版的《华林云叶》，印刷、滴址满意之余，更惦记着诗集的印校问 题。

然而，不知何故，万公 回忆中的付排诗集，始终未见问世。而是在心畬辞世一年后，由孝华就心畬手写本，影版为《 玉堂诗集》，及附有《

玉堂联文》的《凝碧余音》。二书一律精印、线滴，称 。三十年后，又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溥心畬先生诗文集》上下册，及《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精滴巨册。

十一月初，咏香和雋甫来省视。见到心畬孤独地靠在椅上，稿的容颜，出一丝苦笑。但不能言，据说连阶也无法咽。记得农历新年，咏香夫妇前来岁，心畬虽已抱恙，面犹敷粉，笑容可掬地亲他与墨云的合照相，并诵除诗作给他们听：

“心死惟余忠孝在，夜深说与鬼神听。”

不意转眼间，已病入膏肓，真是云难测。

咏香见里间无人，知道墨云并不在家，婉转劝慰心畬好好静养；许多友人，对他近年新画，抱着期望；心畬轻轻地颌首。

咏香叮咛心畬：首先，要注意健康和安全；他烟不离和毫无节制的食欲之外，着也分不清暖；眼中的心畬，太缺乏照顾。先前数年心畬每日去家早餐和画画，有时单车前往。一次，为了让路给人，自己却跌入小排水沟内，幸亏只是轻。

其次，和刘河北都劝心畬信奉天主教。心畬知道咏香和雋甫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书联：“上帝临汝，无贰尔心。”他听说河北要进比利时修会，信中不但有咏香联中同样的福，并告毓岐病时，咏香为之，有效。

但据毓岐表示：“上帝临汝，无贰尔心”，给基督徒虽很贴切，但语出《诗经》，并《圣经》。毓岐说：“我发现《诗经》里，共有卅九处讲到上帝，次数不可谓少。”毓岐并抄录醒在杂志上，人参考。

身为基督徒的毓岐，很客观地分析心畬的宗教想：

“我的义父溥心畬先生，一生崇奉孔子，且以儒者自居。偶尔谈论起佛学来，似乎也知道得不少。可是对于基督教，则敬而远之。”

对于心畬乾纲不振，以致生活孤苦潦，深知墨云身世情的咏香，几次心直快地出主意，励心畬振作；结果惹得烦恼上身。

默默相对中，心畬似乎也觉到咏香的感触，伏案写《古谣》一首：

茕茕白，东西顾；不如新，人不如故。

第肆拾肆章  
绝响

十一月十一日,江申又到达心畬面前,见他昏昏沉沉,觉得这位旧王孙,真的要离开他所处的世界了。他未了的心愿,是他毕生心畬的著作,能不能受到正视,成为中国文化的细流。心畬以书不成字的笔迹,问申校对《唐五律佳句选》的事。

心畬自幼喜爱唐诗,他绘画唐人诗意的作品,无其数;从他病中向王壮为刻的印章,是两方杜甫五言诗句,就可看出他对唐诗的深爱。所以虽然病,心中仍在挂念。

十一月十五六日,毓岐有事进入内室,孝华陪侍。心畬默念有人给他的咒语,三日可以念完。毓岐回房时,见孝华面带泪,手持一条,上书:“二木箱书画遗汝。”前面未写受者,后者没有名款。孝华哽咽表示,是心畬写给他的。

次日,又有一条:

“我有愧;命明归来完婚。”

“我有愧”,语意不明,众人猜想可能是至今未为孝华完婚,生育子嗣,恐怕愧对祖先的意。

十七日(星期日)上午九时,当萧一苇和一位友人正匆忙前往临沂街时,遇到诗人弃子。

弃子曾对心畬些日常生活表现,如出门不识回家路、购物不知付钱

等,认为是历尽沧桑,饱经忧患后的一种“自苟”、“自晦”方式,推测可能是老庄哲学与晋文人思想的一种糅合。弃子指心畬的滴痴作呆,乃“英雄闭人”的策略。

一苇等告弃子心畬病重,已经进入弥留状态,问他要不要同往探视。弃子说,他早已知道;但打定主意要“疾不问,死不吊”。二人听了,有些恍然地离去。

弃子的想法是,一个人如果已经病得无望了,死了也许是更好的解脱。至于死不吊,弃子似乎也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但并未透露。

氏也谈过:心畬出身贵胄,声色犬马乃至歌舞,样样道地,却一切避谈,以“经师”自居。有人想请教“理学”时,他又津津乐道于武侠电影了。玩世不恭的态度,令人啼笑皆非。

心畬一向被视为文人画家;对于中国文人画,弃子有其较严格的标准:作者必须先读书读得多,理解深,又有高超的绘画功力才行。

弃子以此标准衡量心畬:

“依此定义,恐怕及的代不数人,溥心畬当然是此中佼佼。不过时代演进,从今以后,再不会产生溥心畬这样的读书人。而作为一个现代的文人,如他能画,也一定不同于溥心畬的一种。”

因此,心畬若死,他将为心畬在画史上的定位是:

“中国文人画最后的一笔。”

安和夫妇收到限时信,知道心畬病重,连夜北上。骨瘦如柴的心畬意识已不太清明,安和握着他的手叫他,心畬渐渐络转,示意要一笔,颤抖着写:

“千里省师病,古无今有之,他时病愈……”

写到这里,似已不省,搁笔沉沉睡去。安和想不到这是跟老师最后的一面。

当夜十一时半,病情转危,陆芳耕医师带着氧气和医护人员应邀而至。

三日前,家人亲友劝心畬住院医治,劝得心烦时,心畬曾手书“不去医院”四字;唯此时已顾不得许多,立即往中心诊所。

十一月十八日(农历十月三日)凌晨三时四十分左右,这位仿佛是生长在另一遥远世代的旧王孙,悄然离开尘世。

“中国文人画最后的一笔”,遂成绝响。

## 后 记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八日(农历十月十三日),溥心畬葬于 明山之南原( 明山第一公墓 )。

心畬临终有三愿:

其一是,托付有江西才子之称的彭醇士撰写 表。填明其家世、生平、人品、学术 想和造诣。

醇士来台后定居台中。诗书画和古文造诣,均为心畬激 称赞。与陈含光、溥心畬声气相求,时相切磋。

醇士论心畬艺术:

“君则以六法与兄 蜚声南北。 画绵密细丽,于 波为近。君刻意马夏,而高 过之,尤为人士所称。至于 咏之 ,书法超绝,当代一人而已。”

论文章与考据:

“其稿往可征,属 必 ,婉而成章, 乎有文,如江都陈含光先生、满洲溥君心畬无惭作者;今 往 , 不痛哉!”<sup>①</sup>

其二,心畬遗所作书画文稿两木箱与孝华,是希望其 想和心 结晶,能流传后世。孝华受命之后,即以封条严封木箱。丧事 理完毕,以其中数 字、画,酬谢主持析产之亲友。因 玉堂产权归墨云和孝华共有,故

<sup>①</sup>《旧王孙溥心畬》页一三三《溥心畬先生 表》,彭醇士撰。

又以数件遗作交换墨云的一半产权。

章宗 已另娶,墨云后来改 心畬的旧友唐君武。

心畬最后的愿望是, 明学成归国,与孝华完婚,使宗祧得以绵延。一九六五年,距心畬逝世一年半的五月十五日, 明自意大利 国,六月初与孝华结婚。

同年十二月,孝华因病停役,两人从事书画创作及 术教职。

明以在意大利积存的 学金,在新北投温 路山上购置一平房。北投温 之乡,是心畬晚年乐游之地;厅内, 奉心畬灵位,每日 奉鲜花果; 前,可以 望心畬长眠之地。

宅中又创办明华艺苑,开班授徒,由孝华、 明分别教授书、画。

心畬画中,较少作时滴仕女,但 明画册中有一 署他字款的,长垂肩的《 明闲居图》。

回国家居后的 明,则以所习油画 法,为心畬画等身遗 。身着长 ,两手交握 前,慈和的笑容, 能掌握心畬生前的神韵,当是 明心目中永恒的恩师与慈父。

一九七九年六月,孝华中 ,长期住荣民总医院疗养。明教学之余,每日 无阻,到医院陪 孝华。另一方面, 请门生帮忙购买水泥、 。暗里雇工在室内加筑密室,收藏心畬书画。对外绝 不谈心畬遗作。有探询者,也称绝对没有。

一九八六年七月中 ,荣总护理长接到一位青年 来署名 明的字条, 谓:因不慎跌足部,暂时无法来医院,拜托护理长多照顾孝华。

七八天后,艺苑学生前往上课,却失去 明之踪影。报警遍



明绘心畬遗 ( 平提 )

寻之下,终于在住宅后门土洞中发现 的尸 。 虽遇 ,但心畬书画并无所失,推测受 现场,可能在客厅内。时至今日,当日侦办此案的警分 ,已人事全 ,惟案情仍陷胶着。

明遇 三年后,荣总请孝华出院,义弟毓岐把他接回家中疗养和照顾,在距住所一墙之隔的医院继 诊治。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五日,孝华病逝于医院,享年六十六岁。婚后无所出。

明逝世后,移存在信托公司的两箱心畬遗作,由亲友所组成的八人小组清点后,公决分成三份,分别交台 故宫博物院、台 历史博物馆和明、孝华曾任教的中国文化大学托管。

一九五八年冬天,心畬旅泰两个月后,转往中国香 演讲、 行画展。在 谷活 的资 ,除心畬数首诗 ,余则一片空白。

一九九七年七月五日,我突然接到九十一岁老人陈昌 先生的电话,表示心畬游 谷时,他受命接待心畬,安排画展事宜。

经过两次电话长谈,一次北上当面请益,适时补充了心畬在泰活 的第一手资 。惟仅隔二十多天的八月廿七日,昌 老人与我通过电话数小时后,却因肠疾,遽然病逝于医院。使我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 惘。

撰稿期间,曾抱病前往承德,发表有关心畬文学 想的论文,并向与会的清室后裔艺文前辈,请教满清王室的礼俗和心畬的轶闻 事。随后转往北京,参加恭王府座谈会,发表心畬南游及居台的生活与创作方面的论文。有机会向溥氏家族及他在北京的入室弟子,访求心畬居住在北京时的生活和教学状况。询问其独女韬华自杭州北 后的下 , 访心畬亡母停灵的广化寺……希望这部传记,能翔实地反映出这位旧王孙的生命轨迹。

《溥心畬传》,自筹划至完稿,为时 八年期间, 云全程参与其中。从 论内容的结构,资 的取舍,以至提出修改的意见。《溥心畬传》,我其他作品一样,是我们两人的心 结晶。

## 重要参考书目

一、为便于在年谱各条,加注资料出处,兹开列主要参考书目,及其简称于后:

- |                   |           |                                 |
|-------------------|-----------|---------------------------------|
| 王孙·士——溥心畬         | 台 雄狮图书公司  | 简称《王孙》                          |
| 中国近代史(上、中、下)      | 台 大中国图书公司 | 简称《近代史》册上<br>《近代史》册中<br>《近代史》册下 |
| 中国近代名家书画——溥心畬     | 天津人民 术出版社 |                                 |
| 书法研究(研究报告、展纳专澜)汇编 | 台 锦绣出版社   | 简称《名家》                          |
| 国泰 术馆选集(九)        | 台 省立 术馆   | 简称《书法》                          |
| 清鉴(下)             | 台 国泰 术馆   | 简称《国泰》                          |
| 玉堂画集              | 启明书       | 简称《清鉴》卷下                        |
| 渡海三家收藏特展          | 台 中奏书     | 简称《画集》                          |
| 溥心畬先生书画特展目录       | 台 历史博物馆   | 简称《三家》                          |
| 溥心畬先生书画遗集(上、下)    | 台 故宫博物院   | 简称《特展》                          |
|                   | 台 商务印书馆   | 简称《遗集》卷上<br>《遗集》卷下              |
| 溥心畬先生墨宝           | 台 真 出版社   | 简称《墨宝》                          |
| 溥心畬先生诗文集          | 台 故宫博物院   |                                 |
| 上集:               |           |                                 |
| 西山集               |           | 简称《西山》                          |
| 西山集(卷一)           |           | 简称《西山》卷一                        |
| 南游集               |           | 简称《南游》                          |
| 南游集(卷二)           |           | 简称《南游》卷二                        |

- |                        |           |            |
|------------------------|-----------|------------|
| 凝碧余音                   |           | 简称《余音》     |
| 凝碧余音                   |           | 简称《余音》     |
| 玉堂文集(卷上)               |           | 简称《文集》卷上   |
| 玉堂文集(卷下)               |           | 简称《文集》卷下   |
| 下集:                    |           |            |
| 玉堂联文                   |           | 简称《联文》     |
| 华林云叶(卷上)               |           | 简称《华林》卷上   |
| 华林云叶(卷下)               |           | 简称《华林》卷下   |
| 溥心畬先生年谱                |           | 简称《附谱》     |
| 溥心畬书画文物图录              | 台 故宫博物院   | 简称《图录》     |
| 溥心畬书画全集(共四册)           | 球出版社      | 简称《乾隆山水》   |
|                        | 乾隆图书公司发行  | 《乾隆花》      |
|                        |           | 《乾隆人物》     |
|                        |           | 《乾隆书法》     |
| 溥心畬书画集(上、下)            | 故宫博物院(北京) |            |
|                        | 禁城出版社(北京) | 简称《北京故宫》卷上 |
|                        |           | 《北京故宫》卷下   |
| 溥心畬画集                  | 台 历史博物馆   | 简称《史博画》    |
| 溥心畬绘画艺术之研究             |           | 简称《画研究》    |
| (研究报告、展纳专澜)汇编          |           |            |
| 旧王孙溥心畬                 | 台 出版社     | 简称《旧王孙》    |
| 溥心畬自传与自                |           |            |
| 《溥心畬自传》见《溥心畬先生哀 录》卷首   |           | 简称《自传》     |
| 《溥心畬学历自 》原稿见《旧王孙溥心畬》册首 |           | 简称《学历自 》   |
| 《溥心畬先生自 》见《旧王孙溥心畬》页一二六 |           | 简称《自 》笔录   |

二、直接或间接访问溥心畬亲族、友人及学生,有录音、信函或笔记可据者,统称之为“访谈”。

## 溥心畬年谱

**体例述要：**溥心畬年谱，主要以干纪年，以农历纪月、日。年谱中所引用的其他资料，能判明采农历纪月日者，以“农历”二字注明。无法判明或采西历者，均不另加注。

### 一八九六 光绪二二年 丙申 一岁

● 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溥儒诞生于北京恭亲王府。因与咸丰皇帝忌日同，故改生日为七月二十四日。姓爱新觉罗，祖父奕訢，为道光皇帝第六子，封恭亲王。父载滢，为奕訢次子，过继八叔奕诰为嗣，袭贝勒。长兄溥伟，为载滢元配福晋赫舍里氏所生，过继给已故长伯父载澂为后，后袭恭亲王爵位。

● 生母项氏，广东南海人，属广东驻防旗。载滢有六位侧室，项氏居首，称“大太太”。

● 出生第三日，光绪皇帝赐名为“溥儒”。心畬是字（因心畬广为人知，为方便起见，本书多以溥心畬称之）。按，清宗室姓氏之说，相当复杂。有些说法是，除实质上保有“爱新觉罗”之姓外，受汉人影响，简化姓名，以辈分为

姓；如奕訢、奕诰，至溥字辈，便以溥为姓，如溥伟、溥儒。自溥儒始，其后裔以“溥”字为姓，如长子溥毓岿、次子溥毓岑。五个月大时，光绪皇帝赐以一品顶戴，由祖父抱入朝中谢恩。（以上据《附谱》、《旧王孙》页二八，王大钰文。）

### 一八九七 光绪二三年 丁酉 二岁

### 一八九八 光绪二四年 戊戌 三岁

● 农历四月初十日，祖父奕訢病逝，享年六十七岁，赐谥“忠”字。“世袭罔替”的恭亲王爵位，由过继载澂的溥伟承袭。奕訢丧事之后，溥心畬由父兄携往颐和园排云殿谢恩，光绪皇帝赐以金帛，面谕：“汝名儒；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据奕訢年表《旧王孙》页二八，王大钰文。）

● 农历八月六日，光绪皇帝与新党发政变失败，慈禧太后复行垂帘听政，囚帝于瀛台。（据《清鉴》卷下页八三八。）

### 一八九九 光绪二五年 己亥 四岁

● 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书，

并学习书法。

● 弟溥佑生；依法，国殇或守父母丧期间妊娠所生子女，礼，不得报宗人府，享受皇族封赐。遂将溥佑过继给饶余敏亲王为后。（据《附谱》。）

一九〇〇 光绪二六年 庚子 五岁

● 农历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为与联军议和，乃以数位大臣及皇族为代罪羔羊。戴滢亦在惩处之列；判交宗人府圈禁。（据《附谱》；《清鉴》卷下页八六八。）

一九〇一 光绪二七年 辛丑 六岁

● 进府中私塾读书，塾师为宛平县名士陈应荣，从《论语》《孟子》读起。以十六七岁前读完十三经为目标。

一九〇二 光绪二八年 壬寅 七岁

● 始学诗，由五言、律诗学起。古、三百之外，最喜欢读唐诗、仿唐诗。（据《自传》；《旧王孙》页二八，王大钰文《自》笔录。）

一九〇三 光绪二九年 癸卯 八岁

● 农历十月初十日，慈禧寿诞日，溥心畲随家人至颐和园，慈禧将心畲抱置上，命其作联。其时心畲学作七言绝句，随吟五言联寿，慈禧喜称为“本朝神童”，文房四宝。（据《旧王孙》页六四，薛山文。）

一九〇四 光绪三〇年 甲辰 九岁

● 学作律诗及古诗。（据《附谱》。）

一九〇五 光绪三一年 乙巳 十岁

● 学作七言诗，习太极拳，并依宗室子弟文武合一教育规定，练习马射箭，学习满文。

● 农历七月二十四日生日天，见慈禧太后于颐和园之乐寿堂，赋《万寿山诗》，慈禧喜赐金银珠宝等四盘。（据《旧王孙》页十四，目文；《华林》卷上页十六；《附谱》。）

一九〇六 光绪三二年 丙午 十一岁

● 始作论文。

● 弟溥生；因溥佑未入宗谱，故以溥为行三，人称“三”，其后溥佑归宗时，人称“大三”以资别。（据《附谱》《自传》及“访谈”。）

一九〇七 光绪三三年 丁未 十二岁

● 学书已由篆隶、北碑、右军楷行草，进而练悬大字，并家藏晋唐元名迹，力和提笔法。（据《自传》。）

一九〇八 光绪三四年 戊申 十三岁

● 传说入宫甄选皇帝未中选；按此说不确。心畲后告其弟子，他系庶出，不候选资。（“访谈”。）

● 读书于恭王府后萃锦园中，偶观《子不语》书，师责赋诗，好则不，赋罢师喜而不。

● 作《之武退师论》《随园子不语》诗，为宗室子弟所“文社”改，获丰。（据《自传》。）

● 农历十月十八至二十一日间，光绪皇帝驾崩，享年三十九岁。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年仅三岁，为宣统皇帝。

● 农历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病逝。（据《清鉴》卷下页九二八。）

一九〇九 宣统元年 己酉 十四岁

● 父载滢病逝,由母项氏抚育溥儒、溥兄弟二人。

● 由 、子 二位名士教导溥伟和心畲,督导 严。(《附谱》。)

#### 一九一〇 宣统二年 庚戌 十五岁

● 为练 射,征求良马。适哈密王来朝,部属骠 ,欲献西陲良马给恭王府。心畲在戟门外试 ,一时控制不住,为安全 ,骠 定明年再献。(据《自传》;《文集》卷上页八二。)

● 正式学习书法,由颜 入手,兼及篆隶文等。

● 农历九月十五日,入贵胄法政学堂。(据《学历自》;按《旧王孙溥心畲》卷首,附《学历自》原稿。其中误宣统二年为“三年”,误宣统三年(辛亥)为宣统“四年”,在此予以址正。)

#### 一九一一 宣统三年 辛亥 十六岁

● 春,得哈密国骠 所献宝马,心畲已能驾驭自如。辛亥革命后,清室逊位,心畲乃将马归还骠 。(《文集》卷上页八二。)

● 由于革命势力高涨,清廷召 世凯组阁,对抗革命党,导致 氏专权。溥伟与载涛、载泽、铁良等朝中亲贵,组“宗社党”,以陕甘总督多罗特升允为外应,并 结德、日等国势力,对抗 世凯和革命党。

● 秋, 世凯为威吓宗社党首要,派兵夜围恭王府戟门,在护卫拥 下,溥伟奉嫡母逃往山东青岛,借重德国势力,继 活 。项夫人偕心畲、溥 逃往北京城北清河县二旗村,投故吏家避难。

● 农历十一月,宣统逊位诏下,贵胄法政学堂先后并入清河大学、北京市内法政大学,心畲自 入法政大学就读。(据《清鉴》卷下页一〇〇〇;《溥仪自传》;《学历自》;《溥伟传》。)

● 项夫人亲授心畲春秋三传,督促习字。暇时并教二子习农事。(据所撰《慈训纂证》;《自》笔录。)

#### 一九一二 民国元年 壬子 十七岁

● 一月,中华民国建立。 住二旗村,由母亲授经。

● 离二旗村避暑马 山戒坛寺奕沂与载滢经营居住过的“牡丹院”。

● 识前来朝山的天目山能和上人,并与寺中 海 师同游,为 师写经及千字文。

● 戒坛寺中多千年 ,心畲一面观写,一面从家藏古画 临写。(上据《华林》卷上;《北京故宫》图三一五。)

#### 一九一二 民国二年 癸丑 十八岁

● 本年起诗咏渐多,古 学汉 六朝,近则师唐人。

● 与前来朝山的 南墅山密印寺住持海印上人交游 酬,建立深厚友谊。其书法也受到海印影响。

● 北京法政大学毕业,赴青岛,省嫡母于汇 山,并于礼贤书院习德文。(上综据《学历自》《华林》《西山》《西山》卷一等工作。)

#### 一九一四 民国三年 甲寅 十九岁

● 依《学历自》:“因德国亨利亲王之介(亨利亲王为德皇威 二世之弟,时为海

军大臣)游历德国,考入 林大学,时余年十九岁,为甲 年。”

● 心畬曾 留德并得 博士学位,至今仍为悬案。

一九一五 民国四年 乙卯 二十岁

● 画《舟上 鱼图》扇,给高振霄编修。(《名家》文字部页一。)

● 赋《塞下 》,署年“乙卯”。(《西山》页一。)

一九一六 民国五年 丙辰 二十一岁

● 元旦,作白《大士 》轴。(《名家》画页一。)

一九一七 民国六年 丁巳 二十二岁

● 五月十三日前两江总督兼摄江 抚 勋拥逊帝溥仪复辟。旋于五月二十日,被迫退位。(《溥仪自传》。)

● 自 已自德国毕业回到青岛,五月奉嫡母命完婚,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马 山戒坛寺,携新妇拜见生母项氏。

● 子罗淑嘉(清媛),年二十一岁,为逊清陕甘总督多罗特升允之女。(《文集》卷下页二四。)

一九一八 民国七年 戊午 二十三岁

● 陈宝 太傅游戒坛寺,并 诗。

● 与弟溥 加入北京遗老诗人所组成的“ 社”。(上二条据《画研究》页六五。)

● 长女韬华生。

● 农历八月赴青岛省嫡母,转赴德国入林研究所。(据《学历自 》及《自 》笔录。)

一九一九 民国八年 己未 二十四岁

一九二〇 民国九年 庚申 二十五岁

● 九月,海印上人访戒坛寺,时年六十七岁。心畬 五律一首,与海印和诗,同载《西山集》卷一中。重九,与海印上人同登西山,赋《怀 中遗民》五律。《西山集》卷一,另收秋日与海印 和诗多首。(据《西山》卷一页七至九。)

一九二一 民国十年 辛酉 二十六岁

● 二月,海印归沅江,心畬赋诗 之。(《西山》卷一页十。)

● 作《望江南 》,下署“辛桓秋日戒台寺作”。(《余音》页一。)

一九二二 民国十一年 壬戌 二十七岁

● 《学历自 》与《自 》笔录谓,在林研究院研究三年半,获博士学位。

● 值嫡母赫舍里氏六十寿, 青岛 寿后,复归隐马 山。

一九二三 民国十二年 癸亥 二十八岁

● 夏,至北京访溥仪师傅陈宝 。按,陈颐在《怀溥心畬大师》文中忆 ,民国十二年夏,于北京陈宝 府邸 心畬。陈宝 重介 ,指心畬获德国科学博士学位, 回国不久。(《台 新闻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

● 夏,陈颐偕友人前往马 山戒坛寺造访心畬。

● 《山中岁月》《戒坛寺静 》《寄海印上人》《 景山东望》等诗,可能作于本年。(《西山》卷一页二〇至二一。)

一九二四 民国十三年 甲子 二十九岁

● 承袭恭亲王位的溥伟,将恭亲王府、萃锦园售与辅仁大学作为校舍 定地。溥心畬以年租八百元租回居住,直到民国二十七(一说

廿八)年迁居颐和园为止。(香《大成》期二五〇页十四,林熙文。)

● 农历二月二日,长姑母荣寿公主七十岁生日,心畬家迁居萃锦园,为姑母寿。寿之外,实则心畬有意在北京求发展。(《附谱》《恭亲王奕訢大传》所附年表。)

● 农历五月二十四日,长子毓焄(后更名溥孝华)生于北京。(《附谱》、溥孝华讣文)

● 秋,赋《甲子秋寄伯兄》(按,溥伟)。(《西山》页二。)

● 秋,心畬业师学泰(子 )之子季辉,访心畬于戒坛寺。季辉记忆中,心畬留德前,曾函稟学泰,惜此信遗于故乡。按,此际心畬可能因山中事情未了,往来于萃锦园和戒坛寺之间。(《台新闻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季辉文。)

● 《拟古》诗多首,推测系近年之作,其最后一首,有“没世无传闻,千年慨寥廓,言怀遗世情,心绵”,及《白发》诗中的“玉屑丹砂未易逢,霜华上鬓渐蒙茸,雕零杜老中酒,憔悴潘里容”,年华老大,恐没世无闻的心境,流露于字里行间。除为荣寿公主寿外,迁居城中,或与这种有意世的心境有关。(《西山》卷一页三〇至三七。)

● 秋,赋《陶然》七律,可能为重九登高之作。(《西山》卷一页三八。)

● 海印上人逝世于沅江。临终嘱碧诗社社友,前长沙训导刘(泽)映深)书告心畬。心畬自此与泽结为友;但,始终未得一面。民国二十四年(乙亥)泽卒,心畬为撰《清长沙训导君志铭》。按,文中“己亥”,推测为“乙

亥”之误。(《文集》卷下页二二。)

● 按,诗集中有此期作寄海印、怀海印及和海印诗多首,推测赋于海印生前,及噩耗传至北京之前。(《西山》卷一页二六至二九。)

● 十一月五日,冯玉祥下令逊帝溥仪迁离皇宫。(《溥仪自传》。)

#### 一九二五 民国十四年 乙丑 三十岁

● 二月二十三日,溥仪避入天津日本公使馆。(《溥仪自传》。)

● 春,赋《秋波媚·乙丑春日》。(《余音》页一。)

● 五月廿七日,次子毓岑(子田)生。(《满族文化》期二二页二〇,跃文。)

● 秋,赋《乙丑九日》。(《西山》页四。)

● 本年手澜前所作诗百余首为《西山集》,印百册,后佚。二十八年,弟子陈雋甫在台书肆购得一本,心畬喜而重——即《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册上所收《西山集》卷一。

● 与满族画家组“画社”。定期集会,切磋画艺。成员笔名,均有一“”字。如“”(溥忻)、“巢”(溥儒)、“邻”(溥儗)、“”(溥佳)、“”(溥佐)……(“访谈”。)

● 心畬《自传》中称:“画则三十左右始习之,因旧藏名画甚多,随意临摹,亦无师承。喜游名山,兴笔,可得其意。书画一理,因可以触类而通者也。盖有师之画易,无师之画难;无师必自悟而后得,由悟而得,往往工妙,唯始学时难耳。”(《溥心畬先生哀录》卷首。)

按,综据心畬画款识,早在隐居戒坛寺之初,即开始画,一面写生,一面取名迹加以印证、临摹。所谓三十左右始画,为成名后之

。

#### 一九二六 民国十五年 丙寅 三十一岁

● 春,在北京春华楼邀大千、子、目兄弟,缔交后,时与大千对画、互,京中人渐有“南 北溥”之目。(《旧王孙》页十五,目文。)

● 萃锦园西院,有近三百年的海棠数。花开时,心畬与溥兄弟名,邀名人骚客夜阶赋诗,为一时盛事。心畬也时以园中杂卉瓜果,为写生的对象。(启功论文;台《联合报》醒——日期不详,董桥文。)

● 民国十四年后,逊帝溥仪避居天津日本租界,心畬岳家亦迁居天津。

#### 一九二七 民国十六年 丁卯 三十二岁

● 农历三月,心畬应日本大仓商行邀请,偕溥赴日本讲经学。游日本名胜,赋诗《卯三月讲经日本与诸公 芝山红叶馆》及《港霞馆观妓舞》等多首。(《西山》页四至五)

● 心畬来台后,于《学历自》中写:“余三十三岁(按,为三十二之误)为卯年,应日本之聘,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回国后,为国立艺专教授。”按,东京帝大教授资历确,待考。心畬自民国二十三年任教国立北平艺专。(《学历自》。)

将家传易元吉《聚猿图》售与日人,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画研究》页十八。)

● 冬夜,作《夜看枫图》。(《名家》图

二七。)

#### 一九二八 民国十七年 戊辰 三十三岁

#### 一九二九 民国十八年 己巳 三十四岁

● 本年前后,游南,登历山访舜祠、观黄河。出发前致函陈宝太傅;信无年款,李鸿藻裔孙李宗侗于文中注:“这函大是民国十八年左右的,弢庵是陈宝,字伯,老年方以此自。”(台《传记文学》卷四期二页三四,李宗侗文。)

● 此际经常和长沙刘泽通讯、诗和,集中有《醉花·秋夜怀 中刘映深遗民》《御街行·寄刘映深 中》。(《余音》页三、八。)

#### 一九三〇 民国十九年 庚午 三十五岁

● 春,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行首次个展,功力深厚的南山水画,当时艺术界。(《附谱》;《旧王孙》页四五,王壮为文;香《大成》期一二三页十八,台静农文。)

#### 一九三一 民国二十年 辛未 三十六岁

● 六月,心畬罗清媛山水画扇称“满有声,似文沉蹊径”。(《北京故宫》图三五八。)

● 农历七月廿三日,心畬岳父多罗特升允病逝于天津,享年七十四岁。溥仪谥他“文忠”,心畬撰皇清诰授光大夫太子太保大学士前陕西总督多罗特文忠公神道碑铭)、《外舅多罗特文忠公》。(《文集》卷上页三三《文集》卷下页四三。)

● “九一八事变”爆发,溥仪被日人挟持到旅,继往长春。

● 所著《上方山志》十卷出版。(《附谱》。)

一九三二 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三十七岁

● 三月九日，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以清逊帝溥仪为“政”。

● 心畬作《臣》以告庙，明志。文中分析溥仪处境：“故建国之神，右社稷而左宗庙；三代令王，其一也。未有九庙不主，宗社不，其鬼，奉其朔，而可以为君者也。”论及自己态度，则曰：“我祖忠王，股肱王室，临难受命……维之道，必重尊王，草莽之臣，始曰择主。背先帝先王，而从其所不当从者哉。”按《臣》写作的时间，由于资料所限，难作定论。一般推测：可能作于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但《北京故宫》卷下页一三八所醒心畬行书《臣》手卷，款识：“此余壬午山居告庙文也，戊子十一月录于西净慈寺东。西山士溥儒记”。查：“壬午”为民国三十一年，心畬隐居颐和园之万寿山。“戊子”为民国三十七年，重录此文。据说，心畬到台后，亦重录一遍，病时却遍寻不到。《遗集》卷下页四〇七，醒有影本，无年款，编者后记：“惜原件佚，仅得影本醒印。”(《附谱》《文集》卷下页六一。)

● 作《与陈御史书》，分析日本扶植伪满洲国，自己必将招致败亡的命运，言将来联出兵东北，溥仪亦可能被北。高瞻远，其后一一应。(《文集》卷下页十三，手稿见《北京故宫》图一〇七。)

● 本年所遗画迹多。(见《名家》。)

● 澜海印上人诗为《碧集》。(《画研

究》页六五《溥心畬先生年表》。)

一九三三 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三十八岁

● 重九，赋天·桓九日登高和七韵。(《余音》页四。)

● 十月小，为圆广寺住持海师跋心畬旧日所书千字文；师为心畬在戒坛寺时同游的方外友。(《北京故宫》图三一五。)

● 以山水画《岩积》图，参加林中德展。(《附谱》。)

● 参加沈梅的“半月聚餐会”，以民国二十年作《李香君小》为彩头。(《名家》图三。)

一九三四 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三十九岁

● 三月一日，伪满洲国改为伪满洲帝国，溥仪为伪傀儡皇帝。在北京的前清皇族、旧臣纷纷往。溥也在代表之列，心畬作《字木花·弟出关》，后作《方怨·怀弟未归》和《阮归·寄弟东》，表现对溥的关怀和念。溥在东北停留半年余始归北京。(《旧王孙》页二，林熙文；《余音》页四；《余音》页七；《溥仪自传》。)

● 由黄郛推介心畬至国立北平艺专任教授、安置溥在黄手下一部门任科员。(《旧王孙》页二，林熙文。)

● 在萃锦园大千《三十自画》与大千合作《秋林高士图》，共试心畬特制之“檀”。(《名家》图五。)

一九三五 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四十岁

● 订李淑为侧室。按，李淑是项氏以一百银元买的丫，又名、翠、红，后心畬为取名“墨云”，本文多以“李墨云”称

之。(《附谱》、“访谈”。)

● 七月廿四日,庆四十寿,在萃锦园 演戏,冠盖云集。(《中国书画》期十五页九, 悼明文。)

● 秋,溥伟之女芝,自大连星浦来京省视,心畬赋《乙亥 犹女芝归星浦》及《寄伯兄星浦》五律各一首,叹 势混乱,路途艰危,家人远隔。(《西山》页八,《旧王孙》页二,林熙文。)

● 秋,赋《念 娇·乙亥 秋陶然壁》,叹三十年来 云变化,外敌入侵,国无宁日。(《西山》页九。)

● 本年 作 多。(《余音》页九至十二、《余音》页七至十)

一九三六 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四十一岁

● 春,伪满洲国成立四年,日本华北派军司令以重金求心畬作画为 礼,为心畬坚拒。(《旧王孙》页二八,王大镗文。)

● 为母亲项氏 寿,在萃锦园大戏楼 办盛大堂会。(《附谱》。)

● 秋,长兄溥伟卒于长春,享年五十六岁,溥 前往 理丧事,心畬赋《子秋有伯兄之丧兼 弟出关》五古一首。(《西山》页九;《满族文化》期二二页九,马廷玉文。)

● 本年诗多写西山景色,显见往游频繁。(《西山》。)

一九三七 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四十二岁

● 春,陈 出关赴伪满洲帝国,探视弟子皇后婉容。心畬作《河满子·丑 春 出关》。陈后归杭州,卒于民国三十八年。(《余音》页十二;“访谈”。)

● 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八月四日北平沦陷。

● 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其母项氏逝世,于萃锦园办理丧事后,移灵什刹海 广化寺,心畬守丧寺中。在母亲 上写小字金 经,此后每逢母亲忌辰,即以臂 和朱砂写经文、绘观音 ,为母亲 福。(《附谱》、启功论文及心畬各书画集。)

● 心畬义子溥毓岐,于本年入溥家。按,毓岐原名陈宝桢,祖父陈恒启,前为恭王府总管,父陈央荣为心畬书童。毓岐生数月丧母,三岁左右随父入溥家玩耍,甚为心畬怜爱。心畬迁居颐和园后,留他在身边抚育。此后随心畬经南京、杭州、上海辗转来台,未离左右。

● 心畬三弟溥佑,生母项氏逝世时,认祖归宗,人称“大三”,以与“三”溥 有所 别。唯归宗四年,即以四十岁早逝。子毓崑、女蕴华,均从心畬习画。(“访谈”。)

室为“玉堂”。作《溥心畬自传》一，载于《溥心畬先生哀录》卷首，文无年款，推测或此际明志之作。

● 自是，诗 绘画中，多 写颐和园及玉山等胜景。并收藏金 埋首著 ；先后著有《汉瓦当文字考》《陶文释义》《吉金考文》《汉碑集解》等。（《附谱》《画研究》中年表及心畬各类作品集。）

一九四〇 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 四十五岁

一九四一 民国三十年 辛巳 四十六岁

● 次子毓岑年十六，患病卒。（《满族文化》期二二页二〇，跃 文。）

一九四二 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四十七岁

● 秋，作《壬午秋怀 从兄》。（《西山》页十三。）

一九四三 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 四十八岁

● 李墨云渐掌家务，与荣宝 等 店来人接 心畬的书画址单。（“访谈”。）

● 早春，八岁的毓岐，因随心畬作客友人处传染到虱。墨云丢 其棉 ，他在冰 未消的季节，每日仅着单 ，致患腿疾，此后终身不良于行。（“访谈”。）

一九四四 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 四十九岁

● 季春，《实报》主编管翼贤，为心畬出版所作《凝碧余音》集，共收 九十三阙。管氏指心畬 “直入 山之室，而夺屯田之席”。（《余音》页二四。）

一九四五 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五十岁

● 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次大战结束。

● 八月十六日，溥仪和胞弟溥傑及溥伟之

子毓嶙等欲逃往日本，于沈 机场转机时为联军队 虏北去。（《溥仪自传》。）

● 心畬 于本年戒除烟霞癖。（《旧王孙》页二；“访谈”。）

● 命毓岐拜陈 为师。（“访谈”。）

一九四六 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 五十一岁

● 大千来颐和园，租住 云轩，与心畬合作绘画多件。（《三家》；“访谈”。）

● 蒋介石特邀心畬为“满族代表”，参与十一月在南京 行的“制宪国民大会”。（“访谈”；《满族文化》期二二页十三，麓 文。）

● 长子溥孝华 觉李墨云与人有不正常之交往，禀告心畬；心畬训斥孝华“要作申生，勿为重耳”（一说申生、重耳的譬喻出自孝华之 ），孝华愤而辞去在北平市的银行工作至青岛投军。（“访谈”。）

● 十月，心畬、白 相偕赴南京，参加由“北平故都文物研究会”主办之 白 、溥心畬画展。住国民党宪兵司令 家中。见到蒋介石。（台《古今谈》期二五五，杨隆生文。）

● 心畬《华林云叶》卷上页六六、卷下页二一，分别记于 戌秋，游天目山，拜故友能和上人 ，识琼花 或为聚八 ）。按， 历十月， 为农历深秋，天目山之游，可能在画展期间。

● 十一月六日，在南京的联合画展讫幕。随即联袂赴上海，会见上海 术界人士及记者。（台《古今谈》期二五五，杨隆生文。）

● 十一月十五日，与另两位“边疆民族代表”参加在南京 行的“制宪国民大会”。三位“代表”在会内会外强调满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辛亥革命成功后，清室 一位”，方使国

政得以推行；依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极力要求汉满蒙回藏各族地位之平等。此行，心畬与墨云、毓岐同行，利用余暇游长江及南京诸名胜，赋诗多。

- 家住南京的安和年十五岁，在父亲安怀音带领下，到寓邸拜心畬为师。

- 月，心畬携眷北平过年。（南游各点，据《附谱》《满族文化》期二二页十三之麓滢文“访谈”。）

一九四七 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 五十二岁

- 元旦，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址十二月廿五日起实施。

- 元月十三日，心畬上书蒋介石，期消除畛，为满族争取平等，反对文艺、戏对满人的歧视和丑化。元月廿七日，得蒋自南京回函。（上蒋书稿见香《大成》期一页二八，杜云之文；回函见《满族文化》期二二页十三，麓滢文。）

- 春，联剪满族，在北京东四九条唐君武宅共商成立“北平满族文化协进会”，拟址会章，申请报备。十二月三十日正式准，选心畬为理事长、唐君武为秘书长。

- 农历七月八日，元配罗清媛因二度中，逝世于颐和园，七月十六日殡于昆明东之东北义园。心畬撰《皇清一品夫人多罗特氏志铭》。（《文集》卷下页二四。）

- 秋冬之际，心畬为争取满族“行宪国代”名额，与唐君武前往南京，结果取得与蒙回藏各族同等名额；“代表”十七名，“候补代表”十名。

- 心畬南下不久，墨云前往南京会合，稍

后长女韬华和义子毓岐，亦在族人带领下到南京相聚。此后，心畬终生未再北。（《附谱》《满族文化》期二二页十三，麓滢文。）

- 年底，选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及立监委”，北平选出“国大代表”五名，心畬、唐君武均在当选之列。

一九四八 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 五十三岁

- 正月，心畬为北平满族人争取金三亿元获准。

- 农历新年前后，在南京与长子孝华重逢。

- 三月，“国民大会”饮幕。

- 夏，携眷游江。按，心畬游事，系国民党江民政厅长“国大代表”阮毅成，因“国大秘书长”冯友之授意而邀。据“访谈”及心畬诗、游记等，于“国大”讠会后，即开始南游。唯据阮氏记忆，溥氏一行于三十七年秋冬之间始达杭州；应以“访谈”及溥氏著作为准。

- 夏，游天目山，作《游天目山记》《游天目山》诗。富春江、庐、柯山七星岩、金华逐次往游，赋诗甚多，并作《游金华洞记》。（《南游》页三至十；《文集》卷上页八三、八五。）

- 在杭州，先住友人家及蝶来饭店，后由阮毅成安排住赣铁路在西的“长桥招待所”。当时的长侯嘉樾特派铁路专员兼科长章宗陪游江各地胜景。（“访谈”；香《大成》期一〇九页二三，阮毅成文。）

- 农历五月，长女韬华只身北，与未婚夫北京前门外刘六结婚。婚后移居广西不数

年，韬华即离开人世，心畬则终身未得女儿讯息。（“访谈”。）

- 秋，任教国立杭州艺专，教授北宗山水，不及一年，停教。（报名及日期不详，王荣武文。）

- 旅行至 兴时，传出墨云、宗 在旅馆中同处一室之事。（“访谈”。）

#### 一九四九 己丑 五十四岁

- 四月，解 军入杭，心畬移居 庆寺旁宝 山下民宅。（“访谈”。）

- 夏秋之交心畬携眷与章宗 等人乘巴士前往上海。

-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四月间，孝华随军由南京撤退时被 ，获释后，先到杭州省亲，后至上海。秋，与人由 淞 渡舟山，转航台 。（“访谈”。）

- 农历八月，心畬与章宗 等亦由 淞 渡舟山，陈诚获报， 机接 到台 ，暂住“凯歌归招待所”。（《访谈》《附谱》。）

- 十月，被台 师范学院聘为艺术系教授。按，即台 师范大学 术系之前身。（《附谱》。）

- 农历十月，在台北 行来台后首次个展。（《附谱》。）

#### 一九五〇 庚寅 五十五岁

- 农历年前，应邀往高雄 行个展，游台南，在 化章宗 友人人家度农历新年。（“访谈”。）

- 春节后，游关子岭、阿里山，抵台中 行个展。在南京拜师的安和，迁居台中。出生河北的刘河北，慕心畬已久，亦趁机拜师。心畬相

待台北寓所迁定后，二位女弟子同往 玉堂受教。（“访谈”。）

- 农历四月，心畬因感念少年丧父，由母亲扶育，亲自授经，始得成材及远祸，乃作《慈训纂证》以 显母教，至此完成。（《慈训纂证》。）

- 由台中 回台北后，迁居临沂街六九十七弄八 日式宅院，一直住到一九六三年逝世。（《附谱》。）

- 参加全省 术展纳，并任国画部审查委员。二届后因故未再参加审查。（《附谱》。）

- 九月， 目 推荐孙立人机要秘书萧一苇到 玉堂拜师。（香 《大成》期一二三页二一，萧一苇文。）

- 秋、冬，安和与刘河北先后北上受业，住于 玉堂。（“访谈”。）

#### 一九五一 辛卯 五十六岁

- 春，万公（大饶）来访。按，万公 为国民党在重庆时情报人员，来台后为台 当“调查 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借故结交心畬，实则暗行监视。所藏心畬书画 多，一九八九年，以心畬书画六十九件，捐 北京恭王府萃锦园。（北京《中华儿女》 月醒一九九〇年期二页五六、六〇，包立民及万公 文。）

- 冬，歙县江 申，前来 玉堂拜师。（台 《艺术家》 四三页一四六，江 申演讲记录。）

- 辞谢“国策顾问”等职，居家授徒，埋首著作。（《附谱》。）

#### 一九五二 壬辰 五十七岁

- 来台后，与刘文腾、方 五、李猷等交往

密切,他们收藏心畬作品多,一九八一年刘文腾过世,其后人遵嘱将心畬作品捐台故宫博物院,出版《溥心畬先生书画特展目录》,为心畬作品被台故宫收藏、研究之始。(“访谈”《特展》。)

● 以而不作方式,以经解经,先后著有《尔释言证经》《毛诗经义集证》《四书经义集证》等。(《附谱》。)

● 任台纺织公司董事(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附谱》。)

### 一九五三 癸巳 五十八岁

● 安和、刘河北二人从学两年。农历年前,安和为照顾父病,河北省亲过年,均请回台中。此后安和因故未再玉堂。(“访谈”。)

● 春,应台中师范学校校长黄金鳌邀请,到校演讲书画。(“访谈”。)

● 农历四月,赋《感遇诗》十四首。(《图录》书法图四;《南游》页二〇。)

● 前往花行个展,游太阁、安通潭、人洞等地。(《附谱》。)

### 一九五四 甲午 五十九岁

● 农历正月,得汉铜印十一品,为考释。(《一九九三年满族书画大展》页四二。)

● 所著《玉堂画论》,获台教育部第一届术。(《附谱》。)

● 作《旅铭并》,表明“居蹈义,临深履”的行事原则,俾“持良义于乱世,庶远戾而全生”。(《文集》卷上页七二。按,心畬南游后所作赋,如《蜗赋》《水姜花赋》,及其后的《鹪鹩赋》《海蚶巢赋》等,莫不寓有藏远祸以全生的意味。各赋见《文集》卷上;

《图录》。)

● 四五月之交,心畬第二次应黄金鳌之邀前往台中师范学校讲课。讲毕由方五等人陪游日月潭、草屯等地。(《附谱》;“访谈”。)

● 农历五月廿四日,长子孝华三十岁生日,心畬楷书《贻子孝华卷》、色《人马图》为生日礼物。(《图录》彩色版书法图一;绘画图十四。)

● 毛人凤转达龄女士欲拜师学画之意,因心畬不愿至官邸授课,因而作罢。(“访谈”;台《中国时报》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看问”栏。)

● 秋,刘河北赴罗马国立艺术学院深造。

● 本年冬或次年春,明至玉堂拜师。

### 一九五五 乙未 六十岁

● 农历三月,与朱家骅、董作宾同往西国讲学,获汉城大学法学荣誉博士学位。并游南西诸名胜,赋诗多。选录西国《箕》诗多。(《附谱》;《南游》页二六至二九;《华林》卷上页七一至七七。)

● 夏,飞抵东京,溥傑、嵯峨浩携两个女儿前往羽田机场迎接。

● 按,二次大战结束后,溥仪与胞弟溥傑一行,在沈被,先后拘禁于西伯利亚和抚。女眷携儿童逃难途中为解军所。获释后,因嵯峨浩为日籍,由国民党政府日本。其长女生,陪心畬游东京一带,为他翻译。(《附谱》;嵯峨浩著《流的王妃》。)

心畬在日本住处先后多所:先住目黑的旅社、横滨嵯峨浩家、航公司招待所。秋冬之际

住金村旅社，次年春墨云赴日，则租住民居。  
(相关文章多。)

- 在东京行画展。明治大学三年女生藤启子拜心畬为师，礼甚恭。(心畬家书；见香《大成》期七四页十八，薛山文。)

- 在东京开画展的大千，前往开会的黄君、庄严，同游日本名胜。(《我的朋友大千》，王之一著。)

- 心畬因居留日本证件到期，向台驻日人员申请延期未得结果。一面婉谢日本外交部给予长期居留证，一面上书蒋介石求助解决，获准延期。(心畬家书；香《大成》期七四页十八，薛山文。)

- 溥毓岐腿疾严重，孝华医，自此离开溥家。由住院、就学而就业成家。

#### 一九五六 丙申 六十一岁

- 农历元月下左右，李墨云、万公先后往东京，接心畬台。

- 六月廿七日，与李墨云、万公同游日本名胜后抵台北，在台居留一年零一个月。(诗载《南游》页二九至三三；赋与画见于《图录》及书画集。)

- 溥孝华与明址婚，调往花工作。(“访谈”。)

- 章宗迁出溥家，秘密结婚，将仁爱路两木楼，借心畬授课。所有心畬图章，均由墨云、宗控制。(“访谈”；吹报及《旧王孙》中多文章。)

- 年底与次年初，应徐复观之邀，前往台中东海大学授课，共去三次，由弟子萧一苇陪同前往。

- 自旅日归来后，星期日、二、四、六，除师大授课外，均在仁爱路画室授课和创作。一、三、五前往友人方五寓所和方氏所邀名伶、票友、写字、绘画。(“访谈”。)

#### 一九五七 丁酉 六十二岁

- 春，第三次由萧一苇陪同到东海大学讲课。并前往沟子台故宫博物院欣赏古代名画。(《附谱》；“访谈”。)

- 三月十六日，扬州友人陈含光病逝，心畬撰文哀悼。(《附谱》；《文集》卷下页四六。)

- 秋，游太平山、金瓜。(《附谱》；《南游》页三六至三七。)

- 秋夏之交，溥孝华、明又从花调回台北。明复从心畬习画，有意藉天主教关系前往国立罗马艺术学院留学。(“访谈”。)

#### 一九五八 戊戌 六十三岁

- 《玉堂论书画》手稿影本由台世界书出版。(《附谱》。)

- 农历十月初前后，由李墨云、万公陪同到谷开画展。在驻泰的陈昌安排下，于东京银行谷分行利展出。(《附谱》；“访谈”。)

- 由陈昌介谷银行总裁子文从心畬学画。其后氏先后心畬黑猿、白猿各一对，养玉堂前，对心畬晚年画猿影响极大。(“访谈”。)

- 农历十二月初前后，由谷转赴中国香港。十二月廿二日，在香港大学演讲。十二月廿七日，在李宝大行书画展。(《旧王孙》

页二,林熙文;《旧王孙》页二〇、六〇,贾夫文;《旧王孙》页六四,薛山文;《中国书画》期十五页九,恽明文。)

#### 一九五九 己亥 六十四岁

● 一月三日在香新亚书院演讲。(《中国书画》期十五页九,恽明文。)

● 农历年前,自台。

● 五月七日,在台历史博物馆个展饮幕,为期两,展出作品三百一十八件。(万公在北京接受包立民专访时叙。)

● 《四书经义集注》手稿,由台图书馆以十万元购藏。(《附谱》。)

● 本年画猿多,作品见于《三家》、《图录》等册。

● 秋,日本女弟子藤启子造访,每前往师大艺术系旁听心畬授课(“访谈”;心畬致方五手。)

● 秋,明赴意大利留学,就读国立罗马艺术学院。

#### 一九六〇 庚子 六十五岁

● 夏,由杜云之、章宗、万公、陈惊等策划,以仁爱路画室及北投温旅社为背景,拍摄十六米教学、创作纪录片《溥儒博士书画》。按,本片长四十分左右,后获五十年金马影展特别艺术。(《旧王孙》页八九,杜云之文。)

● 秋,游高雄大贝(港清)。(《附谱》;《南游二》页十八。)

● 参加国新闻处主办之展纳。(《附谱》。)

#### 一九六一 辛丑 六十六岁

● 所著《十三经师承略解》,由台书店出版。(《附谱》。)

● 游汤山、金瓜、月山灵寺、澎湖、七等地,均有诗。(《附谱》。)

● 农历十月下赴,与友人聚会,菊、食蟹,未久即归。(《旧王孙》页二。)

#### 一九六二 壬寅 六十七岁

● 游大屯山、清潭、青草、武侯庙、大、五山。(《附谱》。)

● 农历九、十月之交第三次赴香,行画展,在新亚书院艺术系讲学三个月。(《附谱》。)

● 按,此次来,停留时间较长,游青山寺、大屿山、望夫山、凤岭等地;所赋诗见《南游》卷二页四〇至四三。在艺术系讲学方式,和在台师大授课方式一样,共为系留下十书稿、四十四画稿,后由系澜成《溥心畬书画稿》出版。(见《溥心畬书画稿》册首,刘国文。)

#### 一九六三 癸卯 六十八岁

● 农历年前自台,身渐感不适,抱病整理各类作品。

● 穀旦日为台北市玉门街临护国寺书匾“回头是岸”。

● 农历正月廿七日《华林云叶》手写本完成,农历二月八日作,不久后由台广文书出版。(见《华林云叶》。)

● 三月下,耳下生瘤,赴中心诊所检查;但心畬拒绝切片检查,遂自行延中医治疗。(《画余随笔》页一〇〇,容天圻文。)

● 春,至北投汤谷闲步,有诗。(《南游》

卷二页四三。)

● 五月廿九日,至荣民总医院检查,诊断为 癌(一说为 巴腺癌),乃住院,照钴六十。(《旧王孙》页二八,王大铨文。)

● 六月十二日左右,因不耐钴六十照射疗法,自荣总 寓,复延中医治疗。加紧为未 款书画 款,手抄诗 文稿。(《旧王孙》页二八,王大铨文)

● 夏,游野 ,有 。(《音 》页二七。)

● 农历七月廿四日,六十八岁生日,适合 来袭, 客仅来三位,心奋时已不能言语,仅用流质食物。(《旧王孙》页二八,王大铨文。)

● 农历十月三日(十一月十八日)逝世于中心诊所。农历十月十三日葬于 明山第一公(或称 明山南原)。(《附谱》。)